

A Christia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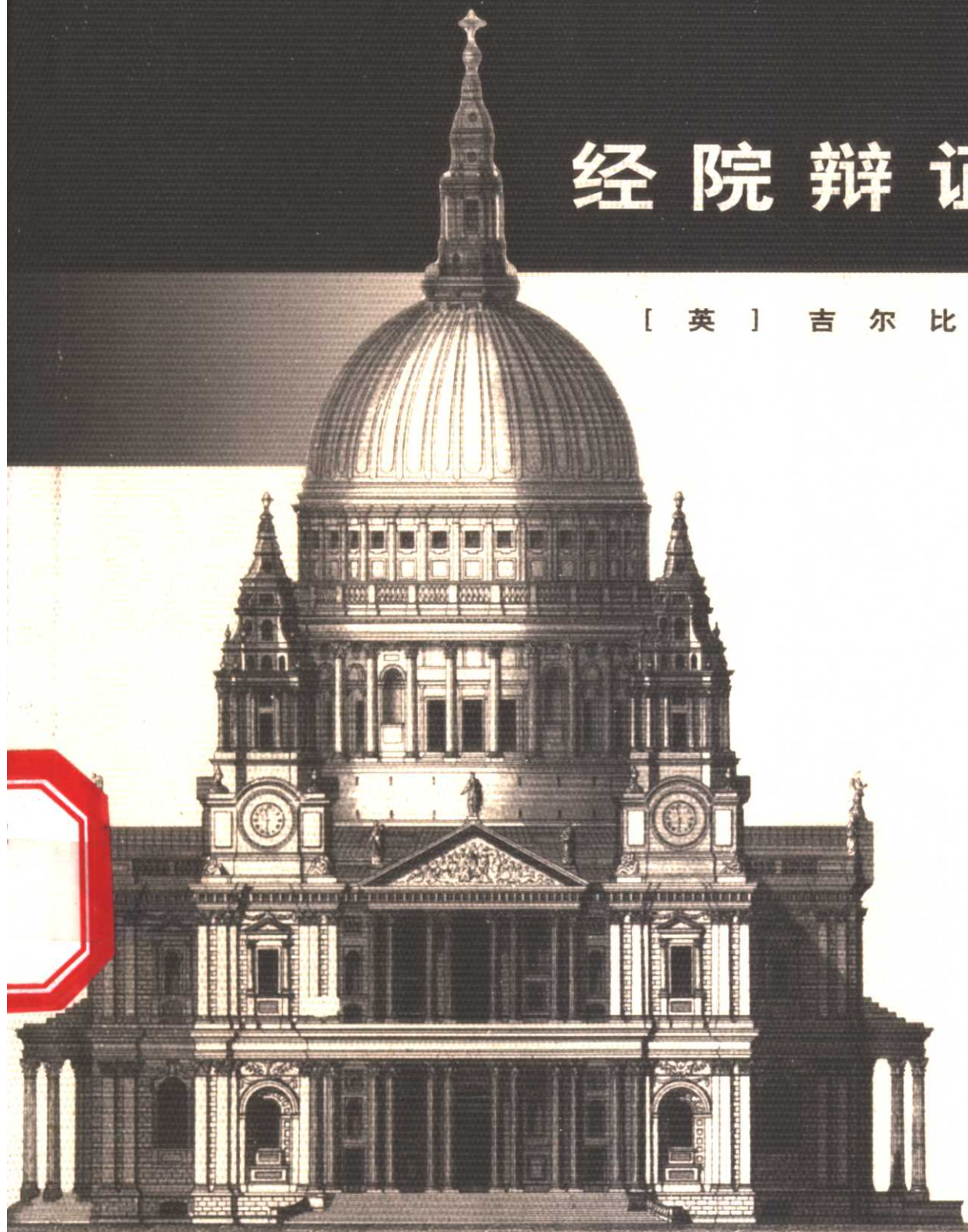
基督教学术研究工作库

Academic Studies Library

# 经院辩证法

[英] 吉尔比著

王路译



上海三联书店

A Christianity

90056210

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

Academic Studies Library

刘小枫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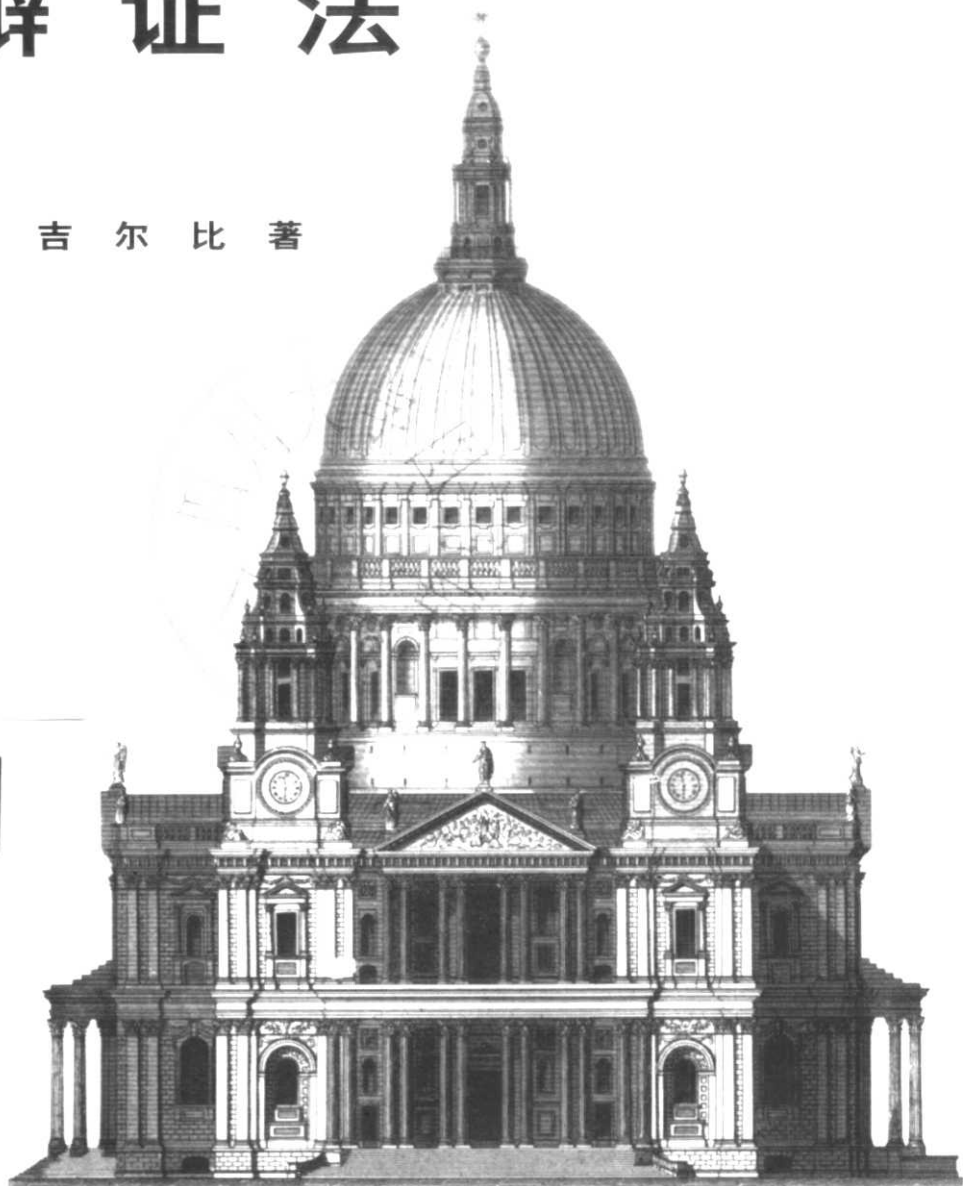
# 经院辩证法

[英] 吉尔比著

王路译



90056210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院辩证法/(英)吉尔比著;王路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

ISBN 7-5426-1345-6

I. 经... II. ①吉...②王... III. 经院哲学-研究 IV. B50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936 号

### 经院辩证法

---

著 者/[英]吉尔比

译 者/王 路

责任编辑/倪为国 邱 红

装帧设计/姜 明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毕 云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15 千字

印 张/13.5

印 数/1-3100

---

ISBN 7-5426-1345-6

B·111 定 价 23.00 元

## 总 序

百余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在欧洲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影响下逐渐形成和扩展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形态。一种实证知识性的思想原则和与之相应的知识学方法构成了现代学术的品质。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设置和扩建,为现代学术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因此,从知识学原则和学术建制两方面看,现代学术都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态有性质上的不同。

现代学术(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以知识学的原则和方法检审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和社会,尽可能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地反省人类的意识理念和生活样态。在这种学术形态中,基督教神学自身作为一门传统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百年来,汉语的现代学术建设已初具形态和规模,无论是欧美现代学术典籍的翻译还是汉语思想学术的研究本身,已呈积极发展之势。



基督教文化不仅是欧美思想文化的传统并迄今仍是其基本结构要素,亦已成为汉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和社会之历史和现实,是汉语学术界的一项任务。在汉语现代学术的百年发展史中,对基督教思想和社会的学术研究,实际最显单薄。

本文库致力建设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主要译介欧美现代学术(19世纪末以来)中基督教文化研究具有学术分量的典籍,亦刊行汉语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俾益于发展中的汉语人文——社会科学以至思想文化。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我国人文学者从事,邀聘海内外资深学者为编译学术顾问。现代学术的发展很快,新概念迭出,译述之难,事者皆知。文库编、译者诚愿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共臻学术。

刘小枫博士  
1994年10月于南京

# 中译本导言

## 辩证法与平等的思想自由习性

刘小枫

思想的自由/平等需要某些外在条件,比如法制化的公共领域、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宪政上的言论自由保障,等等。然而,有了这些外在条件,思想的自由/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就有了,还需要某些思想上的内在条件。而且,思想的自由与思想的平等还不是一回事,有前者不一定有后者。这里,我将从欧洲思想史上辩证法的演化来讨论思想的自由/平等的某些内在条件。

### 1. 思想语法与思想的自由/平等类型

我所说的思想,指的是哲学思想。什么叫哲学思想?不同的思想体系会有不同的解释。何谓哲学思想,得由某种思想系统来界定,而思想系统又是某种哲学思想的结果。于是,我们陷入循环论证。伯林说,哲学思想有两个基本负担:一、检查(反思)人们的价值行为和判断的根据;

## 2 经院辩证法

二、思考不属于经验型和规范型的问题，即不知从何去找答案的问题。<sup>①</sup> 这说法虽较为平稳，然而，人的价值行为和判断的根据以及无从找答案的问题，都受文化圈的思想习性支配。这种思想习性也许可看作是思想的语法或逻辑。哲学家在检查价值行为、判断的根据和思考无从找答案的问题时必会遵循一种思的逻辑，这是蕴含在其哲学思想之中的。逻辑是思想的语法。一种语言只有按一套语用规则的语法来使用，才是可理解和可沟通的，尽管这种语法可能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与此类似，一种思想只有在有一套思考规则的逻辑中运思，才是可理解的和可沟通的。要了解一种思想，就要掌握其逻辑，正如要掌握一门语言，就得掌握其语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什么是哲学思想的问题转化成什么是思想语法的问题：哲学思想乃是以某种特定的思想语法检查价值行为、判断的根据和思考无从找答案的问题的思想。

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自有其相应的逻辑，这里的逻辑还不是指类似于西方形式逻辑的逻辑。一位印度哲人说，“对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能用它自己的逻辑予以攻击，因为采用一种逻辑就是接受了它所根据的哲学。用不同学派的逻辑来攻击它也不能生效，因为这种逻辑的预先假定是不为它所接受的。”<sup>②</sup> 这里所说的逻辑，是与特定的思想质料融贯在一起的思想语法，不妨称为质料逻辑，以有别于与思想质料分离的形式逻辑。从文化圈及其思想类型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区分为

<sup>①</sup> 参 B. Magee 编，《思想家》，周穗明、翁寒松译，北京：三联版 1987，39 页。

<sup>②</sup> R. Das,〈哲学就是逻辑吗？〉，见《哲学译丛》，6(1963)，59 页。

西方思想、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这些思想有各自的质料逻辑,亦即思想的语法、与这种思想自身有连体关系的思想规则。例如,印度思想的逻辑与印度的宗教有关,墨子的逻辑思想与名分论有关,惠施、公孙龙的逻辑与存在相对论有关;先秦儒家思想的语义论辩的逻辑学与正名理论及其伦理—政治理论相关。<sup>①</sup> 存在论、逻辑或思想语法的同一,并非西方哲学思想独有。存在论的差异引致质料逻辑(思想语法)的差异,或反过来说,质料逻辑(思想语法)的差异引致存在论的差异,是颇值得注意的思想事情。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理性化思想语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影响之下形成的;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是在对作为第一因的在(Being)的哲学关注中发展出来的。以所谓东方思想的逻辑来批判西方思想的逻辑,就近于无理取闹;海德格尔对西方逻辑的批判是与其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批判一体的,这种批判也值得批判地审视。

如果要讨论思想自由/平等的内在机制,就得从思想语法入手。然而,若思想语法因文化地缘—民族体质不同而存在差异,以致可以说思想的自由/平等也有文化类型上的差异,又何以可能求得人类思想共通的自由/平等条件? 为了避免这一困境,就得区分质料的和形式的思想语法。每种思想系统都自有其语法与有一套关于思想语法的思想,是不同的两

---

<sup>①</sup> 参末木刚博,《逻辑学的历史》,见同一作者编,《现代逻辑学问题》,杜岫石、孙中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 1983,3—41 页;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 1987;周山,《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辨思潮》,北京:三联版 1994;翰森,《“公孙龙子·白马论”的翻译、评注和总看法》,见《哲学译丛》,3 (1988),53—56 页。



#### 4 经院辩证法

---

回事。东方哲学家也承认，“一般说来，对人类逻辑思维形式系统化的有意识的尝试，是从亚里士多德对形式逻辑的探求开始的”。<sup>①</sup> 这种观点并非否认不同的思想习性具有不同的思维语法，也并非否认不同的思想系统对自身的思维语法的特殊规定。任何思想系统都具有的一套思维语法，是质料性的，而形式的思维语法基于思维语法(逻辑)的纯形式与思想质料的分化。

逻辑不考虑所谓心灵和言语形式与现实的一致，因为这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的责任，逻辑也不考虑作为对环境反应的观念和语词，因为这是心理学问题，逻辑只考虑它们的样式和排列。尽管逻辑会有助于说明情况要点，它的基本作用却是整理任何出现的东西，而不区别真的和假的，有用的、漂亮的和难看的。逻辑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如同所有专门化的能力一样，它进行抽象。……这里我们触及到中世纪辩证法中始终存在的对立，即类型和事物之间，思考分离的实体和接受现存的上帝之间，理性的动物和历史的人之间的对立，这最终是形式和质料的二元论的对立。一门科学或任何活动的特殊目标被经院思想家称为这门科学或活动的形式对象。<sup>②</sup>

在希腊文化圈出现的思想“工具论”即是探究思想的纯形

---

① 泽田允茂，《哲学和逻辑学》，见末木刚博编，《现代逻辑学问题》，86页。

② T. Gilby，《经院辩证法》，London 1949，13—14页。

式语法,形成了对形式化的思维语法的系统认识,这种认识的前提是形式与质料的二元区分,从这一意义上讲,探究思想的纯形式语法,确是西方思想的二元论的结果;这种区分及其对思想的纯形式语法的探究,又促成了一种特别的质料性思想语法的形成,这就是希腊的辩证法,它在中古经院思想中得到制度化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从形式上系统地思考了思维的纯心灵模式,即形式逻辑。形式逻辑被界定为一种方法或工具,而不是目的,是科学的发动机。尽管形式逻辑学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题目,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形式)逻辑代表对有效推理的格和科学方法的研究,而作为这种需要,它不假定有关现存实在的本质的态度”。<sup>①</sup> 思想立场与思想语法因此就分开了,思维语法(形式逻辑)与思想质料的这种分化在人类思想史上有重大意义:从思想的质料中分化出来的形式逻辑演化为一种“心灵和方法的心性”。<sup>②</sup> 这种习性在中世纪经院学中成为质料性的思想语法,史称经院辩证法。我在下面的论述希望说明,经院辩证法是一种可公理化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机制,它与形式理性有内在的关联。

## 2. 或然知识的辩证法是自由/平等的思想习性

将辩证法看作“心灵和方法的习性”是什么意思?

所谓“方法的习性”指希腊思想中的辩证法。形式逻辑不等于辩证法,但也不是不相干。吉尔比说,形式逻辑和辩

---

① T. Gilby,《经院辩证法》,5页。

② T. Gilby,《经院辩证法》,1页。

## 6 经院辩证法

证法是重叠的语词,前者专门考虑纯形式,后者与世界的多样性和可感性交织在一起,因此,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既有内在关联,又有差异。不过,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区分辩证法与质料逻辑,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思想意义:每一思想体系都有自身的质料逻辑,却不一定有辩证法,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质料逻辑。13世纪的拉姆贝特说,形式逻辑是普通的艺术,辩证法是艺术的艺术(*ars artium*)。<sup>①</sup>这一见解包含着对思想品质的洞识。

辩证法作为思想艺术的艺术,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或然知识的辩证推理相关。究明推理的形式、区分知识的性质,是思维的形式语法(逻辑)与思想的质料语法(逻辑)分化的首要步骤。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和《辨谬篇》中区分了三种推理的形式:1.证明的推理:以普遍真实的原理为依据,即以可具共识、无可置疑的原理为起点推理,由此获得必然性的知识;2.辩证的推理:以或然性的原理或多数人的意见所能接受的道理为依据,采纳与此相反的论题为推理程序,形成对答式的辩难(辩证)推理;3.诡辩的推理:以似是而非的前提为自己的推理依据,或前提可信,但推理程序不对。<sup>②</sup>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学说讨论的思想(推理)的形式类型,突出了推理程序的形式对产生具有公义性的知识的重要意义:诡辩的推理要么前提有问题,要么推理程序有问题。一旦人类社会中无可置疑的原理愈来愈少,辩证推理的推理程序的形式正当性

<sup>①</sup> 参波波夫、斯佳日金,《逻辑思想发展史: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宋文坚、李金山译,上海:译文版1984,212页。

<sup>②</sup> 参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见《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卷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1990,353页以下。

对思想的公义性就愈来愈具有意义。例如在当今民主化时代,利益和价值观中可具共识的思想愈来愈少,争纷趋于激烈,避免某一思想的专治法权的途径,就是持守辩证推理的形式程序。

希腊的辩证法源于论辩传统,辩证法的原意是对话的思维方法,对话从无结果的矛盾陈述中得出相对的论断。柏拉图称之为获得科学真知的方法。“科学”的含义至今已扩展得含糊不清,若还原到其初始含义,就是指在讨论中通过辩驳、区分、归纳引出的某种确然的知识。并非任何古代的对话(如《论语》)文本都具有这种科学性质,除非具有一些可形式化的法则,这些法则包括求知的意向、怀疑、辩难和求证等。

科学是一种理论气质,一种从前提得出结论并达到其真的习性,而艺术是一种实际爱好,一种产生某种有用的或令人高兴的东西的能力。……逻辑[辩证法]是艺术的艺术,是自由的而不是机械的,它旨在正确地产生一种准外在化的对象,即一种人造的东西,它是推理的恰当安排。<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称芝诺(Zeno)为辩证法的发现者,芝诺以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来支撑伊利亚派的存在论,由此发展出辩论术和智者派的反驳术。高尔吉亚(Gorgias)和苏格拉底确立了以无知为前提的思想语式—辩证术。柏拉图使辩证术成为哲学家的知识工具,它既是心灵与自己的对话,也是拆除、分析、

<sup>①</sup> T. Gilby,《经院辩证法》,6页。



拼合概念的普遍方法,以此达到最高的理念,如善的理念。这里尤其当注意辩证术与提问辩难的关系,伽达默尔说:

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即某物“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以怀疑和说出了某物的人也有可能不知道他正在说什么的经验为基础的。正是修辞术和一般所接近的信念才使这种无知十分危险。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有希望消除这种危险的新艺术。这种新艺术以可以消除一切知识和见解最终将会被搞混乱这种危险的方式引导讨论。<sup>①</sup>

辩证法作为“方法的习性”,看来首要针对既存的信念性知识,即要重新检审这些知识的确当性,把确信的信念知识推回或然的知识状态予以辩证:证明的推理涉及必然的真知,辩证的推理涉及或然的真知。这两种知识推理后来与基督教思想中关于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的区分相结合,产生了重要的后果。科学的知识是或然的知识,也是人的知识,神学要成为科学,就须成为或然的知识类型。

辩证术从形式上限制了某种信念知识未经辩难的在先的思想法权,使思想者个体的责任负担加重了:个人的思想不具有神权性,也没有思想法权。辩证法作为“心灵的习性”,在我看,因此指思想的自由/平等的习性。亚里士多德在描述辩证推理时说:

---

<sup>①</sup> H—G. Gadamer, 《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北京:光明日报版1992,135—136页。

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是辩证的推理。……所谓普遍接受的意见,是指那些被一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即被全体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哲们所公认的意见。……辩证的命题存在于一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即所有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哲所提问题的意见中,而不是与这些意见相悖。因为如若贤哲们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并不相悖,就会为人所接受。与普遍意见相似的看法、与那些同普遍意见相反的看法对立的命题,以及与得到认可的技艺性学科相一致的看法,都属于辩证的命题。……一个辩证的问题就是一个探讨的题目,它或者引人选择和避免,或者引人得到真理和知识,或者它本身就能解决问题,或者有助于解决其他某个问题。并且,它涉及的问题或者是无人有意见,或者是多数人与贤哲的意见相反,或者是贤哲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反,或者是这一切人中的每个人都意见各异。<sup>①</sup>

由此看,辩证的推理尤其针对流俗的和具有思想法权的论说,或社会中的主流论说。思想自由的含义因此是:个体思想不受公众意见或“最负盛名的贤哲们”的支配;思想平等的含义是:“最负盛名的贤哲们”的意见不具思想法权。辩证法不仅是思想的语法,而更是思想的品质,也是思想的形式公义

<sup>①</sup> 参亚里士多德,《工具论》,353,363—364页。

原则,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辩证推理把社会意义域中具有思想法权的确然论说引回到思想自由、平等的或然论说的知识状态。Gilby 的如下论点并不显得夸张:

逻辑(此指辩证法)相当于一种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的意思是说,与尊重父母这样的戒律相像、而不是与不杀人这样的否定戒律相像的义务,不是继续具约束力的,尽管这个戒律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没有人总要求我们以清醒的和严格的理性精神来讲话。<sup>①</sup>

从芝诺到柏拉图,辩证术都与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伦理观念)乃至物理学相关联。亚里士多德把辩证法与本体论和价值论分离开,仅视为单纯的“探寻”方法,一种逻辑,一种思想工具。辩证法不关涉实事,而只关涉语词、定义、分析、推论,成为依形式逻辑(推理或归纳)来思想的语法。<sup>②</sup>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辩证法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分离,对于思想自由/平等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思想自由/平等的知识习性依赖于这一思想的形式法则,我以为,这堪称思想界中的自然法。

### 3. 辩证法使信仰理解成为自由/平等的科学

基督教思想有各种形态,所谓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也不是

---

① T. Gilby,《经院辩证法》,4页。

② 参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张家龙、吴可译,北京:商务版1977,12页以下。

仅有一种质料性的思想语法,比如,神秘主义就自有一套质料性的思想语法。以亚里士多德的或然知识推理的思想自然法则建构起来的经院基督教思想,是西方基督教思想的重要形态之一,不仅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也对整个西方文化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即作为一种科学的神学,是由经院思想确立的:经院思想区分启示真理中普遍有效和相对有效的成份,这种区分明显基于证明的推理和辩证的推理的区分。在这一意义上,经院神学是辩证法的神学,按亚里士多德针对普遍接受或负盛名的贤哲们的意见的辩证法建立的神学,它限制了信仰理解中属灵的知识神权,在信仰知识域建立起思想自由/平等的机制。

经院神学学者认为,圣经文本和教父思想中的每一文句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样真实,因而需要寻求一种辩证的证明。经院神学学者运用辩证法来证明圣经文本和教父思想中的文句的确当性,被后代思想者贬为烦琐。“然而,经院学者的杰出著作表现出一种控制自如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一种人性的见解:人对自己的德性或(对信徒而言)属灵性不可有太多的自信;动辄以我“体悟到”神言的真髓发言,不仅有违思想中的自然法,有违思想的自由、平等,而且难免犯思想错误。

仅凭道德努力是不能改正理智错误的;纠正的方法是在意志中开始进行科学的思维。这不是无关痛痒的安慰。因为从本性上说,心灵是所有能力中最不孤独的,而推论的意义比情感更内在,比激情更



持久,它是人类形成伙伴的条件。<sup>①</sup>

在我们尘世的生命中,所谓善总是糅杂不纯的,每一个善都是有限的。我们只要一加反省的时候,这个制限便立可发觉;每一个善都只是在某一方面之下的善,任何种善均不免含有缺点,于是理智遂使我们不得不就两个合理的判断择取其一。……这便须由意志来决定,它可以自由决定,因为两个判断一个也不是强迫的。<sup>②</sup>

信仰最终落实在道德的向善生活中,而道德生活是抉择性的。道德选择并不总是在善与恶之间取舍,也经常是在善与善之间取舍,这后一种取舍要困难得多。向善、意志自由、理智分辨的一体化,不仅提供了道德行为的自由的保障,也是平等的道德交往的条件。道德行为的抉择,要不受它律支配,就得依靠这种向善、意志自由、理智分辨的一体化。一些汉语思想家追随某些西方现代哲学家(如 Heidegger)攻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传统,抬高中国哲学所谓注重情感直观的思想习性。<sup>③</sup> 这些论点过于看轻了形式逻辑及其相应的思想习性对于抑制人的意义论说和道德行为的僭妄具有重要意义,以及对营构思想的自由/平等机制的重要性。浪漫主义哲学及

① T. Gilby,《经院辩证法》,2—3页。

② M. de Wulf,《中古哲学与文明》,庆泽彭译,上海:商务版1934,106页。

③ 参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商务版1971;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北京:三联版1996,5页以下。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上海:三联版1994,48页以下及278页以下。论者似该注意到儒家心性论的思想法权的语式和习性。

其政治思想与纳粹道义论的相关性,是与反形式理性相关的。<sup>①</sup>

11世纪以降,西方思想经历了300年的理性化建构时期,所谓理性化建构是指把证明的和辩证的推理确立为信念理解的内在机制,并予以制度化,其主要形态就是以神学和法学为主的经院学。12世纪时,经院学已被尊为一切自由艺术的楷模,到15世纪形成了完善的经院学思想形态,成为各种新兴科学的不同源头。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原理及其扩展方式,就是在这种形式理性化的思想机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up>②</sup>

经院学有广义和狭义的法,狭义的经院学指经院神学和哲学,广义的经院学指12世纪形成的学术制度,以神学、哲学、法学、医学为基本学科的知识体系。狭义的经院学中,医学不在其内,法学只是在修辞术和辩证法方面与经院学相关。广义的经院学有如一个“公共理论的基础,个人虽可具其自己的天才而加以特殊的解释,然而这个理论体系却构成了多数大师彼此之间的联系”。<sup>③</sup> 构成这个公共理论基础的两个支柱是: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作为思想语法的辩证法。

作为一种思想语法和习性的经院学的形成,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8至10世纪的准备期;二是12至15世纪的兴盛期。仅就思想语法的嬗变而言,经院学的形成与由教

---

① 参 C. G. von Krockow, *Die Entscheid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E. Jünger*, C. Schmitt, M. Heidegger, Frankfurt/Main 1992.

② 参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版 1993,157页以下。J. L. Goff,《中世纪知识分子》,张弘译,北京:商务版 1996,81页。

③ 参 M. de Wulf,《中古哲学与文明》,47页。

士们主持的从阿拉伯语翻译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有关。<sup>①</sup>法兰西的阿兰(1120—1203)根据初等数学的公理方法原则发展出一种演绎系统,并借公理、定义、推演规则、定理、定理系来证明基督教从上帝创世论到死而复活论的教义,这等于尝试依据演绎知识的方法把带信仰质料的知识形式化,使信仰理解公理化。这虽然还没有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式却一样,即把形式理性引入信仰知识,使之成为形式理性化的信仰理解。随着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的翻译运动,这种形式理性化的信仰理解逐渐成为一门学科。若我们比较中国中古的佛经翻译运动与西方中古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翻译运动的文化功能,可见出翻译文典的不同,对塑造思想文化的重大影响。

一般地说,经院学形成的思想内在上的动力因素是哲学运思与辩证法的同一,即与古代逻辑(Logica vetus)的同一,恢复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说和论题说,以及西塞罗的论题学(Topik)。<sup>②</sup>神学家阿伯拉(Abaelard)是决定性的人物:他首次在“圣教义科学”意义上使用 theologia(神学),将辩证术的核心机制“提问辩难”(quaestio)系统地用于信仰思想,为信仰思想的形式理性化和在信仰理解中推进亚里士多德的(证明和辩证)推理的学说奠定了基础。<sup>③</sup>神学家们此时意识到,神学何以

① 参波波夫、斯佳日金,《逻辑思想发展史: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203页以下。

② 参马玉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王路,《亚里士多德关于命题的理论》,见江天骥主编,《西方逻辑史研究》,北京:人民版1984,18—72页。关于 Topik,参 W & M. Kneale,《逻辑学的发展》,张家龙、洪汉鼎译,北京:商务版1985,44页以下。西塞罗的短文《论题篇》的思想史影响,参231页以下。

③ 唐逸,《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哲学思想》,台北:东大版1992,92页。

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经院学的形成还有颇值注意的社会制度上的成因,即封建制的发展。按启蒙论述的说法,封建制是压制自由和平等的。这一已成流俗化的论说实际上是启蒙意识形态的话语:首先,现代自由社会的制度演化中的诸多因素基于中古的封建制社会结构;其次,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与中古的自由/平等理念虽有不同,即以不同的自然法为基础,但个人在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平等理念却是中古文化的遗产。

如果“现代”是我们的成熟时期,则“中古”时代是我们的少年时代。现代的经济组织绝非起于自1750年之后的产业革命,它应该是溯始于自给式庄园制度的解体,与中古后期工商货币经济的兴起时代。我们的代议政治,虽然自中古时代以来历经修改的改良,然而其真正的创始时代则在中古。现代的国家主义亦然……我们的基本法律观念也是起源于中古社会,它是被我们视为很神圣的。这种观念无论我们称之为“自然法”、“高等法”或是宪法,总之是我们对抗极权主义的屏障之一。<sup>①</sup>

12世纪缔造成功的一个惊人的新的文明。王室与诸侯之争雄,自治团体之出现,市民权利之确立,农奴自由之颁与——各方面社会的力量正趋入平衡的

---

<sup>①</sup> C. Brinton/J. B. Christopher/R. L. Wolff,《西洋文化史:中古》,下卷,刘景辉译,台北:学生书局1989,308—309页。



境地。建立于个人自价与尊严之上的一种新的习惯由封建制度而产生,教会服从而加以基督教的色彩。……封建分化结果所成之地域的精神透露于西欧四境的学院,此为中古时代反映于哲学中之第一步。哲学与其他学科之分开,便是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与哲学第二重的协调。封建社会反映于中古玄学之第三个最根本的特征,就在承认个体自足、个体实在,这乃是法兰西、英格兰人所得于其祖先永矢不忘最可骄傲之主张,而不能不归功于12世纪学院哲学家的。<sup>①</sup>

这些如今已得到社会史和思想史确认的论点促使我们重新认识经院学的理性化的内在机制。首先是信仰的可问性。如前所述,辩证推理以人们普遍接受的或由“负盛名的贤哲们”提出的仍可争议的论说为前提展开辩难。由于前提是可争议的,辩证推理与其他推理的根本之区别就在于,它是从疑难或问题出发。<sup>②</sup> 基督事件发生后,对个人的既定信仰形成冲撞,必然产生信仰疑难。

如何在逻辑上理解一个人(亚当)用自己的“原罪”而沾染了人类许多世纪?另一个人(在这里是神人“耶稣”)如何能用自己的死来赎掉这一罪孽?上帝怎样能够成为三位一体?所有这类问题引起了对于像“人类”、“罪恶世界”这样一些抽象概念的本性

<sup>①</sup> M. de Wulf,《中古哲学与文明》,35页。

<sup>②</sup>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159—161页。

的兴趣。<sup>①</sup>

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性活泉由圣经提供,以至于基督教根本就是“这本书”(圣经)的宗教。关注文本圣经,因而是基督教信仰理解的基础,经院神学使神学理性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使释经与语文学建立了一种特定的关系。儒教思想释经学与语文学亦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既有的每一发达宗教的释经学都有自己的语文学。<sup>②</sup>若比较不同的宗教释经学的语文学,就当注意经院神学的语文学的理性化法则。在早期中世纪,教士学人关注的主要还是语源上的词义理解。经院学以对语言形式的理解取代了语源理解,即以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观来建立经院式的信仰语言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开首说,“名词是因约定俗成而具有某种意义的与时间无关的声音”。<sup>③</sup>正如物对所有人是同一个物,对物的认识也是同一的。称名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称名是由声音来构成的。但语词乃至语言都只有在结合或分离的情形下才有正确或错误可言。对语言形式的理解,就需要了解以约定俗成成为基础的语言共同体。这种语言观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对语言的形式化勘究和对语用学的考究。这与汉语释经学传统中的语言学注重语意不同。<sup>④</sup>

① 参波波夫、斯佳日金,《逻辑思想发展史: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215页。

② 参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上海书店,1984;董洪利,《古籍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版1993,41—157页。

③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见《亚里士多德全集》,49页。

④ 参申小龙,《语言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版1991,46—142页。

经院神学关注的是信仰理解,运用的却是形式理性。在释经方面,首先是编纂流传的文本(auctoritates),并从语法上作出解释。形式理性的运用使经院神学释经与修道院式的释经和教父研究区别开来。经院的文本解读(lectio)寻求文本的字句(sensus)背后的意思(sententia),与寓意的解释是相当不同的。<sup>①</sup> 经院的文本解读不强行解释难以解读的文句,无论圣经文本还是教父解释圣经的文本中有难以通解之处时,就出现了经院式的问题(quaestiones)。经院学者以辩证推理来解决这些问题,乃是承认人认知上的人性限制,这些问题的解决因而要在与他者的解释的辩难中获得。圣经的权威和教会的传统并非因此受到置疑或损害,相反却养成对圣经和教会传统的解释在理性上负责的态度。<sup>②</sup> 信仰语言的形式化考究是经院辩证法的基本功,与思想自由/平等的内在关系颇值得注意。

经院神学的研究对象本是具有权威性的文本,即圣经文本和历代教会的教皇和主教们的布道,这些教会文本被视为信仰传统的见证和解释。经院神学家与正典学家对经文读法不同,他们有一种意识:只有在辩证推理的支撑下才能推进认识的进步,因而重新研究(而非单纯释经)成为必要的认信过程。圣经文本和历代教会文本的经院研究具有三重任务。首先,从语言形式上理解文本,区分文本作者的己见(sententia)与文本的语法含义(sensus),基本做法是难词释义,即在行间

---

<sup>①</sup> 关于寓意的释经,参 B. Ramm,《基督教释经学》,詹正义译,美国:活泉版 1989,21 页以下。

<sup>②</sup> 参 M. A. Schmidt,《经院学》,Göttingen 1969,74 页。亦参 J. Pieper,《经院学:中古哲学的形态和问题》,Kosel 1986。

释难词(*glossa interlinearis*)或楣边释难词(*glossa marginalis*);这些难词释义的文本既有圣经,也有罗马法典和教会法典条文。这些文本中,只有圣经和教会的教义决议被视为无谬的。经院研究的第二项任务是批判性地鉴别除圣经和教会之外的其他权威,这些权威论述被看作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教父们的见解就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于是,圣经文本与教父文本的权威性被分别看待,对后者需用辩证法来研究。Abaelard的《是与否》(*Sic et non*)收集了500多条教父们的矛盾语句,并提出了检察这些矛盾语句的一般形式规则。第三项任务最重要:通过法典和文句的汇编或作品汇编以及对教父文本的辩证审理,神学家们像是获得了一堆马赛克式的小石块,如今,要把这些小石块重新拼合为一个整体,使被拆散的质料重新获得一个系统的形态和秩序,形成新的综合。由于圣经文本和历代教会文本的经院研究基于辩证法的形式程序,相对于文本的权威性,思想获得了一片自由的封域;相对于教会传统中教父们的权威性,思想获得了平等。

圣经文本和历代教会文本的经院研究不仅是文本性的,也是言语活动式的:在论辩的推理中,论辩对象(即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推理中说的听众)是至关重要的。<sup>①</sup> 或然知识是在平等的对话中产生出来的。经院的含义是学院的,具有教学的课堂形式,因而,论辩是在一种公共空间中进行的。经院神学有两种基本的授课形式:由文本解释形成的 *Lectio*(读讲)和由 *Quaestio*(提问辩难)形成的 *Disputatio*(辩论推理),有如当今大学广为采用的讲座和研讨课形式。Robert Von Melun 约在

<sup>①</sup> 参佩雷尔曼,《逻辑学与修辞学》,见《哲学译丛》,4(1988),58—61页。

1155年提出,读讲的任务是弄清文本的意指。辩论推理不是讨论教本中的语句,而是师生在相互置问的过程中形成解释,使最终的结论(*determinatio*)必须有实质性的根据。经院学的文章形式都形成于课堂:1.文句汇编:用于神学性的总体描述,是用辩证推理审理教父文句的成果;2.评注:源于课堂、用于课堂,依前人的语法评注,对作者及其作品作出陈述。评注与难词释义(注疏)相似,只不过,注疏处理的是一个文本(如保罗书信)的整体,要搞清每一句的逻辑位置。处理的文本有圣经、神学的历史文献(托名狄奥尼索斯、波依修斯)或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总之,注解文本(*expositio textus*)与问答辩证是两项不同的经院术,后者是主要的经院术;前者重语文学的训练,后者重口头的课堂辩难。<sup>①</sup>

从形式上看,经院研究就是分析(解构)→综合(建构)的过程。从方法上说,是 *Quaestio*(提问辩难)的辩证过程:*Utrum*(是否)……*Videtur quod*(似乎)……*Sed contra est*(但相反的证据说)……*Responsio*(回答是)……即从具体的文本难点出发,从学生的疑难和问题出发,进入分析和描述,从文本中摆脱出来,转向对问题的实质性理解。发问者不再单纯是文本解释者,而是要努力抓住并审理实质性的问题。这种对问题的审理,必须是理性的、辩证推理的审理。信仰并不问疑问,理性要问疑问。经院研究从方法上讲就是要进入怀疑的辨惑,所谓“敢问崇德,修匿辨惑”(《论语·颜渊》)。这就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化的信仰。中国古代思想并非不讲辩证和辨惑,人们

<sup>①</sup> 参 J. L. Goff,《中世纪知识分子》,82页以下;R. Schonberger,《何谓经院学》,Hildesheim 1991,52页以下。

可从中国古圣贤的语句中摘引诸多事关辩证和辨惑的言论；<sup>①</sup>然而，这类民族文化主义式的比较论说意义不大，问题在于，辩证和辨惑是否形式化和制度化。

#### 4. “提问辩难”对平等的思想自由习性的意义

经院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神、哲、法、医各科的一致性，至今还不是一部已弄清楚了的历史，以至于有的思想史家以为，在史学上很难有指望找到统一的经院学概念。<sup>②</sup>尽管如此，经院学史家们还是可以依现有的文献确定经院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史家公认，*Quaestio*（提问辩难）是经院学的基本要素。上文已经看到，提问辩难在经院神学中的程式化，使辩证法得以落实为一种思想的机制。经院神学中怀疑的对象在信仰上是不可怀疑的：诸如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但辩证法又离不开提问辩难。那么，提问辩难在经院神学中的施行并得以形式化和制度化，对于涵养自由/平等的思想习性就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首先，*Quaestio* 是一种以自由决断的方式构成实质问题的能力。通过提问，先前的正—反论据对于问题的解决已完全没有权威性的影响力。提问的目的是要引出一个切中实质的论断，而这一论断只是一种经过我自己的思辨在意志自由中选择性地得出的。经院学形成初期讲求的符合意向在此让位于实质问题的澄清。教父学中寻求的基督教学说的统一性不再是一个主要目标，信仰理解的个体性突显出来。思想的形式逻辑的规导使思想活动在辩证法中成为自由/平等的思想：

① 参胡志奎，《学庸辩证》，台北：联经版 1984，693—697 页。

② R. Schonenberg，《何谓经院学》，20—40 页。

任何思想论断都需经个体的自由意志的思辨得出,因而,个体对某一思想论断必得自己承担责任。

逻辑导致对活动的辩证法。所有特殊的活动都是从似乎杂乱无章的东西进行选择开始的,它们进行分析和挑选,然后经过相互联系,再把似乎开始由之出发进行分析的那个东西重新建立起来;曾经是混乱的东西,曾经是不足道的、也许是偶然的的东西,这时却变成一种意义和一种预兆。<sup>①</sup>

Quaestio 对于涵养自由/平等的思想习性的第二个意义是:思想者个体对一个论题或真或假的兴趣规定着与论题的关系。关于辩证推理中论题与问题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

一个论题就是一个问题。然而,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论题,因为对于有些问题,我们完全没有什么见解。但是,一个论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从上述能必然推出:既然论题是由某人作出的与一般意见相反的假定,那么对于它,就或者是多数人与贤哲的看法有分歧,或者是在这两个层次的每一层次内部的人的看法彼此不同。在目前,几乎所有辩证的问题都被称为论题。<sup>②</sup>

① T. Gilby,《经院辩证法》,17页。

② 参亚里士多德,《工具论》,367页。

论题就是一个可供辩难的问题,可从中引出对某一思想困惑的解决。Determinatio(最终的结论)必然随 dubitatio(怀疑、疑问)之后出现,没有疑问,寻求真理就是无方向的,寻到的真理也不会引起切身的关注。所谓寻求真理,对于思想的个体,就是当下的一个疑问之解决。因而,Quaestio对于个体来说是生存性的切身的思辨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个体在思想上成为自由/平等的主体。提问是由一种对实存惊异的心性为动力的,这意味着,要问实存上无法问的,如 *Utrum deus sit?* (为何上帝在?)这表明了思辨性与实存性的张力,以及个体与真理的理性的自由关系。在这意义上,没有荒诞不经的问题,任何提问都是正当的。与提问相关,反驳在 Quaestio 中也是重要的:“在经院学者的争论中,最致命的反驳方式之一是接受反对者的前提,并说明它们与声称是证明的结论没有关系。”<sup>①</sup> 可以套这样一个语式:提问辩难面前人人平等。提问的姿态以及对一个反驳立场的理性化态度是前提性的,这才是典型的经院精神。问题既是在体性的,也是范围宽阔的,提问无需入门,这就是所谓彻底的追问。

Quaestio 促成思想个体在一个更高的价值尺度中获得自己自在个体的实存位置,这要求一种思想能力:知道必须在何处去寻求,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思想者肯定自己知道某个实质性的提问是否完全处于恰当的位置。因而,Quaestio 使个体处于德性在体性的不确定的向善状态。经院辩证法把针对过去的思想而发的提问制度化,经院神学的训练要求

<sup>①</sup> T. Gilby,《经院辩证法》,30页。



从教父文本或圣经文本的阅读中,建立起个体性的与被寻问者的关系,由此引出提问。所以,在经院神学大师的文本中都有一个困惑的我的位置。在此意义上,Quaestio 就是向善的自由能力。

### 5. Quaestio 与自由/平等的文教制度

Quaestio 对涵养平等的自由思想习性的意义,不仅是个体思想性的,也是文化制度性的。以 Quaestio 为主体的经院学促成了自由/平等的师生共同体的形成,这种共同体的关系纽带是形式理性,可谓理性面前人人平等。“理性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只有在这种形式理性的意义上,才是落实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师(Magister)享有多多样性的特权, *Magister est sicut pater discipuli*(师有如学生之父)。但在学究的位置上,师与生是平等的:学生可以学到的是自己已学到的。学生身份团体首次在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城市中形成,与经院学有直接关系。Universitas 的拉丁语原文词义出于罗马法律,其含义是自主的团体。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经院学的 Quaestio 促成了理性化的自由的教养阶层,他们获得社会尊重是由于他们的理性化的知识和教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博士学制的意义正在于此:

博士的意义不外乎一种自由职业,除团体约束之外不受其他的管制,而其名额亦无定限。因为这种缘故,于是教员这门职业的人数遂大增。……13世纪大学教育之显著的特色,就在于得有学位者之讲学的自由竞争;学生获为博士以后可于其师之旁

另立学校的自由;和学生可以完全凭其自己的志愿,  
选择能文善辩思想丰富之人以为其师之自由。<sup>①</sup>

辩论推理的方法、讲堂技术和文章形式成为大学的制度化力量,使进入这一制度中的人逐渐独立于教会的阶层制度,成为一个分化的社会构成。与中国秦汉的博士制归属帝国建制不同,西方中古博士制是“民间”自治的文教制;与中国中古的书院不同,西方中古大学也不是与官学相辅的私学,而是非官非私的公学。<sup>②</sup>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的主体是科举制,上与国家官僚制连接,下与乡绅阶层连接,因而不具有经院学制的学院自治性质。我并非要说,中国古代的文教制度没有自由/平等,而是要分辨不同知识形式条件下的自由/平等。最重要的是,中西学问制度中的思想自然法不同,使得思想和学问的自由/平等的类型不同。

经院学术既与先前的教庭学术不同,不是修道院的单纯冥思型思想,而是 *scientia*(知性的知识)基础上的冥思;也与现代的大学训练的学院学术不同,不是单纯实用技术性的,而是德行知识性的。*quaestio* 的习性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单纯理论的特性,*schola* 即指在学院中并按学究的规

<sup>①</sup> M. de Wulf,《中古哲学与文明》,同前,40—41页。亦参 J. L. Goff,《中世纪知识分子》,同前,66页以下;P. Honigsheim,《经院学的社会学》,见 M. Scheler 编,《知识社会学探索》,Munchen 1924, 303页。

<sup>②</sup> 参周予同,《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见《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编,上海:人民版 1996,728—753页;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版 1992,46—99页;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科版 1996,90—117页。

矩展开的 *quaestio*, 但如前所述, 它把个体带入德性的上升状态。经院是以单纯理论的兴趣而形成的, 这种兴趣本身就是一种德性, 也是所谓科学形成的根本动力因素。冯友兰说, 中国思想不是不懂、而是不为科学, 这种论说实是未懂何为科学。科学是一种德性, 体现为对纯粹的或然知识的理论兴趣。

由于这种德性知识是基于 *quaestio* 而形成的, *quaestio* 的制度化产生了把经院学与以前的教会思想方法区别开来的重要契机——知识的分化和单纯知识旨趣的正当化: 在经院学出现之前, 救恩知识是被视为无争辩的, 与属灵长进无关的单纯的知识增长被看作没有意义的, 教士学者们还没有意识到思辨的知识与个体的生存信仰有差异的相关性。经院化的救恩知识理论却把知识意愿与直接的生命欲求加以必要的分割, 使对纯粹知识的旨趣成为一种德性的追求, 尽管个体的不同层次的生命欲求使这种德性知识旨趣总是有限的。

由此, 必然出现单纯知识旨趣与个体为了自己的获救旨趣的差异, 思辨性知识与实存性知识的张力, 个体获救性知识与单纯理性知识的分化就被作为自由思辨的 *quaestio* 锁定了。经院神学提出的救恩知识的分层化, 就为救恩知识上的自由/平等的思辨提供了可能。经院神学之学的具体含义, 正是以这种形式理性化的知识分层结构为基础的。所以 Lombardus 把教父的神学遗产系统化, 由此形成专业化的子科学, 被视为西方学术史上的一大推进。经院学与正典学 (*Kanonistik*) 的区分, 是信仰理解的知识分化的第一步。圣经神学与系统 (基本) 神学的分化, 由此开始形

成。这里的关键是：个体救恩知识的思想与单纯理性知识的真理是否是可分的。艾克哈特和黑格尔都不认为可分，于是他们捡回了神秘主义的思想方式和启示论式的思辨。<sup>①</sup> 神秘主义因此主张一种内在的、同时是普遍的知识关联，否认知识的分化和分层结构。此外，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何路德的“返回圣经”会成为一个改教的口号。然而，正如我们马上就会分析指出的那样，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路德、黑格尔的知识观很可能是一种可名之为不平等的自由思想基础。

提问辩难的制度化尽管依知识的分层结构而有不同，最终仍然走向对各单一学科的全面把握，百科式的学问成为经院学最后的学问形式，它是从文本及其类型的贯彻取向中逐渐形成的。经院学的著作也表明了文化的新因素：经院学取消了过去对写作的矜持，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曾比较耶稣与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意识到耶稣一字没写，但阿奎那还是写了很多。写作成为个体的一种德性长进的思想行为。

Quaestio 不仅用于神学，也用于法学（罗马法典和教会法典），在 13 世纪，也用于哲学和医学。在当今的大学教育中，尤其是研究生的教育中，这种经院研究方法仍被广泛采用，尽管有时徒具形式，遗忘了其实质性的意义。至于如今的神学院，研习的科目主要是圣经及其历史语文（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教会历史和各种神学思想理论，神学系也只不过多加了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目，辩证法作为教学法在很大程度

<sup>①</sup> R. Schoenberg, 《何谓经院学》, 56—57 页。

上被宣讲法(有如布道)取代了。在中世纪,教会学校首先学习的是语法、辩证法和修辞学三科,然后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四科。两相比较,实判然有别,以致可以说,现代的神学院背离了中古的教会教学传统。

## 6. 启蒙辩证法与独断的自由精神

从安瑟伦、阿伯拉尔的早期经院学,到阿奎那的发达经院学,再到司各特、奥卡姆的晚期经院学,形式理性(辩证法)与启示论题的结合,产生了丰硕的成果。阿伯拉尔和奥卡姆都是在发展形式逻辑方面有独创性贡献的思想家,安瑟伦、阿奎那、司各特则在运用辩证法探讨神学论题上有独创性的贡献。<sup>①</sup>

辩证法(Dialektik)一词在汉语学术界乃至文化界耳熟能详,但这是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汉语学术界至今仍对经院学的辩证法不知其为何。可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讲的辩证法与经院学的辩证法何止天壤之别。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或然性知识的辩证法变成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运动规律,对这规律的认识就是必然知识。马克思主义者以此重述辩证法史,进而彻底颠覆了作

---

<sup>①</sup> 参 M. A. Schmidt, 〈经院学时代〉,见 C. Andresen 等, *Die Lehrentwicklung im Rahmen der Katholizität*, Göttingen 1982, 567—754 页。关于经院神学的中文文献,参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北京:人民版 1994, 224—531 页;唐逸,《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哲学思想》,同前。赵著比唐著论述周详,唐著简扼,但唐氏对逻辑思想有相当好的造诣,故对经院神学的逻辑问题有比赵著较深审的论析,可合参。亦参 F. Copleston,《西洋哲学史:中世纪哲学》,庄雅棠译,台北:黎明文化版 1988。对经院知识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则参 J. L. Goff,《中世纪知识分子》。

为或然知识的辩证法。<sup>①</sup>辩证法作为“心灵和方法的习性”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让我们来对这一辩证法的演化作一番考察。

对作为或然知识的辩证法的颠覆起源于康德：

这门技艺(辩证法)在真理的假象之下陈述一些错误的原则,并且试图根据这些原则,按照假想对事物作出主张。在希腊人那里,辩护士和演说家都是辩证法家,后者能够将民众引向他们所希求的地方,因为民众是听任假象欺骗的。所以,辩证法在当时是假象的技艺。在逻辑中,辩证法有一个时期曾在论辩术的名下讲述,这种情况下的一切逻辑和哲学是某些空谈者玩弄各种假象的文化。按理对于一个哲学家,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一种技艺的文化更不体面的了。所以,此种意义上的辩证法必须完全抛弃,代替它被导入逻辑的毋宁是对这种假象的批判。<sup>②</sup>

我们还记得,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是针对普遍的和圣哲的论说,并没有先假定这些论说是假象,要用辩证法去揭穿,而是加以辩证。康德的论点与亚氏的不同之处在于:辩证法被看成制造思想假象的论说。在康德看来,贤哲们利用辩证法制造言论欺骗民众,批判贤哲们用辩证法制造的假象文

① 参敦尼克编,《古代辩证法史》,齐云山等译,北京:人民版 1986。

② 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版 1991,7 页。

化,因而就有启蒙的作用。可见,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身位相当不同:康德说这些话时,似乎“我”在光亮中,你们(民众)在贤哲的蒙蔽中,“我”当然不是这类贤哲,即不是用辩证法欺骗民众的贤哲,而是批判假象的贤哲。这种启蒙师的论述身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没有过的。由于这种身位的正当性,“我”的论说无疑可以而且当然应该拥有某种思想法权。康德接着说:

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成为自由自主的自己思维者,而不能是奴隶般地模仿地使用他的理性。但是也不能辩证地使用,也就是不能这样地使用,即旨在给诸知识以真理和智慧的假象。这种纯粹诡辩者的事业,与作为智慧专家和教师的哲学家的尊严绝不相容。<sup>①</sup>

在这里,康德提出了“自由自主的自己”的主张,然而,由于启蒙师的身位,自由的思想已不再是可置疑的,不再是平等的辩难,而是君临式的开导。康德的这种所谓批判思想的假象是启蒙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它引出了启蒙式的两重真理观——假的和真的真理;这种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了从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乃至列宁和卢卡奇的启蒙辩证法的演化。<sup>②</sup> 不过,康德的所谓思想假象起于知性和

<sup>①</sup> 康德,《逻辑学讲义》,16页。

<sup>②</sup> 参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版1991,22—32页; P. Ch. Lutz,《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现象学》,见《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6(1962),22页。

理性的矛盾：理性归属于知性，但却要僭越地去把握本来只有理智直观才能认识的形而上的事物，因而，理性就陷入二律背反。康德的这一思想被称为“消极的辩证法”。<sup>①</sup>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对康德的“消极的辩证法”的启蒙式批判中发展出来的。本来，黑格尔和康德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前提：

形而上事物，只有通过理智直观才能加以认识（不仅是加以思考）。康德得出的结论是：人拒绝理智直观，因此人不能认识形而上事物。黑格尔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人达到了形而上事物的认识，因此人具有理智直观的能力。……在黑格尔那里，把对立包含到形而上事物中，则意味着理智直观是在对立的表现中开展的，或者说，理智直观显得是辩证运动。<sup>②</sup>

在康德，理性妄自进行理智直观，即便采用辩证运动，也是徒劳的。这种论点被黑格尔视为“消极”。从康德的“消极的辩证法”到黑格尔的“积极的辩证法”，理性知识的位置发生了本体论的位移和转向。波普尔看得清楚：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的知识范

<sup>①</sup> 参奥伊则尔曼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徐若木、冯文光译，北京：人民版 1982，46—66 页。

<sup>②</sup> 洛茨，〈阿奎那、康德与黑格尔论知性与理性〉，见《哲学译丛》，7（1963），81 页。



围局限于可能经验的领域,超越这一领域的思辨推理,即由纯粹理性建立形而上学系统的尝试,是得不到任何合理论证的。对纯粹理性的这一批判使人感到,这是对几乎所有大陆哲学家的希望的沉重打击。但是德国哲学家却很快就复苏了,他们根本不相信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急忙根据“理智直观”建立起新的形而上学系统来。他们利用康德系统的某些特点,想由此回避他的批判的强大力量。这个通常被称为德国唯心主义的学派,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sup>①</sup>

康德依启蒙意识形态的诉求重审知识的条件,区分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前者是一般的、分析的,后者是特殊的、综合的;就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学说看,先验逻辑实际相当于作为或然知识的古典辩证法,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也类于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先验逻辑处理综合,形式逻辑处理分析,但这是同一个知性的两种作用方式。<sup>②</sup> 康德对知识构成条件的重新勘定,与其修正而非抛弃形而上学问题有关。因此,他区分关于真的知识的三种类型——意见、信仰和真知:信仰是依“虽然客观上不充分,但主观上充分的根据而来的认以为真,……关于这种对象人们不但一无所知,

---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版 1986,463页。顺便说,波普尔此言用于牟宗三的圆融论也合适。

② 参吉利德,《康德论形式逻辑和先验—形而上学逻辑之间的关系》,见周贵莲、丁冬红等编译,《国外康德哲学新论》,北京:求实版 1990,80—86页。

而且也提不出什么意见，……除此而外，信仰是一种自由的认以为真，它只是就实践上先天给与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sup>①</sup>这种关于真的知识的三分化对于启蒙后的思想自由的条件是重要的：某种信仰不会具有一种客观必然的道义法权。可以说，虽然康德攻击古代辩证法，实际上还是在其学说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经院辩证法的思想习性，真的知识的三分化就与经院学中的知识分化论相似，并且重视形式逻辑，对思辨理性的局限有清楚的认识：理性虽然高级，但却是一种危险的认识形式，与理性相比，康德看到平凡的知性认识的长处。黑格尔改变了这种对理性的保守看法，把理性看作通过辩证法从知性上升而得到的更高级的认识形式，这就推进了启蒙式的两重真理学说，更高的知可照亮较低的知。

黑格尔的作为积极辩证法的理智直观超逾了康德为理性知识设置的限制，它可以揭示最高的神圣生活，积极表述终极实在，因而他把自己的理性真理比作“内在论的神秘主义”。<sup>②</sup>上文提到神秘主义杜绝知识的分化和分层，在此神秘主义就表现为理智直观对理性局限的逾越，这种逾越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启蒙意识的表达。不过，康德与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虽有分别，在启蒙知识学的意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不应忘记。另一方面，由于康德与黑格尔对理性能力的不同看法，引

① 康德，《逻辑学讲义》，59页。

② J. N. Findlay,《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与知性、理性的关系》，见朱亮、张继武等编译，《国外学者论黑格尔哲学》，南京大学版1986,271页；柯普莱斯顿，《黑格尔与神秘主义的理性化》，见施泰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王树人等译，北京：商务版1990,233—247页；W. T. Stace/J. N. Findlay,《黑格尔的辩证法》，见杨寿堪等编译，《黑格尔之谜：新黑格尔主义者论黑格尔》，北京师范大学版1988,115—172页。

致不同类型的启蒙理念,对自由的理解也就相当不同了。

换而言之,经黑格尔的积极辩证法的中介,“自由自主的自己”的思想的独断性大大加强了。这种独断性的力量得自于有如“上帝的力量”一般的普遍法则,因为,黑格尔的理智直观辩证法不仅仅是理性的僭越运动,它引导出了一个本体论的构造:

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无论知性如何常常竭力去反对辩证法,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遍经验里的法则。举凡环绕着我们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认作是辩证法的例证,我们知道,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不移究竟至极的,而毋宁是变化的、消逝的。而有限事物的变化消逝不外是有限事物的辩证法。……知性可以认作包含有普遍观念,所谓上帝的仁德。现在我们可以说,辩证法在同样客观的意义下,约略相当于普遍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虽则力量这个范畴不足以穷尽神圣本质或上帝的概念的深邃性,但无疑的,力量是任何宗教意识中的一个主要环节。<sup>①</sup>

<sup>①</sup>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版1980,177—179页;亦参格莱哥亚,《黑格尔的有、无、变、辩证法》,见《哲学译丛》,3(1958)。

就辩证法作为理性的僭越运动而言,费希特已为此提出了一种知识学辩证法,它是自由与绝对理性的中介,据说,后来又发生了决定这些中介的中介——自由与绝对理性之间的中介。费希特的辩证法尤其是就道德宗教的自由精神而言的,即指的是“自由意志对绝对理性意向的献身精神”。<sup>①</sup> 这里隐含着一一种新教式的对理性精神的超越。作为理性运动的辩证法是否源于基督教三一论思辨,经过费希特和黑格尔,形成正题、反题与合题的辩证三段论法——按照这种方法,反题成为本体论地理解的概念发展的积极运动,都并不是关键,作为主观精神的自由意识通过辩证运动实现自身才是。<sup>②</sup> 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由精神理念的独断性推进,是与辩证法的改造在同一个轴轮上运行的。辩证法成为实质理性的运动法则,与经院辩证法的工具性形式理性截然不同,这是自由思想的平等蜕变为自由精神的专权的关键。

古代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的根本差异,据我看来,在于这样两个要点:或然知识变成必然知识,随之,这种必然知识伴随着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理解及其自由精神。这在黑格尔已经通过辩证法的思辨化,把辩证法称为最高的理性运动,把思维过程变成客观的独立的主体而完成,这就是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由。马克思再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就构成了他的历史社会的辩证法,构成了现实世界的辩证法实在运动的

① 参劳特,《费希特哲学中的辩证法起源》,见《哲学译丛》,1(1987),8页。

② 黑格尔专家们对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术有不同看法,参斯退士,《黑格尔哲学》,鲍训吾译,石家庄:河北人民版1986,96—97页;G. E. Muller,《黑格尔的“正反合”奇谈》,见《哲学译丛》,4(1964),78页;黑格尔的自由观与辩证法的关系,参西柏格,《精神的发展与自由》,见《哲学译丛》,4(1964),81—85页。

形而上学。据说,自由精神因此得到更大的高扬,因为,这样一来,自由精神具有了历史社会的实在力量。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一致之处在于:辩证运动由或然知识形式变为本体性的实在的存在形式。<sup>①</sup>他们俩又都是自由精神的坚定而热情的鼓动者。相当奇妙的是,在他们那里,自由精神的专断性显得就是辩证法的运动本身。

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是在批判康德的消极辩证法的基础推进辩证法的,与此相似,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神秘主义思辨神学的辩证法来推进辩证法的绝对力量,他认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恢复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意味着: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运动,即他用观念这一名称加以人格化的思维运动,是现实的创造主,而现实只是观念的现象形态。我的看法则相反,思维运动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虽然黑格尔出于自己的误解而用神秘主义歪曲了辩证法,但这并不妨碍他第一个叙述了辩证法的总体的运动。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只要使它重新用脚站起来,就可以发现它的完全合理的面貌。……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统治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的恼怒和恐

---

<sup>①</sup> 参施蒂勒,《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差别》,见《哲学译丛》,3(1982),17页以下。封德里,《黑格尔的现实》,见《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6(1962)。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影响的科学哲学家邦格清楚地把辩证法看作本体论,“辩证本体论有一个被神秘之雾所环绕的似乎合理的内核。”M. Bunge,《对辩证法的批判性考察》,见《哲学译丛》,1(1980),30页以下。

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把运动本身的一切既成形式都看作是过渡的形式,因此它也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①</sup>

这就是马克思的自由精神!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在历史社会学的用法上推进了作为实质理性的辩证法,使之成为历史社会的运动法则,成为自由的现实批判的革命精神,使费希特和黑格尔已具革命性的启蒙精神成为现实政治的革命行动,成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启蒙式革命行动: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的辩证运动中的先进阶级,其阶级身位就具有革命辩证法的批判使命,或者说就是自由精神本身。马克思的这一辩证思想,启发了列宁的建党论说。

诚然,黑格尔这种思辨的历史的总体还没有变成卢卡奇的抽象的政治的阶级意识或列宁的具体的政治的阶级意识。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阶级意识来,只有通过列宁的阶级意识,这种总体才成为实践的自觉的有力工具,因而成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由阶级意识概念的这种政治化,开始了那个作为主客同一的无产阶级的明显的物化,无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作者修定的法文版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中国社科版 1983,846—847页。亦参顾尔维奇,《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见《哲学译丛》,7(1964)。

产阶级第一次创造了把意识形态扩张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客观可能性。马克思与列宁实现了黑格尔想过的东西。然而意识形态就其根本结构来说并无原则改变。对总体的意向想把自己在社会历史方面加以具体化的意向,关于斗争、利益、揭露与蒙蔽的思想,相对地说,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比在黑格尔那里理解得更具体,在列宁那里,才最后真正成为以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变成了的现实。<sup>①</sup>

这里始终贯穿着德国唯心论的启蒙式自由精神,这种启蒙精神与苏格兰启蒙精神在气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康德所谓的揭露“假象的文化”的使命经过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已然发生了质变,揭露已从思想批判变为社会革命的批判,并由一个具启蒙使命的团体来进行,这个团体当然掌握了更高的真理,因而具有独断的思想和社会法权。于是,黑格尔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启蒙辩证法就转化为世俗化的、但也是神圣的革命辩证法。

其实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哲学世界中的、甚至干脆是世界中的基督的真理,黑格尔好像原该产生出一个团体,产生出可以使精神的世界皈依绝对知识的真理的一个教会。至于马克思则虽然并未明白

---

<sup>①</sup> P. Ch. Lutz,《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现象学》,22页;亦参罗森塔尔,《列宁与辩证法》,见《哲学译丛》,2(1964);关于卢卡奇的辩证法论,参梅洛—庞蒂,《辩证法的探险》,见《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上海:人民版1964,33—74页。

地理解其中的道理,却已觉出黑格尔体系的这个缺点而思以补救了:他以为,“哲学的实现”,它的“世界化”要求有一个由“普遍的个体”所组成的团体来支持它,这些“普遍的个体”将有效地引导世界走向历史的终结……而黑格尔则完全忽略了组织这样一个团体的必要性,并且在自己的展望里也未给这个团体留下任何地位,但马克思却相反看出了这个团体的必要性并且为它的存在作了规划,当他远在尚未认真研究经济现实以前,思考刚开始,便赋予这个团体以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个团体就是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它的使命在于(因为它是“人的完全丧失”)“把人完全重新争取过来”。所以,怎么还看不出,“化身”“赎罪”和“教会”这些在无产阶级的特色下重新出现的范畴,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而直接从基督教来的呢?①

经院辩证法涵养的是平等的信仰理解,启蒙辩证法则涵养不平等的信仰理解。信仰对于个体来说,都是独断的;但启蒙辩证法的信仰不是就个体而言的,而是就整个社会、人类而言。因而,其信仰的独断性与社会法权是同一个东西,引出革其他信仰者的命的应当法权。不可忘记:从黑格尔神秘主义思辨神学的辩证法转出的马克思世俗化神圣革命使命的辩证法,又是具有宗教性的自由精神,费萨所谓 *La rose de la raison dans la craix du Present* (“现代十字架上的理性

① 费萨,《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见《哲学译丛》,4(1964),64页。



的蔷薇花”)。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启蒙辩证法有三重基本使命:揭露虚假意识(或反动意识),自身则体现为(理性或现实)历史的自由意识,作为这种意识,它是正当且神圣的革命性行动。这三种基本功能可用 List der Vernunft(理性的狡狴)来概括:

“理性的狡狴”通过意向与结果的辩证法把“世界历史的个体”(即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变成在历史中实现理性的工具。……马克思以最微妙的方式维护了黑格尔关于理性狡狴的观念,但补充了两个修正:第一,在马克思看来,理性的狡狴并不是通过个体,而是通过集体的实体即阶级来起作用的。第二,如果说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历史迄今都是通过理性狡狴的曲折道路而进步的,他还引进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第一个历史的主体,这个主体能够使自己从基于理性的狡狴的历史发展观念中所包含的愚昧无知和虚假的意识的辩证法中解放出来。<sup>①</sup>

启蒙辩证法的演化,引出了不同于经院辩证法的自由理念:辩证法不再是平等的相互辩难,而是真意识(真信仰)揭露假意识(假信仰)。P. Ch. Lutz 把揭露的辩证法溯源于黑格尔是不准确的,如前面的康德引语所表明的,揭露思想假象已是康德分派给理性知识学的一大任务,黑格尔调校了这一任务,

---

<sup>①</sup> 阿维尼尔,《意识和历史: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性的狡狴》,见施泰因克劳斯编,《黑格尔哲学新研究》,140页。

马克思不过把揭露思想假象的理性知识学转换成革命的知识社会学。思想的自由不再是通过平等的论辩来达到的,而是具有了更亮的先进意识,有了这意识,就有了自由意识,因为这意味着把握着历史,进而拥有革其他意识的命的社会法权。这不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又是什么?进一步推进辩证理性并越推越奇的萨特大谈特谈自由,何足为奇?<sup>①</sup> 启蒙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依赖于现实世界(历史)的辩证本体论结构:所谓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黑格尔把辩证法界说为思维本性内在法则的科学运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合体是按照一种内在准则的运动,它导致对任何非内在的、理想的准则的坚决否定,对超验指导的否定。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马克思、萨特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必然导致否认平等的自由。

启蒙辩证法演化至今的思想后果,按吕以埃的值得引述的见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启蒙辩证法否认准则和价值的多元性:“再也没有比那种不同使命(个人的或社会的)的思想更反辩证的了。再也没有比一种多元论,例如韦伯的多元论,更反辩证的了”。二、哲学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也就是积极思想、斗争思想,变成唯一真正的哲学,因为它是唯一现实的存在”。三、对社会生活的描绘的革命教义化:“把政治生活当作一个永久的革命场,无头头的斗争”,“看不到文化和社会的二元性,相对性”,看不到“生产方式和产品

---

<sup>①</sup> 参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徐懋庸译,北京:商务版 1965;对萨特的辩证理性的批判,除吕以埃文外,可参阿隆,《存在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评“辩证理性批判”》,见《哲学译丛》,5(1982),7页以下。

的使用方式或消费方式,从这一个价值领域到那一个价值领域有极大的不同”。<sup>①</sup> 经院辩证法推崇分析理性,启蒙辩证法推崇“理性的狡狴”。在社会理论领域,所谓实证派与批判理论派正是分别以这两种不同的理性为各自的思想语法,其各自拥戴的自由理念及其制度安排与思想语法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启蒙精神,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理念。若一听到自由精神或启蒙精神就闻歌起舞,热血沸腾,就得当心会丧失自己的平等的思想自由。

### 7. 生存辩证法的启蒙辩证法批判

与马克思转化黑格尔神秘主义的思辨辩证法相反,基尔克果提出生存的“实质辩证法”,警告黑格尔的辩证法玩弄关于最高实在的抽象游戏。“马克思在人类社会中发现了辩证过程,克尔凯郭尔在生存的完成中证实辩证过程,黑格尔则讲绝对理性的辩证法。”<sup>②</sup> 这三种辩证法有形式上的类似(运动公式),但却并非如 R. Heiss 只见其一不见其余所以为的那样,有同样的思想语法。生存论辩证法注重个体的偶在性和脆弱性,生存世界的破碎和认识的悖论,这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必然知识辩证法的品质截然不同。与此相关,生存论辩证法重视个体自由的脆弱,用至不可能,因而其自由精神的品质与启蒙辩证法的自由精神截然不同。

基尔克果的生存论辩证法的要点是生存中属己的悖论,

---

① 吕以埃,《辩证理性的无稽之谈》,见《哲学译丛》,4(1963),38—51页。

② 参 R. Heiss,《辩证法的操作原理与公式》,见《哲学译丛》,4(1963),66页。

以及个体在其中的挣扎:个体的存在具有在体上的偶然性,思辨哲学的理析与此扞格难通。

在其作品里表现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是一回事,在自身的存在里辩证地重复他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场不下赌注的游戏,是为游戏而游戏;而在其自身的存在里的重复,则是一场因为下了大赌注而趣味性陡增的游戏。作品里的辩证法仅仅表现思想,而思想在生活中重复,则意味着在生活中采取行动。但是,一位思想家未能在生活里重复其思想的辩证法,就会不断产生出许多新的幻想。<sup>①</sup>

基尔克果与马克思都注重思想的生存实在性,但基尔克果注重的是个体,而非阶级或群体,其辩证法作为思想语法是“瞬间的辩证法”,这是对所谓生存“悖论的冒犯”,其自由观是受罪的自由。<sup>②</sup>沿基尔克果的方向,阿多尔诺提出了捍卫个体独特的、不受时间约束的权利的生存辩证法,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总体理性的辩证法表示异议。阿多尔诺要拆除现实的理性构造:理性不能理解现实,并非因为它无力,而是因为现实是非理性的。

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

---

①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晏可德、姚蓓琴译,上海:社科院版 1992,111—112 页。

② 参基尔克果《论怀疑者/哲学片断》,翁绍军、陆新华译,北京:三联版 1996,154—177 页。

预先并不采取一种立场。辩证法不可避免的不充足性、它对我所思考的东西犯的过失把我的思想推向了它。如果人们反对辩证法,说它把碰巧进入它磨房中的一切都归并为矛盾的纯粹逻辑形式,忽略了非矛盾的、即简单被区别的东西的丰富多样性,那么,人们就把内容的过错推给了这种方法。<sup>①</sup>

阿多尔诺的辩证法以为,“真理因其时间的内容是飘荡的和脆弱的”,自由同样如此。基尔克果和阿多尔诺的生存论辩证法的思想意义在于,对启蒙意识形态及其思想语法的批判,絮叨带有悲观的生存“晕旋”的自由主义。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阿多尔诺的生存论辩证法与基尔克果生存论辩证法仍有品质上的不同:基尔克果的复调文体蕴含着个体平等的信仰辩难的辩证推理,接近苏格拉底的平等的个体性思想对话哲学;阿多尔诺的文体是黑格尔式的,只不过把思想法权思辨地诗意化了。

同样是受基尔克果影响,神学家巴特发展了一种神学上的生存论辩证法。整部《〈罗马书〉释义》都是在一种辩证思想的支配下写成的,并形成了巴特的辩证神学的中心论题:上帝的启示与此世的关系,都是在上帝的“是”与“否”的辩证关系中展开的。这里谈论的显然不是或然的知识,相反,巴特想要否决经院神学的或然知识形态,以便

---

<sup>①</sup>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烽译,重庆版1993,3—4页;亦参泰尔图利安,《阿多尔诺与德国古典哲学》,见《哲学译丛》,5(1985),43—48页。

顺从福音的绝然另样的撞击。<sup>①</sup> 巴特把基尔克果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接过来,再转换成上帝启示的表达式。由此,神学的语法由或然的知识变成了关于福音辩证思想的知识,神学科学的语法从经院辩证法转换为生存辩证思想。对追随路德的巴特来说,可以谈论的是实事的内在辩证法。由于危机神学的辩证法把真实概念的危机和悖论视为罪与恩典的具体的内在交织,因而,巴特对自由的理解也是基尔克果式的。

### 8. 辩证法三式与汉语思想的语法

迄今,我们已看到三种不同的辩证法,它们各自连贯着不同品质的自由观、世界观和相应的思想语法。生存论辩证法自然也反对作为分析理性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工具性形式理性含义与现代的实质理性(无论是本体论的,还是生存论的)辩证法含义的差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作为分析的形式理性的经院辩证法在现代并未失传,其传人主要是经验—实用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思想家。波普尔说,古代作为“语言的论证用法(的艺术)”的辩证法“十分接近”他所说的证伪方法。<sup>②</sup> 莱欣巴哈攻击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历史规律论,说它“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它们已经完全过去以后能被并入其中的一个方

---

① 参 K. Barth, 《〈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序,魏育青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版 1997;基督教神学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参卡里什,《基督教与辩证唯物主义》,见《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4(1962);卡里什,《基督教徒对辩证法的态度》,见《哲学译丛》,7(1964)。

②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448 页。

便的框框,但它既不够精确也不够足以供历史预言之用”:“我不知道黑格尔对于希特勒的普鲁士会说些什么;或许他会在他的历史发展路线的继续阶段上分配给它一个位置。”<sup>①</sup> 然而,莱欣巴哈所谓的新哲学则要区分两种人:“认为对于知识的分析是可以用逻辑的精密方法作出的人和认为哲学是一个逻辑之外的领域,不受逻辑检验所限制,可以取得从使用图像语言和它的感情内涵中产生的满足的人。”<sup>②</sup> 这样看来,他的新哲学的思想语法仍然是分析理性的辩证法。声誉显赫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史家伯林指出,20世纪显著的政治思想特征是:“法西斯国家公然否定,甚至贬抑理性的‘问—答’方法”,“把个人训练成一些无能力去感受问题之困扰的人”。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理念的要义在于,承认价值观的分歧和困惑(问题)是永远存在的,“受到一些问题折磨的人的精神状态”是在体性的、无法取消的。<sup>③</sup> 换言之,中古辩证法的“提问辩难”习性恰是全权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大敌。

实用主义思想家胡克在批判恩格斯的辩证法论时,也明显采用古代的辩证推理的辨析方法。在结尾时,他说:

**辩证的方法,只有在其被理解为是科学方法的  
同义语时,才能声称有意义和正确性;而既然在传统**

① 参 H. Reichenbach,《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见《哲学译丛》,3(1965),67页。

② 莱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版 1983,240页。

③ 参伯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版 1986,100—102页;亦参伯林,《政治理论还存在吗?》,见 J. A. Gould/V. V. Thursby 编,《现代政治理论》,杨淮生等译,北京:商务版 1985,414—423页。

的公式中辩证法为许多使人误解的和错误的概念所困扰着,那么,如果抛弃辩证法这个用语,它就会更有助于清晰的思维;而保留这个用语,则会酿成一种神秘的自然哲学,为“双重真理”的学说——一种是通常的、科学的和世俗的真理,另一种则是神秘的、“辩证的”和“更高的”真理——准备道路;而最后,它还鼓励了一种易于导致检查、命令和迫害科学家的态度。<sup>①</sup>

双重真理的学说正是不平等的思想自由的基石,胡克的观点显然想要维护平等的思想自由。然而,“科学”这一用语同样为许多使人误解的和错误的概念所困扰。对汉语学界来说,抛弃辩证法这个用语并不管用,可行的办法是,搞清各种思想的语法,比如说,搞清三种不同的辩证法及其所属思想的含义和用法。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古的经院辩证法具有重新认识的价值。

问题涉及对分析理性的基础——形式逻辑的哲学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归属于形式逻辑,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贬损形式逻辑为基础的。黑格尔区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后者只是“按照思维现象现成的样子”描述思维形式,前者要“更向前进”,认识思维形式符合真理的程度。<sup>②</sup>这种对形式逻辑的重新评价与在形而上学本体论上的变动

---

① 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版 1965, 223—224 页。

② 参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版 1973, 207—213 页。



相关:黑格尔依据纯粹主体性的思辨逻辑论更改了亚里士多德本体论中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形式区别,从而建构其神秘主义思辨神学的形而上学。这一变更的思想因素,正是康德不那么有把握的“理智直观”。<sup>①</sup>对黑格尔来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康德提出的知识与真理的关系,康德的理智直观将知识与信仰分开,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则把知识与信仰黏起来。黑格尔和他的后继人的辩证理性带有神圣的道义性,或胡克所谓导致迫害的思想法权,就是自然的事了。当然,持守形式逻辑的思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和信仰,问题是,无论形而上学或信仰如何,思想的自由平等都得由思想的形式理性来维护。

(形式)逻辑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而必须从其他地方借用其根本假定的力量,因而必然要相信我们能够认识现实的真,不仅仅是凭直觉的闪现,而且也要靠耐心的探索和把平凡的经验材料编织起来。逻辑不是探讨我们最初的信念,而是探讨我们的推理,它对于结论比对于前提更重要,它是一种结构框架,而不是一种学说。<sup>②</sup>

从前面的论析已可看出,辩证法三式都与基督教思想相关,而基督教思想的语法也有不同的类型。不过,基督教

---

<sup>①</sup> 参 K. Duesing,《黑格尔与哲学史:古代、近代的本体论与辩证法》,王树人译,北京:社科文献版 1992,115—116 页。

<sup>②</sup> T. Gilby,《经院辩证法》,25 页。

思想家大抵可分为两路,把对上帝的信仰建立在神秘的理由或建立在理性的理由之上;信念证明要么出据宗教神秘经验的证据,要么出据理智的证据。汉语思想界一直不重视经院神学的研究,对形式理性在神学中的作用持轻蔑的态度,这对汉语思想的发展是不利的。值得重复吉尔比说过的话:“推论的意义比情感更内在,比激情更持久,它是人类形成伙伴的条件。”在汉语神学界,天主教神学家们热衷于推进利马窦的思想路线,忙于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去找寻与天主实义的相合处,对理性化的经院神学传统及其辩证法的研究了无积累,可谓丢失了天主教神学传统中的经院辩证法这一法宝;新教福音各派则沿着路德、加尔文的反经院神学路线迅跑,大张宗教情感和属灵经验的唯一性,以至于神学思想界内部已谈不上“形成伙伴的条件”,遑论在文化界形成伙伴的条件。汉语思想界没有充分重视:“逻辑帮助我们正确地接近科学研究的实际对象,它为所有推论的知识提供方法,因而它是科学学科的首要部分。它将告诫我们不要把胡言乱语误当成解释,不要把特殊情况误当成一般规则,不要把直觉当成证明。”<sup>①</sup>

M. A. Schmidt 教授是德国的基督教教义史学界经院学的权威,教义学通用教材中经院学部分的撰写人。笔者有幸在他的指导下研修教义史。Schmidt 教授告诉我,他年轻时接任巴塞尔大学神学系的教会史/教义史教授职位时,卡尔·帕特还未退休,帕特要求学生必须认真研究经院学,他自己也撰写过安瑟伦的专著。福音神学的大师也重视经院

<sup>①</sup> T. Gilby,《经院辩证法》,11页。

学,对汉语神学界当是一个提示:不可轻视经院学的形式理性,它不仅是思想工具,也是“一种心灵和方法的习性”,如吉尔比所说,“经院哲学家中总是有一种稳定的人道主义传统”。

Koslowski 指出,经院神学能把哲学思想与神学意旨结合起来,把启示真理与形式理性的概念工具交织在一起,掇拾这一思想遗产,是当今神学的基本任务。无论天主教、正教还是新教神学家,都值得考虑从理性与信仰的撕裂处退回。这种撕裂正是近代神学思想史灾难性发展的结果,最终凝结为路德的“唯有信仰”原则。“唯有信仰”的原则本出于神学内部的救恩论争辩:人是靠善工还是靠信心称义。把这一原则引申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完全是夸张。把这一原则从神学的原初语境中抽出来,变成信仰认识与理性知识的一般对立原则,不仅对神学,对整个西方思想的近代发展都是灾难性的。<sup>①</sup>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史家 Leese 亦指出,以路德对理智的褊狭态度为美德,贬斥阿奎那,使路德的改革行为蒙上了巨大的片面性的阴影:“路德不仅成了新教神学的明星,也成了新教神学的灾星(Unstern)。”<sup>②</sup>汉语神学的发展宜超逾西方神学的历史失误,以及教派性的相与离趾攘臂于桎梏之间的门户纷争。枵腹空谈“唯信”或“属灵”或“唯圣经”,对汉语神学的发展并无益片。可是,汉语教会神学并未打算重拾作为神学智慧之度藏的经院辩证法,倒有

① 参 R. Schonenberg,《何谓经院学》,12 页。

② 参 K. Leese,《晚期唯心论中的哲学和神学:论析 19 世纪的基督教与唯心论》,Berlin 1929, 254 页。

一些汉语神学家追随当代儒家的神秘主义,大谈唯心性之学,实可谓神智不清。

汉语思想界受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影响,未区分两种不同的启蒙精神,轻易地贬斥经院思想,而真正了解经院思想的人,实在很少。了解经院神学的思想语法,对汉语思想的发展实有重大意义。如前所述,这涉及平等的思想自由习性。可惜的是,经院神学的思想语法如今主要成了逻辑思想史的考古材料,由于当今逻辑学的发展已走向公理化的语言(数理逻辑),以至于逻辑史家们乐意用数理语言来探究经院逻辑。<sup>①</sup>在思想文化界,公理化的逻辑语言的文化功能是有限的,逻辑史家也很少关心中古逻辑与神学思想的关系(波波夫是少数例外),遑论彰显经院神学的思想语法与平等的思想自由习性的关系。就此而言,应把经院神学从逻辑史中解放出来。

1991年冬天,笔者赴英伦开会,偷闲逛旧书店,发现Gilby的这本《经院辩证法》(*A Description of Scholastic Dialectic*),被作者细腻而有趣的论述吸引。该书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解读托马斯的《神学大全》。不掌握形式逻辑,也就无法掌握经院神学的语法。尽管经院辩证法作为实证知识形式在现代学科中保存下来,作为变异的思想形式(辩证理性)在现代思想中得以传衍,我国学界对其丰富内容毕竟不甚了了。吉尔比从经院辩证法入手,以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为质料,描述性地展示了经院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内容,使中

---

<sup>①</sup> 参张家龙,《中世纪对逻辑的贡献》,见江天骥主编,《西方逻辑史研究》,131—178页。

世纪西方思想的织体直观地展现出来。本书不仅堪称经院逻辑的一部引人入胜的论著,而且是关于经院哲学思想、社会思想、伦理思想的论著。我有幸约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治西方逻辑史的王路教授翻译此书,读者将会看到,这是一部精美的译作。

我衷心感谢李振英教授对本书中译本出版给予的慨然资助。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限 制	7
1 工 具	10
2 有限的目的	21
3 正确的和真的	33
4 形式的和实质的	41
5 虚构的存在	46
第二章 概 念	59
6 记号和符号	62
7 想象和意义	67
8 概念的形式	78
9 团体和社会	86
10 类 比	94

## 2 经院辩证法

---

11 复杂的和具体的	117
12 否定的和肯定的	124
13 相互关联	132
<b>第三章 判 断</b>	<b>137</b>
14 节拍和旋律	139
15 质和量	147
16 判断的类型	152
17 必然和事实	159
18 波菲略之树	170
19 定 义	178
20 划 分	200
<b>第四章 推 论</b>	<b>211</b>
21 感觉和可感觉性	213
22 回 推	219
23 运动模式	223
24 证明和等式	230
25 三段论	237
26 规则、格和式	241
27 演 绎	251
28 归 纳	261
29 科学方法	276
<b>第五章 谬 误</b>	<b>293</b>
30 语词的误用	295
31 诡辩和辩证法	301

---

第六章 争 论	327
32 形式辩论	330
33 插入语和非形式反驳	345
索 引	349
译后记	367



## 前 言

本书是乘“名誉”号在地中海各活动基地之间巡航时写成的。那时“名誉”号在北极圈附近一面破冰前进，一面继续追击“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这两艘敌舰。手边只有一些粗糙的笔迹，它们已被海水弄湿，有些甚至无法辨认。当你想描写圣·托玛斯的辩证法时，除了一本袖珍《神学大全》以外没有别的书可以参照，而且根本无法确定会不会发表，这并不完全是不利的因素。参考书方面的缺乏也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补救，因为我并不是想写一本基本的经院哲学指南，也不是想写一本关于逻辑分析的科学专著，而是想描述一种心灵和方法的习惯。今天，逻辑和辩证法是重叠的语词；但是前者专门考虑纯形式，而后者与存在的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可感觉性混合起来。<sup>①</sup>我那时还认为，在已经

---

<sup>①</sup> 这相应于亚里士多德关于证明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和关于基于概率和建议的论说之间的区别。参见注释，《形而上学》VII, lect. 7. IV, lect. 4.

习惯的相当僵化方式和常常是封闭的环境中起一点波动,吹进一些清风,可能是令人惬意的。尽管从那时起加入了经院学者的解释,但是这种轻松可能仍然会存在。军队用语本身改变了戴假发的时代经院哲学家冗笨的用语,发出的命令是全体指定人员下潜之前摘除假牙,而不是潜水员在入水之前先摘下假牙。技术性的东西几乎无法避免,而且

从希腊语和拉丁语形成英语语言,  
一如编织物的完成基于绸缎。

即便如此,最后成书不是为了大学的学生,而是为了一般的读者,他们可能会喜欢沿着一条古老的、也许是常规的道路漫游,准备在轻松漫步途中品尝一些别人嚼过的东西。这条路上有一些标记基于逻辑配置但是使人思考辩证法的条件,它们是为那些对《简明牛津字典》中关于托玛斯主义的描述——“主张宿命论和有效感恩祈祷而否认圣灵怀胎说的托玛斯·阿奎那(卒于1274)的神学学说”——感到开心的人提供的。有些人可能喜欢根据西方基督教的经典学说塑造自己的思想,他们可能多少有所知道,这些学说并不限于拉丁文化或中世纪的几百年。他们可能已经瞥见了一种与经验的细节绝不产生丝毫冲突的一般设想——任何人类的东西对于我都不是陌生的,这样一种主张在一些意识形态下是不能过分强调的。但是也许他们一直由于对陌生语词的困惑而受到阻碍,他们一直觉得就像穿越马托格罗索的勘探者劈荆斩棘觅路一样,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也看不见天日。因此这些考虑是为那些由于哲学制造的麻烦而感到沮丧,但是对捷径却

感到怀疑的人的。

特里斯特拉姆·珊蒂(Tristram Shandy)称赞圣·托玛斯具有出色的机械头脑,既善于系也善于解学院神学的结;了不起的机械头脑,而又有根本的简明的思想。他的博学可以吸引百科全书派,他的深度可以吸引神秘主义者,他的精细可以吸引逻辑批评家,然而,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先生看到的那样,“绝不是贬义上,人们可以称他为老生常谈的大师,如果人们补充说,在中世纪文化中,希腊和罗马的一些老生常谈是作为死气沉沉的发现从其古代的坟墓中涌现出来的。”<sup>①</sup>他的思想没有变得陈旧;他的思想不是一座像凡尔赛宫那样的缅怀一个过去时代的纪念碑,因为他的目的从来没有像一座建筑物那样得以完成,而是有机地增长起来的。它不是定理的累积,也不是部分的汇聚。

关于过程,圣·托玛斯本人比较了智慧和表演,<sup>②</sup>对于像体育运动一样进行的和主要由业余爱好者进行的哲学有许多说明。“脚上戴着护板读着柏拉图著作的学者进行赛马比赛”,如果他们只有使科学和文学结盟的才智,那么他们仍然能够活下来吗?微笑不是真理的敌人;那么难道有可靠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一本关于触及到人类兴趣的许多方面并且隐含在所有成年人的经验和问题中的哲学的书不应该是[引用约翰逊(Johnson)博士的话说]“一部轻松愉快和生机勃勃的论著”,给周末度假的学生提供的比经济学和心理学论文更容易读的东西呢?这种主题既不像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策那样复

① 《人类的条件》。

② Opusc. IX,《论星期》序。

杂,也不像学习一种新语言那样给记忆力增加负担。读者将自己作出判断,尽管要告诫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受到灰蒙蒙的逻辑树丛的包围。当穿过这些树丛之后,他们将发现别有洞天,水美土沃,远处群山叠嶂,视野广阔。我们必须扛着某种技术术语设备,然而我们不是在野外进行考古考察。正如《深夜静思》一书所说,“我们越是不模仿著名的古人,我们与他们就越是相像。”

尽管尽可能省略纯逻辑的细节,但是一本指导性的手册不能没有某些复杂细致的分析。可能性的辩证法与修辞学十分接近,而且我们将有把比喻混淆起来的危险。但是这种诱惑是直接的,人们把以普通谨慎的言语表达陈述看作是哲学思想的标志,而且这种进步不是由数学的运载而形成的。这种过程既不是一个形式逻辑纲领,也不是一种风格独特的修辞学的组织。正如一个人可以以色诺芬开始,而以柏拉图结束一样,圣·托玛斯的一个学生尽管一开始有直接和灵活的常识印象,但是不久就会发现最初看不到的东西;许多应该予以思考的间接的思想;表面的冷静和简明背后的一种热情和精致细腻;一种对专家的吸引力;甚至一种准备进入诡辩迷宫的决心;当然还有许多超出本书将反映的思想。斯威福勒(Dick Swiveller)问侯爵夫人是否尝过啤酒,当她回答说曾经喝过一小口时,他说:“她从没有尝过啤酒。啤酒是不能以小口尝的。”

尽管如此,最初的反应确实公正地代表了一种思想传统的一个方面。如今这种思想传统在没有学术地位的人中间仍然是有生命力的,甚至是十分活跃的。然而,圣·托玛斯依然是一位多方面的作者,人们不能仅仅从查阅索引来认识他。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他是最后一位创始人,而对于另一些学者

来说,他是现代第一人。他能够在实验室里工作,但是他恢复了希腊人的室外讨论。他精心进行的抽象表现出一种对人类共同信念的大度尊重。可以想象,他似乎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学者,或者他像一个农民,用手揉碎了土壤。他能够高高翱翔,但是他愿意脚踏实地,他的表达充满了纯粹的智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执着的唯物主义者。

他的哲学从不是要作为一种专业职业保留下来。巴斯克人说,恶魔花了七年时间试图学习他们的语言,但是后来认为这是一件坏工作而放弃了它。有多少人花了七年时间学习圣·托玛斯的著作,结果仅仅是把他的哲学留在落满粉笔粉末的教室里或把它看作是一种学院教员的学说。<sup>①</sup>实际上,解释他所讨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在他的传统之外的人可能并不仅仅有传记的兴趣。因为虽然这些题目主要是对基督教徒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的习惯得到捍卫,他们的神秘色彩

---

<sup>①</sup> 经院哲学学习的标准课程首先是逻辑。学生们忽略数学,首先进行自然哲学的研究。自然哲学旨在发现在我们的物理环境中起作用的一般和持续的原因,即在一种特殊事物的力量之外的或通过技术而发现的原因。自然哲学的第一部分常常被称为宇宙论,它与没有生命的世界有关;第二部分被称为心理学。这两门哲学科学与物理学和心理学这样的实验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并不停止在观察和实验的数据以及以数学模式表现的这些数据的相互关系上。相反,它们保持感觉性质,同时还继续以共同的思想原理解释它们,而这些共同的思想原理就是形而上学这门学科专门感兴趣的。在形而上学中,人们要努力以最一般和简单的方式说明从物质世界的变换和特殊问题抽象出来的现实的实际本质。首先,学生要研究认识论科学中知识的有效性,然后继续分析一般形而上学科学中现实的内容、性质和结果,最后研究自然神学科学中存在的第一和终极原因的存在和实质。然后他们回过头来把形而上学的结论应用到他们从心理学认识到的关于人的本性的东西,并在道德哲学中研究作为一种实现方法的人的行为。

被极其大胆而冷静地阐述得合乎道理),但是这里我们最好回避兰姆(Charles Lamb)对人类的赞美:“他们干得非常好,有宽容的文物工作者的力量作依靠,而且有一个主教兄弟。”无论有什么历史的和心理的前提条件,他企图把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做是一种自由而开放的操作,从根本上避免了诉诸特殊的東西。诉诸权威被降到最低的地位:<sup>①</sup>在任何理性主义的交往中,没有人喜欢采用一种恭维的腔调。

第一卷不过是根据词项、命题和论证对传统逻辑进行自由解说。它在强调类比的辩证作用时,描述了一种方法的特征,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做了一些停留,花费了一些时间。我们将遵循主人翁的建议,<sup>②</sup>撇开经院哲学家教学中那些琐碎的、荒唐的或高度技术的内容,只要我们不走迷了路,就能直接到达,一如但丁所说,<sup>③</sup>那营养丰富的地方。

---

① 《神学大全》Ia: I: 8, ad 2.

② 同上,序除专门陈述外,脚注指圣·托玛斯的著作。尽管他的逻辑著作是两大卷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Perihemarias)和《后分析篇》的注释——如果是这样,他就注释了《论辩篇》,但是其大部分是关于《神学大全》的,而最重要的部分很可能是关于他对于波依修斯的解释《论三位一体》(Opusculum XVI)的第五和第六个问题的。opuscula(文集)的计数遵循 Pierre Mandonnet 建立的次序,《圣·托玛斯·阿奎那全集》,巴黎,1927年。

③ 《乐园》第10篇章。

## 第一章 限制

欲烹兔，先擒之。在能够描述辩证法之前，必须得到一种理论；在能够考虑逻辑延伸进入普通对话之前，必须定义什么是逻辑和什么不是逻辑。这一段关于逻辑的开场白或序论实际上将相当于打出自我毁灭的一炮。因为与一种广泛的观点相反，逻辑并不泛滥淹没辩证法的河床；逻辑不过是一股溪流，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一条让河水流淌的水道。人们有时候忧虑重重，因为他们无意识地夸大了逻辑的力量。人们以为经院学者由于过分玩弄词藻而受害匪浅；然而，经院学者的杰出著作表现出一种控制自如的方法。

实际上，逻辑是一种为文明思想必须具备的人类批判精神服务的工具，但是它本身是不够的。让我们考虑一些例子：正如剃刀是用来刮脸的，马是用来追猎的一样，逻辑是用于有联系的和可传达的思想的过程的。对于承认这个工具，你可能会，确实你也应该变得非常习惯；一把锋利的剃刀不知不觉

地从脸上经过,一个优秀的骑手在马背上下自如;同样,一个有经验的思考者不会由于过分意识到逻辑而犯错误。响尾蛇不会等着听自己尾巴发出的响声。训练变成间接的本性<sup>①</sup>并且几乎在不知不觉地起作用。依靠逻辑,一个人飞快和正确地进行思考,而不必小心翼翼地担心自己的思维状态;他的思维是有类型的;而类型是不费力的和令人放心的,就像你崇拜具有绅士风度的乔治时代式建筑和纳尔逊(Nelson)的调遣、崇拜精致的古钢琴和为肯特郡得100分的富兰克·伍利(Frank Woolley)时的感觉那样。

人们必须考虑到一种危险,这就是一本关于规矩的入门书可能会造就一些在表达思想的过程中变得磕磕巴巴的人,而根据哈兹里特(Hazlitt)的说法,这些人是在竭尽全力表达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使他们明显感到如此不安的东西并不把纯粹的快乐传给旁观者。然而,本书主要是为具有一定格式的思维的科科学状态进行辩护,而不是提倡运用约束的和勉强的言语;尽管如此,当逻辑大大发展并进入辩证法时,应该提出一些限制。<sup>②</sup>

缠绕的忍冬啊,你捆住我,  
悬挂的蔓藤啊,你绕住我,  
——可是,不要显得你们太弱。  
噢,多刺的悬钩子,你也要锁我?  
彬彬有礼的蔷薇啊,你把我穿透。

① 《神学大全》1a-2ae: XLIX: 3.

② 《神学大全》2a-2ae: CLXVII: 1.



当把逻辑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而进行写作时,它可能表现为一种专门挑毛病的学科。但是它的目的是使人们更容易表达,而不是束缚表达;是使表达变得优美,而不是变得更加笨拙。如同走路有恰当的方式一样,思维也有恰当的方式;你可能步履蹒跚,但是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同样,你可能有零乱的思想,但是仍能达到结论。

因此,我们的思维过程需要训练。尽管辩证法会使人灵活,但是只有逻辑才会使人平衡自信。这门学科是可以学习的,因为人类心灵进行逻辑思维比手指弹钢琴是更容易的事情:这种结果是出于本性的实践。如果我们的思想应该得到认读,那么它们必须是可读的;辩证法将形象地说明它们,但是人们需要逻辑以恰当严密的类型来确定它们。不仅对于学者是这样,而且对于普通人也是这样:这种需要超过了斯文;至关重要是生存,而不仅仅是优雅。我们不敢接受大多数人的情绪,也不敢听信流行的口号、人身攻击和抢发的独家新闻,而必须使自己从一种我们十分确定的活生生的低级的关于事实的意识出发进行交谈:除非我们从个人完整的严密精确的思想出发,否则就不会从我们周围的废墟进行重建。这是因为,从人类的角度说,没有其他文明基础,对于宗教也是如此。缺乏理性是比仇恨更残酷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律本身变成了伺机而动的欲望的支配,而不是根据意义进行鼓励和约束的尺度。<sup>①</sup>宇宙产生了法律和逻辑。我们不是为自己而制

---

<sup>①</sup> 这里,根据在纽伦堡审讯中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的说法,是希特勒最严重的缺点;“每一位法律专家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令人心烦的影响。”关于法律中的理由,参见《神学大全》1a-2ae: XVII:1. XC:1.

3 造它们,我们所贡献的大概是辩证法,当然还有修辞学。仅凭道德努力是不能改正理智错误的;纠正的方法是在意志中开始进行科学的思维。这不是无关痛痒的安慰,因为从本性上说,心灵是所有能力中最不孤独的,<sup>①</sup>而推论的意义比情感更内在,比激情更持久,它是人类形成伙伴的条件。<sup>②</sup>

#### 4 1 工 具

正像英语语法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样,逻辑是一个专门的学说。逻辑对于思维确实就像语法对于语言一样。但是,小孩没有营养学知识就能够学会吃东西,同样,你用不着专心致志地研究语法,只要仔细地阅读英文著作,就能够学会写出漂亮的道地的英语;可是,不有意识地参照规则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有效的论证,则是令人怀疑的。即使你说话不合语法——比如像一个小姑娘回答:“他叫我不是,我属于他不是”——你也可以被理解,但是如果你不合逻辑,就不会有可靠的交际。逻辑相当于一种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的意思是说,与尊重父母这样的戒律相像而不是与不杀人这样的否定戒律相像的义务不是继续有约束力的,尽管这个戒律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没有人总是要求我们以清醒的和严格的理性精神来讲话,而且一种高尚的概念逻辑将容忍具有非凡想

① 《神学大全》1a-2ae: III: 4.

② 逻辑是交谈的礼仪的一部分,附属于待人友好(《神学大全》2a-2ae: CXIV:2)和举止文雅(《神学大全》2a-2ae: CLXVIII:1,2)这样的美德,这些美德与真实性结合在一起(2a-2ae: CIX:3),因为,如果没有平和、谦虚和确切性,人们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

象力的辩证法,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充满类型的世界中,而是在一个一半有意义、一半有活动的事物的世界中。可以被称之为首音置换的逻辑谬误有时候给人以启示;对于在类比规律的支配下尚未发现自由的思维清晰的科学家来说,没有意义的诗句可能会是一种解脱;前后不一可能不仅迷人,而且是有教益的。然而,一种合适的逻辑构成了评价的标准。甚至疯狂,比如在《李尔王》中,也必须与神志正常的背景相对照。我们承认,论证的形式结构,正像古老的经典逻辑中所表明的那样,可能会不得不被扩展到容纳最自由的哲学理解,而且新的陈述和推理模式从那时起一直在被发展或者得到明确的承认,但是我们不能推论,古代模型已经过时无用了。

亚里士多德是逻辑这门科学的创始人,即他最先系统地考虑了思维的纯心灵模式;在他的其他论著被重新发现以前,他关于逻辑的著作留存下来,在西方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的著作形成了著名的 *Organon*, 即工具或方法;因此它本身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它是一门服务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主导科学;圣·托玛斯说,逻辑的实体不是为它们自身的缘故,而是作为其他科学的道具而被采纳的,他还以赞同的态度引用波依修斯的话说,逻辑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科学的一个发动机。<sup>①</sup>

也许,在中世纪晚期及其之后对逻辑要求得过多,而在中世纪这几百年以前对逻辑又过于害怕,克吕尼隐修院长在写给埃罗伊兹(Heloise)的信中说:“很好,你改变了你的追求,就像一个聪明的女子选择了福音而不是逻辑一样,”并以相同的

<sup>①</sup> Opusc. XVI,《三位一体》第五章, ad 2.

语气补充说：“选择了使徒书而不是物理学，选择了修道院而不是学园。”人们确实可以认为逻辑包含着一系列关于所有种类的题目的学说，从对知识的形而上学批判和对意识条件的心理学研究到关于语词的起源和应用的纯心灵分析和语言学讨论。在严格的意义上，逻辑代表对有效推理的格和科学方法的研究，而作为这样的需要，它不假定有关现存实在的本质的态度。尽管本书的题目是辩证法，范围比较宽泛，内容比较丰富而且更注重对话，因而包括神化、类比的实践和概率的会聚，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考虑所有辩证法过程所涉及的主要的逻辑形式。<sup>①</sup>

清晰性是不够的。逻辑本身并不构成图画，它甚至不是人们用来看实物的镜片，而是孔径、焦距和曝光时间。因此，人们对于是不是把它划分在科学类中犹豫不定，因为 *scientia speculativa* (专门的科学)，作为理论原因的成果，习惯于从原理上看待现实和客观的真理，习惯于发现关于存在物的结论。<sup>②</sup>努力以正确的形式构造论证是实际理性的工作 (*intellectus practicus* 或 *operativus*)，<sup>③</sup>是一种技艺的功能，而不是一门科学的功能。当然有一种纯思维形式的理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逻辑，*logica demonstrativa* 或 *logica secundum quod est docens*，它更主要的是与概念的一致性有关，也许与概念的雅致而不是与概念符合一种现存环境有关；然而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逻辑的应用，*secundum quod est utens*，而且正像圣·托玛斯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七卷，lect. 17.《神学大全》2a - 2ae: XLVIII.

② 《神学大全》1a - 2ae: LVII:2.

③ 同上，1a: LXXIX: 11. 1a - 2a: LVII:3.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1.

说明的那样,这种 *dialectiva tentativa*(实践的辩证法)脱离科学的限制。<sup>①</sup>

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吗?这个结论是:未加修饰的逻辑是一个专门讨论的冗长乏味的题目,只有方式而没有实体,只有情节而没有情感,即只研究形式而不注意有形式的东西,一门抽象的技艺——在表达上几乎是一个矛盾。或者说,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逻辑是人类表达和满足中的一种本质因素吗?思维系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内在的骨骼,而不是一种外壳;心应该像身一样,骨头不应该被割成碎片,而辩证法的供给组织应该表达一种逻辑模式。理智交往的运动是有形态的。

逻辑是正确思维的艺术和科学,尤其是关于含有不容反驳的证明的题目,<sup>②</sup>而辩证法是一种可以与逻辑结盟的扩展,在这种扩展中,我们必须满足于描述和大概的赞同。我们将在后面考虑辩证法;就逻辑来说,有三个术语应该把握,即艺术、科学和正确的。

艺术和科学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精神品质,这些品质使我们能够把握和支配经验对象,并且对一种给定情况安然作出反应。<sup>③</sup>通过算术,我们可以探讨数字,或者借助小船航行的技艺,我们迅速评价风和潮水,只是不太迅速地作出必要的肌肉调节。但是,科学是一种理论气质,一种从前提得出结论并达到其真的习惯,而艺术是一种实际爱好,一种产生某种有用的或令人高兴的东西的能力。科学演绎而艺术创造。尽管艺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四卷,lect. 4.

② 《神学大全》2a - 2ae: XLVII: 2, ad 3.

③ 同上, 1a - 2ae: XLIX: 4.

术通过技术手段来工作,经院哲学家们却坚持这种能力的理智活动;这是关于所做事情的正确想法(*recta ratio factibilium*),<sup>①</sup>实现一种构想的有效计划。逻辑是艺术的艺术,是自由的而不是机械的,它旨在正确地产生一种准外在化的对象,即一种人造的东西(*opus aliquod*),它是推理的恰当安排,因而是这样一项工作,尽管它不像任何大理石或青铜制品那样是固体的和可看见的,却是有持久性的。<sup>②</sup>这里是强调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像在道德方面的善中那样强调做事情时的个人倾向。我们表达的思想是这种艺术的材料,而逻辑的实际作用不过就像一艘护卫舰,它使混沌变得有序,引导商船通过扫除了障碍的水路。<sup>③</sup>

心灵是单一的,尽管它的兴趣是多样的;<sup>④</sup>我们如何作出行为是由我们如何思维来解释的。人的操作是根据一项理论计划来进行的。艺术活动,与高高兴兴地乱写乱画不同,是有控制的并且含有预想和思考。因此逻辑有科学的一面,即以独立的和反思的方式研究恰当的思维规则和分析思维的形式。<sup>⑤</sup>而且,且不论人们期待采用逻辑可以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逻辑可以与数学和形而上学分享纯粹理解的特征,而且与所有科学一样,逻辑的生命力可以在于一种无私的好奇心,它

① 《神学大全》,1a-2ae:LVII:3.

②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1.《神学大全》1a-2ae:LVII:3.《三位一体》第五章,V:1,ad 3.

③ 辩证法不探讨善变的思想倾向,而探讨思想策略,或者仍然用那个比喻,它护送有用的思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参见亚里士多德《论辩篇》第1卷,第1—3章。

④ 《神学大全》1a-LXXIX:9,10,11.

⑤ 同上,1a:XIV:16.

不要求应该把知识变为利益。

当人们放弃占星术而研究天文学时,人们隐隐约约地看到在他们直接利益之外的一些真的断定。他们的动机是进行理论研究,是为了知识而认识,是要发现一些与安全和舒适无关的答案。今天这仍然是科学家的特征。然而,早期的哲学家很难说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据说十分精明,囤积食油,尽管也有传说描述了他是如何掉进一口井里去的;结束了黄金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家、医生、戏剧评论家,而且还是野外考察的博物学家。英国哲学家,从阿尔克温(Alcuin)和安瑟伦(Anselm),经培根(Bacon)、赫伯特(Herbert)、霍布士(Hobbes)和洛克(Locke),到霍尔丹(Haldane)、鲍尔弗(Balfour)和斯马茨(Smuts),他们在公众事物中起了显著的作用;甚至贝克莱(Berkeley)的唯心主义也伴随着一个主教职位并鼓吹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中世纪的人也不懈追求长生不老药和哲学家的里程碑,而且,如果不太雄心勃勃,他们就把自己的理论解释给政府并制定出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制度,即使在今天,这仍然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妒忌。圣·托玛斯的老师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是一个传奇式的魔术师,忙于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复杂的技术设计工作;圣·托玛斯本人在死的时候,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导水管的论文和一篇关于《歌之歌》的评论。然而他们都承认真本身就是酬劳,是理论的,或者如他们要说的那样,真是思辨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赞誉,而不是一种指责。<sup>①</sup>

8

从那时起,探讨理论,尤其是探讨道德理论,开始盛行起

---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XIV: 16. XXIX: 11. 1a - 2ae: III: 5LVII: 1, 2, 3.

来,尽管这些理论是乌托邦式的。人们认为,精于事物的人由于没有理想而不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就看到,一种成功的现实政治是从一个有明确说明的理论开始的;一个阐述者,比如俾斯麦(Bismarck),有一个牢固的理想,这个理想不一定好,但一定清晰明确并且至高无上,以致其他所有东西都是附属性的。有了理想才会不屈不挠,才会不悲天悯人,而搞机会主义则必然让步或满足于权宜之计。维也纳的调解人当时似乎比凡尔赛的调解人有一个更明确的计划和更为克制的实际意识,因而他们的工作更持久。传统的英国外交政策的实施背后有一个理论。或者说,想一想黎塞留(Richelieu),然后再看一看梅特涅(Metternich)、加富尔(Cavour)和罗斯福(Roosevelt),就可以深深地感到相同的教训。同时,作为当代历史的塑造者,又有谁超过列宁(Lenin)这位 *homme tres theorique*(特别理论的人)呢?

成功的现实主义者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然而我们很容易过分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划分,从而忘记强烈的思想不可抑制地渗入行为之中。除非得到纯研究中心的支持和供给,否则技术学院就会仅仅局限于研究当前物理学的应用。在所有系,不仅仅在神学系,都有类似的更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我们认为理想主义是高尚的,但是十分遥远,而现实主义则很便利,十分灵活地适合于事物的转变。然而,如果没有原则作指导,我们的选择就是混乱的。我们当然承认理论常常是由实践需要而促成的,比如对概率的数学处理就是这样,因为概率问题最初是由于在一场没有玩完的碰运气的游戏中考虑赌金如何分配而产生的。困难的地方在于,仔细的思考对于希腊人和圣·托玛斯是最高有效形式,而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再是



最高的有效形式；知识已经变成理智方面的东西并且与坚定和生动的行为对立起来，理性已经进入我们的头脑。约翰逊博士(Johnson)说：“不，先生。如果苏格拉底和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同出现在任何一个连队中，并且苏格拉底说：‘跟我来，听哲学讲座’；而查理手按宝剑说：‘跟我来，推翻沙皇’；那么一个人就会耻于跟随苏格拉底。先生，这种印象是普遍的；然而它是奇怪的。”

在构造有说服力的论证的技巧，即逻辑这门艺术的背后，是理论科学，即阐述说明从恰当的原则出发所证明的结论，所谓恰当的原则是指进行正确和谐的思维所需要的条件、工具和推论。二者必须都融于更为宽泛的辩证法计划之中，而且这种技艺和理论应该珠联璧合，尽管人们发现它们有时候是分开的。法国农民可能是不精通规则的实践的逻辑学家；有学问的人可能通晓理论而忽略证明。这种艺术来自实践，这种科学来自对论证模式的检验，而且这里需要正确性，而不是真。

这二者之间有一种区别，就像舞台道具食物和现实的事物之间的区别一样。你可以从一个错误的观点正确地推论一个错误的结论，你可以从一个错误的意见出发最后达到一个错误的意见，然而逻辑上却不错。作为逻辑运算，证明可以是毫无错误的，比如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推论出个人的责任心是一种幻想时，或者一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宣布要消灭有组织的宗教时，就是如此。

在《神学大全》中，几乎每篇文章都是以对作者所要建立的观点的反对意见开始的；而且一般来说，逻辑的利刃既不卷，也不钝。让我们以一种任意反对上帝的简单性的意见为例：最好的必须归于上帝，但是丰富的多样性比简单性更高

尚,复合体高于其因素,所以,我们不应该说上帝是十分简单的。<sup>①</sup>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简单性这个词的意义。或者让我们以下面这个论证为例:我听说缺乏幽默的人不能欣赏《笨拙周刊》——此外我还相信任何苏格兰人没有幽默感,于是我正确地推论任何苏格兰人都不欣赏《笨拙周刊》。<sup>②</sup>在这个论证中,所有陈述如果不是假的也都是令人怀疑的,然而这个论证却没有逻辑错误。

如果我们能够进行强有力的论证,而结论却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就暴露出在探索真的过程中逻辑的不恰当性。与其他科学不同,逻辑不为思想提供原料,尽管它准备原料。逻辑起的作用与正确和错误的学说,与清醒和疯狂毫无关系。有精神病的人有时候毫无偏差地推论出最稀奇古怪的结论,在他们的思想过程中有头脑正常的人所缺乏的执着的思考;他们对事实的感觉是有问题的,而不是他们的逻辑有问题。在病态不严重的水平上,用不着什么历史知识,只要熟悉普通家庭的生活或考虑言语表达,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空谈家。要成为明确的,而不是被告之的;要从最不完善建立的前提得出最大可能的结论;要成为绝对聪明的;要公正地指定一种简单化的结构;要设计未被经验检验的论证和计划出适用于已经采纳的结论的原则;这些就是凭其自身操作而无从借助其他任何东西的逻辑的要求。

圣·桑(Saint Saens)对于声音进行的精美构造和绝妙而完

---

① 《神学大全》,1a:III:7,obj.2.

② 这里与后面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将利用圣·托玛斯称之为示范论证的东西,引用它们来说明一种模式,而不是来解释一个论题。Opusc. XLIII,《论谬误》第1章。

美的加工,并不足以激发和延长我们的兴趣;逻辑本身也不使我们有现实感,甚至不使我们有兴趣去进行发现。与活生生的文学相比,逻辑并不给人以特殊的启示,它就像关于书的电影的书(the book of the film of the book)。有一些基督教思想家把他们关于上帝存在和上帝保佑这种信念建立在神秘的理由而不是理性的理由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们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经验工具是有效的,不是由于它表现出理智证据;他们有时候谈到古典的天主教神学,就好像这是一个旨在通过纯逻辑达到神圣的真的黑格尔主义体系一样,而实际上,逻辑对于《神学大全》的重要性,大约和共济会的囚笼对于一个当代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筑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目的的重要性差不多。

一位首相曾警告下议院提防不必要的改革,“尤其是当以逻辑作指导时”;他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一条真理,即逻辑本身是很好的,但是却有这样的阶段:一个人不是一个逻辑学家,而是一个狂想家,这时他会不考虑实际条件而规划方案,并且强求从不能实现这些方案的条件出发来实施这些方案。逻辑的能量是有限制的;它不过是理性论说的铸模,本身是空的,需要由其他科学来填充。一个人可能会接受逻辑训练,结果发现自己陷入《沃尔登》中那个访问者的窘境,他十分认真,被介绍给一个著名的聋女巫,但是当他被引见并且助听器的一端放到他的手里时,他无话可说。握住这个工具,但是没有把握其他什么东西,将会传达非现实的东西,但是并非总传达出弗莱明(Marjorie Fleming)写给她的拳师的诗句的巧妙:

抓不住罗马人的韵律,  
我不得不称他为女人。

堕落的经院哲学家可能曾经试图把经验材料曲解成他们的范畴,但是如果指责他们强词夺理进行诡辩,那么我们的意思若是说他们的诡辩是以逻辑来进行而不是通过践踏了逻辑来进行的,则更准确一些。因为他们的逻辑并不企图考虑存在物,而是企图考虑我们抽象意识中的思想模式和联系。正像有人不太友善地说过的那样,逻辑是内在地一次又一次快速旋转而不晕眩的能力。经院哲学家中总是有一种稳定的人道主义传统,它可以追溯到沙尔特(Chartres)学派,而且由于意识到逻辑的人工性质,许多经院哲学家脱离了拘泥于文字的诡辩并且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说的,批判那些热衷于毫无用处的短语的人(nuglioqui ventilatores)。

然而,逻辑帮助我们正确地接近科学研究的实际对象;它为所有推论的知识提供方法,因而它是科学学科的首要部分。<sup>①</sup>

12 它将告诫我们不要把胡言乱语误当成解释,不要把特殊情况误当成一般规则,不要把直觉误当成证明。很少有兴趣是更需要经验和办法来补充的,比如像引起韦林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对维克多利雅女皇的答复;在大型展览的玻璃大厅中,由于受到讨厌的麻雀的干扰,她请求采取一种补救办法,得到的回答是:“雀鹰,夫人,雀鹰。”逻辑不能提供良好的感觉和良好的感情,从最广泛的观点看,没有辩证法的运用,逻辑也不能起作用;然而,如果现实的思想要得到控制和交际,逻辑就是必不可少的;以上关于它那不充分的性质的说明在不太重要的一定程度上适合于所有科学,而这些科学只包括现实的一部分。生活的权利要求我们冒险并且有时候跳出证明了的证据;日常事物

<sup>①</sup> 《三位一体》第五章,1, ad 3.

的管理不能带有科学的保留；在许多问题上，理论的确实性是无法追求的，概率就足以让我们作出决定。<sup>①</sup>有时候必须要冒险，而且正像霍勒斯(Horace)和圣·托玛斯以他们不同的方式都注意到的那样，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充分的致善动机是这样的，它是愚蠢的，但它是有趣的。<sup>②</sup>

## 2 有限的目的

13

思维活动要经过构想出一个思想，作出一个判断，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成功的阶段。上帝——是我们的庇护——所以我们将不害怕。这里你看到了三部分，理解、判断和推理，或者用经院哲学家的语言说，*simplex apprehensio*、*judicium* 和 *ratiocinium*，这三部分实际上是我们的思维可以被拆卸而成的逻辑框架，无论风格是华丽的，还是像奥斯汀(Jane Austen)的开场白那样经济的：“大约 30 年以前，亨廷登的玛丽亚·沃德(Maria Ward)小姐仅带着 7000 英镑，在北安普敦郡的曼斯菲尔德公园，十分幸运地迷住了托玛斯·伯伦特(Thomas Bertram)爵士，并由此晋身于男爵夫人的地位，享有漂亮的住房和丰盈的收入所带来的一切舒适和安逸。”传统逻辑的论文通常都是根据这三层划分安排的。它们首先考虑词项，然后考虑命题的意义，最后考虑论证的检验。

① 《神学大全》2a - 2ae: LXX: 2.

② 同上, 2a - 2ae: CLXVIII: 4. 如果正确的逻辑不保证真, 那么不正确的逻辑也不必然招致假。即使所有陈述就其本身来说可能是充分真的, 也有关于真的错误论证。但是这些陈述一起构成一个无效的证明。论证常常具有这样的形式: a 是 b 并且 c 是 b, 所以, c 是 a。例如, 满怀希望的思维是一种安慰, 宗教是一种安慰, 所以宗教是满怀希望的思维。

正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逻辑不考虑所谓心灵和言语形式与现实的一致,因为这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的责任,逻辑也不考虑作为对环境反应的观念和语词,因为这是心理学的问题,逻辑只考虑它们的样式和排列。尽管逻辑会有助于说明情况要点,它的基本作用却是整理任何出现的东西,而不区别真的和假的,有用的和没有用的,漂亮的和难看的。逻辑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如同所有专门化的能力一样,它进行抽象;<sup>①</sup>确实,逻辑的抽象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为极端。

抽象和分心可能使人想到相同的胡思乱想的情绪,其实不然。因为一种是集中和稳定,另一种是分散和恍惚。抽象如同提取;你吸收想要的东西。留下其余的东西。看到一个方面而不参照其他方面和伴随物;对象被看作是一个平面形式,而不是圆形。<sup>②</sup>例如在一个展览上,一个鉴赏家逐一记下一条狗的得分,然后再整个评价它。应该注意,这样一种抽象仅标明一个暂时的时期。因为除非在尊重事物的多方面的条件下进行检验,<sup>③</sup>并且受到要完整全部地掌握这些方面的愿

① 《神学大全》1a:XL:3.LXXXV:1.

② 我们始终说**形式抽象**,即一种形式在一个复杂主体的固定,比如我们考虑一朵玫瑰的样式而不注意它的气味或形状;我们不说被称为整体抽象的东西,即一个可能包括许多东西的简单观念的确立,比如我们试图考虑人类的本质意义而不考虑个体;某种从纯个体性进行的这样的抽象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参见《三位一体》第五章,2,3。Opusc. X,《因果论》,lect. 10.

③ 圣·托玛斯认识到,分离对于抽象是一个过强的词,抽象虽然理解一种特征而不理解另一种特征,但是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些特征实际上在相同的现实中复合存在;因而当我们考虑石头和动物时,我们不说从石头抽象动物。注释,《论灵魂》第三卷,lect. 12,《三位一体》第五章,3.

望的激励,否则这个过程就可能产生一种被削弱的对象。<sup>①</sup>只要达到相当不现实的东西,比如没有线的曲线或没有情感的贞洁,就可以进行抽象活动。抽象物可以积累在抽象物上,并且绝不产生具体的东西。<sup>②</sup>把一种孤立的形式误认为现实的东西是一种错误的替代,<sup>③</sup>把抽象形式当成实体形式也是错误的替代。<sup>④</sup>

这里我们触及到中世纪辩证法中以及人类经验中隐含的始终存在的对立,即类型和事物之间,思考分离的实体和接受现存的上帝之间,理性的动物和历史的人之间,以及形式逻辑和活生生的对话之间的对立。然而在一种悖谬的情况,最伟大的成就似乎要求一定的狂热和狭隘。这里可能会使人想起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的话,枯燥的灵魂是最聪明最好的,尽管他谈论的是另一个领域。人类的心灵就目前来说只能是形式的;<sup>⑤</sup> 在所有我们的认识中,即使在最清新最无约束的认识中,也有一种抽象的特征;在对任何主体的理性考察中,必须在前景与背景之间,在重要的、特殊的和应该指出的东西 15 与次要的、一般的和应该承认的东西之间作出选择。在所有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古老的经院主义的形式和质料二元论。如果不是有了这种区别,所有认识活动都会处于未经表达的经验之中并且无法清楚地表达出来。

① 圣·托玛斯说,混合的东西比不是合成的东西更有魅力,如同合声比单一的低音或高音更有魅力一样。《论灵魂》第三卷,注释,lect.2.

② 《神学大全》1a-2ae:LIX:5.

③ 同上,1a:LXXXV:1,ad 1.

④ 《三位一体》第五章,3.

⑤ 《论真理》第十章,争论。

一门科学或艺术由于其专门抽象的独特性而与另一门科学或艺术相区别。<sup>①</sup>几何学教师在黑板上画出三角形和圆形,丝毫不注意粉笔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因为他讲的科学与颜色无关。工程师不考虑他正在设计的大桥顶上的景色美不美,因为他的艺术是不管景色的。必须承认,特殊科学的界线是它们的有效性和独立性的条件,在这些界线以内,它们有自己专门的自由王国,而在这些界线以外,它们受到干扰。它们在什么程度上附属于一门一般科学,如果存在这样一门科学,<sup>②</sup>是另一个问题,而且辩证法的目的之一将是说明它们是如何被揭示的并且如何可能通过传达了类似性而被说明。然而如果没有起码的限制,我们达到我们周围环境的实质的理性途径就会像乱放枪那样是盲目的和浪费的。每一个讨论若不是从一个定义开始,就会成为混乱的:以国籍(nationality)这个题目为例。我们必须判定我们把它是看作一个法律概念,还是看作一个历史概念,还是看作一个心理概念,还是看作一个生物学概念,还是看作其他一个什么概念。

所有理性科学都作出这种形式强调。而且有时候,一种东西,比如紧扣要点、高度警惕的习惯,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同样

① 《三位一体》第五章,1.《后分析篇》第一卷,注释,lect.41.

② 圣·托玛斯最初区分科学的时候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式的三种抽象程度。在第一种程度,心灵从个体化的条件进行抽象并且把物质的东西一般看作变化的主体,ens mobile;这是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层次。在第二种程度,对于纯粹作为量化的对象(ens quantum)作出进一步的抽象,比如从“扁鼻子的”这种物理抽象,你可以进而考虑“弯曲”。在这以外是第三种程度,这里开始了形而上学;现实摆脱了所有物质特征,仅仅被看作存在,speculat ens in quantum ens。这种划分并不排除自由交际,也不排除交叉学科的存在,比如数理物理学或符号逻辑或形而上学论理学。参见注释,《物理学》第一卷,lect.1.第二章:lect.3.《形而上学》第六卷,lect.1.《三位一体》第五章,1.第六章:2.《神学大全》1a:XLIV:2.



是必要的,并且标志着年迈的毛奇(Moltke)发动的通往萨多瓦的战役和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1914年秋发动的进攻之间的区别。圣·托玛斯说,<sup>①</sup> 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如此变化多端,以致我们不能把握任何东西;认识摇摆不定,这应该责怪我们自己,而不应该责怪现实。我们倾向于变换主题或改变立场,也许在进行理论讨论的时候比在实际决定中更是这样。选择一个牙科医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伴侣,而是因为他能够治牙或有效而无痛苦地拔牙。当阿维拉的圣特里萨(St Teresa of Avila)嘱咐手下的修女不要向虔诚的无知发展,而要向不以神圣引人注目的成熟的神学家发展时,她应用了相同的规则。自然能力有一种先天的动力,视觉直接看到颜色,听觉直接听见声音;后天获得的习惯必须得到类似的集中训练,否则就会有各种各样活动的浪费:如果对相关特征缺乏训练有素的鉴赏能力,即没有能力使头脑清醒并有条不紊地处理身边的东西,我们就会转来转去,如同圣·保罗说的那样,反复地击打空气。

一门科学或任何活动的特殊目标被经院哲学家称为是这门科学或这种活动的形式对象(objectum formale)<sup>②</sup>这是眼前考虑的东西,而其他所有东西暂时都必须忘记。温暖和多彩在极光中消失,而各种科学在抽象的寒冷空气中确立下来:<sup>③</sup>传统的数学家把所有东西都凝结成数,逻辑学家把所有东西都凝结成内在的一致性和思想的相关性;他们都热心于疏远生活的实际和幽默,然而如果他们是聪明和高尚的,那么他们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二卷,lect.1.

② 《神学大全》1a:1:1, ad 2. 1a-2ae: LX:5. 2a-2ae: I:1. IX:2, ad 3.

③ 同上, 1a: LXXVII:3. 1a-2ae: XVIII:2.

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否定自身的强大武器造成一种暂时的禁欲主义的状态,他们就像受到誓言约束的人一样,杜绝渴望,摆脱扰人的经验。但是,倾向于节省又不要节省,甚至是必要的支出,心灵进行自我否定并且简化了复杂的现实,只不过可能会又产生一个完整的现实;海洋上沉闷的平静之后是波浪滔天。数学导致对自然界现实样式的发现,逻辑导致对话的辩证法。所有特殊的活动都是从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东西进行选择开始的,它们进行分析和挑选,然后经过相互联系,再把似乎开始由之出发进行分析的那个东西重新建立起来;曾经是混乱的东西,曾经是不足道的、也许是偶然的東西,这时却变成一种意义和一种预兆。

Poeta nascitur, non fit(诗人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塑造出来的),是一个常常被滥用的结束语;审美的哲学和神秘的神学同样证明获得这门学科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运气好或非同一般的喜爱以外,没有宠坏的宠物,而只有做苦工和克制自己的吸引。<sup>①</sup>完美的生活要求精神的孤独和贫困,理性的生活同样是这样:难道它们充其量确实就是不同的吗?然而,分离不过是一种方法;动力是进行复合,不再是悄悄的和暂时的,而是公开和持久的。科学确定范围,但是由于它们的抽象对象确实有可能是不完全的,因而它们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方法;尽管心灵把幸福放在第一位,<sup>②</sup>它的终极喜悦却不在思辨科学的思想之中。<sup>③</sup>圣·托玛斯在去世前不久说,他的神学著

① 注释,《伦理学》第七卷,lect. 1.《反对属》第三卷,92.

② 《神学大全》1a:2ae:III:4. 注释,《伦理学》第十卷,lect. 11.

③ 同上,1a-2ae:III:6.

作像谷糠一样(dicut palea);逻辑甚至更无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最终陷入不缺少任何东西的想象之中,二者就都是必要的。<sup>①</sup>正像神学进入礼拜仪式,数学进入音乐一样,逻辑应该进入辩证法。中世纪大学中的学习课程可以叫做:三艺(trivium),即语法、逻辑和修辞;它们是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这四艺(quadrivium)的准备课程。

实际上,有时候很难保持科学的分离;医学心理学家习惯于脱离道德的考虑,精神指导者也习惯于把罪恶与精神病分开;而在理论上,也有相似的困难;有机化学逐渐进入生理学,生理学逐渐进入心理学,心理学逐渐进入伦理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被一般的哲学所包括。此外,非专业的方法和辩证法的自由应用是有优越性的;游击战就不受破坏交通运输线这条支配正规军运动的规律的制约。然而,没有专门化,就不能科学地研究世界,这条原理依然保持不变,而且它意味着有条有理地排除与形式对象不相关的东西。

18

这些就是实际必要性和学术精致性的要求。由于忘记了这两点,海军设计师在本世纪初建造了巨大的重型巡洋舰,而这只不过证明是毫无用处和十分不幸的。用布拉西(Brassey)的话说,<sup>②</sup>“因为如果一艘巡洋舰应该建造得如此强大,以致能够取代战列舰的行动,那么彻底地把它建造成一艘战列舰就会是更有意义的;而如果它的真正功能是起一艘侦察舰的作用,那么似乎就没有必要用它来与主力舰抗衡。这里正在悄悄地

① 《神学大全》,1a:XII:1,2. 1a-2ae:III:8.

纳尔逊知道,当他在哥本哈根对美妙的信号视而不见时,他在做什么。一个特殊的科学家一定有一种类似的 docta ignorantia(聪明的无知)。

② 《海军年鉴》1939年。

出现对象的混淆。”那是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的时代。但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当英国海军飞机的设计上出现了混淆对象的问题时,德国人在设计小型战舰的过程中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的这些小型战舰装满了用于侦察、战斗、轰炸和发射鱼雷进攻的设施,结果哪一种用途效率也不高。一种专门化的工具必须限于一项工作。确实,一般的智力有造成多面手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是由过分负载而产生的,而是由一种坚强和灵活的中心控制产生的。这种控制就是调整和适应的能力,看出使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相似性的能力,解决现实迷踪的能力,和把逻辑融入辩证法的能力。

19 很有可能我们亲眼看到一种对专门化的反对意见,当我们考虑专家们开车上路不顾别人而会有多么危险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反对意见引起物理学家深入细致地阐述宗教并且吸引牧师有条不紊地论述物理学时,它就走得太远了。一个人若既是物理学家又是神学家,那么只要他尊重这两门独立的科学的完整性,而且,一方面试图使它们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又反对使它们合并的企图,他就是令人羡慕的。他将拒绝以专属于物理学的术语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且同样拒绝以宗教信仰来曲解经验研究。

后面在探讨类比(这是辩证法的血流)的时候,我们将指出如何可以在平静但令人激动的幻觉中一起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sup>①</sup>因为有一个形成对比的社会,<sup>②</sup>一种要被融为统一体的多样性,一种要成为静止的运动。然而为了结合就必须区

① 《神学大全》1a:1:3, ad 2.

② 同上, 1a: XIII:4.

别；部分必须被分别看作是被占有的整体。然而，专门化可以被理解得太广。一位年长的西班牙物理学家说：“如果你只知道医学，那么你就不知道它。”科学的混乱状态是有一定借口的；它们都是同一种人类本性的作用，在其要素上是分散和混合的，在其能量上是不规整的和雄心勃勃的，不是讲究的，而是更容易不拘一格。<sup>①</sup>有机体是单个的又是复合的，情绪感染了意志情感，<sup>②</sup>感觉进入理解，心灵里就会摆弄许许多多不同的提示。正常状态的人发现很难追寻一条探究途径而不观看风景或探察其他道路。某种程度的动摇是一种精神健康的条件。生活使我们超出我们最初的前提。以神秘主义开始的东西以政治学告终，想象和判定的阶段发展成为与习惯相适合，哲学进入文学的领域，生物学进入宗教，心理学进入伦理学，数学趋尊探讨债券。

宗教学说并不吞并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和数学也不吞并自然科学。<sup>③</sup>特殊的科学一定有更充分的理由局限在它们的范围之内，专门的技术甚至一定更有理由不能进入不是它们的领域。在许多情况，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发现擅自进入科学领域的现象；但是有时候，由于名人的声望，这种现象可能会被掩盖起来。一直有人令人无法容忍地企图一知半解地解释整个生活。一些宗派要求有天主教之名，但是，不仅教堂的工作人员，而且试验室的工作人员，一直都是头脑狭隘的；而且如果人们指责宗教徒只认为那些可以被引上带有信仰复兴

20

① 《神学大全》，1a-2ae:LXXII:1,3. LXXV:3.

② 同上，1a-2ae:X:3.

③ 《三位一体》第五章，1, ad 6.

色彩的拯救道路,即一条两边是跌入地狱的陡坡的十分狭窄的道路,人或物才是有价值的,那么科学学派,尤其是心理学学派,就有志趣相投的追随者,他们同样要求皈依和专有的正义。但是,一种束缚人的政治理论和使所有人类兴趣都必须屈从的无情的管理实践,则是由现代集权主义产生的。伽利略并不是受到宗教法庭审判的最后一位科学家;实行计划的国家威胁要以驯服的舒适和效率的名义支配大脑的所有公共活动,并且还要约束它内在的信念。纳粹的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史比崇拜《圣经》更加威胁了科学的发展和自由,尽管这三者都是不能接受的。一家苏联医学院宣称:“我们代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外科学的纯洁性。”这种说法不仅是恐吓,而且是荒谬的。天主教医学这个概念也有同样的混乱。母爱仅仅是猛,这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混淆科学的时代的另一个例子;而早些时候,当霍乱被无可奈何地看作是上帝的惩罚并被认可时,人们就以虔诚代替卫生学。

然而,所有活动都是在相同的原材料上进行的,而且所有科学都是或多或少直接从我们通过感觉所经验的世界开始的。这是以不同方式进行加工和思考的共同的材料,被经院哲学家称为质料对象(*objectum materiale*)。<sup>①</sup>尽管科学制造出自己奥秘的术语,用运河上船夫的话说则是“费力的词”,比如等温线、酶、中子、对被指控的罪名拒不答辩、基督人格、三段论,如此等等,但是所有科学都有这种低级的起源,这是不能抵赖的,否则就可能会毫无建树。整个科学研究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像气象学和神秘的神学那样极为不同的科学就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1:3.

在相同的世界中起作用；从伦敦黏土到《论崇高》的朗吉努斯(Longinus)有一种连续性。每门科学都有一个专门的形式对象，然而如果可能的话，各门科学都应该与同样一般的哲学对称地建立起来。专门的课题是存在的，但是与存在相似，至少一种普遍科学、一种标志着大学和技术院校区别的综合教育的希望也是存在的。

比喻和例子的突然改变会不失时机地促动读者，甚至也可能会有助于向读者说明一种潜在的普通哲学。当圣·托玛斯把自己的自然哲学基于感觉对象的研究时，当他应用一种适宜的辩证法(即一种不仅仅是一环套一环地展示形式意义的辩证法)使这些对象的运动和多样性相匹配时，他是一个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然而他要求一种不带情感的、几乎机械的、看上去麻木得冷漠的风格。他既不夸张也不暗示；但是他的思想不像他的术语那样僵化，它们很容易受到许多影响并且轻而易举十分得体地从最高的论题达到最低的论题。情感由于理智而变得平静。他心平气和地阐明自然规律，上帝的形象，以及从最谦卑的动物活动到神圣的完美过程；<sup>①</sup>在这些陈腐的问题中运行着一种可以得到上帝启示的哲学。

像政治家一样，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有一项伟大的任务，这就是规划科学的界线，并且一方面要保持各门科学的专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打破它们的障碍，使它们自由而开放地交流。科学上闭关自守是行不通的；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应该相互适应和借鉴；甚至神学，由于它可能会暂时作

---

① 《神学大全》，1a:1:9, ad 3. XIII:5. XCIII:2. 1a - 2ae: XCIV:2. 2a - 2ae: LVII:3.

22 为一种人们印象深刻的人为的法律的系统,因而也可能僵化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密码,除非它从人类生物学得到滋养,凭借文学而增光,并且由于一种历史感而变得调和起来。<sup>①</sup>圣·托玛斯说,爱智慧的人是爱神话的人;他还说,个别的实体比普遍的东西更真。营养缺乏症是由饮食不平衡产生的,精神疾病是由受到禁锢而产生的;因而任何值得大加赞扬的科学不过是因为它具有本来的特征。所以,形式对象必须建立在质料对象的基础上。我们过于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无论逻辑多么严肃,辩证法的作用就是探讨在不同的认识层次上的类似的东西。无论还可能怎么样,《神学大全》肯定不是一个复杂的从纯理想的原理出发的演绎系统。

理解力是处处看到联系的一般能力。斯宾诺莎(Spinoza)磨制出精致的镜片,鲍罗丁(Borodin)的医术十分出名,因此,一个人完全可以涉足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艺术和科学。托玛斯主义哲学给人的一个劝告就是:没有东西陌生得我们无法对它发生兴趣;所有科学都有一席之地;它提供了一个处于某种法律之下的没有摩擦的体制,这种法律是文雅的而不是专横的,是一个社会中的而不是一个公社中的。<sup>②</sup>正像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这种慷慨来自于类似感。使科学得到区分的形

① 《神学大全》,1a:1:3, ad 2.

② 《神学大全》1a:LXXXI:3, ad 2. 1a-2ae:LVI:4, ad 3.

注意,有些科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相互联系得更为密切,而不是由于它们帮助管理和研究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共同的物质对象。它们的特殊兴趣可能是特别密切的。农业基于地质学。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以人体为对象,而且,如果心理学家和道德学家聪明的话,也采纳相同的对象;但是他们各自研究人体的不同方面,把它看作一种肌、腱、骨的结构;看作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有机体;看作一种意识和愿望的体现;看作一种造物的本质部分,这种造物为了实现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而采取赋有责任心的手段。



式对象是不同的抽象活动,但是它们都是或者被认为是从同一种质料对象得到的。视觉感受黄褐色,味觉享受滋味,当牙齿第一次咬下去时,通过听觉和触觉,就感到抖动;所有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是只有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苹果。<sup>①</sup>因此形式逻辑分析本身必须被置于一种更广泛的辩证法中;一定不能忘记在那吸引人们并且被人们看到的重要的形式之间的事件的流动;特别是历史科学不应该限制在最重要的事件和事件高潮上,而必须研究日常记录,向人们说明我们的前人在那些伟大的事件之间的日月里是如何生活和感受的。

在提出这种不要过分简单化的警告之后,我们仍然必须说,各门科学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的事情。它从一种专门的观点出发,旨在一种有限的目的。它不应该驱赶其他科学。注意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它以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解释所有人类事件,它可能走得很远,以致取消政治的、宪法的、社会的、甚至基督教会的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就变得不现实了,成为一种经济规律的附带说明,因而对于克娄巴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除了作为一种饮食和气候的结果外,不感兴趣,并且对形成事件过程的所有人类幻想,比如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尚博尔伯爵(Comte de Chambord)拒绝为了三色旗而放弃百合花徽,不感兴趣。

### 3 正确的和真的

圣·托玛斯说,有两个问题不能轻而易举地同时处理,存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LXXXV:2, ad 2.

在着两头落空的危险,因而他不赞成一起研究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他建议应该首先把逻辑看作是产生一般过程的。<sup>①</sup>然而,逻辑与现实科学的分离不过是所采用的一个暂时的、方法的阶段,它就像一种封闭的生活,采纳它是为了社会的缘故。逻辑比其他科学,当然也比辩证法离事件的粗略和混乱更远,所以也就更可能是枯燥而乏味的。检验思想将根据思想的思维构造,而不是根据证据规律;检验思想同样不考虑它们是清醒的还是冲动的,它们的意思好还是不好。看待问题就像艾恩·杜克(Iron Duke)检阅部队一样冷若冰霜,看不出他认为他们是一群渣滓还是欧洲最可靠的战士。热诚和生动一定来自其他地方,来自哲学以及辩证法和艺术的运用。

以你的认识了解挫败逻辑,  
在你的普通交谈中使用修辞;  
音乐和诗歌常常令你欢心鼓舞。

甚至疯子最奇怪的思想过程也可能没有逻辑错误。斯坦厄普(Stanhope)叙述了韦林顿在对付布吕歇尔(Bluecher)的狂想时是如何不知所措的:“当我去向他告辞时,他主动告诉我他怀孕了。你认为他怀孕什么了?——一只大象!你认为他说是谁造成这一点的?——一个法国士兵。这就是人类心灵。这位公爵补充说。他说,看到他的一边,我感到那里有一只大象(Je sens un elephant la)!而且你能对他说什么呢?”

---

<sup>①</sup> 注释,《形而上学》第二卷,lect. 5. Opusc.《论因果》第十卷,lect. 1. 注释,《伦理学》第六卷,lect. 7.

我只会说,请相信我,你搞错了(Je vous assure que vous vous meprenez),而且他会好起来的。”逻辑的任务不是判定最后这些命题是不是真的,而是判定它们是不是结论。逻辑也不能判定幻想在什么时候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尽管它可能检验出纯形式错误,正像在关于彼得·辛普勒(Peter Simple)在波茨当·费尔所看到的斑鬣狗的描述中那样,“它就像一个绝望的人一样嚎叫,并且死死盯住来帮助它的人,饲养员看到,这是一种人类本性堕落的可悲的情况。”逻辑也不能欣赏它的表达性;我们是缓慢的护航队中的一种快船,一个司炉仅仅悲观地看到他认为我们的燃料一定超过我们。

25

然而,尽管这样考虑思想的构造方式,逻辑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没有理智责任感的优雅的小手段。逻辑的概念得自现实的经验,而逻辑的目的是要成为科学地认识现实事物的工具。正确性是形式,而真则是意图。所有科学系统都必须遵守逻辑所研究的联系。一旦掌握了真的事实或原理,任何从它们逻辑地得出的结论都一定是真的;如果得到一个假的结论,那么主要责任在于逻辑错误;换言之,有了可靠建立起来的出发点,正确思维的规则就会保证有益的发展。

当根据一定的思维规律探讨一个初始真命题时,可以扩展这个真命题,当然,这一点假定了人类理性与现实构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一点仅仅由于产生一种批判的认识论就可以得到证明,或者更恰当地说,可以得到辩护。根据这种说明,逻辑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而必须从其他地方借用其根本假定的力量,因而必然要相信我们能够认识现实的真,不仅仅是凭直觉的闪现,而且也要靠耐心的探索和把平凡的经验材料编织起来。逻辑不是探讨我们最初的信念,而是探

讨我们的推理,它对于结论比对于前提更重要;它是一种结构框架,而不是一种依赖的基础;就像英国的社会主义一样,它是一种纲领,而不是一种学说。

26 当一个论证从真原理出发达到一个假结论时,这个过程本身一定是有毛病的。上帝是万物之源——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不是任何事物之源。这里有地方出错了;前两个陈述是充分真的,此外,它们是联系的;然而这个发展过程是错误的,而且得不出这个结论。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逻辑的构造规则和破坏规则。<sup>①</sup>前者通过真正的论证能够扩大我们的认识范围,无论这些论证表面上是像撑杆帆船那样平底笨拙,还是像赛艇那样轻巧;后者的作用常常是更显著的,它们能够推翻错误的论证。一般的读者可能缺乏关于一个主题的内行知识,但是他自己应该能够认识到逻辑的一致性或缺乏这种一致性。这是他自己防备专家的手段。

凯杰坦(Cardinal Cajetan)也许是最著名的圣·托玛斯评注家,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思想家。他对写给希伯来人的使徒书的来源半信半疑,因为他认为,有些地方的论证太松散,与一个使徒不相符合。但是,在需要容忍和想象的地方,逻辑又可能过于苛求。人们可能会说出与自己身份不相符合的话,他们有时候用他们的头脑思考,有时候又用其他部分思考,但是并不因此而陷入反对理性的罪恶。凯恩斯(Keynes)勋爵说:“语词应该是有点儿野蛮的,因为它们是思想对未加思考的东西的攻击。”正是在这里,逻辑成为辩证法,从而很容易与含有比喻和表达情感的陈述在一起,很难与号

<sup>①</sup> 《论辩篇》第五卷,第2章。

称科学证明的东西分开。甚至在这里,也必须准备追踪专属于哲学思维过程的曲折复杂的相似的东西,它们并不局限于线、固定的点、中断的边和一种数学方法的不变的数量。需要的是方法的牢靠而不僵化;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 然而比精钢圈还富有弹性,比肌肉更加柔韧,很容易调整自己对意义的理解,哪怕是在像下面这样的短语中:“法国总参谋部总是准备上一场战争,而不是下一场战争。”

然而在纯逻辑中,首先的和最终的区别是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一个正确的论证可能是真的,或假的,或无意义的;一个不正确的论证同样可能是这三种情况。<sup>①</sup> 根据具体情况接受或拒绝所有这三种正确的论证,不是由逻辑决定

27

① 每个论证都与这六种根本的类型之一相符。一个有效的或正确的论证可能是可靠建立的,比如:无形体活动的源泉是不能干枯的,但是人类灵魂是一种无形体活动的源泉,所以,它能够免于医疗死亡。前两个陈述是根据圣·托玛斯的哲学心理学可靠建立的(参见《神学大全》1a:LXXV:6. 争论,《论灵魂》2, 14. 《反对种族》第二章, 79)。下面的论证具有同样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然而它不是建立在其两个前提中:一个封闭的系统不需要上帝;而人类团体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它不需要上帝(参见《神学大全》1a:XCIII. 2a-2ae:II:3.)。第三,有一类论证推论“因为这铿锵声是你看到的一根圆柱”,一种滑稽大师的高难技艺所体现的不可思议的一致性。

不可靠的或不正确的论证同样有三种类型。它们可能是由本身是充分真的命题构成的:英国军队终于应付过去了;拉格伦男爵的军队终于应付过去了;所以,他的军队是英国军队。当我们赞同一个论证的主要意义时,这种谬误常常悄悄地出现;当我们不同意或当我们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待超现实主义时,我们更容易抨击:在埃顿运动场上滑铁卢队被击败;南方铁路公司将承运赛犬;所以,毛里坦尼亚号的船长读希腊文。

在经院学者的争论中,最致命的反驳方式之一是接受反对者的前提并说明它们与声称要证明的结论没有关系。《神学大全》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含有反作者观点的意见;它们并非总是严厉的攻击,但是它们大多是有效的论证,而且被看作是有效的论证。

的,因为逻辑以它们是同等的而满足,而是由其他判断习惯决定的。因此在一场辩论中获取逻辑得分的一边不一定是正义的;事实有时候是不大可能的,并且不总是包含在已经过去的事情之中。纯逻辑不是证据的标准;但是它确实保证一个结论有其前提的力量;并且仅此而已。正确性和真之间的区别必须予以说明清楚,但是过分鲜明的分离实际上又可能使逻辑丧失信誉。详细阐述的思维规则有一个目的,而且这就是为心灵的专一和完满的结果服务。沉迷于这些规则,以致排除现实的辩证法,就会像埃斯科里亚尔博物馆里的菲力普二世的影子与影相映成趣一样。

28 尽管纯逻辑形式的理论完全可能会使我们停留在内在一致性上,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允许自己赞同它的目的,这就是形成关于现实的判断。相应地,圣·托玛斯把它看作是一种科学方法,而不是一门科学本身,<sup>①</sup>把它看作一种工具,这种工具用于存在物,因而适合于起这样的作用,它不仅带有理想的本体论必然性,而且还带有对运动的和可感觉的经验事实的第一解释。它已经以物理学开始,而物理学不可能完全化为自明的命题。甚至一种声称与事实相联系的形而上学也不能没有具有外在和可能要素的辩证法。纯粹理性的逻辑应用如同在下面的论证中一样当然是无法解决血肉问题的:应该先爱父母再爱妻子,因为我们应该爱邻居胜过爱我们的肉体。<sup>②</sup>

我们不信任在确定边界的过程中会使人们最终强迫接纳民族原则的狂热,而且我们可能会怀疑下面这样的简单解决

① 《三位一体》第五章,1, ad. 2.

② 《神学大全》2a - 2ae: XXVI: 11, sed contra.

办法：英国人应该离开亚洲领土，仅仅因为他们是欧洲人；这里与其说表达了对无言的几百万人的幸福的尊重，不如说表达了这种抽象的极端性。如果我们愿意如此使用逻辑，那么我们就可以省去许多担心，而且丝毫不像在道德问题中那样，因为在道德问题中，由于充分理由而首先接受的一条规则，能够抑制健全的个人良心。但是我们将不能真实地探讨个体事物的世界。作为一种美德，谨慎是必要的，因为纯理论并不足以成为行为的指导。<sup>①</sup>心灵的抽象通过个别理性（*ratio particularis*）的活动与我们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sup>②</sup>根据大致相同的方式，纯逻辑延伸到辩证法中。<sup>③</sup>

人们可能会偶尔发现真理，而且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比一个虔诚的逻辑学家所愿意的要更加频繁。奥尔德肖特（Edwardian Aldersgot）的骑兵学说最终突破了兴登堡防线。但是我不应该忘记，思想可能比它们的表达更逻辑；一种评价在其来源上可能是真的，然而在表述上却可能走样；也许有一些真理只能通过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比较古怪的诗句才能表达。因此我们也应该考虑传统知识的影响；一些思想和行为模式是从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和谨慎继承下来的；在我们的文明史的背后，有一些种族的神话：一种来自过去的力量可能会在我们在自己负责的研究中继续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过这种力量越来越弱；我们消费一种不是我们挣来的资本，并且使用一些严格说来不是我们自己的结论。但是，由于

① 《神学大全》，2a - 2ae: XLVII: 3.

② 同上，1a: LXXVIII: 4. LXXIX: 4.

③ 注释，《形而上学》第四卷，lect. 4.

一个不可靠的论证而偶然得到一个真理,这是偶然的情况,是一种幸运的机遇,但是仍然仅仅是一种偶然发生的情况,如果说它属于科学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这不过就好像是说,乘一架有毛病的飞机起飞是专门的飞行方法的一部分。科学的逻辑不是直接对单个的事物感兴趣,更不对古怪的事物或附带的结合感兴趣,而是专门注意论证的恰当结果和必然的蕴涵;用经院哲学家的话说,它探讨本质的(per se)东西,而不探讨偶然的(per accidens)东西。

因此,严格的具有必然真的逻辑有优点,也有缺点,并且需要以辩证法来补充,如同正义必须以公平来补充一样。<sup>①</sup>我想起 18 世纪的海军战斗序列:宾(Byng)保持它,结果被枪毙了。马修斯(Matthews)打破了它,结果受到指责。严格的科学建立了措施和控制,使我们的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并且形成一种意义模式;但是内在的弱点总是存在的,因为仅仅坚持理性方面重要的东西必然大大忽略眼前的其他东西;事实世界比思想世界零乱得多,它变幻不定,难以约束,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常常使人惊叹不已。科学制造出一种万花筒,清晰的意义形式得以表现,对象得到各种各样的安排;我们的周围情况被投射到一张图表上,否则就会显得混乱和模糊。一定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参照系,而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形式逻辑提供的。但是,圣·托玛斯说,自然科学必须保持运动的敏感性,而且一门自然哲学,或者实在地说,任何以“历史的”现实性起作用的哲学,都不能以解释本质而继续存在,而必须进行混合的证明,即把必然命题与事实的观察结合起来,并且想方设法

<sup>①</sup> 《神学大全》2a - 2ae: CXX.



到处寻找任何正在考虑的课题。这里辩证法将起作用,以便说明一种事物模式是如何安排的,这种安排是一种设计,它在某种意义上不如纯演绎所显示出的内在联系那么规则。幽默和机智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里的区别;逻辑是简明的,但是辩证法可能是过分幽默的。逻辑将避开十足荒谬的段落;“你完全可能叫斯特拉特福德·斯托尼为斯特拉特福德,因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受跳蚤咬。”然而,废话也有自己的标准,而且在最出色的长篇怪诞滑稽小说中有一种稀奇古怪的逻辑;“不要为我担心,”戴着一个圆顶硬礼帽的脑袋对他从切尔西一直跟到维多利亚堤岸的这个为他担心的人说,“不要为我担心,你瞧,我骑着一辆自行车。” 30

#### 4 形式的和实质的

31

形式逻辑考虑思维的正确性,实质逻辑考虑思维的内容。形式的和实质的词项这两个词表达了词项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出现在两种主要的谬误分类中,其中有一些属于形式逻辑并且在于不遵守论证的思维条件,而另一些则是由于不完善地鉴别其主题而产生的并且属于实质逻辑。如果我从否定的原理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么我的形式逻辑就是有毛病的;但是如果我把一个否定因素曲解为一个肯定因素并相应进行论证,那么我的实质逻辑就是有毛病的,比如,我从世界上起作用的罪恶推论存在着一条关于罪恶的最高原则,它与一条关于善的最高原则争夺统治地位。<sup>①</sup>判定这种缺陷是形式的还

① 《神学大全》1a: XLIX: 3.

是实质的,有时候是很难的,这就好像是一个司机在汽油快没有的时候加速,以便更快到达一个加油站。有时候,形式的和实质的可能会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彻底的决定论者攻击他的对手时一样。<sup>①</sup>

32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实质逻辑包括所有关于现实的批判性科学。它提出比形式逻辑的问题更吸引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范围包括从我们感觉的可靠性到一般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它们开辟了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我们的思想范畴与非思想世界的关系问题。实质逻辑从这样的高度转到辩证法的使用和关于事实和比例的普通感觉,一如那种使老建筑师想到“埃及的一个漂亮的客厅会形成英国的一个漂亮的地下室”的感觉。

另一方面,形式逻辑考虑谓述方式,而不考虑存在的行为。<sup>②</sup>它不进行心灵的深入思考,而是轻快地进而检验词项、命题和论证;它是认真的,但不是被逼无奈的,如同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坐下来写小说一样。正像有的人只对音乐技巧感兴趣,因而以相同的精神接受弥赛亚(Messiah)和以利亚(Elijah)。清除哲学烦恼需要有一定的气质。我们在特里维廉(Trevelyan)的《麦考利的一生》中读到:“有一些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哲学家,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属于麦考利所最熟悉

①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被圣·托玛斯划分如下(注释,《解释篇》lect. 1,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1):——

I. 形式逻辑。《范畴篇》探讨简单的理解;《解释篇》(被圣·托玛斯注释的前十章)探讨判断;《前分析篇》探讨推理。

II. 实质逻辑。《后分析篇》(被圣·托玛斯注释)体现了一种专用于证明过程的 logica judicativa(判断逻辑);《论辩篇》体现了一种充分有理由的论证的 logica dialectica(论辩逻辑),《修辞学》和《诗学》也属于这种逻辑。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八卷,lect. 17.

的作家之列；但是他读他们的著作是由于钦佩他们论证的机智或文字的优美，从中可以得到享受，而不是出于对这些著作的主题产生共鸣。”但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补充说，麦考利也惊呼：“我们是多么奇怪的家伙！有些我绝不会想到在正餐打开的书在早餐时却使我高兴，而有些我绝不会想到在早餐打开的书在正餐时却使我高兴。”

甚至只有形式逻辑也不是不使人们放心的。有时候有这样的情绪：心灵怀疑它是在一个非现实的梦幻世界中，还是在一个丝丝入扣的数学牢笼系统中，还是在熟悉的常识事实的情景中；上午还是精神饱满，友好和善，下午就变得情绪低沉，充满敌意；然而对于严格和连续思维的规律却仍然能够做到头脑清醒。心灵也不是没有可交际的感觉，因为无论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关于理性交往的形式和过程总是可以有最低限度的一致。<sup>①</sup>

尽管对形式逻辑可以进行欧几里得式的讨论，但是它的运动与研究数量的数学运动却有重大区别，因为它们并不限于在量和数中进行的交往；它们达到同一，而不是仅仅达到相等。当进入实质逻辑时，当一种辩证法生活在哲学思维的变化中时，这些同一暗含在理性与理性的所有交际中，暗含在不太明显的类比之中。因此一定不能把逻辑仅仅看成是符号形式的明确阐述，而应该看成是自然符号的形成和存在物的感受(*passiones entis*)的思维模式。与数学一样，逻辑是清晰的，但是它更有生气。然而逻辑像苏打水，是为了一个公式而制造的；但是辩证法像香槟酒，并且不能分解成它的元素。它不

33

<sup>①</sup> Opusc.《论专制》I, 1.

局限于格和图式的静止的严密性,也不局限于数的相对关系。由于这个原因,数学训练是不是完全有助于哲学研究就可能是令人怀疑的。可靠地适用于一种思想方式是受到鼓励的,但是专门地集中于一类确实性也是受到鼓励的。数学研究在中世纪并没有像在后来的几百年间被认为那么重要,它们的作用停留在量的方面,但是这绝不是为什么圣·托玛斯哲学中具有深刻的的一致性和差异不能表达成笛卡尔的清晰的概念(*idees claires*)的主要原因。由于相似的原因,他的道德神学不能由纯粹墨守成规的诡辩术来解释。尽管辩证法展示了逻辑形式,但是在抽象的最低程度上,辩证法与自然界的运动和可感觉性质是一致的,而在抽象的最高程度上,辩证法与存在的同时同一性和多样性是一致的。

一个科学分支的逻辑组织应该符合每个解释点。在可以说明一种准几何图形地质形态学的程度上,也可以演算数理逻辑,但是一门经验的人文学科还需要一种生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使自由的思想变得优雅而节制,不是粗糙和晦涩的,而是“像阿波罗的里拉琴一样动听”,随着理性存在的起伏而泛起涟漪。生物学在某种相同的程度上绝不仅仅是比较染色体的数以便通过细胞合成来鉴定生命的繁殖。所以,我们不应该把逻辑看作是空洞的形状的抽象构成,即一种如同一个隐居人可能为了自己思维清晰的缘故而精心构造出来的东西,相反,我们应该把逻辑看成是一门这样的学科,它不脱离现实科学和认识习惯,并且支配心灵关于一个可感觉的和运动的宇宙的相互交谈的重点。

34 逻辑对哲学可能是有用的,而辩证法对对话肯定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语言表达思想,思维本身是一种美妙

而有益的活动,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真正的意义,不同的心灵能够分享相同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并不仅仅是我们写出来的一种标记,而是现实物质的一部分。

昔日规则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设计的,  
自然界依然如故,而不是变得条理盎然。<sup>①</sup>

确切无疑,辩证法是属于一般哲学一部分的陈述的。因为我们不进行形式逻辑的严密分析,也不进行原理的证明,而是进行一种描述,主要是通过类似的东西的汇聚,描述一种理性精神是如何可能探寻一个并非完全可以化归为严格的逻辑结构的世界并且积累关于它的知识的,<sup>②</sup>而且这种描述就像拉威尔(Ravel)的《在库伯兰墓前》一样,它是通过一种赞美而不是通过一种准确的摹仿。因为托玛斯主义哲学的一种优点是它充分的合理性,解释而不是消减显然难以处理的原理,使它们变得有条理同时又不受到损害。它采纳人们怀有的常识性观点,但是随时准备以非常识观点为它们辩护;例如,事物的众多没有作为一个经验陈述而遗弃,而是吸收到他的形而上学的核心里来。在存在的等级中没有不可捉摸的东西。

① 争论,《论政治》第六卷,1, ad 12.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四卷,lect. 4.《后分析篇》第一卷, I, lect. 1.《神学摘要》ch. 102。当考察持久不衰的哲学的逻辑形式时,我们实际上看的是外表,而不是内核;是理性的完美,而不是实体。然而尽管我们坚持托玛斯主义丰富的辩证法(*dialectica utens*),读者却不必总是想到经院主义者对于分析命题和论证的可能模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纯逻辑争论比在奥卡姆时代以后还要抑郁得多;贾弗利(Javelli)结束了这一时代,他的《逍遥学派逻辑摘要》预示了3个世纪以后所要探讨的形式,就好像它们至此还是未知的。

35 哲学是明白而深奥的,无论如何,哲学应该雄心勃勃地探索怀疑论的疑惑,洞察一元论的多元性,建立享乐主义的责任,并且超过朴素的唯物论。因此存在着反对形式之间的合作,即反对整个现实范围的一种一致。因此形式逻辑必须喜爱实质逻辑。它是一种控制,而不是一种推动,<sup>①</sup>它是现实哲学的一个仆人,但是,如同天卫——一样,它没有情感接触,需要由在感性、可能性和运动的世界中起作用的辩证法来说明,而且与修辞学不同,形式逻辑不是因为它冰冷,而是因为它不是有一个观众,而是有一个友好的对手。

## 36 5 虚构的存在

逻辑不是考虑历史事实和现实的东西,而是研究在系统考虑纯思维关系时所建立起来的纯思维关系;这样形成的概念就不应该以产生外界存在物自居,否则一个实在论者就可能问:“你用这个马嚼子没有关系,但是这匹危险的马在哪里?”所以,为了评价逻辑的能量,我们必须考虑抽象概括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引用经院哲学家关于普遍观念的学说来探讨它们。房子(house)是这样一个观念,它适用于极为不同的东西,比如彭斯(Burns)的出生地和布兰希姆府邸(Blenheim Palace);事物是一个更广泛的观念:而且什么是不同的,什么是更广泛的?有些概括比另一些概括离个体对象更近,另一些概括比有些概括离个体对象更遥远,更不具体;有些概括就

<sup>①</sup> 《三位一体》第五章,1, ad 2. 它的行动是一个舵的行动, *adminiculum quoddam*, 除非你已经有了航效速度, 否则它是无效的。

是有用的科学材料,而另一些概括则是沉思的纯思维构成;但是在不同状态下,在人类交谈的每一个短语中,都有抽象。

表达逻辑的形式现在不被看作思维主体的展现这样的思维过程,因为这些过程属于心理学这门独特的学科。<sup>①</sup> 这些形式也不是自然现实东西的模式,因为这些东西属于辩证法。逻辑把思维过程既不看作是对一种情况的反应和对另一种情况的预测,也不看作是对事物作用的探究,而主要看作是内在一致性的表现。

我和一个朋友在一个悬崖上用望远镜看燕鸥;与其说感兴趣,不如说我是偶然去观看的;就假装我是一个观鸟人,一个人迷的自然主义者,完全明白不能叫它们海燕。我认识到关于燕鸥的一些事实——这个词是不带偏见使用的;一只红嘴的,远处还有一只暗黑色的,一只飞羽外长着白色羽毛的,还有其他一些具有科学范畴的特征:我对这种鸟的一般特征比对任何一只特殊的鸟更感兴趣,然而当时我不能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这个活生生的飞翔物,因为我没有在享受一种诗人的体验,尽管如此,让我们承认我的心灵充满了一些现实的特征。

37

然后我放下望远镜,不再思考鸟了,转而考虑自己;我从观看燕鸥出发开始对我观看燕鸥进行反思。我为什么有这种兴趣?我不明白,这仅仅是因为逃避现实的噪音而来到奥克尼群岛吗?我发现自己在分析自己的动机,随即考虑一般人

---

① 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包括意识的活动,即这样一种对象,它虽然不是那么容易测量,却像任何其他科学的对象那样现实:意识状态至少是像纯粹非个人的物理条件那样主动的,并且迫切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科学现象都是心理数据,不然我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因而,心理学像任何机械科学或纯客观科学(比如弹道学或生物学)那样是有牢固基础的。

类活动的动机。我已经离开了鸟学,现在在心理学这门科学中。它的数据不是完全内在的和主观的,因为我刚才观看燕鸥,然后思考自己,而我的伙伴一直注视着我,琢磨我的思想感情,把我当作一个外在事实来研究,就像我研究燕鸥一样:探讨心理学,不仅可以从内部,而且可以从外部来进行。

至此,我们两人的科学思索与事实一直是相当密切的。我想借用科学工具(这里是我的望远镜)得到燕鸥的一般特征;我可能没有看到海岛上空那细长身躯的优美和往复平稳的飞翔,而且当我转而自我分析时,我的内省可能使我失去了那时关于自己的最直接的意识:这是科学探讨的不利之处。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知识从我们的基本感知再次转移开。假定我喊道:“看,有一只贼鸥!”而且我们两人都看到滑动飞行和下扑。我们继续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贼鸥所具有的本性和习惯,那些不讨人喜欢的海盗特征,我看到,“一种与燕鸥相当不同的鸟”。这里我们停下来问自己,一种不同的东西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我们始终以那种方式进行分类,也许并非总是科学地,但是仍然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大致的精确性。我们把不同的东西分在同一名称的组下,把这只燕鸥和那只燕鸥放在同一类或种中;我们还把不同的东西分在不同名称的组下,把这只燕鸥和那只贼鸥放在不同的种中。

38 没有形式对象,即事物的类这个概念,就不能有知识的系统探讨;甚至最近几年,人们引入了一门叫做分类学的学科,通过分离和限定种来帮助生物学科学,并且确保相同的名字在应用于一种生物体或一类生物体时应该总是尽可能地有相同的意义。

但是这样的一个种是一个实在的实体吗?它是一种物理



本性还是一种为了我们自己方便而设计出来的心理范畴呢？它是一个事物还是一个思想呢？外界那里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燕鸥的东西，现在在岸上笨拙地踱步；还有一个我们称之为贼鸥的东西，在云底下飞翔；还有两个叫做人的东西，我躺在石楠属植物上，我的同伴坐在一片生草丛中。我极力使这种情景变得详尽和特殊，更要看到概括活动是如何频频产生的——海岸，云层，石楠属植物，生草丛，如此等等。但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燕鸥、贼鸥、我和我的同伴上。我们一致认为这里有四个不同的东西；我们也一致认为，其中两个，即我和我的同伴，属于相同的种类，而另外两个各自属于不同的种类。但是它们两个都是鸟，所以彼此比与海豹更近一些；而且它们两个都属于相同的鸥科家族，所以比与鸭子和天鹅更近一些。<sup>①</sup>

但是，种是现实的吗？自然科学家很可能会回避这个问题，而集中考虑选例的专门特征是什么的判定问题；他们可能继续研究种的分类问题，而不过多地费心考虑它们在一个关于现实的一般理论中的最终地位。但是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一定会进入实质逻辑和批判的形而上学的领域。

我们提出了早期经院主义者的主要问题，即关于普遍的东西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作出一定的考虑。这里涉及逻辑的条件，也涉及辩证法的应用。一个普遍观念体现了一种可以传与许多个体的本性；例如燕鸥，贼鸥，人。问题是，这样一种本性是否并且如何在现实中存在，或者说，是否这里只不过附加了

39

<sup>①</sup> 根据过去的自然哲学，它们属于不同三种，但是属于相同的近似属。正像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的那样，传统的对象分类是根据属和种的区别来进行的；由于术语已经发生变化，因此现在自然科学家谈论目、科和亚种；但是主导构想依然没有改变。

一种心灵概念或言语标记。这里出现了哲学中一个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它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出现,并且在阿贝拉尔( Abelard)的辩论中常常出现。在极端唯实论和唯名论这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学说;在正中间是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的立场,即温和的唯实论(*realismus mitigatus*)。<sup>①</sup>

在一个极端是极端唯实论,它是由柏拉图哲学的崇高倾向激励而产生的,与其说致力于例子,不如说致力于类型。他们说,理念类型是一切事物中最现实最持续的。心灵受到哲学禁欲主义的净化,因而能够稳定可靠地仔细思考美和正义的纯形式,不为美好的东西短暂的闪现和对特殊权利不可靠和多变的要求所动。谁能怀疑三角形的本性,还有什么更确定和更清晰的呢?但是谁能肯定他画的图形真是一个三角形,而不是一个近似的草图呢?还有什么比理性企图对特殊的和实质的事实进行证明更不令人信服,更受人困惑的呢?登上平静和不朽的高山,提高你的眼界,使它离开浑器的尘世,转向峡谷。普遍的观点是持久的,但是个体的东西刚刚出现就开始消失了:在尘世间只有意见,如果不是十足的幻觉;而在天际,你将发现一定的真;在这里追求它不过是“在雪上雕刻,在浪中写作”。我们受到吸引,逃避历史的不断变化,来到不变的观念世界;难怪马克思主义者发现柏拉图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然而,当他们要我们用对人类的热爱,或至少对接近人类的热爱来替代对个体的人的爱护时,他们的倾向不是相似的吗?然而,由于一种神秘的补偿,任何哲学传统都不

---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七卷, lect. 13. 《神学大全》1a: LXXIX: 3. 1a: LXXXV: 2, ad 2. Opusc. 《论存在与本质》第八章, ch. 4.

如柏拉图主义那样优美抒情地歌颂这个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理智地认为这个世界更可爱,可是来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诗人又在哪里呢?

在另一个极端是唯名论者,他们会呆在物理世界,拒绝这种观念遨游。一盎司事实值一吨理论;我们的任务是对付此时此地我们所经验的东西。我们必须使它们有秩序,而不能逃避现实。唯名论至少汇集了两种潮流,一种来自经验科学,另一种来自诗人的感觉。对于任何通过迅速参照一种假定的理想类型来缩短它对事实的耐心检验和深入思考的企图,经验科学都感到十分不满;它列举由于把形而上学概念勉强地应用到未经物理检验的物理世界上而得出的假科学结论;它坚决反对通过对形而上学实体的深入思考来取代努力地把严格而长期观察和实验的结果进行有用的组合分类和再组合分类。确实,对任何会剥夺自然科学的尊严或否认物质世界能够提供现实和确实的认识对象的神秘主义或伪哲学,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怀疑。<sup>①</sup>科学家反对那种需要一般观念的压倒一切的现实,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诗人的加盟,特别是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焕发给予直接和美的赞赏,对稍纵即逝的时刻有敏锐的反应,能够感觉到死亡悲歌中所表达的脆弱和短暂的东西,为了理解字里行间的涵义,为了与对生物性的爱敬相联系,圣·托玛斯认为这些东西是科学的最高才能。<sup>②</sup> 出现抽象的地方仅仅是隐蔽了覆盖死思想。在

40

① 《三位一体》第五章,2.

② 《神学大全》2a-2ae: IX: 2. 关于科学的沮丧,以及第二福音中的承诺: 那些哀痛的人被赐福,因为他们应该得到安慰。

科学和诗一般的主张背后同样隐藏着这样的信念：事物完全是个体的和不同的；当然，为了思维条理性，必须对它们进行分类，但是由此表述的一般特性不过是言语或心灵的标签，即覆盖了一类个体事物的名字(nomina)。如果我们把事物仅仅看作事物，而不是看作例子，则更好。一个科学家说，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政策。一个诗人说，不要理睬哲学，除非哲学能创造一个朱丽叶！

41 物质世界是现实的，是由特殊的和个体的东西构成的，这些东西尽管对于纯理性科学是难以理解的，却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物，是一系列无法抑制的棘手的事实。遨游的哲学除非从它们开始，否则无法起飞。一个逻辑理论除非加入这样的存在物，否则就得出不出结果；普遍的理由必须由ratio particularis(特殊的理由)起作用，这意味着，逻辑必须与一种辩证法相结合。然而这些特殊的东西是不同本性的体现；它们以不同的类型存在，视具体情况而多些或少些。这种在我们头脑中由普遍观念表达的本性是现实的，尽管它们不是作为心外普遍的东西而存在，而仅仅是作为在物理个体中实现的东西而存在。人性本身不是现实的，但是人是现实的；这里有比一个演说家的姿势更多的东西。根据一句经院主义格言，一个普遍的观念形式地存在于心灵中，根本地存在于事物中(formaliter in mente, fundamentaliter in re)；它不是沉思的最终对象，而是达到特殊认识的一种手段。<sup>①</sup>所以，正像吉尔伯特(Gilbert)应该和沙利文(Sullivan)一起歌唱一样，逻辑理论应该纳入辩证法。

<sup>①</sup> 《三位一体》第五章, 2, ad 4.

由此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世界的观点。一种现实种类的模式是基于共同的原由构成的,并且在许多个体中得到重复和增加;一系列没有联系的事情不是从另一个世界塑造的,一批与此相似的东西也不是从另一个世界塑造的。这里有一种真正的综合,因为唯名论者喜欢的经验的事实受到保护;它们确实从现象表面得到升华,成为形而上学关注的对象;普遍的形式一方面保持不变和确定,同时也变得与物理科学的世界密切起来。

我们大多数人常常不假思索地承认,除许多高度个体的东西外,世界上还有现实的类型。我在看鸟,认出一只燕鸥和两只贼鸥,于是与我的同伴一起,我考虑动物的不同食物和什么东西造成它们生长,等等,等等;我们的思想充满了这样的一般观念,而且没有一个词下是不能画线的;无论是不是非现实的,它们肯定属于我们理性意识的最初的材料。德尔图良(Tertullian)说,告诉我,你怎么能表明名字呢?而且,波依修斯说,逻辑 *non de rebus sed de vocibus est*:在演绎哲学是不是一种从语言到非语言事实的推理这个问题上,它是中立的。

人类心灵不断以一般观念进行工作,而且我们将假定它们主要体现现实的种类。经院哲学家称它们为第一意向(*primae intentiones*),因为推理的理性首先趋向它们;它们是推理的理性对感觉世界的最初理解。<sup>①</sup>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于它们的现实状态看法是不一致的,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扩展从经验的个体对象进行的抽象并且思考下面的问题时,我

42

---

<sup>①</sup> 在明确表达出这样一个第一意向的词以前,可能会有关于一个具体事物的经验,即某种在意识界限上和超出意识界限的认识。

们在思维中隐含着什么呢？比如，在不明确参照一种外在现实的条件下，当我们把对象组合成相同的种或把它们划分成不同的种时，思维规律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呢？那么这种分歧就开始弥合了。这样的分类本身的意义是什么？规则是什么？<sup>①</sup>属（不是鸟属，也不是哺乳动物属）本身是什么意思？把一种种差加在这样一般的思维模式上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以种本身，既不是燕鸥种，也不是贼鸥种，也不是人种，意谓什么？区别专门的特征和偶然的性质的原则是什么？对于像序列、结合和共同分享这样的抽象概念，它们的检验是什么？

无论关于心灵第一意向的结论是什么，在外在世界中没有诸如一般性、专门性、差别、独特性、特性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用不着怎么怀疑的。正像多尔姆斯(Dormouse)对阿里斯(Alice)说：“你说事物大同小异，但是你见过一个像画一幅相像图画这样的东西吗？”它们是心灵形成的构想，不能存在于心灵之外：它们的材料是心灵的，而不是现实的。<sup>②</sup>它们被经院哲学家描述成第二意向(*secundae intentiones*)，第二性的思想和边缘见解。它们在所有思维中出现；没有什么短语，甚至诗歌中也没有什么短语中的词是不能画线的，它们体现了这样的虚构实体，尽管它们通常不是独立研究的主体。43 撇开它们的主体而探讨它们，就像试图不用颜色画画，但是纯逻辑必须做这样的努力，必须论述关于思想的思想，这种过程离现实绝不比一门教学技术课程离现实的教学任务更近。<sup>③</sup>

① 争论，《论潜能》第一章，1, ad 10.

② 《神学大全》，1a: XXVIII:1.

③ 注释，《形而上学》第四卷，lect. 4.

一个逻辑实体,或概念存在物,被称为理性存在物(ens rationis)。这个词经常被曲解并被认为是表示一种虚构的或想象的存在物——比如《鹰王和众鸟》一书里那段祷词中的东西,“匹克威克先生、唐·璜、罗莎琳、西西莉·韦尼弗利特太太,还有吐火女神、鹰马怪兽、松鼠象、笑龟、靴猫、吊钩傻子和亮鼻子当哥。”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纯逻辑实体,因为它们可能是存在于心灵之外的;它们也许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它们属于可能存在的形而上学范围。无论是在程度上,还是在历史形成方面,它们与腓力斯人歌利亚和犬儒学派第欧根尼、尤里安和戴铁面具的人、快乐的君主和站在热甲板上的孩子都是不同的。任何能够存在的东西,即使是仅仅依据最离奇的假设,也不是逻辑的创造物。但是一种 ens rationis(理性的东西)是一种只能存在于人类理性之中而不能存在于其他地方的意义条件,即一种缺乏现实东西的完美的普遍性。<sup>①</sup>它完全是心灵的,尽管它在现实中一定也可以有一种间接的基础,因为自然的音调是评判逻辑的基础低音。权威的例子是诸如属、种、序列、三段论、不周延中项这样的概念和在这些著作中始终要出现的一系列其他概念。<sup>②</sup>它们不过是音乐密码,其他科学必然发出音调,而辩证法一定要演奏低音和泛音,即类似的回声。

于是在一门关于事物的科学和一门关于概念的科学之间存在着分歧,<sup>③</sup>然而它们是有联系的。这里插入另一段论述将是有帮助的,这是根据托玛斯主义哲学而对存在的主要划

① 《关于类》第一章,75.

② 《三位一体》第六章,1,第一个问题。《神学大全》1a: XIV: 9.

③ 《关于类》第四章,11.

分的论述。存在确实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的词,使我们与所有存在的东西联系起来,指一切不是无或非实体的东西,<sup>①</sup>从上帝这种永恒的超实体到科茨沃尔兹岩石中的柠檬色,从必然的形式到不必然的小事,从现实事件到理性模式。一些东西比另一些东西更现实,因为存在能够从内部通过其自身的紧张或松弛而得到区别。<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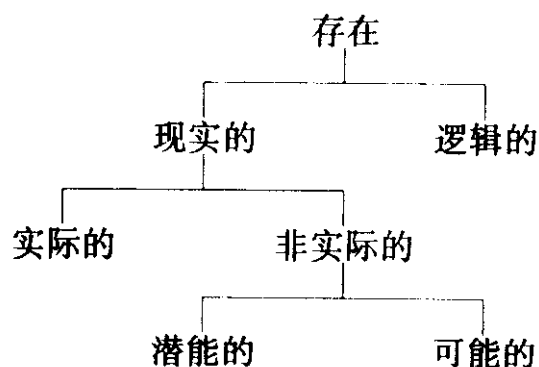


图 1

一个行走和活着的人是一个现实的和实际的存在物。那里是一具尸体吗?不是,实际上不是,但是潜能地是;它能够并且将在那里,除非发生强烈爆炸。那里是一个光芒四射有翅膀的东西吗?不是,实际上不是,甚至潜能地也不是,因为在一个人内没有形成这种转变的现实倾向。但是这种情景不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它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在这种程度上它不涉及非实体。<sup>③</sup>现实性从牢靠形成的实体延伸到最不可能的可能性;一点点亦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所有东西都被包括在内,从第一个来到的东西以前的东西到从没有到来的

① 《神学大全》,1a: XIV: 9.

② 同上,2a-2ae: LII: 1,2. 参见图1。

③ 争论,《论潜能》第一章,3. III: 17, ad 10.



东西。基督徒相信,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仅仅是可能的。<sup>①</sup>那时它是现实的吗?以某种方式说是的,因为可能性是一种现实模式,并且永远在神圣的心灵和力量之中。<sup>②</sup>

潜能的存在和可能的存在之间的区别在于现实主体的存在:<sup>③</sup>一种潜能的存在物已经与一个出现的和实际的存在物中的存在联系起来,好比一位乡下老人认识到的那样,对于他来说,毛虫总是未来实际上的蝴蝶;但是一个可能的存在物是没有力量诞生的,它的存在没有现实的基础或材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几乎可能出现了的到完全没有希望的,从克里斯托夫·马洛如果活得再长些就可能会写出来的东西 45 到一个长着海狮身体的神学家;如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可能性一样,从一种没有原因的合成实体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通过一个没有恶意的谎言的道德的不可能性和一个方的圆的数学的不可能性,到粉状的水的物理的不可能性。可能的东西的世界是无限开放的,因为可能的东西在数量上、种类上和程度上是无穷的;我们不能想象创造者用尽了所有储备,尽管似乎有理由相信实际的和潜能的存在物的世界是有限的。<sup>④</sup>

逻辑存在甚至接触不到可能的存在所专有的现实性的边

① 《神学大全》1a: XLVI: 2.

② 同上, 1a: XLVI: 1, ad 1. 1a: XXV: 3.

③ Opusc. 《永恒的世界》第四卷。《神学大全》1a: IX: 2.

④ 《神学大全》1a: VII: 4. 1a: XXV: 3. 1a: XLVI: 1, 2. 潜能有时候被称为 *potentia subjectiva* (主观潜能), 即一个现实主体中的一种潜能; 而可能性被称为 *potentia objectiva* (客观潜能), 即作为一种思考对象, 它不是一种表达中的矛盾。注释, 《形而上学》第九卷, lect. 1.

缘,因为全能的上帝本身不能使 *ens rationis*(理性的东西)在人类心灵之外出现。然而,它应该得到存在这个头衔,因为它有作为概念的心灵存在物并且制约我们关于现实事物的推理。尽管它是从抽象到抽象,但是它是逻辑学科的专门对象,没有  
46 这门学科,知识就无法逐渐成为系统的和标准的。这里没有昏暗的或模糊的世界;逻辑的思想是明亮的和清晰的。因此存在一种危险,一个逻辑学家可能像一位尽管怀疑治疗的价值,却依然对诊断和理解心理疾病感兴趣的内科心理学家,或者像一位为了注释而忘记法律的中世纪的法官。然而,如果假定这种类比的幽默,那么逻辑就是最活生生的和最高的哲学的工具;如果假定唯实论和科学的推动,那么逻辑将有助于恢复古人的高尚和良好意识,并且有助于重新得到麦凯尔(J. W. Mackail)所描述的“希腊人提出正确问题的天才和罗马人找到实际回答的天才”。

## 第二章 概念

47

定义、阐述和论证,<sup>①</sup>这些是我们论说中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对对象或概念;然后是它们在判断时的关系;最后是它们在推理时产生的东西:主项、谓项和结论;男人、女人和家庭。一个思维过程一完成,另一个思维过程就重新开始;思想大量的涌现总是产生新的思想。我们将称第一种样式为概念,因为它指概念的思维形式。<sup>②</sup>尽管这在复杂的意识材料中是可以识别的,却很难被把握。心理学家在处理它们时犹豫不定,似乎它们就像构成化合物的化学元素一样;对于一种情况,许多人不是假定有一种单一的回答,而是假定比一种意义所能表现的多得多的回答。我们协调地前进,而不是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晃动中前进,好像一列货物列车启动时,挂钩牵动车身

---

① 《神学大全》1a:XXXII:2. 1a-2ae:XC:ad 2.

② 同上,1a-2ae:XC:1,ad 2.注释,《解释篇》第一卷,lect.1.

而发出铿锵声。相反,逻辑从单位开始;它像扳道员,它关心的是部分,而不是生活的潮流。

一个概念是在一种初始感知(*simplex apprehensio*)中形成的,然后才经历任何被接受或被拒绝的危机;这种反映不过是对一个对象的记录(*intelligentia indivisibilium*),是对尚未复合构成的东西的一瞥,<sup>①</sup>是有一个思想的阶段而不是思维阶段。一个概念表达为一个词项。<sup>②</sup>一个词项可能是由几个词构成的,例如,恰恰被看作是一种道德上中立的感觉爱好动机的欲望,或在奥古斯丁意义上被看作是堕落的表现的欲望。<sup>③</sup>在检验这样的形式之前,让我们回到逻辑刻画出来的可能是比较呆板的形象,这种形象好像是一个活动木偶,通过机械装置转来转去,而不是真正活生生的。

48 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心灵几乎不能被固定在初始的简单感知点上,此外,可以期待一种感知含有一种限定的意义;心灵的态度也许可能会平静一会,然后它就忙于作出回答。例如,我大喊:“啊!大海!”这时,我立刻开始(如果我不是预先)作出一个判断,大致表示大海以某种方式是现实的,而且这个概念和词项与我经验的其他对象正在形成复杂的关系,并且正在显示出一系列意义。只有在逻辑中心灵才能停留在简单理解的阶段,并且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停下来考虑词项,就好像它们没有进一步的示意,而是像一个意大利教堂的门

① 注释,《论灵魂》第三卷,lect. 11.

② 《神学大全》1a: XIII: 1, 4.

③ 同上, 1a-2ae: XXIV: 2. 1a-2ae: XXX: 3. 1a-2ae: LXXXII: 3.

面一样，与内部的或后面的建筑没有关系。这里产生的不仅是抽象，而且是固定。<sup>①</sup>

因此这里是确立的词汇的阶段，而不是变化和处于运动中的意义的阶段。人们可以给运动打上标记，或者至少可以允许有运动，圣·托玛斯确实要求把运动的东西(ens mobile)看作是区别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的一个条件，而且辩证法必须处在流动之中，但是就一门严格的逻辑来说，采用的词汇将是恒定的，如同液体中不可溶解的粒子一样。在说明变化的原因的过程中，有一个通向中间运动的小路标志，这里要牢固地注视固定点，terminus a quo 和 terminus ad quem；<sup>②</sup>由于开始的是和到达的是，生成几乎被忘记了。这种逻辑的形态如同僵硬的形式舞蹈，一成不变，而不是此起彼伏；如同舞台造型中的汉米尔顿太太(Lady Hamilton)，而不像私下里的艾玛(Emma)。它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总是间断地工作，或者给出一些是之状态。这是难免的，但是也用不着遗憾；只要辩证法进行改正，就不会产生错误。即使在从不结束的运动中也必须确立固定的时期，正像彼得·辛普勒(Peter Simple)对孟加拉虎的观察那样，“只有三岁大，每年长十英寸，而且从来也不能完全长大。”<sup>③</sup>

49

① 让我们以奶酪这个词为例：在纯逻辑中，它作为一个直接或曲折的思维过程的起点被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现实的表象被接受。如果无视与奶酪相关的思想使人们联想到的那种外在世界的可能的性质，如果对那些感觉到它的人的体验和爱好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抽象，那么我们就集中考虑这个概念用于论证目的的合适的形式。当我们继续思考“约克夏人喜欢吃葡萄干糕饼加奶酪”时，逻辑满足于依赖这个思想的纯概念形式；我们本来也可以说，“波斯尼亚人喜欢吃桃子加猪肉”，而这与逻辑没有关系。

② 《神学大全》1a:IX:1,2. 注释，《物理学》第三卷，lect.1,3.

③ 一种不确定的进化的相似性必须由自然哲学来考虑，在自然哲学中，经院学者喜欢确定的和得到的类型，以及必然停止了增长的时间。《神学大全》1a:XLVI:1,2.

经院主义科学据说是探讨物体位置而不是探讨物体速度。尽管有些灵活性和作出一些调整,但是它的过程的要素是名词,而不是副词,<sup>①</sup>而“是”(to be)和“有”(to have)是动词。<sup>②</sup>它的结果就是一个牢固掌握基本英语的人的结果。对于论证的勾画是极为清晰和严格的,尤其是以拉丁语这样做时;这项工作可能是精致优美的,但是结果却像是一幅没有铜版和色彩的蚀刻画。人们一般一直以为,托玛斯主义哲学受到这种精雕细刻的性质的危害,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说,它是清晰庄严的成就;也有人说,它被作为一种官方学说而采纳。但是人们却常常不能赞赏它那理性的谦卑和自我批判,它的生气勃勃,还有它那经过论证的辩证法中类比的深度和广度。

## 50 6 记号和符号

人们一般承认,心灵中的一个简单概念以某种方式也存在于外部世界;当我们想到奶酪时我们的心灵圈住的那块奶酪也可能是案板上的一块干酪皮包住的。让我们假定情况就是这样;这不是仅凭逻辑而得到的发现,但是需要有对感觉的严密分析和一种批判哲学,以便能够检验认识的终极原因。<sup>③</sup>

① 就是说,范畴词,或者凭自身成立的词项,比如人、狗、原因,还有与 *laborare est orare*(说话是劳动)和 *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为国牺牲是体面的和有价值的)这种优美风格同类的词项;不是助范畴词,或对另一个词项的修饰,例如幽默的、忠诚的、有效率的,等等。

② 当它们通过使用不定式没有构成名词时,通常表现为这种现在时。

③ 观念是不是纯主观的,对于逻辑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为了解释经院哲学家的术语,我们采用的将是所谓的常识观点。顺便说一下,在有学问的团体中,这不是一个褒义词,而且有些人瞧不起朴素实在论。

我们的思想与事物一致还是不一致？存在着事物，还是仅仅存在着思想？或者像有些人会说的那样，难道不仅仅存在事物吗？存在与被感知的存在是一样的吗？圣·托玛斯对于他所观注的这些问题没有以主观主义的口气来回答，因为他认为，心灵是现实的一部分，概念是感应，*passiones animae*，<sup>①</sup>认识者和被认识的东西变为一体。<sup>②</sup>他把它们的结合比作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和情感，<sup>③</sup>并且慷慨地谈论早期爱奥尼亚人——推测真理，但是从很远很远推测，<sup>④</sup>他们把情况描述成物理同化过程。让我们现在承认概念包含两种存在（*duplex esse*）。<sup>⑤</sup>首先，有现实地物理地存在的奶酪，即自然存在（*esse naturali*）的奶酪；其次，有在感知上和心灵上、在我的意识中重复的奶酪，即意义存在（*esse intentionali*）的奶酪。<sup>⑥</sup>这个词来自 *intendere*，即延伸，指向，它说明一定不能把奶酪这个心灵形式或概念看作一个东西和一个表示直接认识的最终词项，而必须把它看作一种未定的关系和一个中介物。<sup>⑦</sup>通过感情

51

① 注释，《论灵魂》第一卷，lect. 2.《解释篇》第一卷，lect. 2.

② 争论，《论真理》第八卷，6. 解释，和 ad 3.

③ *Opusc. XIII*，《神学摘要》第 38 章。

④ 注释，《论灵魂》第一卷，lect. 12.

⑤ 应该注意，在经院学者的使用中，“物理的”这个词并不限于单纯物体的事物，而是包括物质宇宙中所有自然的和现实的事物。例如，人的灵魂，即肉体的实体形式，是一个物理存在物，并且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中被称为心理学的那一部分的对象。

⑥ 《神学大全》1a:LXXXIV:2. 1a:LXXVIII:3. 争论，《论真理》第 22 章，12. 这是 *immutatio naturalis*（自然的变化）和 *immutatio spiritualis*（精神的变化）之间的区别。前者是生和灭的过程，而在后者，即使最低级的认识中也可以变成另一个事物，同时保持自身存在。

⑦ 《神学大全》1a:LXXXV:2.《反驳属》第四卷，11.

或情感,心灵获得一种类似或相似。形式不是黯淡的,而是透明的;心灵并不停留在这里,而是透过它观察被意谓的东西。

让我们从感觉转到奶酪作为一种可理解的性质(或者用经院主义的术语说,作为 *species intelligibilis*),作为一种意义方面与其本性相似的东西,作为一种使奶酪可以理解的形式,在心灵中的表现方面。<sup>①</sup>这样的心灵形式,尽管是逻辑的存货,却不过是其他科学的通货,它们仅仅对于它们所带来的东西才是有用的。它们本身与现实的东西相比完全是间接的并且是从现实的东西得出来的。<sup>②</sup>当思想家把这些表象看作是终端的,而不是倒数第二位或中间的时,他们不可避免地的主观主义中挣扎。他们就像崇拜黄金的经济学家。但是正像金钱对于衣、食、住、行是十分重要的一样,这些心灵形式对于科学,包括心理学但不包括纯逻辑,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仅仅因为它们意谓某种超出它们自身并且超出一种心灵状态的东西。<sup>③</sup>一种观念在于示意或指示;换言之,它是一个记号;它不是一种摹写,而是一种认识另一个东西的手段。<sup>④</sup>

52 现在有两种记号,自然的和人工的。前者的力量不依赖于习惯、约定俗成或以前的指令;注意力本能地直接从记号转移到意谓的东西上。例如,路边一块画着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头的警戒牌警告司机当心;脚印告诉鲁宾逊·克鲁索

① 下面应用列举了各种术语,但是没有分类:概念、观念、可理解的形式、类、种、意义、意向、表象、理念、心灵词、逻各斯、观念、相似性、抽象性、概念。我们使用概念这个词,因为它比其他词更使人联想到一种逻辑形式。《神学大全》1a: XV: 1, 2, 3. 《反对属》第一卷, 53. 争论, 《论真理》第三卷, 1, IX: 4, ad 3.

② 争论, 《论真理》第十一卷, 1, ad 2.

③ 《神学大全》1a: LXXXV: 2.

④ 争论, 《论真理》第九卷, 4, ad 4.



(Robinson Crusoe)岛上不只他一个人;一些笑声表明心里高兴,一些叫声表明痛苦,一些目光表示喜爱。如果我用手指指向一个地方,你就会顺着这个方向看;尽管甚至在这里也有一些变化和程度之分;我们用第一根指头指,而红印地安人用第二根指头指;我们用向上的曲线示意,而他们用向下的曲线示意;狗将看你指的地方,而猫仅仅瞟一下你的指尖。

然而,有了人工记号,被指的意义就通过约定和习惯确定下来;符号和符号所表示的东西之间没有内在的相似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ex institutione*)。例如,圣·托马斯说,一名号手是一个战争传令兵。在一条山路上,“Achtung!”(德文:“注意!”——译注)对于不懂德语的司机没有什么意思,尽管他可能会对这个惊叹号停顿一下;就事物的本性来说,一根红白蓝杆应该表示一个理发店而不表示一个糖果店,实际上并没有更多的理由。语言中说出的词和写下的词是最普通的人工记号的例子;它们被创造出来代表概念,<sup>①</sup>它们仅仅通过这些概念来指现实,而且,除非辅助以恰当的自然记号,比如手势或声音,或者被赋予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否则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不像它们所描述的东西。有一些词,比如:“咕咕”,“乒乒”,“嘭”,特别是儿童的一些词,比如:“噗噗”,“哞哞”,“汪汪”,它们逐渐变成自然记号;象声词提高了词的能量,而且许多诗文超越了人工意义;“图斯库鲁紫色的山脉延绵曲折”。辩证法将努力在理性哲学中唤起这种共鸣;唤起这种共鸣超出了字词意义的范围。通过联想,词

---

<sup>①</sup> 争论, II: 1. XXII: 7, ad 5.《神学大全》Ia: XIII: 1, 4, ad 1.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 lect. 2.

变得赋有情感：青春期感伤主义在心理上受到词的形象和声调多少制约呢？政治思维在心理上又受到词的形象和声调多少制约呢？然而一般来说，所有符号主义都要求进入意义；因为一个人工记号的真正意义与情景的自然影响可能是不一致的，比如，一个魅力十足的特务在饭店里以摩尔斯电码的方式眨眼。

53

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观念是在现实记号的范畴还是在人工记号的范畴？有些人认为，心灵像一盏照明灯一样把自己的光投向周围的迷雾。他们不能承认我们的观念是与外部世界自然相似的。观念也许可能会有一种符号的价值和实际的有用性；但是一个客观自然世界的存在是令人怀疑的，或者如果它得到承认，那么我们能够认识它则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他们说，尽管如此，让我们仍然用现有的东西对付一下并且独断地同意把相同有用的意义赋予相同的观念，使得我们能够一起进行和谐一致的处理。观念像词一样，我们必须使用相同的字典。<sup>①</sup>然而，一种现实主义的有生命力的哲学，如果它也是理性主义，那么就必须要求更多的东西，它不能满足于自封如何如何，也不能满足于在物理世界中没有根基的知识。这样一种学说与现实的東西的联系是令人怀疑的，它使思想变成干巴巴的人工标本并且使观念的交际仅仅成为便利的记数器的交流。我们肯定观念是自然记号，这样我们就突破了自身的范围并且找到了同伴。

---

① 这里使人们联想到指行为主义这种心理学说，即观念实际上是初始的言语活动，而语词本身是机械反应。因此语言不是意义的载体，它实际上是机械的噪音。

## 7 想象和意义

对象可能被唤起而没有得到揭示,例如,在马勒音乐作品中表现的与浪漫主义哲学的告别。在增强了感受力以后,可以有许多召唤。英文的荒唐诗甚至在无法得到解释的地方也有意义——

渺又远,渺又远,  
那是混沌事物的家园。

这里的意思确实丰富,而且为宽容的辩证法提供了机会,但是却偏离了教学的逻辑轨道。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忽略暗示,而注重公开声明。我们立即面临一种基本的区别,这就是想象和意义之间的区别。<sup>①</sup>

一个感觉情景的自然记号被圣·托玛斯称为一个 *vox* (声音,词)。尽管它不仅仅是一种动物的发作,它却可能并不超过一声叫喊;但是人类的言语 (*locutio, sermo, 或 verbus*) 提供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情景,<sup>②</sup>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依靠它任意的语言符号。也就是说,一个自然记号可能指一个发生的事情或指一种意义或指这二者;我们可能看到夏日清晨的薄雾,树叶上隐约闪现的雨水,听见随风飘逝的鸟鸣,或者我们可能掌握蒸发的规律,液体折射的规律或声学理论。经过这种暂时的

① 注释,《论灵魂》第三卷,lect. 4,5,6. 参见图 2。

② 《神学大全》1a: XXXIV: 1.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 I: lect. 2, 3, 4. 《政治学》第一卷, lect. 1.

感知和持续的概括之间的对比,也许人们可能会认为前者是更值得具有的东西,确实存在着某种正义,即我们应该对活的实体持有的尊敬,抽象是用不着我们考虑的,它们持续着,同时也变得没有意思。幸亏人类有更多的持续时间。

旧日毁灭了海伦的生活,  
昏暗产生出阿尔克提斯;  
诗歌将它们呼唤出来;  
是诗歌使有限的青春得以永存。

- 55 用智慧替代诗歌,或者如下这样说,这意味着知识最密切地分担上帝创造性的和持久的心灵,这就是哲学渴望的知识,甚至是最严格的逻辑为之准备的知识。

56 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事件与这个事件持续而普遍的意义形成对照,相应于这种对照,一个可感觉的自然记号和一个可理解的记号之间存在一种区别。这就是想象和观念之间的区别,即所有人类意识始终出现的双重符号表现。<sup>①</sup>在感觉反应的时刻停顿下来是困难的;蓝色的翠鸟闪电般掠过摄政公园运河,第一次品尝双料干酪,第一声猎号,第一次闻到港口淤泥的气味,第一次感觉到火。它们从一开始就意谓某种外在的东西,但是直到心灵纳入它们以后,才有持久的东西表达给我们或者传达给他人,然而这种传达是不完善的。基茨

<sup>①</sup> 这是由英国画家从贺加斯(Hogarth)到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的叙述画说明的。除了表现了一种景象外,还有一个教训或一种道德,正像在拿破仑乘船流放这幅画中一样,船板的颗粒,帆缆的每一条线,马甲的折痕,都画得非常仔细,但是中心人物却使人们真实地感到了天才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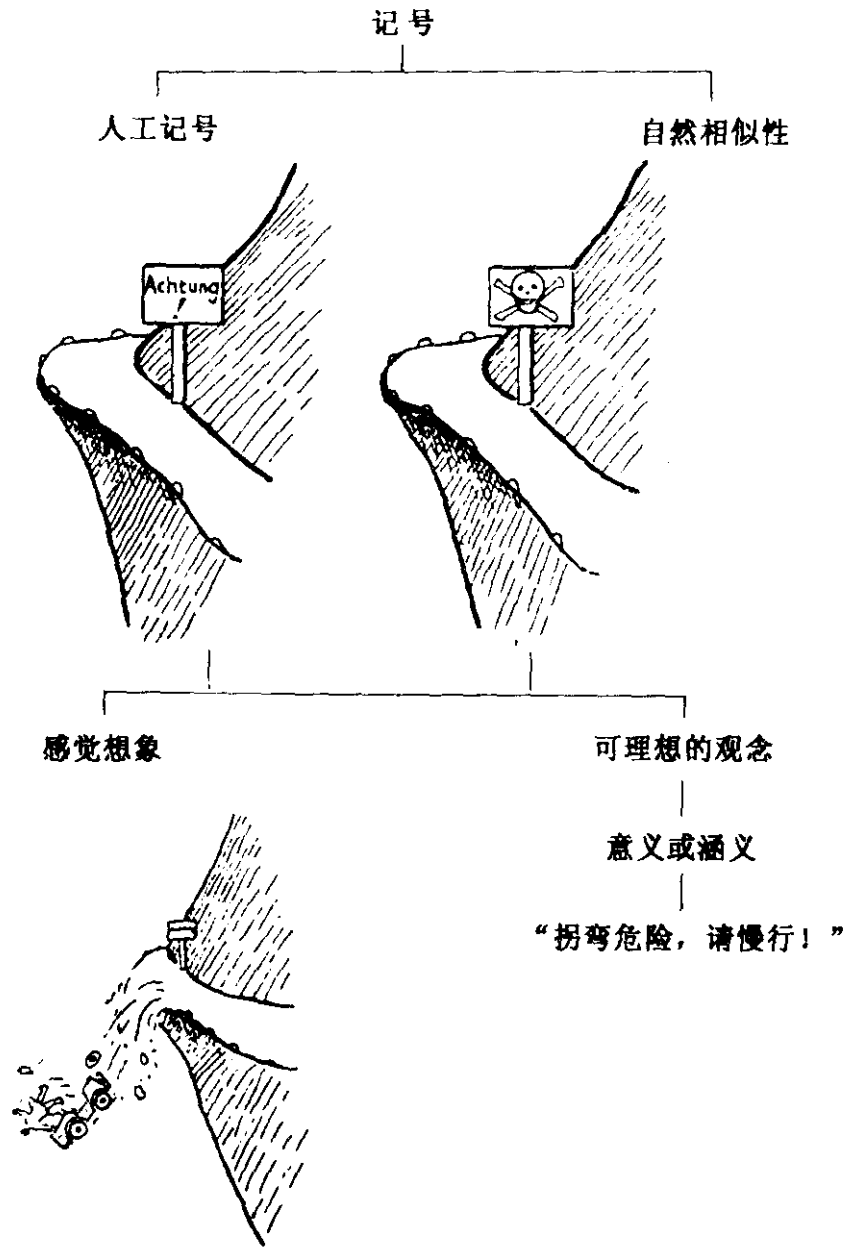


图 2

(Keats)说：“要感觉的生活，不要思想的生活”，而且你可能强调说，没有必要提高感觉的作用或把它解释成一种理性陈述。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只有当它再出现时，才有持久的意义：感觉过程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它们只出现一次，

而且除非赋有理性,否则它们仅仅反映一种稍纵即逝的事情,而且尽管我们可能不会沾沾自喜,但是我们的态度却不怎么通情达理。

现象的反映或印象被经院哲学家称为感觉相似性,即 *species sensibilis*。species 这个词,即视觉或表面,本来似乎主要是表示一种视觉特征,但是这主要是言语的便利,因为大多数知识最容易以最接近理性的视觉感觉来描述。<sup>①</sup>如果这意谓距离,那么就一定清除了知识的清晰性,而且如果这意谓更暖和,清晰性就变得更模糊。感觉印象并不都是视觉的,而是处于不同的程度,根据个人的气质的形状、结构、声音和气味。它们来自外在的感觉,由内在的感觉加工并由心灵通过想象活动而得到,想象活动以一种合成的想象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sup>②</sup>

57 不幸的是**想象**这个词也使人想到某种刻板的雕像式的东西,尽管每一个想象本身完全是这样推导的和相关的。<sup>③</sup>还有一个使用的词是 *effigies*(肖像),它有类似的缺点。经院哲学家使用的幻象(*phantasma*)这个词也许好一些,但是绝不能带有神秘怪诞的涵义。我们将沿袭这种用法谈论想象,总是想到它们根据具体情况是明白的、朦胧的、声音响亮的、窃窃私语的、流畅的、粗糙的、绅士的、尖刻的、苦的、甜的、香的、臭的、土的、气的以及带有其他适宜的感觉性质的。

人类意识并不完全羁绊在肉体中;持久而孤独的感觉活

① 《神学大全》1a:LXXVIII:3.

② 同上,1a:LXXVIII:4。样板是按照想象完善的。3a:XXV:3.

③ 同上,1a:XXXV:1, ad 1.

动并不总是陷于空想。在感觉中开始的东西很快就被注入意义,无论精致还是粗劣,精细还是粗糙;沉思的东西有了框架和联系。看到蓝色一闪,我们想到——翠鸟!而且我们立即有一个记号,它并不唯一指翠鸟飞行,而是可以使我们去看一本关于鸟的书,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中,根据比摄政公园运河上出现的那种特殊情况更一般更持久的东西来考虑这相同的对象。同样,从品尝双料干酪我们也可能详细说明奶酪的种类并叙述那天早上我们在科托斯沃尔德酒吧遇到的那些不像十一使徒的人;号角唤起了历史的回声;泥的气味使我们研究土壤科学;火使人们想到未来的工业能源,等等。每当我们领悟一种合理的意义和经历一个判断时,我们都是突破了感觉印象。成熟的心灵不仅做一系列简短的记录,而且还不断地解疑,并且在其活跃的意识中根据一个可以理解的关系系统来安排经验;以某种计划把它们组织起来,尽管这可能是不完全的,有限的,期待的,或毫无希望的;因为逻辑所能告诉人们的,也许仅仅是一个语法难题的答案。一个有原则性的人是这样的,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他都主张一种意义:一个信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自由的新闻工作者将不仅从右而且从左抨击专制,并且看到来自老板和官僚、达官贵人的威胁。人类性格的戏剧性在于此时此地与一般计划的冲突之中。

“看!一只翠鸟!”——“哪里?”——“这里!”考虑一下这个对话。它不仅是惊叹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而且那时在那里指向一个特定的事实,同时隐含着并且使用了先于眼前这个事件并且与它没有密切联系的知识;这里预设了说话人有关于翠鸟的、关于位置的、关于他们所站地方的相对方向的普通和一般的观念。这样的概念在完全

不同的感觉情景中可能起相同的作用；因为我们可能在一本禽鸟字典中找翠鸟这个词；而且又有什么东西会不如一块柱形印刷物而更像绿色峡谷呢？或者这个对话可能会是这样的：“听！一只云雀！”——“哪里？”——“这里！”或者：“哎哟！疼了！”——“哪里？”——“这里！”在所有这些情景以及其他许多情景下，感觉和情感方面极其不同，但是有一种共同的意义。以后我们将论述在各种不同的和复杂的情况下把握类比的问题，类比是理智的本质力量：如果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抽象和形式的重要意义当作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不予考虑，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注意，在它的网络上展现出人类意识的全部结构。

纯逻辑学家并不为假定的这种缺乏丰富性和满足性而感到不安。他们并不要求内容充实，而只要求正确；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制造一个骗局或成为有说服力的，而在于严格地处理相关意义的形式；他们对嘲笑、挖苦、恶骂和各种形式的讽刺漠不关心，对韵律和妖术同样漠不关心。对于更高的哲学和辩证法来说，应该说明抽象的真与脱水的牛奶或除去尼古丁的烟草或没有酒精的啤酒不同，它并不代替一种也不使人想到一种扭曲的记忆。我们不被推向或引向普遍的东西：被治愈的不是人性，而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正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这部著作开始时说的那样；然而在这一点上，圣·托玛斯强调说，普遍就是那些运动的因而必须被追寻的事物的 *ratio*（理由）。<sup>①</sup>实际上，哲学应该歌唱，但是我们目前的要求是它应该唱得有调子，为此我们必

<sup>①</sup>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2，ad 5.



须有共同的音调。

让我们以由海洋这个词引起的感觉和情感活动为例：它们在同一个人身上有多么不同？并且有多大的变化？对于未出过海的人来说，它把一些地方分开，而对于水手来说，它使一些地方连接起来；对于应征入伍的士兵来说，它是一种威胁，而对于航海家来说，它是一种机会；对于游艇的主人来说，它是假日的场所，对于捕鱼人来说，它是收获的田园。然而，这些人人都能加入驾驭海洋生死攸关的东西是什么这一共同的讨论。在看见或听到这个词时随意形成的众多的想象和情感活动中，一种意义被固定下来并且被扩大了。事物的观念一定也与词的观念分开了，因为词是地理学和历史中蹩脚的旅行家：自由在英国、魁北克和比利时是不同的；Falange（长枪党）在智利与在西班牙是不同的；热情在18世纪是遭到反对的，而在19世纪却受到赞美；辉格党的政治原则已经失效，尽管这种精神有幸还没有灭亡；博爱变成了恩赐；现在有谁愿意被称为可尊可敬的或和蔼可亲的呢？

逻辑专门与指理性意义（*species intelligibiles*）的记号有关，即与表达宇宙的持久和一般特征而不是表达它的短暂而特殊的特性的形式有关。此外，这些形式得到更精致的抽象，因而只剩下它们的心灵方面。“啊！蜘蛛！”——你感到发抖，但是我喜欢蜘蛛，把它们作为宠物来爱护，把绿头苍蝇引到它们的网上去。我们的想象是不同的，我们的情感活动是冲突的，但是这个观念对你对我意思是一样的。此外，当我们忘记蜘蛛的本性，只考虑这个概念的概念性质时，我们可能是更一致的，比如你问：“你是什么意思？一个蜘蛛？还是一些蜘蛛？”

还是所有蜘蛛？”就完全好像我说过：“啊！芹菜！”或者“啊！蜂鸟！”或者“啊！大袋鼠！”

如同突然加快速度达到 100 码一样，老拉米亚号 (Ramillies) 逼近了，船头下堆着白色软垫，船上的烟囱高高地冒起一缕烟，火炮已经最高限度地架起来了——但是最令人放心的是她装备有重甲，而且全部舷炮能够发射 8 吨，意大利人现在可没有兴趣与她发生冲突。采纳想象和观念之间的区别对于科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想象活动总是出现，而且它产生的想象无论多么生动、新鲜和清晰，与难以捉摸和变化不定的意义现实相比都是浑浊而凝固的。<sup>①</sup> 只有当我们能够把可理解的形式和部分的然而却是本质的特征从这种混杂中分开，大概才能说我们能够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讨论。

哲学心理学应该详细说明感觉活动和理智的区别：前者如何是个体的并且仅仅是大致可传达的？后者如何是普遍的而且如果努力则是可以确切传达的？我说猫：一个人看到雌猫，另一个人感到猫爪，另一个人听到“喵喵”声，另一个人想到了罗伯茨勋爵，如此等等；但是他们都可以考虑相同的意义，而且我们越是强烈地感到我们把握了这种意义，我们就越不姑息迷茫的感觉活动。这里可以提到那句过时的歌词：“昨天我看见樱桃色的猫”；虽然我们依然带有感觉联想，但是我们却笑这里的荒唐，而且直到我们抽象地想到黑，我们才会看到这种联系，为什么黑樱桃，黑猫。即使在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想象活动和意义之间的区别也在起作用。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LXXXIV:6.

这是狡猾的讽刺；他每支歌唱两遍。观念和意义可以被传达；它们可以得到检验，联系，核实，讨论，并且得到同意；它们本性上是社会性的和文明的。但是，想象和经验是个人的，不能恰当地进入心理交流；它们可以被提示但不能被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保持单独的。民众确实能够被花言巧语所打动，一种想象的巧妙阐述和重复确实能够煽动大量的人盲目行动。乱民不会对观念作出反应；我们这一代目睹了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仅限于纳粹。一个词或短语的样式和声音常常被用来代替它的意义——工人革命，女中学生的气质，社会安全，人民的正义，机会均等，文明，野蛮状态，大胆；于是，再追溯过去，神秘主义，科学，进化，戈登将军，财产，自由的英国人，圣经并且只有圣经，国王神圣的权利，地狱之火：语词的力量破坏了它们原来的意义，这样的情况很多。自称我们能够仅凭理性而生活或者逻辑不会需要修辞学的帮助，未免太书呆子气了；但是人们完全可以坚持认为，在我们所有能力中，我们不仅仅凭借理性，甚至爱的意志也可能只追求但从不把握，<sup>①</sup>而且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感觉和情感活动是个人的和特殊的。高度的幸福只能被认识行为所把握：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会与我们的朋友愉快地进行交际并且与他们进行社会交往，那么就没有理性的替代。

61

必须静止地看待语词并且以定义开始讨论。在理论上，无论如何人们都会期待，当观念是最纯的并且最少地与感觉和感情活动混在一起时，它们是最可靠传达的。当带有感情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 2ae: III: 4.

时,它们是很难表达的。豪斯曼(A. E. Housman)说,密尔顿的“仙女和牧羊人不再起舞”这一句诗总是使他动情泪下。我查阅手边的字典来翻译它:传说中的被想象成漂亮的年轻姑娘的天仙,或者说,由于加上了诗一般的这个说明,年轻迷人的女人与被雇佣来放牧、喂养和看管羊群的男人不再随着曲调一起摆动身体跳跃和挪步了。这里只能说,意义的某种东西保留下来。在想象的表达中,你几乎不能改变一个元音声音而不破坏意义;甚至根据纽曼(Cardinal Newman)的说法,乘法表是很少的几个能够被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损害原来语言的东西之一。这里有一种纯理性的意义:然而严格的交流不必限于数学,也不必要求我们那么迂腐笨拙地解释密尔顿。在所有科学中都可以把可感觉的记号和可理解的记号巧妙地分开,而且这专门是逻辑的任务。分开以后,它们可能被重新结合起来,而且这主要是辩证哲学的任务。

为了交际的可靠性,最好以死语言确立教义并且以单一的声调背诵教义。让我们把天主教教会仅仅看作一个现代组织,不局限于已经过去的时间和已经失去的地区的范围:尽管在宗教经验、不同的文化财富、个人类型的情绪和对比程度方面,甚至在神学特征的差异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多样性,但是在一个教条的和惩戒性的共同观念上存在着统一。感觉和情感活动是要消失的,但是以逻辑作骨架的思想和意义是持久的。

骨架,从不像血那样活灵活现,  
却更经得起霉菌蠕虫的侵犯。

分开:搅人的情感可能是由大写字母造成的,比如 I. b. w., I. s. d., LST, 或 LMS。然而有了逻辑的习惯就会努力看透语词和想象的表面,就会无意识地使用被美国批评家称之为新闻写作模糊索引的东西。

观念只有变得合乎口味时才能被吸收,而这是修辞学的工作。修辞学探讨的是就任何题目说服人的可能方式。逻辑的方法是证明,而不是说服;在这里,逻辑与影响想象和感情活动的艺术不同,而通过使用比喻或压头韵的方式来应用这样的艺术甚至可能会使人们接受逻辑。但是,修辞学可能会有一种作用,即它激发一种强烈的情感,常常是受到指责的情感,而不是一种观念,比如它使用作外号的一些词,黑茨利特(Hazlitt)说,这样的词“是聚集和调动人的感情和偏见中所有易于激动的部分的护符和咒语”,同样,逻辑也可能会有有一种作用,即以平凡的语词使热情变得冰冷。但是这两种作用都是弊病,特别在逻辑的情况是不可饶恕的,因为逻辑是人类理性的奴仆;每一个观念都应该是一种最广义的生物行为,都应该激起欲望。

我们说冷酷的逻辑,一个问题的纯逻辑处理是枯燥无味的;尽管过去的内科医生以毒攻毒,《神学大全》却治不了精神的枯燥。在某种意义上说,逻辑是科学中的清教徒,它排除色彩,怀疑意义,甚至怀疑像科罗曼德尔海岸、阿佛洛狄忒、殷勤、挽歌、丘陵草原和圣诞前夜这样的词的魅力。它保护我们不受吸引人和吓唬人的词的欺骗;它蔑视所谓有言外之意的词,并且蔑视以次要的情感当作意义而产生的言语效果,比如,报应、共产主义者、绥靖政策、奸商、高级教士、封建主义、法西斯团伙、性、官员阶级、自由、教条、民主、进步、高额财政、

维他命和其他一些在高文化品位的杂志上出现的词,逻辑本身也是这样一个词。然而尽管我们现在要考虑观念的这种纯心灵形式和格式,我们仍然一定不能忘记,我们的真正兴趣是把逻辑扩展到鼓舞人心和零乱无序的周围环境中去。

## 63 8 概念的形式

“看!一只翠鸟!”在完成这个短语之前,说这句话的人已经超出了感觉活动并且接触到了一种抽象的本性。当他作出像“翠鸟先吞下鱼尾”这样的说明并且思考“这是意味着所有还是有的呢?”时,他的兴趣就暂时从这个现实的观念转移到其思想的形式和格上来了。现在研究的是,这个观念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而且纯逻辑兴趣也是在这里,就好像观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鲸、刀嘴海雀、海狮、或安达曼岛上的动物是不是都是先吞下鱼尾。换言之,注意力不在现实的意义,也不在关于我们的概念形成的心理记录和共鸣上;之所以接受这些概念仅仅是因为检验正确的思维要考虑它们。因此,逻辑可能看上去是复杂的和不自然的,而不是简单的和直接的;为了概念,遗忘了鸟;为了一种心灵模式,忘记了闪电般蓝色、快捷的低飞、零乱的鸟巢等等所有东西。

然而,甚至那些主要对鸟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从这种逻辑过程中获益;比如说,他们听说翠鸟经常出没池塘,而且这是依据两三次观察得到的结论;那么他们就应该当心观念的逻辑形式上的变化,随着从少数几只翠鸟的习惯到所有翠鸟的习惯的不合逻辑的推理,就可能会出现这些变化,比如像翠鸟是池塘鸟这个明了的陈述。很少有杂志不提供这样的从少

数几种情况跳到一条普遍规律,从一些宗教来推论宗教本身,从一只燕子而断定夏天到来的例子。一个特殊的对象被用来证明另一个对象;从希特勒的特征描述萨拉查(Salazar)的特征。后面要探讨其他一些逻辑谬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从联想到同一——“阿奎那的哲学附属于他的神学,所以,他关于心灵不死的证明是专门的辩护。”读者常常不能从他的第一手知识检验结论;但是即使当他超出自己熟悉的范围,比如说关于苏联人的心理、西班牙牧师的策略或原始部族的信仰这样的主题,他也可能检查出逻辑谬误并且比较节制地处理其中的论证。<sup>①</sup>

64

观念和概念是可以根据范围和强度发生变化的性质,通过类比而应用于性质的量的条件。<sup>②</sup>范围是由所涉及的单位的数量来衡量的,比如我们谈论宽些或窄些的范围,大些或小些的舰队,更丰富和不太丰富的观念。强度是由所引起的渗透活动,由掌握或支配材料的程度来衡量的,比如我们谈论更明亮或不太明亮的颜色,更响亮或不太响亮的声音,更详尽或不太详尽的观念。在比较性质的时候,这两种尺度都可以应用;我们可以说多佛尔悬崖上比这一页上有更多的白,意思是说那里有更大幅度的白色,但是我们也

①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专门的知识;只有实际上熟悉出版情况才能满足下面的论证:如果一版1000册的费用将是1000镑的话,那么我认为再加500册将增加费用50镑。然而纯逻辑批判的范围仍然很大。我们已经得到警告,不要因为一些意义构成大致相同的图画就把它们等同起来;一个政治基督徒在一些国家里可能是右派,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可能是左派。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因为一些不同形式的观念在主要意义上是相同的就把它们混淆起来;一个不是有的,有的不是所有;一种或然的联系建立不了一种本质的谓述。

② 《神学大全》1a-2ae:III.1a-2ae:III:1, ad 1.

以说这一页更白,意思是说这里的白色更强烈。关于爱差不多也是这样,因为仁慈可能既是由其范围又是由其定位和力量来判断的。因此评价知识也可以依据宽度和深度,依据全面和完整,依据广泛和深刻,或者用经院主义的术语说,依据 *extensio* 和 *comprehensio*,在这个上下文里,后一个术语与一种狭窄的意义形成对照。

一个观念的范围或程度是由它所包含的对象的数量来判断的。人包括千百万个体,但是动物的范围还要更宽,因为在大量的人上还要加上无数其他种的成员,比如蚊子、金鸽、帽贝、长颈鹿、米诺鱼,等等。下面三种渐进的过程体现了逐渐扩展的概念:雷诺号,战列巡洋舰,军舰,船;托玛斯·莫尔,伦敦人,英国人,欧洲人;苏基,西班牙长耳狗,哺乳动物,动物。

- 65 一种观念的强烈或渗透取决于其作为一种对象表象的完整性,取决于其表达一般性质和专门特征的能力。雷诺号如果说是比较窄一些的观念的话,则比船这个简单的观念更深并且包含更多的标记;在这种意义上,托玛斯·莫尔这个观念也比人这个一般的观念更丰富,苏基这个观念也比哺乳动物这个观念更生动。培养对特殊和专门事物的感觉是文学艺术家的事情,而不是哲学家的事情;必须承认,经院主义表现出对宽泛和一般观念的喜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偏爱的演绎方法是从普遍性的一般观念推论特殊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喜欢从广泛的原则进行系统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一种普遍的本性比在一个多面的个体更容易形成简明和便利的定义。探讨抽象的东西比探讨具体的东西更容易,存在这种行为比任何本质都更加神秘。



除非一个警句成功地真实再现了特性——

死神即骷髅，  
时间亦幽灵——

否则，特性的描述就变成多余的；逻辑缺乏像《死亡档案》中那样丰富的对照：

他承受着盔甲的重负，站在一片阴森森的地里，或者说在一块充满恐惧和黑暗的土地里，枯骨横陈，一边是一具头骨，一边是一枚帝国花冠，正好形成了黑白颠倒的景象，“恐怖王子”的头上有“死亡”二字，周围是一圈毒蛇和毒虫，在骷髅的眼窟窿和嘴窟窿爬行；每两具骷髅支撑着两把草铲，每两把草铲中有一只沙漏，每只沙漏旁一个人反拿着一支标枪，另一个人拿着一把弯刀，刀尖对着脑袋，上面有“遗忘”和“模糊”混淆一体的字样；站在永恒边缘，由“真理”之手刻下了这样一行不灭的格言——Triumpho: Omnia Mihi Nihil(胜利：一切即一无所有)。

如果对知识的更高条件不带有偏见，即对更普遍更深刻的知识不带有偏见，就会注意到理性观念的广泛和完整是成反比变化的。覆盖得越广，它们就变得越浅薄，就像面包上抹的黄油一样。它们越厚密，覆盖得就越少，好像所有黄油都在一个角上。方法越扩散，就越不熟悉——相当于这样的指责：有的东西是关于所有东西的，但是所有东西就不关于任何东

西了。另一方面,一个观念关于一种情况越是有洞察力越是完整,就越不适合于其他情况。约翰逊谈到考利(Cowley)时说,他极其详细地研究他的思想,“在这里他失去了一般性的崇高”。

仅仅知道船丝毫说明不了雷诺号的力量和速度;而仅仅知道雷诺号也几乎没有使你知是捕鱼船,还是想象的船,还是一般轮船,还是豪华客轮,还是舢舨。<sup>①</sup>人定义了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的一部分,但是没有说明他的风采和军事天才;人也没有提供什么线索让我们理解波德莱尔(Beaudelaire)、瓦茨(Isaac Watts)、康德(Kant)、安吉利科(Fra Angelico)或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或者说,宗教是一种比基督教更广泛的观念,但不是比它更强烈的观念;基督教比天主教更宽,但不如它那么深;如此等等经拉丁天主教直到多明我教,并且到萨伏那洛拉、锡耶纳的凯瑟琳、拉科代尔和拉格朗日。越是不拘泥于教条和形式,理解就越窄;我们将看到,这个词在逻辑中的用法与在容纳不同意见的宗教中的用法是不同的。

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宽的东西和深的东西、一般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共同的东西和私人的东西之间的对立。逻辑使人们注意到的是这种区别,而不是它们带来的麻烦。哲学与诗歌是不一致的。从高空观看,所有东西都是平的,而且观看的位置越高,下面峡谷和丘陵就越不明显。但是这应该是说推理的理性,而不是说知识本身,因为神圣的逻各

---

<sup>①</sup> 《神学大全》, 1a: XIV: 1, ad 2. 7. 11, ad 1. 1a: LVIII: 2, 3, 4. Opusc. X, 《论原因》lect. 10.

斯一下子包容所有的东西并且进入到各个特殊的東西内部。<sup>①</sup>这里,宽的东西并不浅,深的东西也不窄。但是人类观念根据外延和理解性这样的双重对比尺度决定了一种概念框架。这就是逻辑专门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必须考察的问题。

“卡洛琳,”赫尔斯通敲着红木桌子说,“你要明白,混淆一般的和特殊的東西是很傻很幼稚的;在所有情况都有规律,都有例外。”这里考虑的是一个概念的外延,即一个概念包含许多对象的能量;前面曾以船和动物作非常广泛的概念的例子,但是雷诺号和马尔伯勒公爵,尽管是理解的,却是高度专门的,它们只能专用,而不能与其他事物通用。

67

一个单称概念指示一个个体,而且仅仅指示一个个体而不指示其他个体;<sup>②</sup>它是指示,而不是揭示或解释;因为理性知识不过是像一种指向这样一个东西的姿势。个体是与类型在一起的形式抽象的根由。亚里士多德说,科学不探讨个体的东西;这句话从《逻辑大全》一开始<sup>③</sup>就常常被圣·托玛斯引用,他在那里用这句话反驳一门从事历史事实研究、即从事基督启示研究的神学的科学地位。这句话也常常被他重复,特别是在关于道德的论文中,在这些论文中,他常常断定不可能仅仅以心灵中的科学习惯来指导品德行为。理性首先与一般形式有关,而且一系列形式组合在一起,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指示帮助人们理解一个独特的实体,并且使人们对那个实体产

① 《神学大全》1a:XXXIV:3.

② 同上,1a:1:2,obj.2.

③ 同上,1a:XIII:9.

生一种特殊的联想,但是这并不等于对这个实体的实质有直接的认识。也许在所有科学中逻辑是最不考虑个体事件的,当然,它们与我们思维的专门模式相联系的情况除外。单称概念的例子是:破坏蒙特卡洛大坝的那个人,赫尔内赛马场,哈里埃特·威尔逊,格雷斯,印度宝石星,亚历山大大帝的战马,康德,《神学大全》,廷特恩教堂,克里特,亚里士多德关于一个给定问题的那个意见,等等。科学不束缚在这样的单个的东西上,除非举例或援引某个权威;科学运动带有一般的本性,带有适宜性而不是实际的习性。坚持亚里士多德肯定的东西并且忠实地遵循波依修斯在某某地方说的东西就是成为一个评注家,一个传记作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

单个的情况可以在一个论证的开始起作用,但是即使在这里,与其说它们是原因,不如说它们是偶然的原因。逻辑进行观察,免得它们不合法地变成特殊的或一般的,而论说被扩大到关于一般女人、棒球手、宝石、赌徒、树木,等等。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行为可靠地推论另一个人的行为,比如,我们不能从哈里埃特·威尔逊可靠地推论哈里埃特·马蒂诺。<sup>①</sup>

68 单个的东西在一个哲学整体中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尽管它们披着一般观念的外衣——并且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穿着它们。不管怎么样,当观念力图表达单个的东西时,它们比轻率概括更接近于关于整个现存实体的直觉,而没有这样的直觉,认识就是不完善的。尽管单个的东西是最有问题的经验对象,但是它也是人们最熟悉的。<sup>②</sup>在哲学这里,人们发现了具

① 《神学大全》,1a:LXXXVI:1.

② 同上,1a:XIV:11.

有相同道德和结局的灰姑娘的故事。

与一个单称概念相对照的是一个普遍概念,它表达一种可以被重复的意义;这是一种被或能够被多个东西具有的形式,比如女人,钻石,马,赌徒。共同的意味着能够属于许多东西,比如共同的房屋,共同的土地;而普遍的则增加了多个的和与其成员同一这样的含义。<sup>①</sup>这样一个普遍概念若是限制的,则称为特称的或析取的概念,若没有限制,则称为全称的概念。

一个特称概念是一个限制在小于所有东西范围之内的普遍概念;例如,一个女人,两颗钻石,三匹马,大多数赌徒。它与一个单称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表达了一种可传达的性质,而一个单称概念是私有的,不能从一个对象传到另一个对象。只有一个哈里埃特·威尔逊,但是一个女人这个概念却表达一种不限于一个人的一般性质,尽管这里加了一个限定,它使这种性质赋予一个以通名所考虑的个体,或者赋予经院哲学家称之为不固定的个体(individuum vagum)<sup>②</sup>的东西。应该看到,不仅“一个”、“两个”或“有的”,而且“大多数”和“许多”都是限定。

如果不想让特称概念引发一个不合逻辑的思维过程,那么就必须谨慎地处理它们。适合于一些马的,不适合大多数马;适用于大多数赌徒的,不适用于所有赌徒。后面当我们探讨论证行为的时候,我们将再来探讨特称概念的使用和滥用;那时我们将看到,归纳科学是以通常的和大多数情况下的观念进行研究的,而不是以必然的和所有情况的观念进行研究的,它们的概括是近似的,而且既不是普遍地真,也不是由对

① 《神学大全》,1a:XIII:9.

② 同上,1a:XXX:4.

自然的洞察力所指引的。这里没有什么坏处,而是只有好处, 69 只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限制。

在一个全称概念中,有一种毫无限制地适用于一个类的所有分子的普遍意义;毫无限制地对所有女人,所有树,每个原因,所有铜,所有水,所有真实性,每个顶部,每个支柱,都将提供没有限制使用的概念的例子。正像人们可能会想象的那样,科学的雄心壮志是发现真正的一般观念,即探索没有例外的规律。在哲学科学和逻辑中,几乎确实就是这种情况。一个正确的三段论,即经院逻辑的直接表达,就是建立在下面这条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凡能够谓述一种全称性质的东西也能够谓述各个和每个具有那种性质的主体。

## 70 9 团体和社会

处理带有集合和周延标志的一般概念最初属于逻辑研究的范围,如今则深入社会哲学中来。现代集权主义可悲地以人类大众代替构成人类大众的个体,它过去就在《利维坦》这本书扉页的巨大肖像上预示出来并且以一种自由主义为先导,根据这种自由主义,人类团体仅仅是独立单位的一种聚合或包含在一个阶层中的成员的集合;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它尊重大多数人的呼声。集合的整体和周延的整体这些纯概念范畴将有助于构建这些论题。

群体名词指示集合概念;一只驱逐舰纵队,一窝鸪,一堆干草。这里意谓的是聚集起来的整体上看的一组的所有分子,而不是单独看的各个分子。整体总有某种东西不属于部分;在这种构成中,产生了另一种实体,它在构成部分之上,具

有一种不同的特征,而且有时候是不太令人钦佩的:暴民的呼声,民众的呐喊,甚至公共政策,这些都是不太有人性的。当现实的和个体的人格融入一群人时,就应该当心。这个群体有时候被无意识地讽刺为一个道德人,但是道德是一个有歧义的词,而且一般来说,根据个人会为自己树立的标准,一个群体的行动很容易变成不负责任的和有害的,尽管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是值得尊重的;这一点从社团和宗教机构的历史得到证明。有人说过,一只舰队的速度就是一只最慢的船的速度;实际上它还要慢。

但是还有另一种形成鲜明对照的一般性,这就是由一个周延概念所表达的周延的整体。这样的概念意谓的是一个类的所有分子,而且也意谓单独来看的各个分子。人、原因、动物、质、植物,这些意义整体地丝毫不减少地适用于各个和每个例子。每个特殊的東西都是这种一般整体的一个缩影。人类本性(一个周延概念)整个地在一个人中;人类种族(一个集合概念)就不是整个地在一个人中。周延普遍的概念在逻辑论证中最有用,因为在一般的和特殊的東西之间来回推论是很容易的。集合概念有些复杂,尽管它们处在比较低的思想水平上;你不能把一个人等同于他属于的那个阶层,而且很难说明谁对一个民族的行为负责。当然,周延概念的使用也必须是有区别的;必须想到,一个概括过程完全消除了它所包含的特殊的東西;在一个根据属和种而进行的概括过程中,有许多东西没有被考虑,因为任何特殊的東西都不仅仅是一类;在一个类比概括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概念的内在景色。哈茨里特问:“人这个名,同样,英国人这个名,难道不是通名吗?它里面失去了多少变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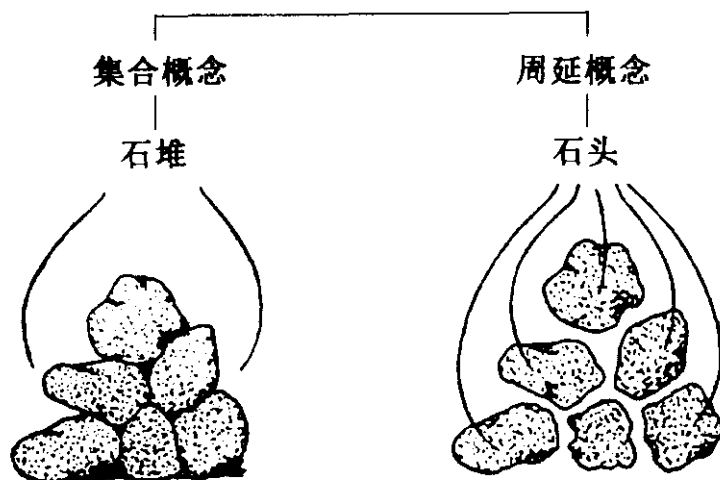


图 3

72 集合的和周延的之间的区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前者是总体的并且适用于所有部分，或大部分，当整体考虑时，它可能是很大的，但不是真正普遍的；而后者可以被增多并且没有损失地被分享，而且它被整个地适用于其各部分和所有部分。一个称职的看管猎犬的人不仅知道他的一群猎犬，而且知道各条猎犬和每条猎犬的特征和专名。这里的区别绝不仅仅是一个逻辑问题，在团体和社会之间的对比中应用这种区别对人类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一个人类团体是由个体构成的，所有个体都在某种程度上，通常是不平等地，分享共同财产；这个共同的整体大于部分，而且我们认为它是作为一种伴随实体而存在的；<sup>①</sup> 部分完全是下属的，而且为了能够属于这一团体，它们实际上放弃了它们自己的个人爱好。这种共同的善(*bonum commune*)被比作一种活的有机体，它的幸福有时候可能会要求砍掉一部分。<sup>②</sup>关于这个团体的主张，存在着

① 《伦理学》第一卷, lect. 1。参见图 3。

② 《神学大全》2a - 2ae: LXIV: 2. 2a - 2ae: LXV: 1.



某种像上帝一样的东西；我们读到过对民族国家的过分拔高，而且受到过它的磨难，但是早在黑格尔以前，经院学家就追随亚里士多德重复整体的善是比部分的善更神圣的 (*dividius*)，<sup>①</sup>整体的善容忍并且甚至要求其成员作出牺牲。<sup>②</sup>圣·托玛斯本人通过他的原则——即在人的社会中，人和上帝有直接的联系——消除了这种反对整体主义的学说的作用。<sup>③</sup>

社会则不同。如果在其纯状态下并且摆脱了其他类型的宗教教派的要求来考虑，那么社会是平等的人以一种友谊结盟在一起的伙伴关系，在这种友谊中，如同在知识和是其生命的爱中一样，没有投降，<sup>④</sup>不会被纳入一个有机体，部分也会像在团体中那样下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在这里，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有交际，而且也许有得益，但是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朋友交朋友而自己不吃亏；社会仅仅在他们中并且通过他们而存在，没有起统治作用的 *tertium quid* (第三人)，他们的联合不创造出任何使他们臣服的超级权力。这样一种在严格的意义上<sup>⑤</sup>对友谊的分析保证了爱的极端中性——所有人都是

73

① 注释，《伦理学》1ect.2.《神学大全》1a:LVIII:7, ad 2. 1a:XXII:4. 1a-2ae:XC:2. 2a-2ae:LVIII:5. 依据 1a-2a:II:8, ad 2 改正 2a-2ae:XXXI:3, ad 2.

② 《神学大全》1a:XLIX:2.

③ 在他反对生物冲动而为神圣贞操的辩护中可以看到这种适中的区别。《神学大全》2a-2ae:CLII:4, ad 3; 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可以看到典型的例子，说明他的思想是如何隐藏起来的。

④ 争论，《论真理》第二卷，2。《神学大全》1a:LXXIX:2. 1a-2ae:XXVIII:2, 5.《反对属》第一卷，100。

⑤ 《神学大全》2a-2ae:XXIII:1. 1a-2ae:XXVI:4.

不懂法律,因为主动的法律本质上说是一种团体的事情。<sup>①</sup>集合概念和周延概念之间的区别适用于许多社会道德问题,并且激起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争论。例如,一个统治者受到一些不是从团体需要而得出来的礼仪的约束,当他严重违反这些礼仪时,他可能会被司法指责为犯罪。提出任何国家利益也不能为放弃个人荣誉或直接破坏清白的生活而辩护。

考察经院哲学家关于共同的善这个概念可能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但是至少必须要说,极其重要的是识别什么时候上下文指一个被看作是由成员单位构成的集体这样的人类团体,什么时候它指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而且强调这一点并不仅仅是逻辑方面的重视。一个团体的善和一个善的团体之间是有区别的,尽管一种纯社会状态也许仅仅在人类结合中才被罕见地和暂时地发现。这种关系在一些时期可能会被获得,然后它屈从于一种团体基础,即屈从于习惯和共同的理由,屈从于协作和对我们动物本性的要求,但仅仅是为了再度辉煌;一度失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应该受到责难;有一些工作应该是应该去做的,应该为种族和民族服务,应该建立家庭经济,应该管理财产;也许只是在有些时候才有情人,尽管他们的条件可能并且应该是通常那样的。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友谊可能是最公平的最不苛求的;但是在目前的事实上,所有联合都要求让步并且趋向于产生暂时的团体价值。丈夫和妻子的伙伴关系应该是一种社会状态;家庭责任的开始带来了一种团体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正像司法部门的目的是在善的范围之内产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2ae:XCVI:1.

生一种超出立法活动的交际一样,家庭这种团体的目的也是通过教育孩子与其父母建立友谊,由此破坏这种团体,使它再转变成一种社会状态。幸福的家庭是它的成员不是仅仅由于血缘关系和财产而结合在一起的。

74

事物可能是在没有约束或融合或丝毫丧失同一的条件下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学说在哲学和神学中,在一如何能够产生多和造物如何能够在创造者中生存因而保持自身存在的问题中,以及在三位一体的涵义的研究中,产生了许多结果;然而我们必须回到集合观念和周延观念的逻辑探讨上来。这些题外话至少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和伴随哲学的逻辑与这些最高的生命过程是相关的。观念是有自由的。各个观念和许多观念都是整体的或完整的,它们是私有的,然而可传达的,在实体上是不同的,然而在本性上是同一的(*non idem numero sed idem specie*),它们是现实的,然而不是物理变化的牺牲品,它们被清晰地产生出来。圣·托玛斯喜欢的一个思想隐藏在他对交际这个词的用法背后;关于像真这样的观念有一种自信的慷慨;它们被分享,一点也没有被减少,它们被放弃,而不是被用尽,它们被倾泻出来,丝毫没有浪费。它们既不是统计的平均数,也不是相加之和,同样不是合并的结果;它们远远高于量的加减,对于哲学思维是至关重要的。

周延的观念十分适合于人类心灵,因而诱使人们用它们将集合的概念取而代之,比如当用符号拟人地表达集合团体时,Boche(德国人),Marianne(法兰西人),Uncle Sam(山姆大叔),这时各个个体成员就被看作是整体的体现。一种相反的替代是爱德华代安(Edwardian)主教在赞美妇女接受更高教育

的运动时错误地作出的；他在向牛津大学的女学生讲话时指出，她们“都注定要成为某个好男人的妻子”。他的意思是各个女人。这样的思维出现特殊的谬误，即构成和划分的谬误。<sup>①</sup>

- 75 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人类团体，无论它叫做阶级、或民族、或种族、还是叫做社会集体、或王朝，都应该十分谨慎地容许人类个性特征；而且在相反的方向上，统治者和臣民不能不受到基于他们群体的非个人的不负责任的责备。Moi, je suis l'état(我吗，我就是国家)，是17世纪末法国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司法概念，但是路易十四大概特别精通逻辑，毫不神经过敏，而且太受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和他耶稣会的忏悔神父的控制，因此没有大肆利用这种性质。

神秘主义，不论是神圣的还是渎神的，都可能会允许超越逻辑，但不清除逻辑。通过仔细考察一个集合整体的实质和限制并且把它与一个周延整体相对照，可能会对围绕极权主义社会哲学而产生的过度行为有所说明。在公共生活中，甚至在私人生活中，人们不完全是一个宗教的或非宗教的集合整体中的成员；<sup>②</sup>任何人也不是这个整体的首领或仆人，所以没有权利泯灭良心不负责任：当威灵顿公爵警告内阁说，如果

① 前面给了一个关于出版费用的例子。当一版，一个共同的版本，分成相等的构成部分时，可能形成一种不合法的划分；出版商最初印好的几本书的费用绝不只几个先令，而最后印好的几本书的费用则少得多。可以用下面这个论证作例子说明一种不合法的构成：因为一卷电影放映胶片是由许多“静态画面”构成的，所以对银幕上的活动画面的感觉是一种幻觉；或者一个忏悔者的社会构成一个教养所。

② 《神学大全》2a-2ae:II:3.

他们想处死拿破仑,那么他们必须找另外的人来执行时,他是在为旧传统讲话。正义,正像苏格拉底所说,在国家应该比在个人书写得更大并且更能够识别。中世纪的文明尽管有教规限制,但是仍然认识到,有些美德是不应该由其直接的团体价值来衡量的,隐居者也不应该被看作是怪人;在后来的时代中,公民倾向大概是更主要的;国家仆人的理想强调的不是原初的人类特征性质。

任何人也不能回避责任,因为他所属于的团体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逻辑规律和道德规律同样应该禁止他。这个党是由这些个体组成的;这个党不是故意罪恶地做出行为,因为它正在失去控制;所以,这个党的这个个体成员不是故意罪恶地做出行为——这个论证陷人与下面的论证相同的谬误:本书是由这些页构成的;本书不是关于政治的;所以这一页不是关于政治的。在任何从一部分到一个集合团体的论证中,从一页到一本书,从一个人到他所在的团体,都需要特别当心;当以相反的方向论证时,尤其是在社会哲学的问题中,则更加需要特别当心,以免会用社团的主张来压制个人的义务和特权。 76

关于周延整体的情况则不太受到限制;在周延整体和它们所包含的特殊对象之间的运动自由而容易。以后当我们考虑推理的逻辑时,我们还要论述这种周延的活动。三段论本身与其说是时钟装置似的部件,不如说是一个循环合唱,它们的周期也不是机械般准确无误,相反,它们可能容忍意义的自由表现。那时我们可能还要看一看周延普遍的东西的两类划分:即表达固定的本性的单义观念和表达更灵活的也许是更深的现实的类似观念。

## 10 类 比

一种活泼的理性主义方法可能会挑选几个现实的音符，而不聆听它们的回声和合声。特殊科学可能会演奏出一种曲调，但是智慧想得到更丰富的音响。多重协调是优美的声调；对于多种多样的简单性，*communiones contrariorum* 和 *incommixtiones unitorum*，<sup>①</sup>除了说丰富性以外，还能怎么说呢？哲学的节拍变得悦耳，形式的逻辑变成差异和相似的辩证法。凡是杰出的都是奇怪的，任何宝贵的也都是便利的。甚至匹克威克意识也有一席之地，因为哲学并不仅仅研究标准的混合物。以下两种极端都不可避免，

言过其实的比喻，  
急脾气人的哼唧；

然而，运动并不在它们之间发生，就好像有些时候它是非常科学的和刻板的，有些时候它又充满了修辞和比喻，但是运动以类比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即使在比喻中也有一种刻板的意义。<sup>②</sup>解剖图不能公正地展示托玛斯主义哲学的这种循环系统；它在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中起作用。

我们的说明必须从以上关于周延观念的论述开始。周延观念体现了可以传达的形式。这里我们注意到一种主要区别。有的周延观念可能会以完全相同和不变的意义应用于它

① *Opusc.《论名的划分》第十四卷, lect. 6.*

② 《神学大全》1a - 2ae: CII: 2, ad 3. 参见图 4。

们所包含的特殊的东⻄,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称为单义的或同一的概念;而另一些周延观念的应用则是根据某种不同程度上的意义的相似性或联想,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称为类似的或相似的概念。相似的程度将表明真正的类比与勉强的类比之间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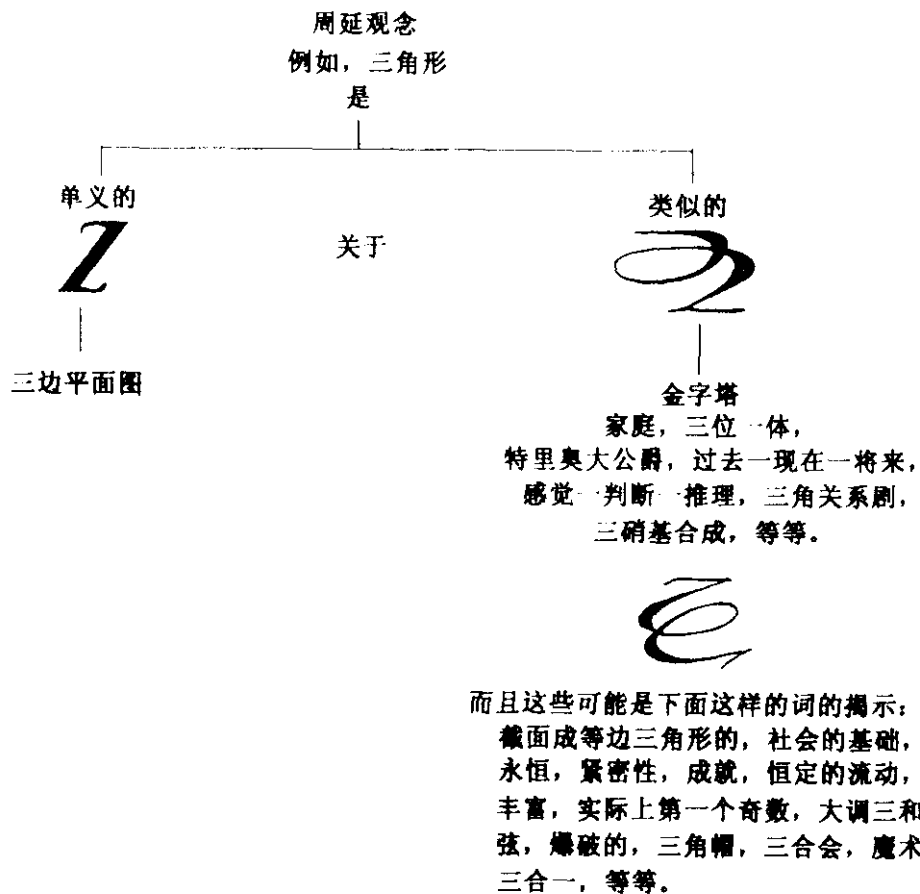


图 4

一个单义的概念,相同的词和相同的意义,根据同一种专门的意义被赋予许多对象。你是一个人,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也是一人,我们可能在气质、性别、体魄、素质、背景、教育、性格、社会地位等方面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基本的人性是相同的。在这一点上,人这个概念是单义的,硫酸铜、深红攀缘薔

薇、金色的拉布拉多、动物、也许还有伊顿公学过去的学生也是单义的。<sup>①</sup>

79 这里表明了一种一般的或特殊的性质,如果发生任何内在的变化,这种性质就会转变为另一种性质;这个观念极其明确,因而它要么是,要么不是,而且在它就有结果;不会产生意义的差别。本质上是一个人只有一种方式,这就是:是一个赋有理性灵魂的肉体;是硫酸铜、是深红色的攀缘蔷薇,等等,只有一种方式。但是,是真的、或好的、或美丽的,却有许多方式,因而观念不能封闭在单义的概念之中。人作为一个单义的观念来理解,同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任何一个个人也不比任何另一个人更具有人类本性这种抽象实体,尽管就社会交往和道德中更突出的偶性而言,变化是大不相同的。<sup>②</sup>

因此,平均主义在属和种的逻辑范围里成为合法的;通过一种类似的抽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概念建立起来。但是存在的不平等既高于又低于这种通过使用类比而限定的严格的等级。在创造中有一种偏爱——满足于全能上帝的他将指导他吗?——而且除了在对人本性的本质和抽象的要求方面外,上帝并没有使所有人平等;否则就会有一种幸福水平,所有人都会同等地善或恶,<sup>③</sup>而且更麻烦的是,我们会被号召去同等地爱所有人。<sup>④</sup>

单义的形式本身是不变的,尽管通过其主项的变化可

① 《神学大全》,1a:XXIX:4, ad 4.

② Opusc. XI,《论专制》第三卷,9.

③ 《神学大全》1a:XX:3,4.

④ 《神学大全》,2a-2ae:XXVI:6,7.



以消除它们；<sup>①</sup>也就是说，它们不以中介的或含混的意义出现。在这一点上，很有希望对它们进行研究；它们的意义是固定的，这确保可以顺利地交流和正常地计算；就像一种货币标准那样可靠和便利，同时也有局限性；如同对一种政府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十分简明的问題，同时也缺乏具体的细节。

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常常重复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性质就像数一样；<sup>②</sup>它们的差异是种类的，而不是程度的。九、十和十一实际上是种类不同的，但是在算术中，你不可能有一个比另一个**更是十的十**：十个正直的人不比十个绿瓶子更多；在这两种情况，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这将说明这种思维模式是多么有限，但是也说明它多么安全可靠。玫瑰对于所有玫瑰都是共同的，狗对于所有狗都是共同的，人对于人类的所有成员都是共同的；在第戎的格鲁瓦和道罗梯·帕金斯之间、在一只波美拉尼亚狗和一只梅斯蒂夫哈巴狗之间、在一个班图人和一个爱斯基摩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对于那核心的单义的观念来说是外在的；存在着一种同一的意义核心。从科学分类的观点看，任何一个人也不比另一个人**更是人**，<sup>③</sup>而且尽管根据道德原则，一个好人比一个坏人强，但是这种差异不在于他们的极端本性，而在于他们的习性和终极目的。

80

单义概念的清晰性将受到称赞；它们是明确的和鲜明

① 同上，1a - 2ae: LII: 1.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八卷，lect. 3.

③ 顺便说一下，在哲学中，女人和男人是得到同样考虑的，尽管受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斯多葛伦理学影响的经院哲学家不真心实意地承认这一点。

的；它们指引人们以固定的理性方式澄清暗示的迷惑，但是它们不探察现实的深处。<sup>①</sup>它们适合于分层次建立其结果的科学。高级的哲学超越它们，然而它们依然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目标，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着手进行分类并且建立能够以专门而不变的意义来表达野生旋花类植物、石山羊和维他命 D 的性质的表述；然后通过一般的知识系统把他们的发现联系起来。他们对于事物的本质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至少他们能够给事物贴上一个足以认识的标签。也许正像在实验生物学中那样，物种这一概念几乎不过就是一种适用于一组在其适应条件的范围内繁殖的个体东西的试验。种的测定和根据那种特征作出的断定必然有待于自然科学家去做，他们由于不屈不挠，谦虚谨慎，可能会接受专门训练，从而感受到本质同一和差异或方法上相等的东西，他们也可能达到能够根据翅膀分辨出八种不同蝙蝠的观察者那样的敏锐。这样的逻辑学家仅仅考虑分类的和谓述一个特殊对象的一般性质的思维规则：概念是否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性质或者是否仅仅是一个近似的符号表达，这不是他所考虑的东西；他所坚持的是这个词在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应该有相同的意义，因而应该被看作是带有一个单义的概念。

81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应用难以把握和解决的意义这一问题来讨论。正像圣·托玛斯的个性充满了可以对比但不矛盾的反差——在他诺曼底和霍亨斯陶芬的血统中，绅士而激烈，谦卑而威严——那样，评价他的哲学也要带有差异中的相似性

<sup>①</sup> 《反驳属》第一卷，32.

的辩证法。对于他来说,类比并不仅仅是一个举例论证的方法,而是对不同类的东西的相互联系的一种反应并且是对它们的近似性的一种说明;它有一种形而上学的重要性的意义。它可能会被预期提及:最崇高的观念是类似的,美和正义,真和爱,喜剧和悲剧,生命本身,<sup>①</sup>确实,关于上帝存在的第四证明所涉及的所有完善的東西。<sup>②</sup>“为了理解一个谚语,以及关于智者的话和他们的模糊的表的解释”,为了描述一种难以把握和自由自在的但却给人以启示的精神,同时有不限于单义谓述的方式,必须冒险混合使用比喻。哲学和文学同样利用歧义,因为它们所从事的对象不能以简单的心灵吻合来回答,而要求有各种不同的反响和反应。达到数学均衡是不够的,必须要保持感觉和情感,但是要超出修辞的阶段;就好像要求一个人发现一种介乎毕达哥拉斯数学和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之间的哲学一样。

类似的观念不像单义的观念那样透明;它们更扑朔迷离。它们相应于自身有内在多样性和程度的存在物;它们表达可以得到不同约定的完善之物。它们好像是与普通的单色布相比的闪光绸。它们在普通用语的水平就开始出现,比如我们说寿比南山,毫厘不差,或者我们说冰山解冻;在——

80

幸福的女修道院,深藏在葡萄藤蔓之中,  
酣睡的男修道院院长,面如葡萄酒般紫红;

① 《神学大全》1a:V:6, ad 3.《反驳属》第一卷,97.

② 同上,1a:II:3.

82 这些有趣的诗句中,它们表明了一种相似性;它们在诗的内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哲学家经过自然科学的准数学范畴并且接触到永久的神秘,它们就被哲学家所采用。它们深奥而广泛,活生生的并且是古老的,给人以希望又是可变的,上及天又下达地。跳的是悲哀的快步舞;演的是悲喜剧。圣·托玛斯的思想总是有这样的新颖之处,古人随即可见,他的思想活动是类似东西的相互作用,而且尽管出现这样的思想活动,却不能在描述的屏幕上测定它们。他说,一个哲学家必须好奇心并且热爱神话和诗歌。<sup>①</sup>神话和诗歌超出超然于桌子上计算的范围,正像在道德哲学中它们超出墨守法规的范围一样,因为正义本身超然于写下的法典之上,并且在公平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sup>②</sup>由于缺乏神话和诗歌,科学的气氛加大了,变得不能容忍和没有人性。

类比的观念是真正周延的,就是说,它们适合于许多对象的每一个,但是与单义的观念不同,它们不是始终带有一种完全同一的意义。它们企图表达低于集合语词的变化韵律。它们基于存在的不同力量。<sup>③</sup>例如,以圣·托玛斯喜欢的例子为例,健康的可能会归于饮食、体格、气色、运动、心灵习惯或正常的情绪。<sup>④</sup>又比如,在北大西洋的微风中和五月间在波绍尔谷中,在费恩和在多洛米蒂山,在乌龟和在兔子身上,在垂直的哥特式建筑和在断断续续曲线式的巴洛克建筑中,在整齐的柱廊和在中国式的亭子中,在吕里和在柏辽兹的身上,都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lect. 3.

② 《神学大全》2a-2ae:CXX:2.

③ 同上,1a:XIII:5.

④ 同上,1a:XIII:5.

有一种美;在各种情况,美是不同的,又近似得令人吃惊。与大象鼻子相似的是我们的手,而不是我们的鼻子;脚对于我们来说类似于鳍对于鱼,肺对于我们来说类似于树叶对于树。

圣·托玛斯哲学的一种性质是,一方面保留一种秩序意识,同时要不断地表示惊奇;这种同时具有的新鲜感和熟悉的亲切感,新颖的东西和陈旧的东西,遥远的事情和临近的事情,发现和记忆,第一次欢迎和我们以前曾来过这种同时的感觉,并不仅仅属于诗学:

*curru nitido diem qui  
promis et celas aliusque et idem nasceris.*

一部杰出的小说并不仅仅是把一种普遍的主题和一种局部情景的强烈感受结合起来。具有永恒性的创造,激动人心而又从容不变的多样性,“充满了动荡生活和巨大的宁静”,这就是上帝的哲学神秘,即多和一的问题。宇宙中所有事物(包括创造者,然而它位于我们的范畴之外<sup>①</sup>),同时连续和间断,这就是自然神学的指导原理。<sup>②</sup>变化比生活的趣味更多,它是在心灵和心——两种不作区别的不同的东西——的统一体内的交际条件<sup>③</sup>。人们可以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形而上学在采纳类比的时候如何既轻松又沉闷,既机巧又庄严,既有批判精神又不牵强附会;但是我们目前的兴趣是在方法或者说在

① 《神学大全》,1a:III:5.

② 同上,1a:IV:3.《反驳属》第一卷,29.

③ 《神学大全》1a-1ae:XXVIII:1,2,5.

哲学辩证法上,而不是在这些副作用上。

如果逻辑能够在每一次精神活动中起作用并且出现,指导每一次历险,既不停留在单义表达的约束之内,也不在语言迷宫中迷失方向,那么它就必须具备一种理论和一种类比实践。如果逻辑尽管披着语言的外衣,却仅仅是数学科学的一个分支,那么这就会是一种不可能的要求,因为它是严格地单义的。圣·托玛斯在其严格说明最艰深思想的系统的这些部分采用了类比,这应该消除人们关于科学的一种偏见,以为只有以简明和固定的观念才能有益地工作,因为这里要求,在检验存在的核心的任意性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每一个角度和曲线。<sup>①</sup>存在不是一个没有区别的属,但是它进入每一种特殊性;因此,相应于其对象内不同的强烈程度有一种高尚的形而上学。<sup>②</sup>它将承认,同一种观念可以在不同的程度存在;有些东西比另外一些东西更存在,萨福克马比饲料甜菜更存在,而且萨福克农夫和他们的妻子比他们的马更存在;然而所有东西都属于现实并且所有东西都是联系的。<sup>③</sup>人们将认识到,真也是各种各样的;数学比实验心理学更真,而哲学比它们更真;而且所有各式各样的认识方式都是如此,因为它们不探讨从不发生联系的真。类比的目的是强调相似性而指出差异性;在确立这种不可避免性以后,一直会有令人吃惊的震动:

① 正像后面将看到的那样,总可以把企图以属和种对事物进行单义分类时所遇到的任何困难看作是从普通种类之外产生的,脊椎动物是附加给动物的,哺乳动物是附加给脊椎动物的,理性的是附加给动物的;但是没有东西是附加给存在的或在存在之外的,没有外在的差异。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lect. 9.

③ 《神学大全》1a: XVI: 7.《反对属》第一卷,54.

它从头至尾,从所有可爱的人都信心十足地或不是信心十足地把手伸向上帝这个陈述,到兔子急了也咬人这种修辞手段。

关于类比概念应该注意的第一种性质是它们具有内在的反差。这些程度的差别被不太准确地描述成范围的差别。<sup>①</sup>借助这些差别,哲学家学会了在进行选择时要小心谨慎,因为单义的观念好比英镑、先令和便士一样可以是直接显然的,而类比的观念却不是那么容易固定,而且由于它们表达现实中最深层次和最好的东西,因而哲学家做得十分出色,当然是在最高哲学这一领域,他们不信任简单的对立,草率的选择,以及对立态度的好坏。在这里也许可以说,道德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门形而上学科学。

当一个观念与其他观念互相关联时,它就得到丰富和加强。在一个所有事物有亲缘关系的世界中,正是类比这种才能使我们从已知的和明显的东西揭示出未知的依然神秘的东西的,甚至在陌生的东西发现熟悉的性质。必须避免带着情感来理解世界这样的情感谬误;但是这并不是说明类比,而是说明根据单义观念来思考:通过法式窗户我们观察花园的景色,罗盘上的苔藓,草地上的小鸟,而且我们称它是宜人的;然而它也是无情的,尽管不是在这个词的道德的意义上。除了感受性,整个创造都是一致的,充满了差异中的相似;而且一个辩证法世界必须挥舞类比这一精致而强有力的武器。正像我们将认识到的那样,这绝不仅仅意味着通过取样来进行推

85

<sup>①</sup> 正像不可饶恕和可以饶恕的罪恶的情况那样:区别不是在大小之间(尽管在青少年的询问阶段必须这样表达),而是在否定目的和误用方法之间。《神学大全》1a-2ae:LXXXVIII:1,2.

理。是由高到低的 *analogia entis* (存在物的类比)使哲学获得了范围和穿透力,或者以拟人的方式说,使哲学获得了志向和节制。陷于平淡在诗中可能是一种罪恶,但是在哲学中却不是:圣·托玛斯引用激烈争论的力量来说明因果关系,<sup>①</sup>在思考上帝本性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利用最粗鲁的观念,<sup>②</sup>而且在他的诗中可能会常常看到出现对偶句形式的祈祷:

在高贵的波旁家庭刚刚恢复的桂冠,  
在美丽的范妮小姐安全从城里归返。

或者虚假的庄重:

高高在上,三个王国服从的伟大的安娜,  
有时候你接受劝告,有时候你接受献茶。

但是有起也有落:如果他在神圣的主题上表现得褻渎,那么他也会确立神学中最谦卑的作用。很少有思想家这么一如既往把每个东西与其他每个东西联系起来;而且他的功绩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他的兴趣范围包罗万象;此外,不仅在纯理性思维上有和谐一致,而且在揭示出来的基督教宗教的神秘上也达到和谐一致。<sup>③</sup>

① *Opusc. I*,《论自然界的秘密活动》,为一个士兵而写。

② 《神学大全》1a:1:9, ad 3.

③ 为此,必须通读圣·托玛斯的著作。他的学说实际上是无法从题目合适的章节来挑选的。心理学家必然查阅关于三位一体的论文(《神学大全》1a:XXVII XLIII),形而上学家必然还要查阅关于天使的论文(1a:L-LXIV),社会哲学家必然要阅读关于摩西法律的论文(1a-2ae, XCVIII-CIV)。



尽管形而上学科学可能会常常在实验室出现,但是它却应该当心不要停留在这里。一种人类传统与哲学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而且值得记住的是,当圣·托玛斯去世的时候,巴黎大学的艺术或哲学比神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更感哀痛。如果不是想写一本基础教材,那么一定要冒险尝试一下复杂性和不可思议性;与其把意义限制在一种清楚的感觉经验,不如经历一下想象混乱的麻烦;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各自尊重自己的主题,但是遇到相同的问题。关于类比的存在价值和力量可以写一篇形而上学论文;逻辑尽管规定了一些规则,却不得要领,因为它关于类比的兴趣几乎、但不完全限于通过枚举或范例来推理的有效性。它的职责是保证正确和可传达的思维形式;如果说它的活动是更挑剔的,那么它的活动也是更具有否定性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辩证法的活动更不令人喜欢的。但是他将尊重普通言语的习惯表达,既不企图强加给人们一种朴素的风格,也不寻求在奔腾的想象面前无动于衷;一个比喻陈述的字面意思毕竟是其简单和恰当的意义:<sup>①</sup>在上帝的右边落座表示荣誉而不是身体位置;此外,当伴随着稍纵即逝的、飞快的和活跃的思想,<sup>②</sup>即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作为固定的筹码进行交换的思想时,就会有类比,这是因为人们愿意欢迎它所不能反驳的东西并愿意控制着类比,使心灵不会陷于歧义和含糊。朗吉努斯(Longinus)说,伟大常常需要鞭策,它也需要控制。然而人们将劝告理性主义接受那些在其内部既表现出意义同一又表现出意义差异的周延观

① 《神学大全》1a:1,10.

② 同上,2a-2ae:CLXXX:6.

念,并且在考虑它们的一般属性的过程中绝不以适合于单义形式的一成不变的方式来对待它们。

《神学大全》是一个延长了的类比论证。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善是所有人愿望的东西;而上帝是善;所以,上帝是所有人愿望的东西。<sup>①</sup>请忘记这个三段论的显然不重要的部分(实际上它丰富得超出评注的愿望)而集中考虑善这个观念。无论包括什么差异,拿着早晨来的《时代》躺在床上,当水面上仍然有一层雾霭时游泳,品尝蛋白杏仁糖和辣根浆汁,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为小事件命名: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更高尚更不朽的事情,我们说它们是好(善)的。这个词并没有传达我们的全部意思,因为这是无法说出来的,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标签;尽管列举的事件相互之间有许多差异,但是也说明一种深刻的相似性,它较之比如说马洛(Mar lowe)和古诺(Counod)之间相似性更近密,因为他们都写了浮士德这一主题。由于会有模糊的情况,因而相似性不是纯粹言语的,而是与一种现实关系相一致。

在最广的意义上,凡使用一个词代表不同的东西都是含糊的,但是必须区别有益的含糊和纯粹的含糊。前者是有理由的,因为有某种现实的相似性,而在后者,词一经说出或写下,相似就没有了。Vice可能意谓堕落或木工工作台上的工具,而且有许多例子——adder, bank, cock, date, 等等——说明语词有多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们是经院哲学家称之为偶然含糊(aequivocum a casu)的词,对这样的词,从一种意义到另一种意义的论证会成为一种明显的谬误。但是有一些歧义更

① 《神学大全》, 1a-2ae:II:6,7,8. 1a:VI:4.

为隐蔽；常识的意思可能是大多数人实际上一致的意见或生物体内为其他感官处理信息的内在机能；<sup>①</sup>民主的意思可能是从开明地扩展民众制约到一帮暴徒夺取权力这一范围内的任何东西；政治教权主义可能不仅包括黑暗的贵族统治的最后立场，而且包括一种先进的社会改革纲领。由于语词恰巧相同，因而人们以为它们所代表的观念是同一的，结果就有用未经证明的假设的论证和我们在后面将考察的其他那些谬误形式的论证。政治学的伦理探讨，道德义愤的释放，如果其目的是保卫或攻击传统的社会秩序，那么就特别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关于国际事物有一种激励人心的文章，它比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著作还要不负责任和危险。语词的印象取代了事物的观念，而且通过重复变成一种咒语。当然，语词在制约我们的思想时，特别是在下面这样一种环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经验主要来自印刷品，我们的信息更多地依赖于传闻，而且思想活动以低声细语的意识形态闲谈来进行。这里出现了冗赘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这个词：它实际上不意味谁呢？——自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竞争的资本家，古代贵族成员，共产主义者，牧师，社会主义者，贵格会教徒，无政府主义者。当一个词能够包含这么多类型时，在论证中就不能是有用的。

88

纯粹的言语含糊没有什么用处。正像圣·托玛斯指出的那样，语词的选择主要是一个协议的问题，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别人把我们称为上帝的东西称为石头。<sup>②</sup> 观念或事物不能是

① 《神学大全》，1a:LXXVIII:4.

② Opusc. XIII,《神学摘要》第15章。

含糊的,因为尽管一个观念可能指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条件,即它们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如果说两个东西有一种现实的相像,要么严格的,要么比喻的,那么就将会发现人们故意一致选用相同的词来代表它们,这就是有时候被经院哲学家指称为指派的歧义(*aequivocum a consilio*),而且更经常地并且不太使人误解地指称为类似歧义的情况。<sup>①</sup>

对于形而上学家来说,当然是在他们最严格的科学阶段,象征表达和比喻是类比等级中最低的,但是教学和说明要利用它们;圣·托玛斯说,哲学家应该喜欢诗一般的寓言。<sup>②</sup>经院主义神学应该从《圣经》和巴比伦汲取营养,而经院主义哲学由于在逻辑上是完美和完善的,因而需要利用生活经验,以免变成纯粹的拘泥于形式。柏拉图认识到神话的价值。《邦尼·格雷眼中的黎明》补充了通过气象学而得到的知识。无论多么飘忽不定,任何一点微光也不应该被忽略,任何一点接触的火花、原始神话中任何奇怪的幻影都不应该被忽略;但是当类比表达事物的内在比例时,它们是哲学上最容易控制的。如果懂得了艺术心理学,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比例时,我们就能够开始知道上帝固有的一种属性,即一个艺术家怎么对待他的作品,上帝就怎么对待他的创造物。<sup>③</sup>比喻通常不是这么严格的,<sup>④</sup>而是与直

① 《神学大全》1a: XIII: 5.《反对属》第一卷, 33, 34. 注意到多义的这个词的这两种意义,即注意到 *aequivocum a casu* (偶然的歧义)和 *aequivocum a consilio* (指派的歧义)之间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一个比其结果更高本性的原因叫做一种多义的原因,表面上它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所有充分发展的原因都属于这一类。上下文将决定意义:多义的机会要么仅仅是词项的同一,要么是谬误的情况;蓄意的多义指一种现实的相似性。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 lect. 3.

③ 《神学大全》1a: XIV: 8.

④ 同上, 1a: 1, 9. 1a - 2ae: LXXXVIII: 1.

喻、讽喻和借喻在一起,<sup>①</sup> 它被划分在 *locutio metaphorica* (比喻表达) 这一栏下, 并且属于类比。尽管哲学辩证法将不可避免这种生动的表述, 也不忽略任何将提供与现实有关的情况的东西, 而神学将把好色说成是原罪的导火索,<sup>②</sup> 把忏悔说成是船遇难后的一块木板,<sup>③</sup> 但是最适合形式和理性研究的类比观念是那些表示最确定和最抽象的比例和意义的观念。托玛斯主义体系离但丁(Dante)比离密尔顿更近。

圣·托玛斯的有机思想的整体是围绕着存在的类比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在我们经验的多样性的背后, 不是有一种唯一的、完全的和单调的现实, 而是有一种我们的心灵能够以许多不同的音符与之配合的完美的丰富性。那里也没有多种多样根本不同和独立的单位, 因为宇宙是一种由许许多多相互密切配合的系统构成的有计划的秩序, 而且这些系统都不是封闭的。绦虫说明了上帝想象的学说,<sup>④</sup> 甚至虚幻的愿望通过神圣的幸福而变得强烈起来。<sup>⑤</sup> 存在着差异也存在着统

① 对这些修辞方法人们试图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定义; 但是为了理解经院学者的书面批评原则, 特别是关于圣经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 严格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与丰富的创造性的想象交织在一起), 最好要看到, 一种讽喻比一个寓言更有助于更详细的分析。因为在一个讽喻中, 故事的所有部分在它想要给出的教训中都有相应的部分, 一个讽喻实际上是一个延长了的真喻: 国家就像一条船, 总理就像舵手, 财政大臣就像事务长, 左满舵是共产主义, 右满舵是资本主义, 或者随便什么。但是一个寓言讲述一个必须完整理解的故事, 而不必细究其诸部分, 考虑它们是否相应于道德部分。上帝像一个不公正的法官, 他同意一个纠缠不休的女人的要求; 要点是执着地祈祷, 这里没有暗含着上帝的懒散。一个寓言实际上就是一个扩展了的比喻。

② 《神学大全》3a: XV: 2.

③ 同上, 3a: LXXXIV: 6.

④ 同上, 1a: XCH: 2.

⑤ 同上, 1a: XXVI: 4.

一;事物不是完全不可化归的,即不是众多没有窗户的单子;它们也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的一些方面。一方面要避免泛神论,另一方面要避免多神论。存在一个上帝,他的无限并不消除有限性,他的光轮并不熄灭比较弱的光辉。<sup>①</sup>没有地方可以检验这种多元论的基础,即本质存在和存在之内的区别。<sup>②</sup>然而在这种高度,心灵,还有心灵的逻辑,必须发现一种方法;在这里是一个立足点,在那里被理解为具有重要意义;就像登山一样,它完全巧妙地保持平衡和学科的严密性。

90 这里也不是探讨形而上学类比观念的地方,无法探讨它的两个分类,一类是属性类比,或者说,直接的比例或关系(*analogia attributionis*),它把在一个原理或原因的推论或结果中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归于这个原理或原因;另一类是恰当比例性的类比,即比例的比例或关系的关系(*analogia proportionalitatis*):

它更复杂更深刻,并且是从一种熟悉的关系生动地表明另一种迄今不知道的关系。<sup>③</sup>读者不必努力把握差异,这依然是职业的经院哲学家之间争论的问题,但是如果读者顺着下面这个例子的思路来理解它,就不会有太大的错误。让我们想象一个人,他熟悉莫扎特(Mozart)的作品,但是从未听过海顿(Haydn):他想了解情况;你回答说,海顿是莫扎特的老师,而且这个比较年轻的人是一个忠实的但是喜欢冒险的信徒;这样你就使用了一个属性类比,而询问者得到了一些关于

91

① 《神学大全》,1a:VI:4. 1a:VII:2.

② 同上,1a:III:4.

③ 争论,《论真理》第二卷,11。争论,《论潜能》第七卷,7。《神学大全》1a:XIII:5。《反对属》第一卷,34。《论三位一体》第一卷,2, ad 3。参见图 5。

海顿的知识。但是如果你回答说,海顿对于莫扎特就像面包和黄油对于饼干和黄油一样,那么你是画了一条平行线,或者说利用了比例的相似性。这里用这个例子不是为了它的合理性,而是作为一种方法的说明,尽管它可能有些低劣,但是预计这种相似性会使询问者对海顿的音乐特征得到相当多的了解。从坎宁(Canning)的讽刺短文可以得到这两类类比和它们的比较的例子。他把阿丁顿描述成“护卫英国的幸福的雄鹅”,这是一种属性类比;但是在他那著名的对句中,即“皮特对于阿丁顿,如同伦敦对于帕丁顿”,含有比例类比,由此我们得到一种更深刻和更广泛的历史鉴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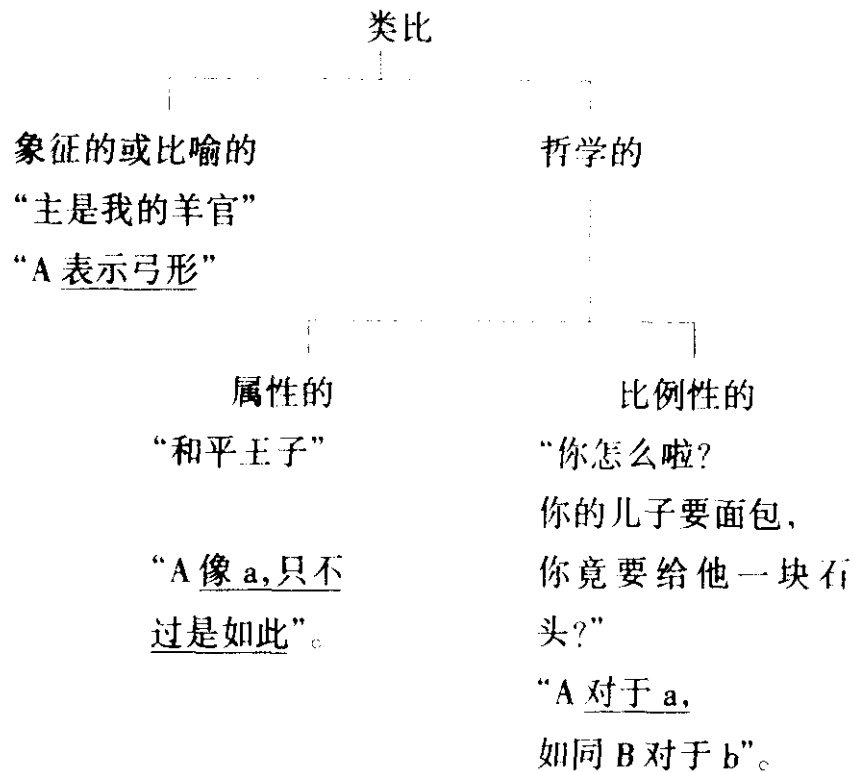


图 5

(画线的词代表询问者已经知道的东西)

这样的属性和比例是日常言语中使用的词组的基础;形

而上学家干脆把它们提高到一个更抽象的水平,而逻辑学家则记录它们的心灵形式并在意义的局限内保持它们的发展。脸上露出笑容,但是这个词被转用到风景、海洋、果园和前景上。葡萄酒被称为浓郁的、或聪明的、或谨慎的。血浓于水。美会悄然消失。我们说胆小如鼠,生龙活虎,声音圆润,跳梁小丑,暴跳如雷,如坐针毡。例子的范围可以包括从稀奇古怪的东西到有条有理的东西,从活生生的东西到学术的东西,从诗学到科学。在《神学大全》中,它们被提出来并加以研究;(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把创造者比作艺术家;<sup>①</sup>另一个例子是心灵和意志的平行,正像心灵是对结论而言,意志是对选择的对象而言;<sup>②</sup>第三个例子是一个罪犯和身体的一个有病器官之间的相似性。<sup>③</sup>

92 如果逻辑可以是一种活生生的哲学的健康伴侣,那么即使陷入困境,它也一定欢迎这样的习惯,即探讨的范围极为广泛并且在初看上去极为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熟悉的性质。根据数学符号而进行的分析不会满足这种情况。当心灵既不由于复杂性而胡思乱想,也不允许自己由于对其丰富性感到困惑而茫然时,这里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稳定性和简单性。<sup>④</sup>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亚西比德是骄傲的或者阿基利斯和埃阿斯是骄傲的,我们根据调查就会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这就是不容侮辱”,但是他也提到,“正是这一点,促使亚西比德去打仗,导致阿基利斯愤怒,造成埃

① 《神学大全》1a: XIV:8.

② 同上, 1a: LXXXII:2.

③ 同上, 2a - 2ae: LXIV:2.

④ Opusc.《论原因》lect. 9, 10.



阿斯自杀。”<sup>①</sup>实际上,根据心理学家分析,这种协调能力正是智力的标志,不论是在对于像阿维拉的圣·特雷萨(St Teresa of Avila)和利雪的圣·德肋撒(St Theresa of Lisieux)这样如此不同的人的亲缘关系的交感分辨中,或在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且识别字谜游戏由“一人一口酥”读出“一盒酥”的能力中,或在对于“他的皮肤可能是白的,但他的心是黑的”这样出自一个黑人的赞美的理解中,还是在“上帝是最正义的,因为他是仁慈的”这种认识中,<sup>②</sup>都会发现它。也许这就是感知敏捷而流畅的人容易把他们的比喻混淆起来的部分原因。

贝恩(Bain)说:<sup>③</sup>“当我们的的心灵被一种动力情况所占据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一匹马、一台蒸汽机和一个瀑布之间的区别。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些不同的东西肯定阻碍了它们最初的一一;而对于迟钝的智力来说,这种同一也许会永远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掌握了类比,我们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是不同的。例如,动物的本能将驱使它们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捕鱼,也可能会潜水,也可能会趟水;但是我们能够采用动作不同而意义目的相同的一切方式,我们可以用拖网捕鱼,用鱼钩钓鱼,用标枪扎鱼,用深水炸弹炸鱼,或者用手抓鱼。从这种类比的意可以看出,上达哲学的思辨,下至像丛林作战这样的技能,适应力一直在起作用。正像军事专家指出的那样,在丛林作战中,尽管文明人开始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由于他们有掌握问题的出色能力,因而能够被训练得比原始人更有效率。

① 《后分析篇》第二卷,13,97b. G. R. G. Mure 译。

② 《神学大全》1a: XXI:3,4.

③ 《感觉和智慧》。

93 在这种全面能力或(有时也称为)一般智力的构想中,一般这个词正在开始恢复某些过去由于外延概念的简单和单调而显然被否认的力量;因为成为普遍的东西揭示了一种可以应用于不同部门的强大的核心能力,一种在大量的东西中进行探索的具有结合力的智慧。这里再次使人们想到为理论和实践的分裂而遗憾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极大地突出人类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可能不会给培植另一个领域留出太多的时间,然而能力却是有的。威尔地是一个熟练的农民,圣·托玛斯本人是一个受欢迎的有那不勒斯方言的传道士,<sup>①</sup>一个人类性格的敏锐观察家,<sup>②</sup>而且常常有人向他请教管理问题。<sup>③</sup>但是由于他有许多潜在的隐喻,因而他的书对于那些通过查阅索引中适当的条目而摘录他的学说的人就很难读;他实际上不是直观地指教,因为他假设一种一般背景并且在那些题外话方面他的知识常常是最多的,他关于一个通常论题的最出色的说明是在许多靠不住的地方发现的。一个论题出现在许多方面,从一个方面到另一个方面的段落不是不连贯的,他的个性并没有分裂。

最后我们可以勾画一下在《神学大全》的一篇主要论文,

① Opusc. XXXIII - XXXVI. 这些布道大部分是以英文发表的,《三个伟大的祝福》, Burns Oates, 1937.

② 对情感的详细分析。《神学大全》1a - 2ae: XXII - XLVIII; 对好的和坏的人类习惯的详细分析, 2a - 2ae: XLVII - CLXX.

③ 参见 Opusc. XI, de Regno, 《论君权, 献给塞浦路斯国王》; Opusc. XII, de Regimine Judaeorum, 《论犹太人问题, 献给布拉班特公爵夫人》; Opusc. XX, 《论推迟的商业法案会议》。从向他提出的那些不同性质的问题, 有可能看到我们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 他所在的宗教团体的首脑提出了两大堆问题, 一堆是 42 个问题(Opusc. XXII), 另一堆是 108 个问题(Opusc. XXIII)。

即论述上帝本性问题上单义词、多义词和类比词的使用方式。由于已经承认了有神论的初步立场,因而神学学派主要分为三派,尽管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细小差别;相应于单义词和多义词的对立界限有两种极端的立场,而且圣·托玛斯说,<sup>①</sup>相应于一个类比词的适中,即不是妥协意义上的中介,而是美德被说成在于适中这种意义上的适中,<sup>②</sup>有一种中间立场(modus medius)。勇气不是鲁莽和懦弱的混合,尽管可能会假定这些情绪的最初阶段,<sup>③</sup>而且没有激情,同样就没有节制;<sup>④</sup>因此,一个类比词并不体现一个已经打了折扣来满足情况的单义词,即不是一个一心一意地向一个多义词让步的单义词,而是凭其自身就比单义词更高级,也比多义词更明确。

94

首先存在着一种原始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人们接受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最强最好的性质并且毫无保留地把它归为上帝具有,依据人类的宽厚、报复、愤怒和其他秉性来描述上帝的性格,也许把他的仁慈看成好像是一种好脾气,或者怨恨他的报复,就好像这是出于暴怒。这里,语词都是单义理解的;这种基本的描述是拟人的描述,比如由对于英文权威著作,特别是对于《旧约全书》的粗糙理解而产生的结果。<sup>⑤</sup>

其次是另一种极端,有些人认为,尽管我们必须谈论神性,但是关于它却是根本无法认识的:如果有一种神圣的主义,那么它一定与人类的正义不同,因而说上帝善(根据分析)

① 《神学大全》1a: XIII: 2, 4, 5.

② 同上, 1a - 2ae: LXIV: 1.

③ 同上, 1a - 2ae: LIX: 2. 2a - 2ae: CXXIII: 3.

④ 同上, 1a - 2ae: LIX: 5. 2a - 2ae: CXLI: 3.

⑤ 同上, 1a: I: 9, 10.

只能意味着他不是恶或者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如同我们所知的善的原因。<sup>①</sup>由于观念之间没有可靠的相似性,因此必须把词看作是多义的;因此产生的理论就叫做不可知论,这种理论不仅包括那些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的人,而且包括对圣·托玛斯所来自的 *theologia negativa* (否定神学) 学派的尊敬、反对和热心这种混杂的心情,以及为有疑虑的人开业行医的迈蒙尼德 (Moses Maimonides) 这个响亮的名字。<sup>②</sup>

95 在这之间是 *via media* (中介方式), 如果人们可以这样谈论圣·托玛斯的冒险的但是经过计算的综合, 也许是他最重要的、当然也是他最具特色的对于理性神学这门科学的贡献。因为尽管他一开始就说, 我们知道上帝是什么, *quomodo non sit*,<sup>③</sup> 但是到头来他超越了他分析的条件, 至少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赋予他最严格意义上的主动和绝对的完美。他的工具就是类比,<sup>④</sup> 即一种根据消除法和施加法 (*via remotionis et excellentiae*) 带有模式限定的形式的批判应用。一些基本因素的完善或观念, 比如, 知识、善、生命或力量, 首先得到仔细的检验和净化, 这些因素可能在我们的经验中总是伴随着它, 而本质上却不属于它的本性。然后这种完善或观念被提高, 与其他观念联系起来, 并且被赋予上帝作为他的原则上的、专门的和固有的本性。<sup>⑤</sup> 严格地说, 这种方法是科学的。但是, 即使是写诗的方法, 在没有提供结果的时候, 也是有缺点的。

① 《神学大全》, 1a: XIII: 2.

② 争论, 《论潜能》第七卷, 5. *Opusc. X*, 《论原因》lect. 6.

③ 《神学大全》1a: II, 导论, 1a: I: 9, ad 3.

④ 同上, 1a: XIII: 2, 3, 6. 《反对属》30. 《论三位一体》第六卷, 2.

⑤ 《神学大全》1a: XXXIII: 3.

## 11 复杂的和具体的

在展开论述以后,下面必须考虑观念的深度。当事物的一种本性或性质被孤立起来的时候,无论这种本性可能会多么丰富、怎样合成或如何多样,都形成一种简单的观念(*conceptus incomplexus*)。例如章鱼、豪猪、人、精神、服装、有效因。一个简单概念是一种不受前件、附属物或后件限制的观念的逻辑形式。然而,如果在这个观念中集合了一类不同的本性或固有属性,那么你就有一个复合或复杂概念(*conceptus complexus*):一个复杂概念表示一个偶然的整体。在“在深蓝色的海底娶一条美人鱼为妻”、“一次两栖作战”、“一种讨厌的责任”、“淋巴系统”或“国家防空联盟”中有一种两极对应(*polupatheia*)。一次军事行动不是实际上两栖的,责任实际上也不是讨厌的;在这些情况,两个简单概念结合成一个复杂概念。<sup>①</sup>

简单概念是逻辑思维的要素,在追溯到它们的时候,我们不考虑谬误的情况。然而表达的精练并不一定预示着思维的压缩;有一种在几乎是哲学的童话中表达出来的与我们周围环境并不相符的简单性。复合概念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需要得到注意。这有几种原因。它们可能很容易融入模模糊

---

<sup>①</sup> 当语言才能允许形成一个表现力丰富的词时,比如像希腊语和德语中根据不同的方式所形成的那样,或者当在熟悉的言语中承认了附加的性质时,比如像海员们谈论海湾、运河、海峡或维修给养时,这样一种观念可能会被单独一个词表达出来。一般来说,一个复合观念要求一系列词,例如,“在一棵盛开的苹果树上盯着屋顶上一只红腹灰雀的棕黄色的猫”。但是无论词少还是多,检验一个复合概念就是检验它包含多少不同观念。

97 糊的观念；一个复合的正义观念可能被掺杂到惩罚性复仇的观念，因而打开多义之门，比如，用对正义的渴望为由为满足一种愤怒的欲望进行辩护。此外，复合概念能够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你可能由于上下文的色彩而看不到意义。一个观念的外部标志可能是引人注意的和令人感兴趣的，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论证就会失去适当的平衡，就像货物被转移，清单和办事员也被转移一样，与正在开车的驾驶员聊天显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而且正像比喻能够被搞混一样，论证也能够被搞混，并且没有补救性的改变。换言之，复合概念可能会引入不相干的谬误。此外，它们接近于形成判断，甚至形成论证，因为一个简单概念显然不过是一个对象的不成为一个陈述的简单记录，而一个复合概念由于把一定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因而相当于采取了一个确定的立场；一个简单概念既不要求接受，也不要求拒绝，但是当你权衡这个名称的合适性或其他性质，或者这种情景的可能性或其他情况时，一个复合概念却可能会使你迟疑不决。

在考察经院哲学家辩论过程的时候将会看到，随着在论证过程中聚集越来越多的性质，一个简单概念是如何表现出变得更加复杂，但是这种性质的积累不是实体的表现，而是外在的表现，因为无论如何，在更为认真可靠的辩论中，词项似乎变得更加复杂，而核心的观念却变得更加简单。

然而，简单概念和复杂概念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有些像《纽约人》和《笨拙周刊》的幽默之间的区别，《纽约人》旨在最经济的陈述并且几乎不用一字就引人发笑，而《笨拙周刊》充满了不相关的细节；简明可能是诙谐的灵魂，但是过去的幽默家要求充裕的时间活动余地来进行他们生动的喜剧性的表演。或

者用另一种类比；一个简单概念就像一个音乐术语，它可能是一个单音符或一个和弦，但是一个复杂观念就像一个音乐短句；前者有和声，后者有旋律。

经院哲学家有支配简单概念和复杂概念在论证中的用法的术语，这些概念被说成是精确的概念、结合的概念或专门的概念。如果一个概念得到这样的限定，使得体现出来的本性或特征离开了其现实的本质部分，那么它就被说成是精确的，这个观念就必须被精确地 (praecisive) 理解：为了清晰的缘故进行了心灵的清理，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分离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有虚假；否则论证就成为不现实的和没有益处的。研究有时候要求这些抽象而精确的概念的高度纯洁性，关于它们的极端的例子是：与线无关的曲线，与动物无关的青春，或与差异无关的区别。我们看到，逻辑实体属于这一类，它们可以被称为经过稀释或提炼的观念。

98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样一些概念，它们表现出一种本性与另一种本性或与许多其他本性结合在一起。这种概念实际上是用连字符号连接的，必须总是被看作结合的或二联的 (reduplicative)。例如，前垂羽毛，多佛鳎，固执的人，想入非非的海军上将，说话老气横秋得可以作你的父亲，加入维生素的人造黄油，成文法。我们使用的概念大部分是这样混合的；甚至简单概念也有共鸣和和声。有一些概念本来是单个和自由的，但是由于习惯力量或陈规戒律而变成结合的或约束的词；例如，暴发起来的资本家，残酷的独裁者，火红的青春，冷淡的东方人，罪恶的尘世；或者由于文明的人为性，迫使我们说带壳蛋，液体牛奶，法(国)西(班牙)式的。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一些复杂观念接近于判断，比如像“徒劳的劳动”这个酒吧招牌，

对于这些观念也需要小心,以免它们在论证过程中发生内在的变化,比如,赞同“抽烟时祈祷”变成允许“祈祷时抽烟”。

有一些观念比这些结合概念更鲜明或更明确,同时又没有成为极端的精确概念。它们表现出没有任何修饰的独特和不同的本性。它们代表一种专门形式,或专门因素;这种观念被说成是专门的,必须被专门地(specificative)理解。这样的形式是科学努力要发现的,而且可能是通过双方周全的讨论而试图发现的,而不是通过七嘴八舌的争吵来发现的。然而根本的种类比它们全部涵义少;专门考虑这些种类可能就像驾驭没有驿车和马的辕马位置一样。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只有实际上可以把抽象概念在一个协调的知识体系中重新放在一起,比如,当解剖学、心理学、社会伦理学和性神学被一致地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分别地考虑它们。

在经院哲学论证中,一般从上下文能够相当明确地看出应该如何理解观念:对于每个 ens rationis(理性的东西)都有一个精确概念,对于每种现实的一般性质都有一个专门概念,对于不同观念的每个复合构成(由量而个体化的质料、民主政府、松懈的良心),对于每个历史事实(亚克兴角战役、南海骗局、牛津运动),对于诗的每个注释(肩负海洋的鲸鱼、柔软的莉迪亚秀法、漆黑的林海),都有一个结合的概念。在讨论中,最重要的是看到观念什么时候应该被理解为精确的、结合的或专门的,以免我们不知不觉地从第一类极端的抽象滑到第二类完整的表现;或者从第二类丰富的混合滑到第三类形式独特的性质。

以前有一种比现在更经常出现的谬误,它不是由于我们自己有任何逻辑优越性,而是因为科学家们在说明他们使用



的术语界线时变得更加挑剔和严格。让我们回想一下这种谬误。在探究伴随我们心理状态的生理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当出现了感觉  $x$  和情绪  $y$  以后,就发生生理变化  $X$  和  $Y$ ,并且当发生了生理变化  $X$  和  $Y$  以后,就出现感觉  $x$  和情绪  $y$ 。这是前提。目前由于已经悄悄出现了这种结论,所以, $x$  和  $y$  就是  $X$  和  $Y$ 。美德和恶习是副产品,就像糖和硫酸一样:心理学不过是提炼过的生理学。有时候人们试图证明这种唯物主义结论,但是更多的时候,它干脆悄然出现。这种变幻对于心灵来说并不困难。心灵与手不同,它不必忘记以心理的这一专门观念替代心理生理的这一结合的观念这样的计谋。有时候前提被修改得满足了结论的需要,并且不是准确地陈述生理变化伴随着心理变化,而是断定它们是同一的,因而一个伴随物和一个构成物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sup>①</sup>有一种相似的谬误,它赋予一种药物特殊的价值,因为它比如可以产生忽必烈汗(Kubla Khan)的狂喜;但是正像德拉·梅尔(de la Mare)先生看到的那样,这种指定不是鸦片本身,而是鸦片加上柯尔律治(Coleridge)。当代关于宗教哲学的论著一直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模式。论证从人们认为父亲在幼儿心灵占据的地位出发,达到上帝这一观念,于是就认为这个观念是从儿童时代保留下来的一种幻想。在这里又可能从幼儿和初始心理学的概念出发论证这种情况,但是结论常常是强加的,因为前提中的描述概念在结论中变成了定义概念。

从逻辑的观点出发,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的划分对于谓述规则是有影响的;从人类哲学的观点出发,这种划分提出了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2ae:IV:1.

一般观念和个别实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題。

一个具体的观念代表一种性质或意义,它不是作为一种简单形式或纯粹类型而存在,而是在一个主项或多个主项中存在,并且表示存在于事物之中的人类本性;而这事物就是人。像红脚鹬、警察、上帝、原因这样的具体词被毫无变化地用于被认为具有现实存在的实体。<sup>①</sup> 尽管语词是复数,比如,人(们),警察(们),概念也有可能是具体的;然而应该注意复数语词有变成抽象语词的倾向。一个具体的词总是表示一种作为存在主体的性质,而且由于创造出来的事物不是纯粹和简单的,而是合成的,特别是在这种合成物的核心有作为一事物而存在和作为一特殊事物类而存在之间的区别,<sup>②</sup>因而在这种程度上将会证明具体概念是复杂概念:圣·托玛斯说,具体活动是一种合成模式。尽管具体概念与事实混合在一起,因而总是令纯粹理想的哲学家感到困惑,但是它们有能够指明完整和单个实体的优点,而且由于意谓一种现实存在,它们适用于上帝,<sup>③</sup> 尽管这里没有质料和形式、本质和存在、或存在和存在方式的合成的问题。<sup>④</sup> 具体概念比抽象概念更有力量;上帝这个观念比神圣这个观念更急迫,更值得注意;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狂热的自然神论者。

但是,由于有了与具体概念形成对照的抽象概念,于是在

101

① 一个具体词当指一个实体时,表达一个 *conceptus absolutus* (绝对概念),例如,他是人,或当指一种偶性时,表达一个 *conceptus consignificativus* (次意概念),比如,他是脸色苍白的。

② 《神学大全》1a: XIII: 1, ad 2.

③ 《反驳属》第一卷, 30.

④ 《神学大全》1a: III: 2, 3, 4.

活力方面的损失在清晰方面得到补偿。一种意义在任何一个或一些特殊主体之外得到理解,例如人性、礼貌、因果性,而且在一种纯粹和简单的状态被表达出来,没有任何明确的体现。这种纯粹性和提炼使抽象观念在上帝本性的分析中成为极其有用的。<sup>①</sup>正像从它们的名称使人们想到的那样,它们是抽象的结果,而且是形式的抽象。中世纪的拉丁语有一种创造抽象词的技巧,但是任何活跃的思辨阶段确实都充满了抽象词;它们简化情景,有助于非人称处理。然而,清晰性是以损失完整性为代价而得到的。一个抽象观念是一个事物的部分观念,因为它仅仅表示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只是一个物质实体的一部分,尽管是明白而专门的原则,<sup>②</sup>或者说,如果包含了质料,那么质料不过是被示意(*ponitur in obliquo*),被处理为一种代用形式,<sup>③</sup>而独一无二的、得到深刻表述的单个的事物却依然在考虑之外。经院哲学家满足于把形式看作 *quo*,即“由……的”或“据……的”,而不是看作 *quod*,即“……的事物”;看作表明的类型,而不是内在的个体性。抽象观念和具体观念之间的区别一直被比作古典的法国戏剧和英国戏剧之间的区别。但是约翰逊博士回答说,“高乃依与莎士比亚相比,如同修剪的树篱比一片森林”。

逻辑学家将十分小心地识别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这种实践有时候在普通用法中是可行的并且提高一种观点的力量。他是文明,意味着他是极其文明的,但是在严格的逻辑形

① 《神学大全》1a: XIII: 1, ad 2.

② 同上, 1a: III: 3.

③ 注释,《形而上学》第五卷, lect. 2. VII: lect. 3.

式中这种表达是不允许的,因为如果真有一个人是文明的话,那么就会得出再没有其他人能够是文明的,因为文明已经被整个地占据或占有了。<sup>①</sup>文明被表示为一种离开任何特殊表象而存在的形式,而且一般来说,应该遵守这条规则,不把一个抽象的谓词赋予一个具体的主项,也不把一个具体的谓词赋予一个抽象的主项。<sup>②</sup>

## 103 12 否定的和肯定的

在船头右舷前方海面上发现一缕黑光;他一面仔细观察,一面说:“不,不是一只潜水艇,但是它在移动,一定是活东西;游动像鱼,不,这是一条鲸鱼,我认为是一条抹香鲸。”他犹豫不决地通过划分达到对概念的说明。不是一只潜水艇——一个否定概念;但是它在移动——一个肯定概念;一定是活东西——一个普通概念;游动像鱼——一个描述概念;这是一条鲸鱼——一个确定概念,但是不完全的;一条抹香鲸——一个充分完全的确定概念。这个澄清过程与经院哲学家的说明活动是一致的。

首先,让我们考虑否定概念,也叫不定的或不确定的概念(*conceptus infinitus*)。

① 《事物和本质》第八卷,以及相应的章节。《反驳属》第一卷,21.

② “我是纯洁的概念”(Je suis l'Immaculee Conception),这些词看上去可能违反了规则,但是必须记住,它们是在地方话中表达的,而且假定这个短语的意思被理解为唯独玛利娅具有无罪这种特殊性质。“我是复活和生命”也必须这样理解。在基督教神学中,特别是与三位一体的学说(《神学大全》1a:XXXIX:4,5,6,)和化身的学说(同上,3a:XVII)相联系,严格的规定制约着具体和抽象语词的使用。说人是上帝是恰当的,但是说人是神圣或上帝是人性则是不恰当的。

伟大的否定,无论徒劳的智者会怎样  
探究、定义、区别、教授、设想,  
你不准备把他们无味的哲学加强。

的确,否定的认识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在几何学中点和线是以否定方式定义的,否定的观念使论证变得尖锐;除此之外,它们隐含着肯定的认识,因为否定假设了某种标准的肯定。一个普遍否定的系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人们可能会以为, 104  
否定概念能够告诉人们的不比彼得·辛普勒关于河马获知的多,“看守人说这是两栖动物,因为它们不能在陆地生活,而且死在水里。”但是实际上,否定可以告诉人们许多信息;交谈中和音乐中有言语沉默,而哥特式建筑的形成是由于在空间方面超过平面。当一棵熟悉的树被砍倒以后,就有一种新景色,辩论中有此处无声胜有声,学问里有扬长避短。没有周围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有洞这个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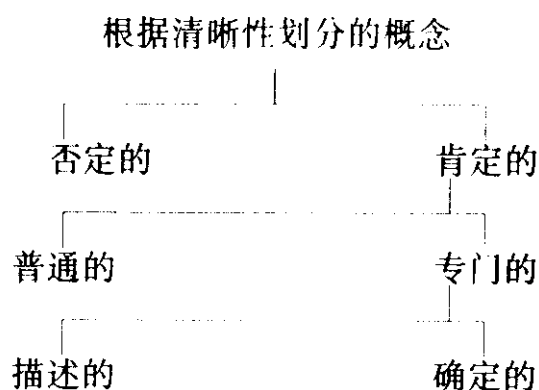


图 6

(一种进一步划分的经院主义模式的简化表示)

① 《神学大全》1a-2ae:LXXII:7, ad 3.2a-2ae:LXXIX:3, ad 2. 参见图 6.

这里已经暗指了消除法(via remotionis)。这种方法也许是在眼前情况中,特别是在探讨高级的和精神的问题时,心灵容易达到清晰性的最直接的途径。<sup>①</sup>即使它不是最短的途径,仍然吸引了那些会十分明确而又小心的人。在一种室内游戏中,否定概念一直是被使用的。一个人被送到室外,在他回来的时候要求他发现刚才陪同他的人想的是什么:这个论题无论多么深奥,通过应用否定概念的方法总是可以被发现的,而这种方法在严肃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究中也是卓有成效的。人类哲学最初充满了困惑,必须小心地挑选道路,常常要回头,并且说,不,不是那样。在13世纪以前理性神学的发展中,否定概念起一种主要作用,产生的结果就像英语中类似的天才的克制表述那样从容不迫和给人以启示。布尔沃(Bulwer)说:“在帕默顿斯勋爵的论著中没有广泛明确地表示出尊敬,”而如果用肯定词来进行这种特点说明,效果会更有力。圣·托玛斯在他关于上帝本性的论文开始时说,“首先让我们考虑上帝不存在,”<sup>②</sup>尽管他特点鲜明地超出了关于上帝的肯定观念的表述阶段,<sup>③</sup>但是他极大地依靠了 *theologia negativa*(否定神学)。

方法上的排斥的一种条件是采用的概念应该与问题有关;离题万里和张冠李戴都是无益的。这种方法比清除不相干的东西离论题更近。前提也不能全是否定的。过去有一个著名的旗舰舰长叫赫尼奇(Pompo Heneage),他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个撞船事件作证,当要求他回答他会怎么做时,他回

① 《神学大全》,1a:XXXIII:4,ad 1.

② 同上,1a:III.导论.《反驳属》第一卷,14.

③ 《神学大全》1a:XIII:12.

答说：“如果我的船在它那时不在的地方，而且如果‘先锋号’在它那时不在的地方，我就会做我那时没有做的事情。”正像后面将看到的那样，从两个否定的前提是得不出结论的；根据纯粹的破坏是不可能建立任何东西的；甚至就批判而言，毁灭性的抨击也是基于肯定的信念的。从仅仅是没有得不出任何东西：我想起格雷夫斯(Charles Graves)先生关于基拉卢的蛇的故事，圣·巴特里克把它们赶出国去；它们可以把脖颈缠绕在滑膛枪上，沿着枪管侧目而视，并用尾巴装弹开火；但是圣·巴特里克恳求它们，让它们离去，它们嚎叫着走了；马圭尔(Johnny Maguire)说，我没有在骗你，现在在爱尔兰海岸上这种东西一点也找不到了，这就是证明。

在探讨否定用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经院主义辩证法中一直起作用的一种区别，即简单否定(negatio)和缺失(privatio)之间的区别；<sup>①</sup>这些技术性的术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简单否定，或一个纯否定概念的应用，不过是排除了一种形式或特征；人不是天使，艺术不是道德的，质料不是创造出来的，人类法律不是综合的和包罗万象的。但是缺失，或一个缺失概念的应用，意味着性质应该出现；人不是有德行的，艺术不是理性的，质料不是有帮助的，这条法律尚未颁布。说一只猪是无翼的是应用了一个否定概念，而不是更聪明；但是，说这种猪是无鼻的则是应用一个缺失概念并且发现缺乏的东西。批评应该有上下文意识；正像阿利斯关于另一种情况所说，“如果它长大，它就会成为一个难看得可怕的孩子；但是我认为，它实际上成为一只漂亮的猪。”从道德方面可以举一个类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XLVIII: 3, 2a - 2ae: X: 1.

似的例子。简单无知,或作为知识的纯粹否定的无知,是无罪的;我为什么应该知道中国的长城有多少块石头呢?或者,我为什么应该知道所有河流的名字,以便顺时针方向环绕英国海岸呢?但是如果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我是无知的,比如国家的传统和法律,那么这是缺失并且应该受到责备。<sup>①</sup>

圣·托玛斯在恶这个问题上的教导依赖于对于缺失的看法和影响的鉴赏。<sup>②</sup>因为恶不是一个事物,也并非仅仅是没有善;它是应该出现的一种形式的缺乏,即由于善的不适当而产生和决意出现的,并且是在一个善的主体出现的一种 *privatio* (缺失),因为不可能有断然和完全坏的东西。<sup>③</sup>恶非常像毒药,有一个剂量的问题。不是出于任何仁慈的精神,而是由于他的形而上学苛刻的要求,圣·托玛斯根本不能允许一种可以与善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相比的纯粹恶的精神或恶的原则存在;在这二者之间没有戏剧性的两极分化,因为恶相对于善来说是附属的和次要的,如同否定是从肯定得出来的一样。<sup>④</sup>

① 《神学大全》,1a - 2ae:LXXVI:2.

② 争论,《论选择》第一卷,1,2,3.

③ 《神学大全》,1a:XLIX:3.

④ 下面这段话引自法庭调查一只潜水艇造成的损失时的一段盘问,以此可以说明否定概念和缺失概念之间的混淆。我们将看到从没能(*disabled*)变化到不能(*not able*)(一个否定概念)。

出现一股拉力是为尝试下潜提供更大的安全吗?——是的。

它的两个目的是在下潜前带走不必要的人和警告潜艇当心来船可能会使它有危险吗?——是的。

当你出去的时候,这两个目的你实际上都没能实现吗?——是的。

你是在下潜前没有带走这些人吗?——是的,但是我们不是没能这样。

在它下潜之后你是不能带走任何人吗?——当然是的。

所以,在它下潜的时候,你是不能带走人吗?——恰恰如此。



哲学思维在否定概念和缺失概念之间总是摇摆不定,它把原罪(一种缺失)看作是生物自由和局限的必然后果(一个纯否定概念)。现实中总是有分歧,我们的思想中就有相应的脉络。否定性,即并非是那樣的,正是增长知识的机会,学生必须要学习否定的辩证法,正像寻求完美的人必须表现出克制的美德一样。<sup>①</sup>理性思维的开端是矛盾律;在同一方面是与不是是不相容的;是与不是不能是同义的;在一个由许多事物和许多关于它们的思想构成的世界中,通过肯定在某一方面是就隐含着在另一方面不是;那是一朵郁金香,它不是博帕尔夫人。正题、反题与合题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并不是这样表示的,然而圣·托玛斯的研究过程却包括以下原则:矛盾的东西不能同时是真的;对立的東西可以进行对比,从而产生更高级的肯定。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观察上来。当他说不是,不是一只潜水艇时,他认识了某种东西;但是当他说但是它在移动,认为它一定是活的时,他认识得更多。这时他有了一个肯定概念, *conceptus finitus*。从逻辑的观点看,所有认识都必须从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开始。它可能代表一种最低限度的起点,在这种条件下,讨论的目的将会提供更大的清晰性和细节。让我们首先看第一种划分,一个肯定概念可能是普通的,或者它可能是专门的。<sup>②</sup>

一个普通概念, *conceptus obscurus*, 只不过代表一个对象与其他种类的对象共同分享的一般特征,或者它可能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而是仅仅停留在对其肯定内容的一般表示上,

① 《论三位一体》第四卷,1.

② 《神学大全》1a:LXXXV:3.

比如,上帝被称为一个存在物,或者一个原因被说成是一条原理,或者引用柯立芝(Coolidge)总统的话说,这个布道我猜是关于原罪的,而这个传道士我猜是反对它的。一个专门概念, *conceptus clarus*, 则只适用于一种事物。它不是模糊的,而是确切无误独特和专门的,它是以清楚的词和观念表达的。福楼拜(Flaubert)判定说,一个文体批评家的检验方法就是描述林中的一棵树,使得它不会被误认为任何其他的树。

108 一个专门的观念也许不能真实恰当地表述一个对象的本质特征——每个人都知道肯特、榛子、樱桃、鸦片和女人——但可能是一种描述,而不是一种标志,<sup>①</sup>并被称为 *conceptus non quidditativus*(非本质概念),因而不幸地被称为 *conceptus confusus*(模糊概念)。狮子是一种长得像加里波第山一样棕黄色的动物,大黄是发红的芹属植物。在这两种情况中,描述是专门的和独特的,但是没有达到问题的核心。许多科学指示读物就有这种性质;它们不,或者不应该声称接触了事物的本质性质,然而它们把一些持久而典型的特征固定下来,这些特征是以一种恰当的科学手段表达的,足以使人认识并且用作深入研究的指导标志。女人以擅长描述概念著称;她们看到别人忽视的细节,而且看上去毫不相关的特征有时候证明是最重要的特征。

男人的观念主要集中在显著的特征上并且企图使一种本质意义独立出来。在成功的情况,形成一个定义概念, *conceptus quidditativus*, 这个概念必须根据对一个对象的本质特征的思考程度作出合适的判断, *conceptus adaequatus*。任何主体,

<sup>①</sup> 注释,《论灵魂》第一卷,lect. 1.

无论多么平凡,我们关于它的认识很少是穷尽的,<sup>①</sup>但是我们的认识常常能够完整得足以使我们进行严格和科学的探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识有时候能够触及事物的实质。以后我们将提到一种常常被误解的经院主义学说,即人类心灵的恰当对象是物质事物的本质;现在用不着深入探讨物理学、有机化学和科学哲学,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受过训练的专门研究猫科动物的动物学家能够设法构造一个关于狮子的充分完整的定义。然而,科学像政治一样,完全认识到自己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研究并需要为自己提出一个有限的目标。

从否定概念进到肯定概念,从普通概念进到专门概念,然后发展专门概念,从描述进到定义,这是所有科学的运动方法,<sup>②</sup>而且在《神学大全》的系统论证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论证中,观念遭到拒绝和接受,然后得到辨别和提炼,最后达到一个几乎相当于定义的关于上帝的认识的阶段;<sup>③</sup>所谓定义,就是说在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因为没有直觉和视觉的问题。理解上帝依然是一种达不到的目标。<sup>④</sup>但是开始却看不清这一点;宗教意识实际上需要有艰苦而适当的思维训练。圣·托玛斯说,我们关于上帝的认识包含在一些普通天生的观念中,因为他是我们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是我们自然想要得到的;我们自然想要得到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自然地知道:但是恰当地说,这并不是认识到上帝,好比下面的事实一样:意识到某

① 或者根据经院主义的用法,综合的。1a: XII: 7. 1a: XIV: 3. Opusc. XIII, 《神学摘要》,第 106 章。

② 《反驳属》第一卷, 14.

③ 《神学大全》1a: III: 5.

④ 同上, 1a: XII: 7.

人正在走来并不知道彼得,尽管这个人就是彼得。<sup>①</sup>

## 110 13 相互关联

概念之间可能有不同的关系。它们可能是同一的或不同的;它们可能是对立的;或者它们可能是互补的。

词可能在拼写上是不同的,也可能在心理影响方面是不同的,但是对于逻辑来说,下面这样的概念是同一的:等边三角形和等角三角形, *scheduled castes* (贱民) 和 *untouchables* (贱民), 现实性和圆满实现, 人和理性指代物, 目的和终极因。术语既增加了同一概念的数量, 又固定了差异的程度。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相同的概念在应用于许多对象时, 可能是单义的或比拟的。不同的概念非常之多, 而陌生的观念结合起来有时候可能十分生动和引人注目; 然而具有严肃理性的研究者倾向于怀疑曲解和牵强的观念, 而喜欢容易交际的观念。逻辑在与辩证法结合以前, 它的倾向与其说接近利尔 (Edward Lear), 不如说更接近朗费罗 (Longfellow)。在很长一段时间, 圣·托玛斯的风格里有一种几乎近似于呆板的节制; 但是那时他的目的是进行基础说明, 比如在《神学大全》的序中对我们的告诫, 那里引用了圣·保罗的话: 我用奶而不是用肉喂你。尽管如此, 仍然不时出现一些令人奇怪和莫名其妙的东西; 逻辑依然存在, 但是迸发着以西结 (Ezekiel) 的激情; 语词比观念更为平静。

其次, 一些概念可能是对立的。 *Contrariorum eadem est*

<sup>①</sup> 《神学大全》, 1a:II:1, ad 1.

scientia, 一个对象是从对其对立的东西的充分说明而得知的, 后面我们将论述对比作为发展认识的一种方法的价值。这里又是辩证法使逻辑变得完善, 它是对话, 而不是自言自语。对立是军备生产的一种发展条件, 因为有新式的进攻武器, 就有新式的防御武器。对立也是通过议会机制实行和平管理这种艺术的一种发展条件, 因为反对党必须有不同的纲领并可以成为执政党。在托玛斯主义的 *sic et non* (是与非) 中也是如此, 除了它解决的更古老的哲学的根本对立, 即除了运动和静止, 一和多, 理想的普遍和实质的特殊, 快乐和责任之外, 还特别重视对立观念的应用。相似性和差异帮助人们揭示一个主题的特征, 比如, 可以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杰出成就来比较两个历史时期, 即大教堂、旧大学和反对英国银行、证券交易所和国债的不成文法。为了恢复中世纪英国和奥古斯都时期英国的平衡, 人们也可以将杀畜越冬和轮作制、对物理学的限制和皇家学会、一个编年史与《罗马帝国的衰落》进行对照。 111

主要问题与反对的对立和矛盾的对立之间的区别有关。<sup>①</sup>反对概念, 比如白的和黑的, 有共同的基础; 反对关系是相同质料中形式的对立。<sup>②</sup>辉格党和托利党在 18 世纪英国这种一般假设内是这样对立的, 多明我会与耶稣会是这样争论的, 妻子与丈夫是这样争论的, 原告与被告是这样争论的, 东方和西方是这样对立的。但是由于东方和西方之间有近东和中东, 白色和黑色在其共同有色平面之间有中介的灰色, 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之间有保罗教皇五世, 因而反对的东西允许有

①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 lect. 11.

② 《神学大全》1a: XVII: 4. 1a - 2ae: LXXI: 6. 1a - 2ae: LXXIII: 2.

中间物,即一个中介点(*tertium quid*)。由于这个原因,一定不要过于径直地理解它:①否定两个反对物中的一个并不蕴涵对另一个的肯定。因为你认为一个对象不是黑的,一定不能认为你是肯定它是白的——辩论中常常出现这种计谋;因为你在政治上不是左翼,得不出你有法西斯头脑,或甚至是一个反动派;②因为他的猴子喜欢拍他的马屁,我们不必同意圣·托玛斯·莫尔(*St Thomas More*)的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他喜欢取悦他的兔子。以类似的方式一个证人可能被迫超出辩护需要的范围——

当他使那个女人窒息(等等)而死时,  
他知道这是错的吗?——不。  
那时他认为这是对的吗?  
——是的。

但是矛盾概念的对立情况就不同了。一个矛盾是一种断然否定,黑的矛盾就是不黑。矛盾的东西甚至不假设共同的基础,它们如同一个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一下子脱离了国家的传统习惯和信念;在矛盾的东西之间没有中介物,没有中间阶段,没有各半之说。③是或不是表现一种完全的和最终的危机,即使应用于平凡小事也是如此,但是这个问题没有怎么说明批评的原因。麦考利说有两种睡觉的方式,戴睡帽和不戴睡帽;事实

① 参见对和错的对立。Opusc. XIII,《神学摘要》第116章。又见原罪的专门特征。《神学大全》1a-2ae:LXXII:1.《反驳属》第一卷,71.

② 《神学大全》1a-2ae:XXIII:2,3,4.

③ 同上,1a:XVII:4.1a:XIX:9, ad 3.

注定是这样。在表达矛盾的东西时可能会有一定的疏忽；因此它们诱惑果断的也许是急躁的人，并且诱惑那些不喜欢持中立态度的人。因此也会有这样一种倾向，这就是使所有对立都成为矛盾，从而忘记有时候应该是有中立的。一般来说，实际上应该谨慎地对待概念的对立，首先应该确定到底是不是有任何对立，因为争论的双方经常可能会发现，只要他们努力定义有关问题，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分歧；其次应该确定可能涉及什么样的对立。一种显然的对立并不必然是完全排除两种可能性的哪一种，也不是对可能性的完全的划分；比如学术界常举的著名的例子：法国国王有头发；与此相对，法国国王是秃顶；解答，法国国王戴一个发套。但是思考更重要的问题：最好吃掉你的面包并保存它；充分利用这两个世界。或者，有两个世界吗？诸如肉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自然和美丽，自由和法律这样的观念与它们的表达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冲突。有人说过，你仿佛可以毁灭时间，但无损于永恒。

第三，不同的概念可能是相邻的或互补的，如同英国议会 113  
制的两个政党。它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必须化为一种反对的对立。有关系的东西相互蕴涵，不能被单独理解；父亲和儿子，教皇和教堂，方法和目的，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实践和理论，左手和右手，通例和奇迹，责任和快乐。互补概念的使用是《神学大全》中论证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假设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许多东西有亲缘关系并且享有类比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纯逻辑由于抽象而孤单寂寞，但是辩证法却相信，对话中有一个与之合作的友好的对立面，这一点与修辞学不同，因为后者只要求有听众。





### 第三章 判 断

心灵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从概念溜进了判断——

啊,幸福的山峦,啊,喜人的景观,  
啊,徒劳热爱的田园。

因而达到了逻辑活动的第二个阶段,即接受一种观点。一个典型的判断是由两个概念构成的,这两个概念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是以叫做句子主项和谓项的词表达的并且得到一致的或者不一致的规定。判断是一种肯定或否定,是一种连接或分离,是一种结合或分裂,用经院哲学家的话说,是一种 *componendo et dividendo* 的操作,<sup>①</sup>即通过综合或分析法进行操作。<sup>②</sup>一个判断的语言表达是一个命题和句子

---

① 《神学大全》1a: LVIII: 4. 1a: LXXXV: 5.

② 肯定判断的例子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沃勒是没有胡须的,先下手为强,机械解放了对人类肌肉的约束,顽皮是一种超自然的品德;否定判断的例子是:动物不是机器,克伦威尔不是国王,杜鹃花不会在盐碱地上生长,内伊元帅没有把握导致滑铁卢战役的战略计划,仁慈不是由谨慎约束的。

(oratio)。<sup>①</sup>主项和谓项的逻辑关系基本是由称为逻辑连项的是这个动词表达的。北欧日尔曼英雄是或不是比地中海人优越: doctor romanus est asinus germanus(这个罗马教师是个日尔曼笨蛋)。主项和谓项之间的所有连接词都可以化归为这种形式,尽管由于概念复杂,另一个动词含义丰富而有趣,从而常常使这种形式隐藏或被伪装起来。判断的丰富含义实际上在于基本动词的使用,即对存在的肯定,这种肯定使心灵达到现实和真。est 和 esse(是)的逻辑涵义可以相当简单地加以控制,但是它们的形而上学涵义对我们仍然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这种情况也许要一直持续,直到我们来世达到纯存在的梦幻境地。<sup>②</sup>

与普通语言的简明和省略相比,以完整的逻辑表现的对一个命题的明确说明常常显得呆板和笨拙:<sup>③</sup>这一点在英语中也许比在中世纪拉丁语中更引人注目。在交谈中我们避免僵硬的态度。必须承认,研究经院哲学家的文本无助于简单真挚的交谈。因为当透过肌肉看到骨头的时候,任何运动都是笨拙和难看的。因此句子和段落的逻辑模式并非显然是符合语言习惯的。对于普通的解释和科学的探讨也是如此;《神学大全》尽可能地保持明确的逻辑形式,如果每个判断都得到以完整的逻辑形式而进行的明确表达和说明,那么这部著作中系统而持久的论证会比它现在的论证至少长四倍,就会非

① 当形式断然是陈述时,经院学者说表达(enuntiatio),当作为疑问而提出的时候,他们说问句(interrogatio),当为了证明某种东西而接受的时候,他们说 propositio(命题),当证明了的时候,他们说 conclusio(结论)。《神学大全》1a: XIV: 14.

② 《神学大全》1a: XII: 1.

③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lect. 6.

常冗长,充满了重复和笨拙的句子。

逻辑不能为了追求生动而舍本逐末;它也许比其他艺术应该隐藏得更深——然而不是隐藏在圣·托玛斯所没有的那种啰唆的句子中。无论如何,总有许多东西是你最容易对付的,因而对它们用不着犹豫;因为如果放纵的人是过度放纵的,那么节制的人一般就在于他们过分节制:悖论一定就在于它们简明和生动的真,许多挑战一定只发出一次,比如驾驶员向主导航员发出的信号:“如果友好的飞机停止攻击我,则期待着 07:45 到达的时间”,或外交商议:“在政治方面绝不能说绝不”,或叫喊:“噢,昨天回话,时间倒转。”然而,所有旨在形成理性说明的一部分的判断都应该能够被分离成其逻辑构成部分,然后又被重新构造起来;若是没有通向调车场的旁轨和侧轨,组装一列长长的货车将会是不可能的。

#### 14 节拍和旋律

117

评价圣·托玛斯的辩证法不能集中在他的逻辑工具上。活跃和分散的思想汇集在一个核心问题:<sup>①</sup>推理对于理解来说如同实践对于永恒,<sup>②</sup>如同残缺部分对于一个整体一样;它喜爱的是静止和简单直接。所以当我们聆听经院哲学家的美妙声音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从这一点上解脱出来。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逻辑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也许像建立帝国一样,最好心不在焉。过分意识的逻辑性可能像被迫

① 《论三位一体》第六卷,1,第三问。

② 《神学大全》1a: X: 1, 4. 1a: LXXIX: 8.

的幽默,因而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在考察它们的概念形式以前,我们先看一看命题的逻辑性质和心理学性质之间的差异。<sup>①</sup>让我们以“我的鲜血如此殷红(过去)为你撒下”这种直接简单的诗句开始。无论把它翻译成一个形式命题有多么不方便——我的鲜血(主项)的流出是以过去时(连项)的形式对你的说明(谓项)——然而基础结构只能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尽管原来的和被解释的命题带有不同的心理声调。

测量和脉搏是不同的,思想的抽象的逻辑形式和活生生的经验是不同的,就像概念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是不同的一样。心灵中仅仅作为一种逻辑结果出现的对象不带有存在物的现实和心理的特征;为此,对现实的理性感知并不证实密切接触和直接观看。<sup>②</sup>《神学大全》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是可以表示存在这一现实行为或仅仅一种命题肯定,由此心灵则认为是一个主项的一个谓项:在这个词的第一种意义上,我们没有把握上帝的是;但是在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上,我们知道上帝存在这个关于上帝表述的命题是真的:我们从他的结果推出这一点。”<sup>③</sup>因此,肯定并没有具备;我们可以考虑一些事物,但是它们并没有在我们的心灵中完全活生生地出现;如果在对现实事物进行科学检验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对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检验时就更有理由是这样的情况。思维的逻辑与现实知识的意义和实体是不同的,就像头骨与人头不同一样。

① 《神学大全》,2a-2ae: I: 2, 6.

② 同上,1a: XLV: 4. 1a: XIII: 1, ad 2. 争论,《论真》第十卷,5. 争论,《论灵魂》20. 《神学大全》1a-2ae: III: 6.

③ 《神学大全》1a: III: 4, ad 2. 1a: XLVIII: 2, ad 2. Opusc. 《事物和本质》第八卷第一章。

尽管如此,语词构造是同一符号,<sup>①</sup>而且圣·托玛斯的分析段落并没有忽视其目的,即集中这些要素以便结合起来<sup>②</sup>在这些字里行间一定可以看出一种希望: *secundum totam essendi potestatem*(根据存在的全部能力),推理将导致统一。<sup>③</sup>在勉强受到吸引时,心灵上的区别是最强烈的:这种欣然接受也许是经院哲学家专有的弱点。通过逻辑进行分离并不是使事物肢解以便更好地控制它们(*divide et impera*),而是应用那种在献祭商讨中表达的与生命有关的一般的神学规律,即死先于再生,因而要求:如果部分要被重新合成,它们就要被分离,残缺部分在永恒中聚集起来,任何东西在永恒中也不会丧失,因而一个人得到再生。在一个世界中重新得到的这种精神甚至通过形式逻辑而生存;逻辑联系这种贫乏的实体会使我们达到上帝这个实体,他被枯燥地表述为“存在的上帝”。<sup>④</sup>

打印页上由词和标点符号断开的整齐的句子体现不出言语的音高、节奏、韵律和重音,同样,单纯的逻辑也不表示思想的流动;此外,逻辑运动不是自由自在和大幅度的,而是僵硬和机械的,甚至达到别扭的程度,就像施特拉斯堡的时钟里的人或栩栩如生的动画片中的人物一样。它表现出一种连续的从句,而不是一种不断的流动。从河流中怎么能取出一块来呢?或者说,从暴风雪中怎么能取出一部分来呢?因此,对于逻辑来说,思维活动不是对一种运动需要的反应,而是对一种

① 《神学大全》, 1a: XVI: 7. 《反驳属》第一卷, 36.

② 同上, 1a: LVIII: 2, 3, 4. 1a: XIII: 12.

③ 《反驳属》第一卷, 28.

④ 《神学大全》1a: XIII: 11.

表现出一系列理性形式的模式的对象的反应。<sup>①</sup>

这种条件与一种被看作是封闭系统的演绎哲学是一致的,这种系统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命题,这些命题都期待着必然性,人们不必由于担心其对立命题是真的而犹豫不定,而且它们都涉及本性而不是事实。圣·托玛斯的哲学确定是演绎的,但是它并不是局限在这里:它基于一种“历史的”经验,从一种归纳出发来运作,把辩证法的作用加到教学法的逻辑上,并且期待着二者惬意的相逢。这不是一种关于观念的哲学,而是一种关于存在物的哲学;因此必须适应于或然的东西。这里可能会发现必然性的东西,比如,我确信我存在或者我毫不迟疑地接受我的朋友的话,然而对于这种严肃的理性原因找不到像一条抽象真理那样令人信服的证据。<sup>②</sup>经院主义并没有始终避免喜欢理论考虑而不喜欢实验研究的现象。一方面有理想的构造,另一方面有不断的即兴发挥;另一种重新出现的现象是一种古老的对立,在古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得和赫拉克利特陈述了这种对立,而今天,在对物理的数学探讨和物理学探讨形成的对照中,也反映出这种对立。

以发音硬和快的词而不是以隐蔽和重复的方式来限定思

① 传统起作用的逻辑中有纯范畴词,即这样的命题,它们断定一个名词与或不与另一个名词相联系,而不是有模态词,即表达联系模式的命题。(Opusc. XLII,《论模态命题》)

② 在信念的问题上,这样的确信被认为是伦理信念:这个词也适用于实际的行为判断,在这样的判断中,一种抽象的高度可能性变成一条具体的充分和可靠的规则:不能期待更多的东西。(《神学大全》2a-2ae: LXX: 2. 2a-2ae: XLVI-I: 9, ad 2)赞同对一个不确定的真命题的修改被称为意见。疑惑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心灵状态;即不知道是否赞同;当同意的意见与反对的意见平衡时,就是肯定的,而当哪一方缺少证据时,就是否定的。(《神学大全》2a-2ae: II: 1. 争论,《论真理》第十四卷 1.)

维,使学校用语具有一定的鲜明性和穿透力,同时也使语言风格不如后来的风格那样富有启发性和灵活性,因为后来逻辑的结构更加模糊,而且它的目的就像浪漫的交响乐一样,不是为了表明一种意义,而是要唤起一种情绪。因此,逻辑谬误在拉丁语中比在英语中更明显;谁要是有一段话表示怀疑,那么比较明智的做法可能是翻译它,即使不把它翻译成经院时期的拉丁语,至少也要翻译成僵硬和形式的句子。一个不满足于仅仅作一个逻辑学家的思想家充分地认识到,与思想的无拘无束和运动相比,逻辑显得多么呆板,在人类生活的全部需要中,逻辑占据多么小的一个位置。然而他也知道,理性的平静和美也需要正确的衡量;逻辑确定基调和速度,没有这一点,一种旋律必然松散地变成一些没有联系的声音。 120

因此,一个命题在逻辑和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不应该是出乎意料的。逻辑可以把一个陈述分解成主项、连项和谓项,并可以对这些部分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是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尽管这些逻辑部分十分复杂,这个陈述却可能表达了感知者通过每一个活细胞对一单独整体形成的一种单独的没有分离的感知,<sup>①</sup>而且就像巴黎圣母院的外观一样,可能仅仅由于形式手段才被当作其要素之和。<sup>②</sup>复杂状态就像一个拼图,是由简单的感知和情感结合在一起构成的。现在许多作家已经背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2ae: CXIII: 7, ad 2. 1a: LVIII: 2. 1a: LXXV: 3, ad 3. 1a: LXXXV: 5.

<sup>②</sup> 逻辑的复杂性可以伴随着心理的简单性,这一点应该记住,因为不仅实际上是这样,而且理论上也是这样。小心选择用语的人常常是老实人,也许朋友之间的一些分歧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为了纠正直截了当的说明中错误的谐音,一个有保留的和结结巴巴表达的陈述可能是坦诚的。

离了这种学说,他们倾向于坚持认为,任何单独一种情况都不能被恰当地分析成它的要素。当我考虑黑猫时,我并不是仅仅把黑这个概念加到猫这个概念上,当我引入好运气这个概念时,我也不是仅仅在继续一个加法之和:加在一起,它们形成一个单独的评价,一种独特的环境;黑猫带来好运气是一个实际上含有许多概念的判断,然而它最终表达的是针对一种魔术背景对一个对象的整体的不分离的感知。这在语法上和逻辑上产生复杂的效果,但是在感情表达上很简单,就像邦克(Burke)对海德·阿里(Hyder Ali)的描述那样,“一颗吓人的流星,融合了所有狂暴、混乱和孤寂的物质,形成黑压压一片。”

121 但是,逻辑并不投身于这种单独性的趋向,而是在一旁把情景分析成细碎的部分。如果这个关于黑猫的陈述是解释的开端,那么它必须能够以某种命题,比如黑猫是表示好运气的有效符号,或以达到这种效果的话而得到逻辑清楚的表达。这里人们并不是为了心理过程而对心理过程感兴趣,而是由于它们是正确的和可传达的工具,因而人们对它们的使用感兴趣。这里我们必须再次看到,逻辑并不探讨客观的物理现实,也不对意识和情感状态提供说明——“双簧管悄然,长笛无声。”

*Verba philosophorum sunt formalia*,科学家的言语是规矩的和形式的;在严格的说明中人们可以期待有一定的字面意思,而且对一些修辞手段或路透社记者报导阿拉曼战役的欢呼“公报中的说法言过其实——它们是有水分的报导”将产生怀疑。逻辑有一种节制,如果说它缺乏魅力,那么可以说它也不是没有它自己独特的雅致或充满机警的幽默的,就是说,它有一种关于服装和训练的质朴,因为有些胜利之师在受阅时衣衫褴褛,比如像参加萨拉托加战役的人。



真命题并不像甲壳动物流入一条鲸鱼宽大敏捷的嘴巴那样进入我们的心灵。它们必须被探讨和被选择。这就要求努力作出判断；而且只有当理性作出肯定或否定时，才能达到一种可以称为正确的或不正确的，真的或假的立场。<sup>①</sup>心灵对许多观念的构想都是开放的，而且有些观念是奇怪和陌生的，但是所有观念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受控制或批评的；它们就像在思考还没有任何问题以前最初的感觉活动。甚至定义也仅仅是对于一种本质的，它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不完善的，心灵必须再进一步，达到一个存在物。理解把握一种意义，*respicit ipsam naturam rei*，但是判断陈述一种存在，*respicit ipsum esse rei*；<sup>②</sup>正是当心灵采取一种态度并且承诺时，才形成从理想的本质到现实的存在途径，<sup>③</sup>才应用对真和逻辑一致性的检验。

我们多么经常经过判断是另一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就像火车乘客一样，观看经过的乡村景象。一个复杂的和修饰的观念看上去可能像一个判断；一个陈述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物理释放。口号对于判断就像怪词对于观念一样：唤起和引发了一种情感，但是没有传达具有理性意义的东西。比如，第三级和祭坛；为了沙皇而生；人民的正义；打倒神父；让他钉在十字架上；多么丑恶可耻；那是异端；这些无意识的或令人激动的反应并非总是合理的判断。无论如何，在能够对感情进行逻辑探讨之前，必须使它们冷却和净化。

① 《神学大全》1a: XVI: 2. 争论,《论真理》第一卷,3.

② 《神学大全》1a: III: 4, ad 2.

③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3.

只有经过判断以后,理由才能被证明为真的,或被断定为假的,这是认识论的一块基石。让我们想象一个显示出幻觉的陈述;然而反思表明,这种组合的错误并不使构成它的要素无效。<sup>①</sup>我说有一条粉红色的蛇盘绕在医生头上戴着的茶壶套上:我搞错了;但是世界上有粉红色、蛇、医生和茶壶套。把它们混在一起是奇妙的想象,但是这些组成部分是充分现实的;我偏离了现实,这种偏离并不在于我感觉到一种古怪的联系,而在于我肯定这种幻象是我的床边的事实。我的心灵状态出了毛病,不是在表达一个复杂概念上出了毛病,因为当你读这些行时也会表达这种复杂概念,而是在作出下面的肯定判断上出了毛病:这条粉红色的蛇盘绕在茶壶套上,这个医生戴着一个茶壶套,它们都在这里。<sup>②</sup>这些词是可靠的,但是它们的组合是错误的;数据可能会通过,但是阐述是错误的。不仅对于这种极端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于所有错误情况——准确的信息可能会从来源输入到核对中心,但是在那里被曲解了——也是这样。

让我们再说一遍,一个命题在清楚的事实或完好建立的理论中的真假不是形式逻辑考虑的东西;然而对它的批评却要服从与认识论相同的节拍,只有当概念以判断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后,才能根据概念通过最后裁决。一些概念是赤裸裸的,另一些概念是带有引人注意的装束的,比如:开明的自我兴趣,对于英雄主义高调的谨慎,还有一些概念使你犹豫不决,比如,一份读者面很广的日报为一次“认真的广播讲演”而

① 《神学大全》1a: XVII: 2, 3. 争论,《论真理》第一卷, 10, 11, 12.

② 《神学大全》1a: LXXXV: 6.

欢呼,但是如果注意到逻辑形式,那么就不用等到企图制造的舆论形成以后再作出接受或拒绝。<sup>①</sup>

“咣咣!”我大声叫喊。——我的同伴可能怀疑我把一些辅音混起来了或者我不是在讲述生活的实际行为,但是逻辑学家则要等待我说更多的东西。——“咣咣,”我继续说,“是炽热的,煤气罩衣也是炽热的,所以,”我推论说,“咣咣是煤气罩衣。”现在他知道他不必费心考虑“咣咣”可能是什么了,除非他有好奇心,因为我违反了逻辑规则,肯定没有说明它们是煤气罩衣。因为表面上看,得不出我的结论,因而结论判断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仅仅冥想“咣咣,炽热的,煤气罩衣”,那么我就没有表态,尽管这种动摇不定的幻想有时候确实被当作判断,甚至被当作论证。但是当我引入连项并表明一个判断时,比如:咣咣是炽热的,或煤气罩衣是炽热的,我就采取了一种观点。这个例子用了一个被不正确地看作是结论的命题;但是开始时还有其他错误,例如,一个抽象词谓述一个具体的主项:酵母是健康!(Yeast is Health!)知道这里的意思是有缺陷的,不必是一个营养学家。或者,使用一个不完整的词:这个国家缓慢地。缓慢地什么?无论假定一个什么样完整的词,正像这样的陈述那样,都必须缓慢地作出假定,必须把它吃透,并且一定要当心!

## 15 质 和 量

124

有些陈述不能以量的模型塑造,却可以是科学的和严

<sup>①</sup> 《神学大全》, 1a: LVIII: 5.

格的；用圣·托玛斯的话说，相称并不总是刻板的，因为有可塑的相似性和活的适应性。在每个肯定中都有一种比简单相应表达得更复杂的同一，比如，一公里被说成是八分之五英里，或者二点五便士被说成是国内邮寄一封信的费用；即使在这些情况，在量的调整的背后，心灵正在一个量以外的世界中运动并在处理不可化归为数学的证据。在一个命题中通过逻辑连项而建立的词项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归于由表示等于、加、减等等的符号所指示的关系。是比等于的涵义更多更广，它在一个命题中所产生的构成体现了心灵与自然特征的一致；词项的差异被融为一体。<sup>①</sup> 现实、甚至物质现实的核心不是数学的，表现出一种一般的数学关系模式可能是有用的和优美的。数学吸收其他学科营养作其预设和隐含的证据。质料本身不用量是可理解的，为此圣·托玛斯批评事物是通过数而构成的这种毕达哥拉斯学说。<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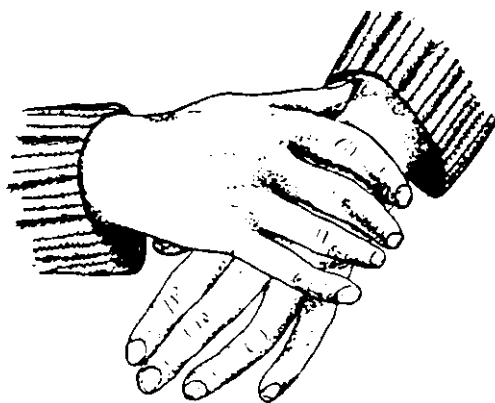
传统逻辑现在研究命题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将会相应于这种没有量的对象。为了清晰和简明，也为了便于展示一个符号系统中的形式，虽然通过构造数学模型很可以解释一个物理问题，虽然很可以采用一种数学文字，比如数词可能表示的不是量的物质划分，而是不同形式的形式对比，并且数词可能隐含的不是大量单位，而是纯精神现实中的多重完善，<sup>③</sup>但是对主项和谓项同一的肯定或否定不能通过量的比例和作用而恰当地翻译。

① 《神学大全》1a: XIII: 12.

②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 3.

③ 《神学大全》1a: XXX: 3.

相等是一种量的推论,这是一个尺度范畴。<sup>①</sup>此外,逻辑为事物增添没有大小的东西。确实,为了实际的控制,为了给想象提供内容,可以对事物进行量化的理解。但是心灵能够超越这些修辞方式,仍然保持的东西是严格科学的。人们一般承认心灵可能会躲藏在诗歌、宗教或感觉之中,但是人们一般不太承认科学本身限于一种数学方法,<sup>②</sup>然而出现这种看法是因为科学采用了周延观念,而这些观念超出了数学的范围。<sup>③</sup>除了可能会出现和令人欢迎的类比外,它们的意义不能局限在量的形式和关系上。它们像水一样灵活和不能压缩。人性 126



数学  
单位和和  
2, 8, 10, 等等。

自然科学的逻辑  
双手, 手指,  
手指和拇指

心理学  
你的双手

图 7

① 注释,《伦理学》第二卷,lect. 6.《神学大全》1a: XLII: 1.

② 人是要死的这个命题的意思不是人 = 要死的东西,因为只要由于许多要死的东西不是人类,这就不是真的;就是说,人类单位的数不等于要死的单位的数。如果改正这个命题,把它读作:人 + x = 要死的,这里 x 代表一种未知的被忽视的量。除了心理方面的误解,这里有一种逻辑的不一致;这个命题的主项,即人,从一种分散的意义变成一种集合的意义。原来的意义是各个和每个人都是要死的,而现在变成了所有人整体是要死的。

③ 数学以单称和集合概念进行研究。前者表现为1,2,3,……等等;我们不必判定比如3是表现了一个单个的数学观念,还是三个单个的观念,即1,1,1,还是一个集合观念,即1+1+1。集合观念是总和,积,以及类似的东西。(参见《神学大全》1a: XXXI: 1, ad 2)参见图7。

不是由许多单位相加而成的一个总和整体；从它不可能得到一个像社会那样的团体，即许多完整的实体之间的交际。量的比例不能适用于一些交换，这些交换是经典数学所无法容纳的一种情景的部分。科学本身必须探讨不可量的东西，比如探讨“三维的点和三的表面”。当一个铁匠锻造一个刀片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从事冶金学，<sup>①</sup>与此相似，自然科学和哲学也不仅仅是应用数学的活动。<sup>②</sup>人是要死的，钱是交换的媒介，幸福是活动的目的，所有这样的命题——而且它们包括使人想到相等时所暗含的命题——都企图建立一种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同一，而这种同一是不能以修辞方式衡量的。它们假定了不同事物之间在性质上一种灵活而复杂的同一的交换，这种同一超出了算术所肯定的不同单位的相等。这种交换的表达假定了心灵和事物质的统一。<sup>③</sup>仅仅在一种意义上，而且不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烟斗才被说成值一畿尼；心灵的普通判断从量产生并且纳入连续不断的质和实体的思潮，它们融入一种精神组织，没有任何检验登记：甚至在数字表达中也有自由，十二、12、XII 和一打说明了这种精神随意性。

尽管等式表现出自足的证据，但是它们承认逻辑企图描述其结构的那种对现实的质的感受是当然的。这里使人想到了试图将数学与逻辑分开的一种困难；因为不能纯粹地处理存在数学，它从未脱离逻辑和哲学。当我们说  $2 + 7 = 9$  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必须回答，那么我们可以以火柴棍证明这

① 《神学大全》1a: LXXXIV: 8.

② 同上. 1a: LXXXV: 1, ad 2.

③ 争论，《论真理》第一卷，3.

个断定吗？或者我们的意思暗含着这本身是显然的，用不着经验检验吗？这没关系，因为在任意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承认“一个必然真命题的反对命题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一条原则，而这条原则既不是从数学得出来的，也不能被数学证明。 127

我们正在驶进的海洋对于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来说是太宽太深了。这个海洋是由形而上学家航行的。只要看到 = 这个符号与 est(是)这个逻辑连词不同就足够了。如果让举出一串推理，那么许多人都会依靠对欧几里得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学校中的一般课程是几何学而不是逻辑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欧几里得揭示了一定的思维的节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正像圣·托玛斯指出的那样，数学不像哲学那样多变，它比哲学提供更可以想象的确实性。<sup>①</sup>西方思想中始终存在一种毕达哥拉斯主义倾向。然而几何学本身依赖于逻辑，尽管它的严格性使它看上去比其他科学更是纯逻辑的。逻辑不限于数学模式，而辩证法更不限于数学模式。尽管逻辑探讨数、点、线、面和立体之间的比例，但是它也更广泛地达到没有尺度的质和实体的范围。一种比较低级但同样是决定性的检验是科学也必须探讨存在物。数学所无法达到的恰恰是与现实的结合。这里有两个苹果。我们能仅仅科学地与这两种性质有关吗？或者说，现实的苹果性质能进入科学吗？一种数学书写可能看上去是解释苹果的，但是结果不过是把问题扯得更远，而这个“物理的”东西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波依修斯的人文影响在经院主义思潮中始终十分强烈，质的可感觉性得到人们的尊敬。外在的风格可能一直是正规的，然而精神却是巴洛克式的，而不是帕

① 《论三位一体》第六卷，1. 第二个问题。《神学大全》1a: 1: 5, ad 1.

拉第奥式的,结果形成一种动态的建筑,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建筑。

一些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技术的倡导者谈论起来就好像古老的传统逻辑过时了,成为不好的假冒科学的修辞,而传统逻辑的捍卫者则把数学限制在基于纯数量基础而进行的论证,他们实际上是重复霍布斯(Hobbs)的观点。霍布斯针对一页代数符号轻蔑地说,看上去好像是一只母鸡在上面乱画过一样。但是事实上,这两门学科一方面像一棵树和一个标杆一样不同,另一方面也是相互补充的。准确地说,它们的结果并不冲突。没有传统逻辑本身能够满足的某些哲学假定,数理逻辑是不能运作的;而传统逻辑则应该尊重这种专门符号在表现纯逻辑形式和关系方面<sup>①</sup>以及在研究数学物理学的概念方面的便利。数理逻辑是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方法的一种合法扩展,并且是联系特殊科学的一种工具。应该遵守一条宝贵的批判规则;令数据以其合适的术语得到解释。批判应该从一个论题内展开。音乐不应该由颜色定义,生命不应该由非生物学概念定义,同一不应该由等式定义,量不应该由质定义,文学不应该由历史定义,经院神学也不应该因为没有提供对神的存在的爱的承认而受到轻视。

## 129      **16 判断的类型**

在描述了周围的一些情况以后,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判断和命题的逻辑构造。像其他项目一样,它们可能是完整的,

---

<sup>①</sup> 大阿尔伯特(《解释篇》短论 1,2)认为,这个方法对于三段论是有效的。然而,判断更难处理。



judicium perfectum,或是不完整的, judicium imperfectum。一个不完整的判断除了作一个复合概念以外,在逻辑中没有地位;它支支吾吾,没有着落;你认为它是一个辅助词。它不限于吞吞吐吐的言语,却可能出现在流畅但杂乱的表达中。引出很长的一段话,可能遮掩了谓项的缺乏,也许还掩盖了连项的缺乏。一种哼啊—哈呀的方式可能貌似聪明,但是在逻辑上,语无伦次令人泄气,勉强的言语不能让人恭维。只有当谓项跟在主项之后时,才会有判断;仅仅主项的堆积取代不了这一点。经院哲学家的方法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判断和论证建立在词项的基础上这一点表现得极其清楚;在这一时期的构造中可以比在后来那些伪装的结构中更清楚地表现出一种未完成的构造。

完整的判断具有可以辨认的主项和谓项。它们可能很简明,只有三个词,比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名言“历史是空话”,或者它们可能延伸得更长。早期经院哲学家的论证通常是以短命题建立的。这些论证中的逻辑比华丽的、复杂的和引申的论证中的逻辑更容易让人接受。大多数命题是由复杂词项构成的——四周的河流都是泰晤士河支流——并且有时候它们在构成过程中加上许多修饰,结果变得很长。漫无边际的命题很难控制。<sup>①</sup> 使用复杂的词项和句子有时候掩盖

130

① 下面的例子几乎是随意取自一个哲学评论:

“从这种观点出发,主要满足的是,形而上学可能合法地延伸向美学、伦理学或宗教领域,但是无论分支到什么程度,必须超然地、不带偏见地看待这样的形而上学,把它看成是一种认识理性的推断,人们不能期待这种推断接触到人类物质的、或者甚至精神的关心,而且,由于最终未能发现我们在世界上发现的事物的原因,因而这种推断必须限于起一种具有启示性的解释原理的作用,这种原理能够支持我们所发现的事物的确切意义。”

这个句子需要把其他部分去掉,只剩下下面这个赤裸裸的陈述:形而上学把一种心灵模式强加给我们的经验。有时候长句子有一方面给予另一方面拿取的习惯。不想表明态度的社论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风格。

了本来以简单面貌会是矛盾的东西；麦考利说，律师矫揉造作的说明和牧师的辩解若以小词来表达，听上去就不那么好了。

完整的判断可以以陈述、疑问、命令或恳求的形式来塑造。“停！毛茛属植物！”和“RSVP”实际上是完整的判断；“去你的”和“请证明你的前提”是显然完整的命题。尽管命令和恳求也属于逻辑交流的形式，但是它们是实际理由的表达，而不是思辨理由的表达，因为它们是被用来严格限定或建议一定的行为过程的。陈述句，enuntiationes 或 enuntiabilia，<sup>①</sup>以陈述语气明确说明对象，<sup>②</sup>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喜爱的命题。感叹命题和其他无主语命题，比如，“好啊！”，“多么奇怪”或“什么天啊”，相当于完整的命题，但是在正规说明中，人们喜欢用的命题表现为 a 是 b 这样的形式。

除了唤起人们的兴趣以外，比如《巴塞特》的开卷语“谁会是新上任的主教？”问句几乎与陈述句一样重要。恰当提问的艺术几乎与回答问题一样难以掌握。对于每一门科学都有适当的问题，就像有专门的陷阱一样。<sup>③</sup>仔细拟定的切题的研究常常很容易遇到答案；据说亚里士多德一般是提出正确的问题，无论回答可能是什么。谁都知道，如果没有给予合适的问题却期待着作出答案，那么这是令人十分困惑的。比如，零乱地叙述宇宙的不满，最后停顿下来，在这里期待着你证明上帝对待人的方式是合理的。<sup>④</sup>

① 《神学大全》1a: XIII: 12, 2a - 2ae: 1, 2.

②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lect. 1, 6, 7.

③ 同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21, 22.

④ 滑铁卢战役前夕，在阿克斯布里奇，当问到有什么计划的时候，威灵顿以问句来回答：“明天谁将先进攻，是我还是波拿巴呢？”——“波拿巴。”——“那么，”公爵说，“波拿巴没有给我任何他的作战设想，由于我的计划将取决于他的计划，你怎么能指望我告诉你我的计划是什么呢？”

有些问题是简单的,不狡诈;另一些问题以诱导性著称,实际上是带有陈述的。因为问题常常不仅仅是简单的疑问;“嘿,约翰尼·科普,你还醒着哪?”或“Cui bono?”(“谁好啊?”)它们可能包含着一个论证,“如果一个人赢得整个世界和受到丧失自己灵魂的痛苦,那么他会有什么好处呢?”或者包含着一个威胁,“而特里劳尼会死吗?”以“你是认为……?”开始的句子,比如“你是认为只有德国人建立了可怕的集中营吗?”,常常是带有修辞性的,企图告诉你的对话者你持相反的观点。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提问是一种艺术技巧,它可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效果——比如,波胡恩(Bohun)在哪里?莫布雷(Mowbray)在哪里?莫蒂默(Mortimer)在哪里?不,归根结底,金雀花王室(Plantagenet)在哪里?

现在让我们考虑可用于说明的成熟句的各种类型。它们在方式上可能是直言的或条件式的,在形式上可能是肯定的或否定的,在实质上可能是必然的或或然的。

一个陈述可能是直截了当的,或者是由条件命题限制的。如果主项和谓项的联系是无条件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是直言的;然而如果这种联系依赖于一种表达的条件,那么这个陈述就是条件的或假言的。<sup>①</sup>有些人极其怀疑直言陈述,但是坚实的立足点最终仅仅是由直言陈述提供的,而且从认识论方面考虑,所有条件句都必须回到直言陈述。<sup>②</sup>表达意见可以适

① 不限于含有如果从句的命题。“X要么是Y要么是Z”这样的析取命题,“X不能既是Y又是Z”这样的合取命题也属于假言命题。这些细节必须有待于一篇形式逻辑论文中来探讨;正像模态命题以及一类命题向另一类命题转换的规则也必须在专门的逻辑论文中探讨一样。

②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lect. 1.

- 132 当地跳跃,在犹豫不决的掩饰下可以作出特别多的假定:假设可以没有任何理由的,而且正像圣·托玛斯指出的那样,<sup>①</sup>当然,他很少使用基于不可能性的论证,即使一个陈述基于一种不可能性,这个陈述也可能是真的——如果一个人是一头驴,那么他就会是非理性的。

纽曼在写给弗罗德(Froude)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不仅是一个和事佬,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经院学者与纽曼不同,他们在其逻辑研究的主要过程中限于直言命题,把握圣·托玛斯的广泛论证可以不用求助假言命题。然而有时候假言命题提供一块便利的跳板,比如像约翰·艾尔顿(John Ireton)的原则:“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权参与政权,那么每一个人就一定有权拥有财产。”但是处理假言命题常常是十分棘手和令人恼火的,因为它们隐含着压缩的论证。“先生,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你不能是庄重的;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轻浮的,所以,等等。”——以这种方式这是一个论证,但是整个要点在第一个命题,而若想证明或者甚至否定你不是轻浮的,则不是一件顺心的事情。

这里可能会提到以二难推理著称的条件式论证的复杂形式,这样的论证可能会划分为两个或更多的假言陈述。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莫顿的二难选择,即这位正在为亨利七世集资的部长所使用的论证:“如果他们节省,那么他们一定有需要,因为他们把钱积攒起来了;如果他们浪费,那么他们一定有需要,因为在他们的举止和生活方式上看到了。”尽管常常遇到对比,而且,尽管很少见到那种以归谬法著称的论证,但是在

<sup>①</sup> 《反驳属》第一卷,13.

经院学者的著作中很少使用权威性的二难推理。清楚地指出一个二难推理可以产生非常有效的结果,如同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纳尔逊和科林伍德的两个纵队向法国和西班牙军舰的破烂标志猛攻一样。然而这样的论证过程对于直接的和说明性的辩证法过于复杂,并且与流行的观点是相反的,经院主义经典文献通常满足于三段论基本的格和简单的逻辑类型。

下面,在考虑肯定陈述和否定陈述时,<sup>①</sup>可以接受两种有用的意义。首先,一个肯定命题的谓项总是一个特称的和限定的概念,除非有专门明确的阐述。其次,一个否定命题的谓项是一个一般的和没有限制的概念。因此谓项的外延是由命题的肯定形式或否定形式表明的。主项的外延常常是不定的,<sup>②</sup>上下文通常补充说明其意思是所有还是有些;原因先于结果,表示每一个原因;食物对于生命是必要的,意谓有些食物。然而,标志着一个判断的重要特征的是谓项。

以“鸟是有翅膀的”这个肯定命题为例。<sup>③</sup>在这个命题中,“有翅膀的”这个谓项必须在限定的意义上理解,即表示有些有翅膀的动物,而不是所有有翅膀的动物。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正像在探讨论证的澄清时将会看到的那样,一种常见的谬误就在于给一个肯定命题的谓项以一种没有限制的意义:警察追查犯罪;罪恶是犯罪;所以,警察追查罪恶,或者警察在基督教国家应该追查罪恶。

这条支配肯定命题的规则不应该被理解为适合于完善的

①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I; lect. 8, 9, 10

② 注释,《解释篇》第二卷:II; lect. 1.

③ 《神学大全》1a-2ae: C: 7, ad 1.

定义。在完善的定义中,谓项严格恰当地表述了主项,因而主项和谓项是同义的和可互换的。但是,定义严格地说不是判断,而且我们可以认为,肯定命题的词项不能没有错误地换位。如果正如清教徒所说,快乐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们不能把它倒过来表示为:罪恶是一种快乐。欧洲是正统宗教,这是哲学史的一个判断,它可能使许多会否认正统宗教是欧洲这个命题的人肃然起敬。在普通的论证中,主项和谓项常常被看作是可换位的词项。由于人们以为具有法西斯头脑的人对苏联感到不满,因而人们推论所有对苏联不满的人都是具有法西斯头脑的人;因为宗教是一种美德,因此推论所有美德都是宗教。这种逆推也是拙劣的论证的最常见的原因。

134 以“鸟不是胎生的”这个命题为例。在这个命题中,谓项的意义是没有限定的,而命题的涵义是:任何活着产下其幼子的动物都不是鸟。因此,否定命题是有用的。在概念进行否定的优越性已经被提到,这种决定性的断裂也是在命题进行否定的特征。一种否定形式可以比肯定而特称的陈述产生更肯定的效果。神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肉体的,神性在某种意义上是精神的——这个否定命题比这个肯定命题阐述得更多;前者排除了泛神论,而后者没有排除泛神论。尽管老西多会员对思想贫乏极为不满,但是他们创立了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属于 *theologia negativa*(否定神学)传统的现代神学家对人类理性表达真实反映上帝本性的肯定判断的能力缺乏自信,然而却设法从其否定判断建立起一座超乎他们企图的更为庄严的大厦。对神秘主义的系统研究也使人们想到,在漆黑的夜晚可能比在指南手册的鲜明概念中会有更大的光明,以净化的方式可能比轻易接受周围环境所提供的东西会更具生命。当然,这假

定了有需要继续研究的东西:通过直截了当的否定不会前进,因为由于否定可能比肯定更彻底,因而它不是那样自由的:一个肯定陈述蕴涵着其对立陈述的否定,但是反过来却不是真的,一个否定陈述不蕴涵其对立陈述的肯定:如果一事物是白的,它就不是黑的,但是如果它不是白的,却得不出它是黑的。

### 17 必然和事实

135

回避了普遍和本质意义如何在个体的和存在的实体中体现出来这一问题,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个困难,这就是以时时处处相结合的方式把谓项赋予主项。当判断显然局限于仅仅是心灵和理念的联系时,比如当它们声称体现我们周围的世界时,这种困难并不特别适用。这里我们面临着必然命题和或然命题之间的主要区别,这种区别在圣·托玛斯的辩证法贯穿始终。<sup>①</sup>一头是二加三等于五这个命题,另一头是夏天干燥和冬天多雨这个命题。<sup>②</sup>因为如果只谈论序列,那么有些是必不可少的,而另一些不是,无论这些可能是多么经常或习惯的。因此这里使人联想到谓述方式中的一种差异,因为考虑到人的本性是易错的是一回事,由于如此这般的错误而指责一个人则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是制订一种道德关系的理想模式,另一方面是关于谨慎可行的东西形成一个准确的判断。<sup>③</sup>这种差异是通过逻辑而认识到的,逻辑发展了纯心灵的涵义;这种

① 注释,《解释篇》第一卷, lect. 13.

② Opusc. XVII, 《论命运》1.

③ 《神学大全》1a: LXXIX: 3. 1a-2ae: XIX: 3, 5, 6. 争论,《论真理》第十七卷, 1, 2, 3. Quodliet III: 26, 27.

136 差异的根源在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本质意义与偶然应用并行,或者从它们产生。因此,必须在抽象的理想化和具体的现实化之间,在类型和事件之间,在哲学家和记者之间,在没有偏见的理性的逻辑和存在的物理学与历史的辩证法之间作出区别。斯特恩(Sterne)写道:“我记得,在关于自亚当以来的世世代代的评注中,庄重而博学的贝弗里斯库斯(Bevoriskus)在一条注释还没有写完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停下来,描述他的窗户外沿上一对麻雀的世界,在他写作的时候,这对麻雀一直打扰他,最终使他完全离开了家谱的撰写。”有些哲学家与贝弗里斯库斯不同,当他们不带或然的经验,在一个纯意义的系统中扩展他们的原理并企图在一种理想的构造中达到一种必然性时,他们并不注意书房外面纷纷扬扬的事实。圣·托玛斯不属于这类哲学家,尽管他坚持这样一种真的必然性——它不可化归为我们恰巧感到的东西;他的抽象形式表明它们来自具体的事物。

当命题不依赖于外在经验而得到形式证明时,就被说成是必然的。然而,如同考虑命题纯粹性的形而上学这门科学一样,命题是由于经历了事件而产生的并且从一些个别事实抽象出来的。关于任何事物存在的判断必然从一个历史经验出发,尽管必然的意义并不完全归于相应的事件和事实。在认识的次序上,归纳先于演绎。当通过观察到的事件过程或通过我们自己主动的规定而建立起命题的真时,命题就被说成是或然的。

一个必然或本质命题的谓项被看作是属于主项的本性或从主项的本性得出来的。判断并不是参照外在的要素,而是从对检验命题的主项产生的,这种检验可能是粗略的或延长



的,而陈述带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圣·托玛斯说,必然性是一种真的模式,它在心灵之中,并且最终在上帝的心灵之中。<sup>①</sup>仔细检查词的意义给我们提供证据。以下面的说明为例。第二原因隐含第一原因,笑声表明聪明,行动为了一种目的,整体大于其任何部分。它们直接或间接的根据在于那些根据不变的思维规律运转的观念的力量;它们是自足的,因为它们不依赖于来自人们经验到的外部事实的世界的影响;主项的实质一旦被分析,必然就要得出谓项,无论主项是不是作为一种现存现实性被提出的,因为它们是关于三角形和人性的陈述,而不是关于现存的三角形的对象和历史的男人女人的陈述。137  
冒着被误解的危险,让我们说这些判断是本质的,而不是存在的;或者用现代语言说,它们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

为了避免误解,让我们再说一遍,必然命题不是纯思维努力的产物,圣·托玛斯的包含着必然命题的形而上学也不是一个像迈奥麦特的灵枢那样的没有根基悬在空中的理想体系。因为分析表达得十分理想的词绝不能达到事物存在的判断,除非已知考虑的论题因素是存在的,这种知识要求心灵和世界通过感觉达到统一。<sup>②</sup>圣·托玛斯精心构造了一系列必然命题,它们是对自然事物的解释和从自然事物的推论,但是论证自始至终与普通经验的世界紧密相连。他的主要依据是:人类思想不是从纯意义的直觉,而是从物质世界中意义的抽象产生的。<sup>③</sup> 这里有许多问题。事实地区始终是哲学的西北边

① 《神学大全》1a: XVI: 7, 8. 1a: XIV: 2, 13.

② 注释,《论灵魂》第三卷, lect. 10. 《神学大全》1a: LXXXIV: 2,3,4,5,6.

③ 例如,正是这构成了圣·托玛斯在 *quarta via*(第四种方式)中使用的论证和安瑟伦的论证之间的区别。

境,但是除非有人问津,否则就不会有繁荣。圣·托玛斯从人类生存出发,达到其意义;这里没有本体论主义,他的纯思辨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而是受到了前面以及后面的理由的影响。

138 一个必然命题可能是直接或间接显然的。当谓项与主项十分密切,以致不要求任何中介词项来表现联系时,直接显然的必然命题就是自明的命题, *propositio per se nota*。这是我们的思维活动所依据的主要思想根据,即不可证明的第一原理<sup>①</sup>或参照标准,所有理性知识都是以此来评价的。它们既不是全部从我们关于事实的经验得出来的,也不是本身使我们的经验得以扩展。它们不被看作是鹈鹕养育幼仔的原则,因为鹈鹕没有幼仔。我们不能当真怀疑它们的真,可是我们也不能直接证明它们。然而,这是由于证据太多,而不是由于缺乏证据造成的;它们是最基本的,以致再没有更深的判断来证明它们,因为只有导出的命题或结论才能被证明。我们的所有思维活动中都隐藏着矛盾律——不可能同时以相同的方式是又不是:尽管可以费许多口舌否认这一点,但是这种否定假定了它的真。<sup>②</sup>直接的证明也不是可能的,因为这种企图会假设所要证明的东西,因而发生恶性循环的谬误。充其量可以尝试一种间接证明,即表明它的否定是荒谬的,<sup>③</sup>比如 *reductio ad absurdum*(归谬论证),它在某种方面与证明的关系就像动画片和画的关系一样。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四卷, lect. 6.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 lect. 5, 6.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九卷, lect. 5.

③ 同上,《形而上学》第四卷, lect. 7, 17.

一个命题的自明性可能被隐藏起来, *propositio per se nota quoad se tantum*, 因为主项和谓项所体现的现实性可能是眼下直接同一的, 而这一点又没有向一些人类心灵或者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向所有目前状态的人类心灵表现出来。尽管对于拟定《独立宣言》的那些人来说, “我们认为所有人生来平等这条真理是自明的”具有公理的性质, 但是其他人却可能不赞同他们这个信念; 而且当心灵没有直觉, 因而不允许言词表达自身的时候, 有些原则当然就更深刻, 并且也许更有效。因为人类理性仍然半封闭在黑暗之中, 我们就像阳光下的猫头鹰或蝙蝠, 只能对最明显的真理, 即上帝存在, 表示惊讶。<sup>①</sup>第一存在物的本质和存在的同一是现实中最必然和最显然的真理, 然而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 他的存在不是一个显然自明的原则, *propositio per se nota quoad se et quoad nos*, 而是自然神学的一个推论;<sup>②</sup>上帝存在这个命题归于第二类必然命题, 即那些间接显然的命题。

这样的命题借助证明变得明显; 它们是结论, 不是由它们自身证明的, 而是由它们的原则或前提证明的; 它们的主项和谓项通过一个中项结合起来。从其他必然命题严格发展起来的必然命题的一些例子是: 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条边的平方之和。一个自由意志的行为预先假定了谨慎, 没有东西可以瞒过上帝。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 一门科学的结论可能被另一门科学用来当作原理。<sup>③</sup>

① 《反对属》第一卷, 10.

② 《神学大全》Ia: II: 2, ad 1.

③ 直接明显的命题叫做公理或 *dignitates*, 也叫公理命题; 只对专家直接明显的命题叫做 *positiones*; 必须被特殊科学假定的命题叫做 *suppositiones*, 尽管它们可以被更高的科学证明。注释, 《后分析篇》第一卷, lect. 5。在现代使用中, 公理不太尊贵, 不过是意谓为了论证而采用的一条规则。

古典地应用必然原则和必然结论之间的区别出现在关于安瑟伦(St Anselm)的所谓上帝存在的证明,即著名的安瑟伦论证的争论中。<sup>①</sup>他极力主张,以上帝作一个句子的主项,你必须立即肯定存在为一个必然的谓项。为什么?因为存在包含在上帝这个词的意义的形式之中,这个词对每个使用他的人都意味着,再不能表达比它更伟大的东西了。现在这个最伟大的可能的存在物一定被看作是存在于心灵之外,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感到它,你就会有一个更伟大的存在物的构想。一只活老鼠胜过一只死狮子;你向自己描述的一个实际和现实存在的对象比任何你认为你心灵创造的东西或你的想象力虚构的东西都要伟大得多。读者可以自己判定一下是不是被说服了;普通的常识可能得不到广泛应用,但是这个论证使哲学反驳感到棘手,远远超出了最初可能所期待的结果。而且它吸引了笛卡尔、莱布尼兹和雷皮迪的关注。一种带有心理和历史同情心的宗教哲学对它作出的判断与一种孤立地检验它的严格的理性主义对它作出的判断将是不同的。圣·托玛斯本人拒绝这种 *jeu d'esprit*(趣味游戏),认为它是一种从思想到事物的未经解释的跳跃。因为尽管上帝的实质与他的存在是同一的,但是我们关于这种实质形成的观念却不是非心灵有效的,除非它建立在与存在的现实接触的基础上,而这种现实对于我们的目前状态来说就是我们的物质环境。<sup>②</sup>我们的思想不能制造东西,心灵同样不能在外界的帮助下,

① 《神学大全》1a: II: 1, 反对 2. 《反对属》第一卷, 10. 争论,《论真理》第十卷,12.

② 《神学大全》1a: II: 1.

从其内在能源宣布任何东西存在。

必然命题有时候被称为分析命题,因为它们要求人们不参照外界的真理,仅凭检验它们的词项而赞同它们,而且它们与综合命题相对照,在综合命题中,谓项似乎并不从内部发展主项,而是从外部加在主项上,谓述不是从分析词项产生的,而是从我们的经验所产生的构成而产生的。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东西。

不容否认,偶然发生的事情常常比必然的结果更有吸引力,经验的结论比演绎的结论更令人激动。而且,表达这样联系的命题似乎(当然是对那些具有积极的浮想联翩的思维习惯的人来说)比仅仅是详细说明性的命题给予我们更多的知识。此外,它们决定事件的过程;帕斯卡说过,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一些,世界的面貌就会不同。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变换不定和出其不意的价值,海军传令兵刚刚说过:“先生,我们将使它保持黑暗,像一只萤火虫那样暗。”但是,对于类比的本质来说,形而上学似乎不考虑这些东西。它通常表现为一种理智的和富有推论的科学,关心结果而不是关心事件,关心对象合适的先后次序,而不是关心它们令人困惑的出现。但是有些为或然命题的辩护必须促使我们探讨它们,因为在纯哲学中,它们的地位是相当低的。

在或然命题中,谓项恰巧适用于主项;这种联系不是由这些概念本身本质地形成的,而是由另一种因素偶然地形成的,即由我们关于世界的方式的经验,关于类似现象的一再出现和重复出现的经验,以及关于我们看到的更令人吃惊的情况的经验形成的。雪是白的;马先抬起前足;你看见南林肯郡的克茨沃尔得村落,我刚才一直与一个冷酷地搜索潜水艇的人

- 141 讲话,他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个古代陶器博物馆的馆长。在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感到对立面;在不考虑光谱化学性质的情况下,让我们说雪可以是绿的,而且在不违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条件下,让我们说马和牛可以改变它们起身的姿势。这将会是另一种世界,但是这是一个可能的世界。

因此,或然命题不是通过其词项的内在必然性来约束我们的心灵;霍布斯说:“经验不普遍地推断任何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或然命题不是必然真的,尽管我们可能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毫无疑问是真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怀疑它们将会是愚蠢的。但是它们并不把自己的意义强加给心灵,心灵之所以赞同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是显然自明的,而是因为心灵的事实经验。一个学习外语的人面临着一系列非常需要记忆的或然命题,因为词汇和语法规则似乎是任意的,尽管后来他可能会发现它们的内在逻辑;然而总的来说,这个过程依然是一个不断从外界吸收新鲜要素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就像一门以事实和或然命题进行研究的实验科学,而不像一门发展原理意义的哲学科学。

这样任意的命题——这个词不是在贬义的含义上使用的,因为一种才能是任意的——被说成是或然真的, *per accidens*。它们恰巧是这样;当然,一旦它们发生,它们就获得一定的必然性,因而它们是宿命论的问题。<sup>①</sup>可能不断地、经常地会出现这种情况,因而能够可靠地期待它们在未来总是重复出现;或者它们可能是无法期待的和罕见的。它们的真可能就像埃尔·克劳爵士的备忘录中记下的英国外交政策的规

① 《神学大全》1a: XIV: 13. 1a: CXVI: 2, 3, 4.

则那样稳定,或者它们可能是特定的并且只是一次性的,比如当处理四份表达了完整的邀请的请柬的时候。但是只要一个命题的表达没有洞悉原因,而是仅仅来自事件的力量,那么它就一定属于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是在进行逻辑区别,因为就我们的陈述的心理方面的完整性而言,大多数陈述都将是一种必然性和或然性的混合。

拉布拉多鸭喜欢水,蒸汽压路机在其烟箱门上有肯特的白马,人生来就有原罪,托玛斯·阿奎纳是一个基督教徒,所有这些都是或然命题。它们常常包含着概括,这些概括又常常是真的,因而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不变的一般命题。有些命题基于相互关联的自然现象的经验,这些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例外,因此根据世界以我们熟悉的这种方式活动这一假设,它们是必然的,<sup>①</sup>并且被说成是假设必然的。<sup>②</sup>没有从阴间的返回;斧头在水中下沉;高烧不会一句话就立即退去;喜欢一本正经地对待真理是虔诚的人的一个共同弱点。 142

它们是由归纳过程得到的,就是说,通过汇集一些例证,而不是洞察本性和意义。它们可能会是大量的,橘子酱比苹果酱更稠;或者是相对少见的,婴儿不能直接吐唾液;或者它们可能要求努力有想象力,你不能把一个海蜇钉在墙上。无论重要还是不重要,它们逐渐形成了我们日常思维的惯用材料;然而哲学似乎把它们完全看作是心灵的小对话,因为它们是关于一些小事情、事件、事实、发生的事。形而上学对这些

① 《神学大全》1a: CV: 6. 争论,《论潜能》第六卷, 1. 《反对属》第二卷 25—30.

② 《神学大全》1a: LXXXII: 1. 注释,《形而上学》第五卷,lect. 6.

不感兴趣,因为它竭尽全力从或然世界构造必然命题,探究众多事件的一般而不变的条件。它的陈述声称本身是真的,对立的陈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严格的形而上学不能容忍替换的可能性,而且在其专门的领域中没有奇迹;一个可能是假的形而上学学说是一个肯定假的形而上学学说。因而,纯唯理主义不探讨或然命题,除了有时候附带地处理一下。

然而,圣·托玛斯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纯理想的构造,<sup>①</sup>即不是一种概念的本体论,因为它最初是从感觉材料作出的一种抽象。<sup>②</sup>这种纯粹思想和或然经验的结合具有极大的思辨难度,现在我们不能深入探讨它,但是忽略对这种结合的说明将会看不到圣·托玛斯批判上帝存在的论证的要点所在,因为他的批判是从详细考察心灵的本质开始的。<sup>③</sup>在哲学中,我们可能会希望从现实世界证明上帝,而不是从上帝证明现实世界。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从我们周围的事物进行研究。否认这种结合就会取消他的思想的实在论(正像一般读者理解这个词那样),并且会隐含地把他的基督教神学化归为一种不稳定的关于上帝的心灵范畴和历史行为的混合物。中世纪的思想家非常熟悉这个问题;许多人采取比较容易的哲学唯心论的方式,同时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保留存在判断,但是司各特与圣·托玛斯站在一起,表现出对事实的科学地位的关心。

数学带有一种与形而上学相似的必然性,实际上它的必然性更明显,因为它的信念更清晰明确,即使不是那样深刻。

① 《神学大全》1a: LXXXIV: 1.

② 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归纳——但是这个词不是在归纳推理行为这种经院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参见注释,《后分析篇》第二卷,lect. 20.

③ 《神学大全》1a: II: 1, 2.



三角形和圆形的本质是确定的,不可能是其他样子;一个圆圈是方的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尽管人们当然很容易接受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实际上没有东西是完美地圆的,没有线是确实直的,而且这样一个世界可能确实是存在的,不过与数学家无关。这是物理学家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发现既不削弱数学理论的有效性,也不损害数学带来的实际好处,因为圆和直这两种性质仍然要被当做标准加以应用。与此相似,形而上学不能允许违反矛盾律,道德理论也不能允许撒谎会是对的或结果会证明一种坏方法是有道理的,无论适应环境压力的行为有什么借口。必然科学的原则和结论是从不可改变的本性意义得出来的,不能以便利的名义加以修改。实际的即兴创作不像理论的约束规律那样严格和简单;在具有或然兴趣的问题上,可以说人们能够持有明显势不两立的意见。日本政府在向美国进行一场痛苦的战争期间对总统的去世表示哀悼;个人常常发现自己处于两种心境,接收不同的行为过程;一个丈夫发现他与妻子一起或没有妻子都不能幸福地生活。144 一个充满诗意的礼拜仪式上诵唱 *felix culpa*(愉快的罪过),同时没有震惊大家的感觉。事实不容易被整理安排成一种单一统一的模式,而一个批判的心灵要在逐渐进行思考以后才能把这样的悖论划分为矛盾的或不合逻辑的。

必然命题和或然命题之间的区别将在处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时候重新出现;正像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区别预示着发现原因和建立事实之间的重要差异。解释和证实都是重要的,哪一方也不能倾压另一方;它们也不应该被混淆。每当人们企图对事物的行为方式或事物获得一定性质的方式提出解释的时候,就涉及到哲学的过程,或者至少摹仿了哲学的过

程,因为这时有一种隐含的断言,即探讨对象的本性和内在必然性,尽管这些性质是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东西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当把不同的事实集合整理安排在一起时,就像实验科学中那样,我们并没有被带出或然命题的范围。提供给我们的不是原因,而仅仅是解释,尽管安排和演算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这些结果可能包括发现新的事实集合。

这种差异将在说明哲学和实验科学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说明。精心详细的检验一个事实并把它翻译成科学的术语将会产生使心灵暂时得到平息的效果,这一事实与其他类似描述的事实相联系将增强这种效果,尤其是在获得一条科学规律的表述时。这种过程尽管是有用的并且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却不提供一种解释。一个新鲜和意外发生的过程,无论是创造出一个假说还是发现一个理论,必然是建立起来的,如果确实有一种满足心灵探索原因的内在趋向的企图的话。“先生,”约翰逊博士说,“关于心的知识,在理查森的一封信中比在汤姆·琼斯的所有信中……都多,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像一个知道如何制造手表的人和一个通过看表盘能够说出几点的人之间那样大。”

## 18 波菲略之树

对命题的谓项之间本质和偶然联系的说明导致了五谓词,或者根据波菲略的模式谓项与主项相联系的五种方式。<sup>①</sup>

<sup>①</sup> 公元几百年时的一位逻辑学家,他的著作《导论》或《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的导论》常常被中世纪学者引用。

我们可以把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下列诗句应用于经院逻辑吗?

仅仅以玫瑰作舞，  
恰恰也可以说明，  
什么是它们的明艳，  
什么是它们的芬芳。

但是这种处理是更压缩和更枯燥的，一个目录列出了五种心灵归属方式，即属、种差、种、固有属性和偶性——其中最后一种谓词标志出一种纯观念逻辑所能达到的与充满变化和非形式事实的世界最接近的地方。<sup>①</sup> 流动的或有缺陷的现实只有被吸引到最接近的固定和构成词项时才能够包括在这个模式中。<sup>②</sup>

一些老的教科书勾画了波菲略之树，它与一座英国教堂的耶西窗有些相像，从属滋生出种，安排得井井有条，就像一个家谱。这个模式，假定不同的事物置根于相同的现实之中，有些事物并不是十分不同的，但是它们能够根据亲疏共同生长在相同的树干、树杈或树枝上。分类是科学地处理任何课题所采用的划分和再划分方法的共同安排，可以在地质专栏的图片中看到，也可以在《神学大全》的安排中看到，在那里，可以有次序地分别处理对一般论题的专门确定，从而把每个问题、每篇论文和整个工作一起刻画出来，尽管从这种情况的

146

① 人是动物——属；理性的——种差；理性动物——种；有幽默感——固有属性；一般穿着衣服——偶性。

② 《神学大全》1a: III: 5.

实质来说,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划分的应用并不是像植物学或动物学的分类那样专门的。

例如,以鸟为例。它们都有共同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是水仙花、麦仙翁、螃蟹和狐狸所不具备的。让我们暂时称“鸟”为它们的属。在鸟之间,从杜鹃到鹰,从小滨鹬到大番等等,差别极大。让我们称起作用的要素为它们的种差;这里我们不必问山雀的性质和苍鹰的性质等等是不是现实的;对于逻辑学家来说,人类心灵采纳这样的分类范畴就足够了。既然他们考虑的是我们思维的心灵模式,他们就要研究和讨论一个具有属性(那是一只鸟)或一个具有种性(那是一只鸪)的谓项的性质。

鸟划分成不同的目,目又划分成不同的科,科又划分为不同的亚科和种。分类常常是详细和复杂的,识别不同的种,比如斑鹬,总是需要表现出耐心。不仅有成百万带羽毛会飞的脊椎动物,而且有这样的动物类,大约两千种。可以把涉水禽鸟分为一类,把鸪类鸟分为一类,把鹧鸪分为一类,把可猎取的鸟分为一类,等等;而在涉水禽鸟中,包括丘鹬、麻鹬、猎鹬和鸪鸟,将发现矶鹬——腿相对较长,四趾,后趾翘起,两三个前趾在底下并拢。但是即使矶鹬也表现出专门的特征;一些矶鹬“活泼、好动并且啁啾不休”,桑达斯(Edmund Sandars)说,另一些十分害羞和谨慎,还有一些非常安静非常驯服;因而矶鹬又被分成不同的类,比如普通矶鹬、绿鹬、斑鹬和其他一些种类。

随着划分越来越详细,越来越专门,实际上划分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而且分类本身必然变得更难,因为必须通过仔细的归纳而不是从预先的想象来探讨所处理的对象。人们常常很难确定什么是一个独特的种,什么不是一个独特的种,很

难标明专门的特征。然而,科学工作者达成近似的一致意见,无论如何足以认识出一种特殊的现象,或者说有一个从专门标准出发的起点。

现在一定注意到这一点,矶鹬的种类之间的差别来自矶鹬这一共同概念外在的一种因素;为了可以说明,让我们从绿和斑这两个概念来说。所有以属和种进行的分类都符合这条规则。如果这种新特征不是一种突变,而是恒定的,如果它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刻的,那么就出现形成一个种的机制的某些条件。否则,这些变异就不那么专门,好比人有蓝色和棕色的眼睛、或自然奇观有一些特征一样。分类和划分在林奈(Linnaeus)那里达到了精心处理和古典完善,或者它们可能是更粗糙的。但是尽管术语可能不同,分类和划分总是根据相同的计划进行的。 147

首先,一个概念可能属于一个主体,作它的属。这样一个属概念表明一个事物本性的本质的和必然的部分,但是它还没有得到详细区分,而是可以用于一些具有其他本性的事物。一个属观念代表一种为一些不同的种共同具有的因素;例如动物对于像蜉蝣和人这样不同的事物就是一个属观念。这是一个大范围的例子,一个很宽的类,或者可以叫做 *genus supremum*(超高级属):包含水牛和人的哺乳动物是一个较窄一些的类的例子,它可能局限于 *genus infimum*(不定属)。<sup>①</sup>正像圣·托玛斯注明的那样,一匹骡子不像一匹马或一条驴那样在其种下,而是在其近似的属下。<sup>②</sup>

① 《神学大全》1a: III: 5. 《反对属》第一卷, 25.

② 争论,《论潜能》第三卷, 8. ad 16.

其次,伴随着属有一种区别要素,表达它的概念叫做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差(异)隐含着一种共同基础<sup>①</sup>——对于辩证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而且这个词不像多样性这个词那样强,因为多样性不表达两个对象之间的共同性。一个种差是一种事物本性的一部分,而且确实是使这种事物成为专门一种事物<sup>②</sup>的那部分;此外,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它来自属这个观念之外,因为属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使它演变出一个种的特征或消除另一个种的特征。<sup>③</sup>

148 在许多问题中,重要的是鉴别什么时候引入新鲜要素会产生一种新情况,不仅是在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在行为事物中,比如带有杀人和谋杀的差异;还要鉴别什么时候差异是一种程度的差异,比如皇家空军的巨型炸弹和原子弹的差异;当然,尺度有时候能够改变正义的情景,比如以无用的武器或以致命的武器进行谋杀进攻的差异。

第三,由于把种差加在属上,就出现了种的观念,它足以定义主体的本性。我们实际上是否能够成功地表述与现实本性恰当相符的概念,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根据圣·托玛斯的教导,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他没有过分要求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抓住一个对象在一个合理的现实关系模式中所占据的专门和独特的位置;而且如果这不是使颓唐的经院学者执迷追求的真正本质,那么就是很大的收益。逻辑的任务仅仅是确立种这个概念和专门的谓项的合法地位,而不是评价

① 《神学大全》1a: III: 8, ad 3. 《反对属》第一卷, 17.

② 《神学大全》1a: L: 2, ad 1. 1a: L: 4.

③ 《反对属》第一卷, 14.

它对现实的要求；逻辑的任务是接受定义的形式，而不是询问定义的力量。<sup>①</sup>当现实的科学离开事物实体而转向逻辑的固有属性和逻辑的偶性这两个辅助概念时，它的研究就更加可靠。

第四是逻辑的固有属性(*proprium*)，它不是被看作主体本性的一部分，而是被看作从主体必然得出的(*per se fluens*)。在其最严格的意义上，固有属性是我们称之为独特性或专门特征的东西。经院学者常举的例子是以幽默感或 *risibile*(能笑的)说明人，或者以愉快说明幸福。前者不是一种人类本性的本质成份，而是从无限的脑和心产生出来的一种东西，这是在人类景象的舞台上通过想象和和善的情感表现出来的。但是其他一些特征，必然得自一个主体，但不专门限于它的类，也叫固有属性，比如怕痒是人的一个固有属性，尽管一种神经系统也是其他动物中这种固有属性的基础。 149

关于分类的许多科学研究几乎别想超出给现实固有属性列表的范围。在把握事物本性的理性能力方面，我们比晚期中世纪学者更不自信；我们的世界比他们的世界更扑朔迷离，变化莫测；我们对于研究的目的没有他们那样的信念，我们也不把事物的最大和最明显的特征看作是最重要的。然而，固有属性可以起到充分的作用；如果我们仅仅是富有幽默感地同意人是动物，那么理论的收益也会是相当大的，而实际的收益甚至更大；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善应该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大概也会是这样。

第五是这样一个概念，它不是作为一种固有属性，而是作

① 《神学大全》1a-2ae: XVIII: 7.

为一种发生的情况,即作为一种 *per accidens*(偶性)谓述属于一个主项。这被称为逻辑偶性,或谓述偶性。衣服不形成人,穿上衣服不是人的必然性质。逻辑偶性在哲学辩证法中的地位最低,逻辑很少探讨它们,仅仅提请人们注意它们超出必不可缺的、必然的和专门的东西的范围。偶然概念是或然命题的谓项。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是无章可循。在任何关于你的兴趣的陈述中,什么是更重要的标记呢?是那些处于必然性标志下的东西或那些必然被逻辑学家看作是逻辑偶性的东西呢?它们充满了历史;扫罗动身去看他父亲的财产,却建立了一个王国;佛提乌感到被曲解了,而且夏洛特公主由于用错药而死了。然而理论科学忽视这样的偶然性,而考虑对象的本质涵义和专门的后果。

根据这五种谓词进行分类并不是炫耀;波菲略之树不是知识之树,而是借以攀登的某种东西。这些谓词局限于一般观念,甚至局限于单义的概括,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只限于它们的心灵模式。这有三个原因。第一,单个的事物本身给分类造成困难,<sup>①</sup>因为分类包括类型和恰当性,而不包括个别的人和个别的事;建立谓述的标志是为了指引人们正确地排列思想,但是个体的和偶然的的东西仅仅被指示,<sup>②</sup>而且由于个体的和偶然的的东西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因而绝不要指望获得一个十分详细的世界计划。我们的意识充满了偶然的事情,逻辑充其量是帮助我们认识到它们就是如此。

第二,如果不考虑偶性,那么这四种谓词中的三种,即属、

① 争论,《论潜能》第九卷,2, ad 11.

② 《论三艺》第四卷,2.



种差和种只适合于单义的概念。<sup>①</sup>类似的概念,最高的概念,没有被涉及,它们不是固定的和稳定的,因此不能与属和种相匹配,它们也不是通过一种伴随的差异而与外界区别的。<sup>②</sup>美,是一种类似的完善,却不是对一个事物这种实体的附加部分,也不是一个装饰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展现。<sup>③</sup>因此,所有存在的完善都是这样;任何差异也不能从外在现实产生出来使它得到区别。<sup>④</sup>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sup>⑤</sup>属在其不同的种中是单义的;为了科学分类的缘故,动物同等地并在相同的意义上适用于水牛和人;我们是更好的动物,这可能是真的,但是这是出自其他的考虑。种差是属之外的,例如理性的是一个对于动物这个概念外在的概念,不是从它发展的;而且产生的种对于其所有成员也是单义的。属对于其所有种都是潜在的。但是,正像在形而上学中那样,当实际的存在是研究的对象,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时,就不能引入这样一条区别原则。存在暗含在每种差异之中。我们在围绕着一和多这个问题的边缘,完全可以对它没有任何揭示,而是仅仅再次说明,形而上学专有的复杂和反常的概念不是单义的:存在不是一个属或种,<sup>⑥</sup>纯存在也不是一种事物;<sup>⑦</sup>存在不是一种统一不变的现实性,真、善和美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分析为它们的

① 《反对属》第一卷, 32.

② Opusc. VIII,《论事物和本质》第3章,第4章。《神学大全》1a-2ae: LII: 2.

③ 《神学大全》1a: V: 4, ad 1. 1a-2ae: XXVIII: 1, ad 3. 2a-2ae: CXLV: 2.

④ 争论,《论真理》第一卷, 1.《论潜能》第三卷, 16, ad 4.

⑤ 属这个词用来表达种,例如, *genus humanus*, 有时候不太严格地用于任何一般的标记。

⑥ 《反对属》第一卷, 25.

⑦ 《神学大全》1a: III: 5.

本质部分来定义的。

- 151 第三,这五种谓词代表五种不同的谓述方式,而不是五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它们逻辑的创造物,<sup>①</sup> 必须被看作精确的概念,而不是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观念:理性是一种种差,但是除了在科学家的头脑中存在外,实际却不存在。这些谓词是五种作为谓项的方式,而不是存在的方式。经院学者对存在的分类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些是十种范畴,或十大范畴(*de- cem praedicamenta*),即实体和其他九种不同的现实偶性,其中质、关系和量是最重要的。对于它们的探讨属于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而不是属于逻辑。

命题的逻辑目的是进入正确论证的格式。每个判断都像作出它的人一样是社会的;如果是孤立的,就不是最好的。然而在找到陪伴以前,当判断进行定义的时候,当判断进行划分的时候,它们可能为发现做好了准备。我几乎胡乱地打开两本书来读,先读一本,“啊,现在我们能花费什么,就尽情地利用吧,”然后读另一本,“这些路有多好,那些酒吧就有多坏。”

## 152 19 定 义

“无限的”在早期使用中是一个表示指责的词,代表无形的、不定的和形式不明的东西。<sup>②</sup> 亚里士多德赞扬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他始终有节制,而别人却乱说”——是第一位动脑筋在一般纷乱中识别形式的人。<sup>③</sup>

① *Opusc.* VIII,《论事物和本质》第3章,第4章。

② 《神学大全》1a: VII: 1.《反对属》第一卷,69. 争论,《论潜能》第一卷,2.

③ 《神学大全》1a: XLVII: 1.

古代经典思想家,包括那些颂扬生活丰富多彩的人,都表现出定义的愿望。在我们从希腊一直到罗马帝国所接受的那些传统中,这种愿望仍然留存下来。作出规定,确定一个界限,划出边界,画出明确的标记,标明范围,如果要进行一次讨论,这就是首要的和必要的活动。一种意义必须分离出来,其他意义必须被排除。<sup>①</sup>我在图书馆里寻找一本关于清晰的解释的书,我打开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的《英国史》读到:“英国内战并不是一个腐朽的社会在充满仇恨和贪婪的阶级混乱中土崩瓦解,而是为了争取政治和宗教理想,这些理想划分了一个社会合理和经济繁荣的国家中的每一个阶层。”这里简要地确定了范围。

定义对于论说如同肯定的决议对于行动一样。《神学大全》的恒定规则就是以—个定义提出—个问题,即用—个句子解释—个词并把它—的意义与其他词的意义分开。正像霍布斯所说:“人类心灵之光是确切的定义中那些明白无误的词,它们首先是从歧义中觉察到并得以澄清的。”这种实践具有防止含糊词义的优点,有时候还有避免争论的优点;此外,问题被圈定下来,因为有秩序的研究必然是由限定的目的意识支配的,而且争论必然要避免漫无边际。除此之外,定义使我们在条件迷乱的情况下更加敏锐和可靠地感觉到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个自由民主人士将坚定不移地谴责被操纵的选举,无论选举是由专政控制的,还是由骗人的民主控制的。 153

但是定义本身必须被定义:定义是—个命题,这个命题给—个词或—个事物—种无歧义的和独到的意义。实际上,许

① 《神学大全》,1a: XXIII: 7.

多经院学者的论证几乎不过就是对一个论题的词条的定义；然而这是极大的赞扬：尽管它仅仅抛出一缕细光，但是在走路时有一盏灯照到脚上也比一根棍子打到头上要强。我们很少有人在乎别人给我们解释些东西，但是进行争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些人没有主心骨，你以前并没有想要否定他们，但是他们却误以为你提出了充满敌视的批判，因而对你进行质问，这样你难道不会受到伤害吗？《神学大全》的格调很少是论战性的。通读这些论文，你就会发现，许多文章仅仅定义了讨论中语词的意义，得出了主要的区别，也许又得出了次要的区别，并且平静地指明适合于各方的结论；如果说抨击不是一个过强的词，那么直到回答反驳时才予以抨击。<sup>①</sup>

定义是辩证法的首要目的，并且是辩论中双方深入下去的首要条件。然而它是开端，而不是终结；后来，有的经院学者热衷于定义可能有些像狐狸追逐老鼠一样，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允许像巴特勒(Butler)的诗歌那样嘲笑他们：

他知道什么是，那玩艺儿高高在上，  
一如《形而上学》智慧，这东西能够飞翔。

对于逻辑来说，定义是对一个确切运动的明确说明，即什么是什么的陈述，*quid sit*，亦即对本质的表达。相应地，大多数关于传统逻辑的论文都把这种澄清意义放在概念的标题之

---

① 选自《神学大全》的例子。死亡是人天生的吗？(1a-2ae: LXXXV: 6)上帝的存在是可证明的吗？(1a: II: 2)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吗？(1a: XXV: 6)善如何是恶的原因呢？(1a: XLIX: 1)愉快是在幸福的内心吗？(1a-2ae: III: 4)所有人都受相同的自然规律支配吗？(1a-2ae: XCIV: 4)

下,在探讨判断的逻辑之前探讨定义的逻辑。圣·托玛斯把定义说成是简单理解的顶点,<sup>①</sup>理性的首要逻辑行为。确实,一个纯粹的定义是说明一种意义,而且它不同于判断,不等于肯定存在,<sup>②</sup>它也不扩大我们的知识,因为主项和谓项是可互换的和同义的;但是我们直到现在才探讨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它是以一个命题而不是以一个词的形式表达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实际上它趋于变成一个判断,而不仅仅是一个说明性概念;其实,亚里士多德就提到一些定义是准证明;<sup>③</sup>例如,“雷是火在云中 被扑灭发出的声响”是一个表述,它表明了一个事物存在的原因。我们很少十分确切简明地描述一种情景,因而无法使提供的定义与对象在我们的意识中确切地重合;我们知道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无法把我们的意思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

心灵可能试图成功,但不是总获得成功。于是有形式的闪现——记忆是你忽视的东西——它们逃避了解释的规则。驾驭决断和踌躇是一种困难的艺术。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傻瓜却贸然闯入;但是理性动物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傻瓜;他们既不是天使,因为天使没有定义也能对付,他们也不一定需要贸然闯入,尽管他们必须有把握地踏入:他们的心灵在走,从一点走到另一点,每次向前走一段距离;然而,由于他们是理性的,并且仅仅是理性的,还由于他们的直觉是间断的、随意的和不正规的,因而他们必然企图下定义,甚至对神秘的东

① 《神学大全》1a-2ae: XC: 1, ad 2.

② 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第二卷,1, 89b.

③ 同上,第二卷,10, 93b-94.

西下定义,尽管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最深层和最简单的东西,这样的联系没有用。否则,他们就会既不考虑它们,也不谈论它们,而是仅仅像预言家耶利米(Jeremy)那样说:啊哈,啊哈,啊哈。成功的定义也不总是直截了当的;有时候定义的真实性中有一些附加的东西,好比塞西尔(William Cecil)告诉他的儿子,“上流社会不过就是古代的富豪”,有时候死词背后有活的东西,比如有时上帝被称为 *actus purus*(纯洁的行为)。

定义不是同等歧义的,它们的主项也不是同等应合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不同类型的定义。定义首先可以划分为名词定义和现实定义,然后现实定义可以划分为描述定义和本质定义。

- 155 首先探讨名词定义。这种定义充分说明所考虑的语词代表什么。借助这个关于名字意义的陈述,随后的谈论可以避免一些比较拙劣的含糊词义。“这里有比赛报道”,无线电广播员说,然后完成了这个名词定义,“今天下午在纽马基特”;你知道他将谈论赛马,而不是谈论优生学。或者像斯奎尔(Squeers)说:“我们依据实际的教学方式。C-l-e-a-n,弄干净,动词主动式,使某物变明亮,把某物擦洗净。w-i-n,赢,d-e-r,卷绕装置,即一种窗扉。”尽管更深的认识可能会以后来到,但是 *quinque viae*,这五种有神论的方式<sup>①</sup>最初却是关于“上帝”这个词的意义的,即不变的运动原则,第一原因,必然性的基础,最纯的东西,宇宙的策划者;*et hoc dicimus Deum*(对此上帝是这样说的)是所有结论的共同约束。

名词定义就像零零散散的字典一样,它的作用是使讨论

① 《神学大全》1a: II: 3.

的领域有条不紊。善意在现代宗教和社会解释中将会不乏定义。当涉及技术性的东西时,比如在法律、数学和逻辑问题中,名词定义和现实定义将常常重合,即词的意义和事物的意义是相同的。把蔑视法庭、重罪、误判、平方根、对数、三段论和恶性循环这样的词组固定下来,你就囊括了所有应该在那里发现的实体。如果心灵满足于这样剪裁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定义能力就不会遭到蔑视;但是我们更加雄心勃勃,我们要求在一个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世界中对象的定义要更加完整和更加现实。<sup>①</sup>

现实定义更接近于把握语词所表示的事物的实质。心灵可以适度而自信地从事这一工作。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在他们的《形而上学》一开始都坚持认为,探询原因是智慧的特性;关于建筑的知识比单纯的建筑技艺更高明,工作的实际操作是通过洞察其原因而得到提高的。<sup>②</sup>一个聪明的船长会时刻让他的船员知道他们进行的任何操作活动的目的都在安全限度以内,这样就会使他们心情舒畅。这里,短暂地离开定义而考虑一下四种原因,将会有助于我们欣赏经院学者对待外界的方法;因为尽管个体性一直是神秘的和不可定义的,个体却在自然界和类中存在,不仅作为事物,而且作为事物的类而存在,此外,我们可以希望通过以下方法来定义它们,这就

① 名词定义与词源不完全相同,尽管二者是有联系的:一个词的词源是通过追溯它在语言中的历史和说明它的由来而给定的;在这一点上将出现名词定义;比如你说,hope(希望)是一个从挪威语得来的词,表示海洋在奥克尼群岛的入口;这里这个词的词源和名词定义都排除了心灵的心理和道德态度,而且排除了也被称为希望的意志态度。《神学大全》1a: XIII: 2, ad 2, 2a-2ae: XCI: 1, ad 2. 争论,《论潜能》第九卷,3, ad 1.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lect. 1, 2, VII: lect. 17.

是寻找它们现实的和正面的一般原则,也就是说,寻找它们的原因。

四大类原因被列举出来:①第一,终极因,目标,目的(*finis*),它满足“为什么?”(*propter quid?*)这个问题;②第二,动力因或动因(*agens*),即生产的主动原则,它满足“从何?”和“如何?”(*a quo?*)的问题。③这两个原因都在所考虑的结果或对象之外,因而它们有时候叫做外在因。剩下的两个原因是在对象之内,叫做内在因;即第三,质料因或构成主体基础的原因,它得到一种专门的现实印记,满足“在什么之中?”(*in quo*)这个问题;④第四,形式因或特性原则,它满足“什么?”(*quid?*)这个问题。⑤这里只是概括地说明了这些原因;全面探讨它们的存在、实质和划分属于形而上学。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应用这四种原因的例子。⑥我们回过头来首先考虑一个词源和名词定义。你问:“一个多重的砰砰是什么?”我从词源回答:“‘多重’是一个来自拉丁语‘*multum*’的词,意思是许多,‘砰砰’可能是一个模拟所产生的声音的象声词,尽管那更像一个发出爆破声响的巨大的打字机,”于是就有了以下的名词定义:“这个词不代表一个法国水手帽上的红点,而代表一门有时被军事记者称为芝加哥钢琴的大炮。”

157 然后我试图通过应用四个原因这些概念来提供一个现实定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V: lect. 2, 3.

② 《神学大全》1a: XLIV: 4. 1a-2ae: I: 2. 1a; CV: 5. 2a-2ae: XXVII: 4.

③ 同上,1a: XXV: 1. 1a: XLIV: 1, 2.

④ 同上,1a: IV: 1. Opusc.《自然原理》第二卷。

⑤ 《神学大全》1a: CV: 5.

⑥ 同上,2a-2ae: XXVII: 3. 注释,《后分析篇》第二卷,lect. 9.



义：第一要说明终极因，它包括目的和手段，“它的目的是用大量重磅浓缩的炸药或穿甲弹摧毁飞艇和小型鱼雷艇”；第二要说明动力因，“它是由维克斯这家大武器公司的设计师、技术师和机械师制成的”；第三是质料因，“由钢和其他高级金属制成的”；第四是形式因，“它具有四或八根炮管和一个安装在旋转底座上的后膛装填装置如此这般的安排”。这样你就留下了一个与多重的砰砰有关的非常一般观念。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或多或少有些笨拙，但是遇到其他需要解释的对象，可以建议人们使用这种过程。

终极因和动力因在被定义的事物之外，因此一个说明这些原因的定义，即一种发生或原因的解释<sup>①</sup>而不是分析的解释，将是外在的；然而，自然这个词来自 *nascitura*，<sup>②</sup>如果当一事物产生时我们在，那么我们得知的绝不仅仅是它的名字。在许多问题上，并且是在那些最终极的问题上，我们得到的不过就是外在的建议，比如，有时候人们说事物行行色色各不相同，以此暗示上帝纯粹和朴素的完美，<sup>③</sup>有时候人们说，在科学中必须常常从外在原因进行证明。<sup>④</sup>和平是博爱的结果，<sup>⑤</sup>这是一个依据主动原则定义的例子；钟是为了报时的，这是一个依据目的的定义。这两个都包含在简单的教义问答开场白中：谁造的你？——上帝造的我。——为什么上帝造

① 没有限制的原因通常代表有效的原因；不太经常地代表终极因；除了特殊阐述以外，很少代表质料因和形式因。一种结果依赖于一种有效的原因。

② 《神学大全》3a: II: 1.

③ 《神学摘要》第 72 章。

④ 《论三位一体》第六卷, 1.

⑤ 《神学大全》2a - 2ae: XXIX: 4.

你? ——上帝造我是为了让我知道他,爱他,在今世为他服务,并且在来世永远与他在一起幸福。这里说明的目的可能是很间接的,而且在这种程度上定义将失去深度,尽管目的可能更加光彩。在宗教指导课上,男孩回答说:“圣礼是为了使你脱离炼狱。”与这种回答同属一类的定义不在少数。

根据事物目的、或根据实际所说的目的论而进行的事物定义,是一种具有亚里士多德和经院科学的特征,<sup>①</sup>这种特征有时是扭曲的并且随意地延长,特别是在出现下面的情况的时候:在展示一事物外在终极性的一般模式的过程中,<sup>②</sup>或在以一个或多或少任意考虑的系统说明一事物的辅助作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丧失了这个世界内在动力的方向、或内在终结,即它私有欲望的负担。为什么有蚊子?为了训练我们克制我们的脾气。中世纪科学中指定的一些目的就是这样的牵强附会。我想到了《忠诚的雅各》中老汤姆·比兹利的目的论:“水,确实如此!我所知道的水的用处就是掺入烈酒,还有使船漂浮和到处行驶。海水为什么被弄咸,还不是为了防止我们喝得太多?”内在终结和外在终结的区别是最重要的;内在终结存在于一事物达到其专门目的的活动中,与它的专门性质促使它服从某种条件这条规律是一致的,而外在终结是这种活动与其他事物的活动在一种平衡设计中的协调。<sup>③</sup>人折磨人,病菌肆虐,由于周围明显一片混乱,因而导致许多人得出哪里也没有目的的结论;他们从许多事物之间缺

① 《神学大全》1a: XCI: 3, ad 3.

② 同上, 1a: LXV: 2.

③ 争论,《论真理》第二十二卷,1.

乏秩序出发论证各个事物缺乏方向;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缺乏目的,而是目的太多;破坏我们期待的计划的不是虚弱,而是强盛

在中世纪以后,根据终极因的事物定义越来越不受人喜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一些经院学者对上帝荒诞的赞美,在某种程度上不相信像欲望、预定的目的和意识设计这样的“形而上学”概念,<sup>1</sup>因为这些概念是由于经验思维的发展而展示出来的。历史本身要被读解,但在不是在于礼仪仪式上,而是迫于事件的压力;人是其周围变化环境的产物,埃及由于是古代世界的粮仓而崇拜猫,土壤侵蚀说明了伊斯兰从阿拉伯的扩张。一方面,经院学者把事件插入大规模的神学戏剧,而且确实缺乏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的历史方法,另一方面,事物现在 159 变得越来越通过它们如何发生和通过什么是构造要素来定义。钱是财富,水是氧和氢的合成,愿望是器官压力的结果,鸟飞是因为有翅膀,它们不是因为必须飞才有翅膀。至少旧逻辑中有某些东西是通过这样回溯寻找一种重复序列的原则而留存下来的,这一原则有时甚至被描述成一种机械力量;过去有人期望可以为结论发现一个前提,一条规律在起作用,尽管它可能并不等于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不被接受了,甚至在物理学中也不被接受,这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不可预测性,在政治判断中也不被接受,这里流言蜚语被证据取而代之,令人惊奇的是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和记者读不懂能够产生一种社会情景、尤其是在外交事物中产生一种社会情景的力量;他们就像一些热衷于眼前事物,热衷于

1 《神学大全》1a-2ae: XLVII: 2, ad 3.

无法确定的和自由发展的未来,而对过去一无所知的人那样谈论。但是若要理解这个世界,就一定要知道它的历史,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正确评价定义的价值。

随着生物学的发展和更中肯的机械解释,有迹象表明,一种终极因果关系正在再度盛行起来;人们越来越愿意承认有生命的事物的活动是通过参照一种目的而形成和解释的。在考察一种动物对一种特定情况的反应时,根据动力因的解释落在繁殖的机制上,比如神经、反应、肌肉、汗腺以及类似的东西。但是生物学家还要把这种活动看作是对一种需要、即为达到一种适当目的的需要的反应:他将谨慎地避免形成一个具有这样一种目的或目标的实体,尽管如此,他将不断地诉诸与终极因类似的概念。用不着回到《新工具论》以前自然哲学家们宝贵的存储目的,用不着认为世界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人的便利而计划的,也用不着赞同对落后的原教旨主义的圣经解释和伦理解释,或主张一种预言家的精神,我们可以接受一系列对我们起作用的目的并试图把它们纳入我们的定义。160 无论如何,把握某种这样一般的意义意味着我们并不受一种有限的技术支配,比如当正确评价海上力量的现实意义并且不局限于一种武器(例如军舰)的时候。根据终极因的定义是经院哲学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以其形式对象支配对活动的详细说明。<sup>①</sup>

运动因不进入事物的本质。<sup>②</sup>但是我们可以在考虑一个对象的外在原因之后集中考虑这个对象本身,并且通过阐述

① 《神学大全》1a: 1: 7. 1a-2ae: LIV: 2. 1a-2ae: LX: 5.

② 同上, 2a-2ae: CLXXX: 2, ad 2.

它的质料因和形式因,主要是阐述它的形式因,努力表述一个内在定义。它是由什么形成的?它的构成的形式是什么?简单地说,它的实质是什么?当我们探讨人为的东西时,比如像多重砰砰和合成食物这样的东西,或当我们探讨数学和逻辑实体时,比如像最大公约数或析取命题这样的东西,获得成功并不难;当我们试图根据偶然特征描述自然事物时,比如像蜈蚣和鲑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障碍。<sup>①</sup>但是达到事物的内核,揭示质料的神秘,并且洞察决定质料的形式,完全成功地做到这些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通过美的效果比通过美的成分更容易描述美。<sup>②</sup>对于像铁路系统、弈棋问题、鱼雷这样的人工问题,或对于像民权或泰晤士河管理细则这样的法律实体,我们心平气和;但是自然实体就更加戏弄人,变换无常难以固定,异常复杂面面俱到,无法用一个公式表达,而且,就像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一样,太大难以定义。我们能够笨拙地确定一个事物,而不用设法定义它的真;对于许多事物,我们都有充分的知识辨认它们——当我看见一匹马时,我知道是一匹马——对于有些事物,我们想象我们对它们的认识比对大多数事物的认识更多;对于其他一些事物,我们可以用科学术语详细阐述它们,甚至能够重新构造它们,比如叶绿素;但是确定无疑的是,我们不能一下子看到一个物质东西的全部本质。这里我们触及一个野生自然界和规律之间、即 *phusis* 和 *nomos* 之间的一个持久不变的问题,受过训练的人倾向于以偏向后者的态度解决这个问题。

① 注释,《论灵魂》第一卷,lect. 1.

② 《神学大全》1a: V: 4, ad 1. 1a-2ae: XXVII: 1, ad 3. 1a: XXXIX: 8.

形式因是一种我们努力把握的特殊要素,心灵是追逐形式的东西(venator formarum)。质料因必须受到尊重,因为圣·托玛斯遵循亚里士多德,他坚持认为,在对一个物质东西的定义中要包括对质料的参照。<sup>①</sup> 尽管他们都倾向于形式化,但是他们都强调语境和主项的重要性。然而形式是重要因素,而质料本身是不确定的。社会主义的报刊愿意赞扬每一个起来反对有产阶级的人,而宗教报刊愿意支持所有与教会有联系的党派,由此我们深深地感到,对于只基于事物材料而不考虑其形式意义的判断,我们应该不信任到什么程度。由于类似的信念,政治谋杀和掠夺根据犯罪一方而受到不同的评价。

人们在心灵深处有一种发现事物内在形式的深切愿望,它将只满足于这种内在形式。这是一种对纯逻辑分析的强烈爱好,是一种丢弃物理事物和避免受到存在物、动因和目的的影响的企图。<sup>②</sup> 因此需要以辩证法超越逻辑。圣·托玛斯注意到物理科学必须常常在外界寻找它们研究的对象;这种从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来回往返(discurrendo)和探讨外在原因专属于推论,比数学对形式的详细研究和形而上学对意义的思考更不安定。<sup>③</sup> 有些物质因素完全逃避了我们,另一些物质因素只得到模糊的认识。<sup>④</sup> 科学一定妒忌数学和形而上学的断定,因为它们都在追求形式,但不总是成功。有些经院学者是乐观的,认为人类理性能够相当容易地发现形式因并且全

①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2. 一种实质类型的定义是从单称实质条件抽象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质料抽象出来的。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七卷,lect. 7.

③ 《论三位一体》第六卷,1. 第一个问题。

④ Opusc. XIII,《神学摘要》第104章。

力达到物质事物的本质。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些抱负不过是变成了吃力的幻想,而且在他们增加抽象的能力、满足的程度和“不重要的言语的频率”的过程中,他们看不到观察和实验证实的需要。世界充满了困难。形而上学不是穿越物理学的捷径;容易的形式制造绝对代替不了科学记录的细致方法。 162

一位大师流动的思想在他的门徒那里趋于凝固下来;圣·托玛斯在临终前回顾他的定义和论证时说,它们就像稻草人一样;马克思在去世前不久也看到,“无论如何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威尔克斯(John Wilkes)在一份谴责书的结尾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我从来不是的威尔克斯主义者。”詹姆斯(Henry James)惊奇地发现丁尼生不是一个丁尼生式的人。在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怀疑柏拉图是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圣·托玛斯是不是一个托玛斯主义者,如果这意味着一个相信在思想中已经建立起一种古典和平的人。不管怎样,他的哲学依然是一种大胆的理性活动。他打开了大门,而不是关闭大门。但是有一段时候,许多经院学者变得自高自大,需要令人不满的不可知论的刺激。他们的争论中隐藏着很深的问题,但是他们似乎关注具有逻辑细节的问题;他们变得玩弄词藻,而不再深入思考事物。目录可能扩大了,但是系统却完结了。形式是他们使用的资本,很少有人企图使它们符合那些正在被发现的新的事实。自17世纪起,他们受到科学家的攻击,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但是反过来,这些科学家或其中的一些科学家变得同样教条和没有鉴别力,并且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形式,尽管他们不把这些形式称为本质。他们离开了他们那种开明的经验研究方法,开始进行哲学研究。他们的判断同样直截了当,尽管他们的性

情也许不太周到，也不太负责任。他们说，没有本性，事物不过是复杂的机器，你要是制造一个模型，就会理解它们。他们对情感和品质表现出绅士的尊敬，只要这些情感和品质是个人身上的，或至多是属于宗教或艺术家的气质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观点出发，他们认为所有难以通过机械和数学控制的东西都是神话。

- 163 从那个具有一种理性主义的(自信而有限的)特殊情绪的时期以来,我们懂得要更加谨慎,我们对于自己所相信的著作中的注释变得更加挑剔,很可能更容易承认有一条达到不同于数量的对象的严格的科学途径。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理性畅想是有道理的,甚至不能证明理性主义者过分的行为是有道理的;需要的是从一种公认有用的但是已经转变为一种束缚人的哲学的技术中把理性解放出来,并且重新恢复这样的观念:科学的真并不限于机械和数学的形式。甚至这种关于科学教条主义的缺乏自信的新观念也不应该拒绝看到,理性至少能够像一个无线电定位系统那样工作,能够确认一个对象。在检验的过程中,人们将发现这个对象被标定在一系列明白无误的关系之中。除非人们有希望发现原因(这些原因起码是本质和实质<sup>①</sup>)并且在规定的框架中得出真结论,而且人们可以证明这种希望是有道理的,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一种科学。原因确实不是完全的,但是原因被插入进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一种解释,心灵开始考虑本质,而且正像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对圣·丹尼斯(St Denys)的非凡事迹惊奇得充满讽刺地说,重要的是第一步。

<sup>①</sup>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V: 2.



我们用不着要求穷尽植物生命的奥秘,我们可以仅仅从一些矿层和缺少动物生命力的地方一般地说明植物生命的不同特征。许多东西可能会逃脱我们的分析,一些描述是不可靠的,像杉和松这样的词被不严格地使用着。在布满船底的草中,几乎无法区别动物的成长和海藻。尽管有这些困难,关于什么东西构成动物和植物的区别的一般陈述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动物,我们并不是完全意识不到它们之间的种差,我们并不是意识不到深刻的差异,比如,猫和鸟之间的差异,猫和狗之间的差异,尽管有一些需要填补的距离,而且有时候很难消除一个真正的种,因为具备有碍真正的繁殖和种类固定习惯的并不仅仅是家猫。

对对象进行现实定义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任务,而不是逻辑的人物;尽管人们期待逻辑详细说明定义的条件和类型;而且除非能够认识到真实定义的特征,否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是浪费时间。通俗的词常常是描述性的,或者由于联想而变成描述性的;盲蛛、金鱼草、毒覃、毛茛、啄木鸟、水母、百劳、萤火虫,似乎脱离了僵化的名词术语表。正像约翰逊博士注意到的那样,“有些东西由于定义而变得更模糊。我看到一头奶牛。我定义它, *Animal quadrupes ruminans cornutum* (长角的四足反刍动物)。但是山羊是反刍的,而奶牛可能没有角。奶牛是更明白的。”他有些想入非非,而且也不合逻辑,但是人们可以赞同他的观点。 164

在假定心灵知道现实的类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承认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定义,它们是其主项固有的。许多定义不过是描述性的,而且不比哥特式建筑是尖顶风格的建筑这种定义说明了它的结构更揭示本质;因为本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

是我们不知道的，它们必须被导出的和偶然的差异来说明；<sup>①</sup>大笑是由于滑稽而引发的一种痉挛的声音振动，人是无羽的两足动物，上帝是所有完善事物的简单集大成，<sup>②</sup>永恒是全部和同时拥有无限的生命。<sup>③</sup>对于圣·托玛斯来说，现象不是现实的面具，而是展现，这是一条根本原则；但是在用现象确定基础实质的时候，他不喜欢用定义，而喜欢用指示或告知这些词。<sup>④</sup>但是在有些情况，如果只用一般词，那么就可以承认定义表示对一个对象的本质的详细说明。<sup>⑤</sup>

根据逻辑，完善的定义类型是这样的：它提出一事物的最低属并说明它的终极差异，由此得出只有单义的实质才使严格的定义方法比较满意。以下四个定义可以被看作是代表性的定义，它们对于我们的思想是有用的，而且意义不仅仅是名词性的。人是理性动物，原因是另一个实际存在物所依赖的主动原则，逻辑是正确思维的艺术和科学，美德是好习惯。<sup>⑥</sup>

达到定义实际上是要获得意义和确定类型，即得到一种根本的保证，除了个别小事情的或然作用外，世界上还有一些带有固定含义的客观的种类或实质。通过在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进行这种检验，我们认识到一种有道义的人；而且古典的道德理论表明，存在一些客观的行为种类，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有的本身无所谓对错，还存在一些道德形式，它们是

① Opusc. VII, 《论事物和本质》第6章。《神学大全》1a: XXIX: 1, ad 3.

② 《神学大全》1a: IV: 2.

③ 同上, 1a: X: 1.

④ 注释,《论灵魂》第一卷, lect. 1. 争论,《论真理》第十卷, ad 6. 《神学大全》1a: LXXVII: 1, ad 7. 1a-2ae: XLIX: 2, ad 3.

⑤ 《神学大全》1a-2ae: III: 2, ad 2.

⑥ 《神学大全》1a-2ae: LVI: 4.

道德科学的专门对象。无论动机多么紧迫或令人同情，一种本身错误的行为就是不正当的，<sup>①</sup>炮制伪教令集和减少痛苦的处决同样受到谴责。在定义这块顽石上，包罗万象的优点必然粉碎。在我们完全由于自然崇拜而受到灾难的袭击之前，无论是作为一种种族抗议还是以国家的名义声称在所有法律之上并且不受理性形式的控制，人们倾向于默许一些为了群体利益而要求的行为，也许这是由于不能对付所涉及的十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此外，更敏锐的人训练自己养成了正确评价个别情况的能力并且同情例外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不切实际地变成了有限考虑的东西，而关于类的古典规律变成了陈旧的法规。除非极度重视个人无视法律一般定义而做的表达，否则哪里有离婚、避孕、安乐死和通奸的案例呢？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恢复了有限目的这种意义，它是一种承认制约我们的法律所要求的适度的形式；一种对于方法在道德方面的重要性的新的意识，即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无论我们的统治者的最主要动机或动力是什么，一些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尊重事物的本性，培养个人健全的心智，即坦诚公正、友善和节制，我们还必须谴责所有造成践踏这些价值的原因，无论其法人力量可能会多么庞大和无法对付。所有这些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式的信念应用到社会道德上。这种信念表明，关于我们存在着一些我们必须发现和尊敬的实际种类，即事物种类和行为种类。<sup>②</sup> 道德判断最好限于这些就其本身考虑的行为，而不必扩展到个人的动

① 《神学大全》，1a-2ae: XIX: 2. 1a-2ae: XX: 1.

② 《神学大全》1a-2ae: XVIII: 1, 5.

机；最好限于人类活动的 *finis operis*，而不必扩展到 *finis operantis*。<sup>①</sup> 这也是英国法律的指导规则，英国法律根据罪犯行为的自然结果判断罪犯的企图，而不深究他个人的罪恶意识。

人们只能对能够予以严格定义的事物提供本质定义，即只能对这样的物质对象提供本质定义，在这些物质对象中，可以区别出属和种差，或者至少区别出一个准属和准种差。波菲略之树种在地上，属和种是物体存在的条件；如果没有存在物，语词可能会被说明并且得到充分的定义，但是不可能被赋予一个严格的本质定义。<sup>②</sup>此外，只有物质对象的类型或类可以这样定义；个体可以被指出，定义可以加在它们的一般本性上，但是个体的个别存在仍然是神秘的。由于对定义有这些约束，一个好的定义样板就要求有三个特征，即它应该是唯一的、明了的和新颖的。

谓项应该专门适用于被定义的主项，而不适用于其他主项，否则这个主项就没有与其他所有事物区分开，定义就没有达到目的。换言之，主项和谓项应该是能够互相换位和可交换的词，或者是重合的，就是说，谁也不应该比谁的范围更宽或更窄。节制是一种在欲望产生了嗜好时保持理性尺度的道德美德；愿望是对理智提出的善的嗜好；在这些情况，主项和谓项是可以互相换位的，就像在等边三角形是等角三角形这样的命题中主项和谓项是可以互相换位的一样，这个陈述不增长，但是也不能被改变。定义本身并不增长知识，因此它们

① 《神学大全》，1a-2ae: XVIII: 2. 争论，《论选择》第二卷，2，3，4.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七卷，lect. 3.

不是充分展开的判断；它们的作用是使一个观念变得清楚，并且建立能够发展判断和论证的条件。烈性饮料是愚弄人的东西，节制是一种美德，上帝是一种精神，人类自由是强迫的消失，所有这些都不是定义，因为谓项不限于主项。 167

正确的定义的第二种特征是谓项应该使主项得到澄清而不是变得模糊，绝不能像有的人那样用自己制造的而别人不懂的词来进行定义。此外，定义应该是简明的和主动的，而不是像议会解释立法那样纠缠不清，也许这样做是有意的。关于深刻而终极的现实难免会有一些遁辞，对冯·休格尔的风格几乎无法再进行改进；这样的主项不能在解释的意义上明确地定义，因为没有东西定义它们。除了宗教的神秘以外，企图说明像存在或善这样的观念绝不可能像理性探讨第二和单义的本性那样可靠。然而，它们是不成功的，除非它们使中项更加清楚。“丹格勒先生，”他的太太抱怨说，“这里有两位非常客气的绅士想使人们理解他们，而我不知道谁是翻译。”人们不能像丹格勒太太那样说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般是十分绅士和体贴的，也不能像她那样说神学家是这样的。

一个成功的定义第三种特征是它避免同义反复，谓项不重复被定义的词项。工作是工作；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性别；睡觉是不能醒着；这样的例子对于使其主项更清楚没有什么用。但是许多提出的同义反复实际上都带有必然的特征，比如，当疲劳被客观地定义为一种削弱的功能能力，被主观地定义为一种直接涉及肌肉的无力并带有想睡觉的愿望的一般感觉时，我们就得到某种可以继续考虑的东西。当让定义某种东西时，比如，什么是色彩的不协调？很可能智囊团会把让他们澄清的那个概念引入到回答中来，因而谈论光

线的不协调。下定义的人必须注意这种倾向,就像他必须注意他的论证以免恶性循环一样。

168 在《蓝登传》中,一个咖啡屋的场面上出现一例这种普通的重复。那群人正在讨论战争艺术,将军宣布:“我将告诉你们火炮掩体是什么。我只看到一次火炮掩体,那是在包围那慕尔的时候;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著名的工程师科恩先生断定不能占领这个地方。‘可以,’沃特蒙王子说,‘可以用一个火炮掩体来占领它。’这立即得到执行,二十四小时以后,布夫莱元帅愿意投降。”这里,他明显地停顿了一下;这位老绅士重复那个问题,“但是请问什么是火炮掩体呢?”讨论虽然结束了,但是那种抱怨的声调仍然不绝于耳。

对于经院学者来说,关于大多数问题的天气预报是“能见度良好”;然而尽管他们枯燥固执地进行他们那些避免了情感建议、毫无文学色彩的辩论,但是他们中间比较伟大的人物却注意到他们方法的局限性;他们的生活接近于神秘,他们的做法表明,他们好像不能以专门的概念和标签把事物包装起来并题上字发出去。然而他们认识到定义是理性对话的首要条件,他们将总是首先处理语词。因为大多数语词在不同人的感觉中反响是不同的;只有当他们在相同的意义达成一致意见时,交流才是可靠的;逻辑隐藏在真正充满人性的热情和热诚背后。

然而,尽管经院学者强调定义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总是把我们已经提到的自我克制的规约搞得十分清楚,即理性定义无法把握个体。<sup>①</sup>由于经院学者中的托玛斯主义者还认为世

<sup>①</sup>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2, ad 4.

界上每个完整的实体是单个的和个体的东西,因而他们不大可能把他们严格的长期使用的逻辑方法扩展成为一种至高无上和包罗万象的学说;<sup>①</sup>这一工作在以后几百年留给了主观唯心论。经院学者的辩证法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根据心灵必然性的结构解释事实,而不是从心灵的内在资源编造事实;经院学者既不以现象是有欺骗性的这种想法开始,也不以它结束;他们的活动集中体现在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之中,<sup>②</sup>而所有这些证明都是从观察物理现实开始;心灵接受和解释给定的东西,但是不独自设计一个模式并称它为现实的材料。

169

因此,以逻辑的模式构造每一个具有理性兴趣的东西是一回事,想象逻辑提供解释则是另一回事。经院学者尝试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们认为,应用逻辑的科学可以探讨实质、类型、种类;科学定义可以扩展为对尽管现实却不是事物这样的对象的解释;因为现实事物不是类型,而是个体化的类型,它们是 *rationes in materia*(质料的方式)。为了谈理性知识的方式,而不是谈论同情(*compassio* 或 *connaturalitas*)的模糊方式,<sup>③</sup>只有通过列举表示一个个体的一般特征才能达到这个个体。它不是得到本质定义,而是得到描述:“在胡斯的领地上有一个男子,名叫乔布。”

人们在道德判断中特别遵守这种限制;在圣·托玛斯的著作中很难看到自命不凡和道德义愤;他的道德科学不探讨个

① 《神学大全》1a: 1: 2, ad 2. 《反对属》第一卷, 63—71.

② 《神学大全》1a: II: 3.

③ 《神学大全》2a-2ae: II: 3, ad 2. 2a-2ae: XI.V: 2. 1a: 1: 6, ad 3.

性,而是探讨人类行为的类型。这些类型经过带有心理技巧的详细分析,然后得到证明,受到许可或指责;但是个人动机和可以归罪的原因,只有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而那些具有判断职责的人只不过能达到一种 *prudens aestimatio*,即一种近似和暂时的结论。<sup>①</sup>

芭蕾舞女演员离开定义翩翩而去,宛如夫人变成了狐狸;但是她有人性,而且科学理性能够有望确定这种人性的涵义和目的,因而充分意识到,如果能够出现一个纯理性动物,那么它就会是一个形而上学怪物。定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类型和实质,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定义只是对于单义的实质比较自如,就是说,自如的定义是在比较接近于存在表面的实质方面,而不是在既不同又相似的事物内核方面。合理的定义是否能够达到现实有效性,这是一个自然和批判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逻辑的作用就是判定定义的概念形式、划分和特征。

170 一个正确定义的心理要求同样是重要的:它应该吸引我们的注意,使我们感兴趣。什么是一个海岛?字典说,被水包围的一部分陆地。但是所有大陆都是这样的,谁又认为美国是一个海岛呢?我们必须想象四周是大海;这里,小学生的定义更为生动,即一部分没有水的海洋。

## 171 20 划 分

在定义以后,命题进入了被称为划分的解释,即把一个主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2ae: XCI: 3, ad 3. 1a-2ae: XCVI: 1, ad 3. 2a-2ae: XLVII: 9, ad 2. 2a-2ae: LXX: 2. 注释,《伦理学》第一卷,lect. 3.



体的不同部分分开。这里有三个条件,一个整体,诸部分,以及一个共同的基础。为了形成一个讲义,要列出一系列目录,这些目录划分了主题。进行划分要陈述一个共同的论题并且表明它的各种不同的情况;这导致对这个主体更进一步的定义。划分一般是由一个析取命题表达的;今天要么是星期天要么是工作日;造物要么是实体要么是偶性;一种人类美德要么是认识的要么是爱好的,如果它是认识的,那么它要么是理智的要么是感觉的,如果它是爱好的,那么它要么是意志的要么是情感的。Les trois facons de conter l'amour——l'ironique, la romanesque, la libertine(讲述爱情的这三种方式——讽刺的,浪漫的,放荡的)。划分也是玄虚的论证方式的基础,进行这样的论证一方面是 abc,另一方面则 xyz,当像天才、超人和娼妓这样的主体表现出谦和令人尊敬的性质时,就会发现这样的例子。

在对一个整体的物理划分中,比如把一个人分为头、四肢、躯干,各个部分小于整体;但是划分这个词的使用也类似于一个一般对象的任何分配,有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各部分均具备整体,并且不仅仅是整体;一个黑人不仅仅是一个人,一首抒情诗不仅仅是一首诗,婚姻不仅仅是婚礼。<sup>①</sup>逻辑

① 存在着相应于不同种类的合成整体的划分,而且可以说明这些整体的特征。首先,潜在的和逻辑的整体;即普遍观念,它们可能对其部分是单义的,比如相应于多种植物样式的豌豆这个属;或可能是类似的,比如相应于事物多重性的是。其次,现实整体,它们可能是由本质部分构成的,比如相应于身和心的人;或者是由实体部分构成的,比如考虑其本质和存在的造物;或者是由构成部分构成的,这些构成部分可能要么是同质的,比如考虑水的分子,要么是异质的,比如考虑一个有机体的数。第三,有一种由不同能力构成的现实整体,比如人是一种包含许多操作能力的整体(totum potestativum)。《神学大全》1a: LXXVII: 1, ad 1.

172 把划分看作是把一个论题分为相关的专门的部分,这样的划分是由规则支配的,<sup>①</sup>注意到这些规则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当遇到困境和选择时,最好检验产生这些问题的划分。根据18世纪的一个警句,人类划分为男人、女人和赫维;纨绔子弟可能钦佩这种机智,但是逻辑学家不能认为这种划分是恰当的。

首先应该得出的最重要的区别是或然划分和必然划分的区别。或然划分像或然命题一样,它们是或然命题的例子;或然划分探讨事件、事实和事物产生出来的方式;或然划分基于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基于论题的严格的内在必然性。因为历史事实是不能从纯粹的观念演绎出来的。政治划分具有这种特征;别动队员和凯尔特人,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北部联邦同盟和南部联邦同盟,保皇党和圆颅党;建筑时期和文学风格的划分也是如此。这样的划分本来也可以不是这样,而且有时候不同的部分相互融合,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换了它们的意义;一场革命获得了成功,于是鼓吹者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而旧党派进行反革命活动,可能提出一种更先进的社会纲领。这样的划分也不是十分完全的和最终的,但是持中立态度的人对于接受这种选择可能会犹豫不决同时拒绝提出反对,也许是因为他们主张一种没有阐述出来的第三种更高明的立场;比如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尊敬欧洲的旧传统,同时也促进欧洲的发展,但是他发现他既不能与右派也不能与左派同呼吸共命运。

这样划分的对立部分通常是可以有中介阶段的反对关

---

① 《神学大全》1a-2ae: XVIII: 7.

系。<sup>①</sup>然而,普通用法不需要把部分全部列举出来,例如,下面的划分是合适的,尽管实际上它们是或然的、归纳的和不完全的:有两类英国鸭,水面取食的鸭子和水下取食的鸭子;田野有两类,你直接穿越的田野和你绕着边走的田野,后者要么长着庄稼,要么有一头公牛;知识理论要么是唯名论的,要么是唯心论的。

然而,如果一个论题被划分为矛盾的部分,就遇到一种严格的必然性,无论这种情况是多么平常和无用:人可以划分为支持阿斯顿别墅的人和不支持阿斯顿别墅的人,要么田野里有一头公牛,要么田野里没有一头公牛。 173

是,或不是,命运的两个极端。

一种矛盾的划分不可避免是有效的,如果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对它的有用性提出置疑,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必然真吸引了苏亚雷斯(Suarez)聪明敏锐的大脑,在对未来任意和不确定的事件作出的一定预见加以解释时,它成为可能的线索。尽管一种矛盾的划分具有终极的味道,但是一种矛盾的对立却表现出逻辑的谨慎;再没有比这更明确和更确定的,而同时又是十分可靠的了。

一种必然的划分,像一个必然命题一样,是由主项的实质产生的;<sup>②</sup>它不依赖于恰巧是这样的东西,而是依赖于必然是这样而不是其他样子的东西。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必然性:修

① 《神学大全》,1a-2ae: C: 7, ad 1.

② 《神学大全》1a-2ae: XCV: 4.

道士划分为业余修道士和专职修道士这样的教士合法的必然性；划分经典和浪漫这样的艺术和心理的必然性；动物划分为雄性和雌性的这样的生物学必然性；特定的人类行为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这样的道德必然性；一个论证划分为两个命题和三个概念这样的逻辑必然性；抽象的量划分为点、线、数字和立体这样的数学必然性；存在物划分为原因和由原因产生的、以及造物划分为实体和偶性这样的形而上学必然性。

174 经院学者似乎对一些或然划分也赋予必然性；对于一些神学的和历史悠久的区别尤其是这样；他们对古代的尊敬超过了他们投入文学批评的力量，或者说，也许是超过了他们对于文学批评的爱好，而且由于他们具有演绎气质，他们一心想为划分物理和历史现象提供原因，如果仅仅是可能的原因，那么就提供适当的论证(*ex convenientia*)或建议(*suasiones*)。有时候，这样的理性工作表现得极其过分，以致对它们不能十分认真。圣·托玛斯本人非常尊敬他的前辈，对他们的解释特别有礼貌，有时候他对一个定义或划分的理解比原来的作者可能企图作出的要多。然而，尽管他采取了这样的措辞，他却很少允许这样的措辞妨碍他自己自由的分析。例如，他使用圣·奥古斯丁的用语，但是在这种真诚尊敬的背后，发展起来一个完全是他自己的论证。尽管表面上看是相反的，而这可能使轻率的人产生误解，但是托玛斯主义关于性欲和原罪的学说不是奥古斯丁式的。<sup>①</sup>也许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点，圣·托玛斯的神学思想一定不会消融在他的前辈思想之中，他的话也一定不能掩盖他的意思。在进入哲学论证时，适合于亚里士多

① 《神学大全》1a-2ae: XXX. 1a-2ae: LXXXII: 3.

德的制约也适合于他,因为他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和论证,但是注入一种新的意义。例如,他的形而上学必然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尽管术语相似,比如在从运动到其静止根源<sup>①</sup>的论证中,在造世<sup>②</sup>和神命<sup>③</sup>的学说中。但是当回到划分这个问题时,在许多情况,圣·托玛斯却试图把一种传统枚举列为经典,在许多论文中,首先提出如此这般一个主项的划分是否合适,<sup>④</sup>然后进行分析,最后达到一种自己赞同的对必然性的研究,有时候达到一种自己赞同的对于一些明显对立的权威解释的调和。<sup>⑤</sup>但是他总是意识到一个建议和一个证明之间的区别。<sup>⑥</sup>

划分可能合适或不合适;形式逻辑中的检验主要是精巧或笨拙的检验,而在实质逻辑中则主要是检验主项的实质,检验是不是缺乏族类性质或违反规则。一个合适的划分有三种检验,这就是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根,分支应该是完全的,分支应该不交叉。

根据第一种检验,一个划分应该基于对同属主项或论题 (idem fundamentum) 自始至终相同的考虑。根据这种解释,下面的划分是错误的:军用飞机可以划分为战斗机、双翼机和那些带有空气冷却发动机的飞机;因为这个划分的基础被改变了。但是在一个简炼的陈述中可以允许主项的转移,比如,吉

① 《反对属》第一卷, 13.

② 同上, II: 15—30.

③ 同上, III: 64—97. 《神学大全》1a: CIII.

④ 《神学大全》2a—2ae: XLVIII.

⑤ 同上, 1a—2ae: LXI: 3, 5.

⑥ 十一种情感: 同上, 1a—2ae: XXV: 3. 五种感觉: 同上, 1a: LXXIV: 3. 关于葡萄酒与女人的比较: 《杂谈》XII, 20. 动物划分: 《神学大全》1a: LXXVIII: 1.

尔(Eric Gill)说他一心想重新创造那种人人将是艺术家,没有人知道的,只有最合格的哲学家才能描写的极乐境界。下面对于上帝存在的反驳是圣·托玛斯极力主张的,<sup>①</sup>它犯了针对最高的善划分最高的恶的错误,就好像它们在相同的层次上:如果两个对立物中有一个是不可限定的,那么另一个就不存在,但是上帝这个词意谓一个无限善的存在物,所以,如果上帝存在,就不会有恶,但是世界上有恶,所以上帝不存在。这种谬误的扩展与其说实际上经常出现,不如说在理论上经常出现。只要针对创造者的创造对创造者进行划分并且把这两个词看作是表示在一个共同的参照框架中相互排斥的现实性,创造者在所有这些范畴之外,而不在这种比较模式之内;造物既不能加到上帝的完美之上,也不能从上帝的完美分离出来;上帝本身不过是上帝加上宇宙;因此上帝的存在不侵犯和毁灭他创造的造物,就会出现这样的谬误。爱上帝不是不要去爱别人,关注上帝不意味着放弃所有其他东西。狄奥尼斯(Dionysius)解释说,上帝是要求绝对忠诚和崇敬的;非常想知道他得到多么热烈的拥护和爱戴;由于上帝在一个地方出现,一个物体必然驱赶另一个物体,但是上帝处处存在,因而赋予事物存在和位置;由于上帝存在,所以其他事物存在。<sup>②</sup>

176 第二种检验要求一个合适的划分是完全的。过去有一个老法官说,在法院的第一个十年,他担心他的裁判是不是正确的;在第二个十年,他知道他的裁判是正确的;而在最后十年,

① 《神学大全》1a: II: 3, 反驳.1.

② 同上, 1a: VIII: 2.

他不在乎他的裁判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是并没有全面说明日益成熟的司法职能。我们可以把下面的例子看成是完全的划分:人类行为本身是正确的、错误的或中性的;活动的对象要么是一种手段要么是一种方法;原因是终极、有效的、质料的或形式的;野外运动是适合兽类、禽类和鳍类动物的。正像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当采用矛盾概念的时候,容易得到一个完全的划分;在探讨反对概念的过程中,更为困难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囊括了整个领域而没有遗漏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或然问题中;这有些像企图预见猫可能跳跃的所有方式。

不完全枚举这种逻辑不当导致了人类事物中许多错误估计,比如,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拿破仑似乎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布吕歇尔对惠灵顿的忠诚或这位老元帅在利格尼遭到沉重打击之后还会再战。但是在探讨事物的过程中尝试性地提出不穷尽的枚举时,它将通过检验,比如在论述不完全但是充分的归纳时,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说有三种希腊式建筑,即陶立克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强大的、优美的和丰富的,这时,这个论题就被充分扩大了。或者,尽管这种划分根据第一种检验是不成功的,我们仍然说,英国画家是水彩画家、肖像画家或某种插图画家。不完全的逻辑反题除非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否则绝不会被接受:有两种人,一种为了错误的原因做正确的事情,一种为了正确的原因做错误的事情;因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有一些人为了正确的原因做正确的事情,也有一些人为了错误的原因做错误的事情,然而还有一些人无缘无故地做正确或错误的事情。

一个合适划分的第三种检验是划分的诸部分应该相互排

除而不重叠。这种划分应该是根据对立的原因,而不是根据事物的多样性。<sup>①</sup>所以,下面的划分是不成功的:有好基督教徒和坏基督教徒和牧师;树要么是落叶的要么是针叶的——因为落叶松既是落叶的又是针叶的。《神学大全》的逻辑方式是根据形成对照和相互排除的部分来进行;分支结果是复杂的,但是没有有用的重复;相互参照很多,但是划分没有搞乱;没有用一个分支替代另一个分支,各个部分被划分出来,互不侵犯。<sup>②</sup>

一个沉着而细心的思想家将高度重视对划分的处理。他在使用替代物的时候将特别当心,而且他对非此即彼的断然选择感到不满。亚里士多德说,并非每一种差异都排除同一,因为划分总是在一种共同的基础之上。<sup>③</sup>现实的真并不是十分轻易地就与逻辑相符。极端的命题违反圣·托玛斯的哲学精神。我们从时间得到关于永恒的知识;<sup>④</sup>质料是形式;<sup>⑤</sup>感觉是为了理性的改进;<sup>⑥</sup>法律是为了自由;<sup>⑦</sup>实质是为了某种比它自身更高的东西。<sup>⑧</sup>然而,一个十分平衡和充分的划分在一个句子范围内立即传达出一种情况的细节和悬殊差别。

① 《神学大全》1a: V: 6, ad 3.

② 关于仔细的划分和再划分,参见 Opusc. IV 简短而有特色的说明, de Aeter nitate Mundi contra murmurantes. 关于四种基本美德,又见《神学大全》1a-2ae: LXI: 2.

③ 《后分析篇》第二卷, 13, 97a.

④ 《神学大全》1a: X: 1.

⑤ 同上, 1a: LXXVII: 1, 5.

⑥ 同上, 1a: LXXXIV: 6. 1a: LXXXVI: 1.

⑦ 同上, 1a-2ae: CVI: 3. 1a-2ae: CVII: 1.

⑧ 同上, 1a: XII: 1. 1a-2ae: III: 8.



“他使他那一营(忠诚团第一营)人团结一致,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连续奋战二十天,没有丢失一寸土地,这些土地既没有在敌人的反攻之下被重新占领,也没有由于上级的命令而被放弃。”

此外,划分开始了那种以二难推理闻名的论证,它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亚里士多德为哲学的辩护:“你说你必须进行哲学研究,那么你必须进行哲学研究;你说你必须不进行哲学研究,那么为了支持你的意图,你必须仍然进行哲学研究。”最后,我们可能注意到一种反题风格的母语写作习惯,它一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最终又不判定任何一方,因为这个问题在划分的面貌下是单一的,比如内兹比战役纪念碑的碑文警告我们,这场战役留下“一个有用的教训,即英国国王绝不要超过他们合法特权的界限,而英国臣民绝不要背离对他们合法君主的忠诚。”



## 第四章 推 论

179

一个命题的**是**是对存在的**是**的某种符合。因为这里推理的理性是生命的根源。砍掉这一点,所有判断和由此产生的活动就会像死树枝一样脆弱。从与存在的结合汲取营养,这种结合对于逻辑来说过于深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形而上学揭示出来。当心灵发展推论的时候,推论的过程尽管显然更为复杂,却表现不出什么问题。它们的尺度包含在逻辑形式之中,甚至可以根据数理逻辑的模式描绘出来。一个论证从原初前提的力量获得力量,但是一旦接受这些前提,即使仅仅作为假说,推进的方式就是逻辑完全能够处理的问题。这当然适用于扩展已经包含在前提中的东西的论证。有些论证更为大胆,它们可能会产生一些陈述,这些陈述不能分析成为它们的原理,而是仅仅分析成由这些原理引起的新判断。在这样的论证中,将要求一种辅助性的辩证法,它能够带有概率地论证,并能与想象合作,即一种具有生动的 *ratio particularis*

(特殊方式)的活动,它是科学方法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推论,以及它在论证中的言词表达,是现在要考虑的第三个阶段。一个命题与其他命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达到逻辑的成熟。正像概念变为判断一样,判断变为推论。一个判断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与其他判断交织在一起产生的,这种交织通过吸引和排斥总是不断产生新鲜和新颖的判断。在每一种心灵活动中,甚至在最抽象的心灵活动中,都有一种促使它向前的动态,思想中有一些小的停顿,但是很少完全停止下来。简单地观察一下,很快就会作出选择;你身边总是有穷人,这些词在一百年以前被用来证明一种卑贱贫困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一组词促成一系列推理。我想起了小  
180 酒店的招牌:“友谊酒店”,“自由屋”,也想起了三个字的谴责:无知的,懒惰的,无礼的。概念和判断是尚不成熟的论证。

论证对于命题就像命题对于词项一样,因为正像一个命题是一些词项匹配在一起的一样,一个论证是两个命题匹配在一起。当两个命题结合起来的时候,从它们的内在学习能力或推论(*consequentia*)产生出第三个命题,即结论,*conclusio*或*consequens*;这是从两个被称为前提的相互作用的前件的结合力得出的结果;由于产生这种运动,逻辑不再仅仅是一些词项的笨拙联系,而是像能踢令人高兴的定位球一样变得活跃起来,并且变得更加重要。结论是以前提为条件的,如同在发音中一个字母是由前面的字母调整的,在*cats*和*cats*中,*s*是由*d*和*t*调整的,在*breathed*和*kissed*中,*d*是由*th*和*ss*调整的,而且结论的证据完全是从前提的证据推导出来的。

我们谈论一段思想,一段论说,一段讲的故事。我们需要小心,不要破坏了其间这一段联系。逻辑保证这一过程的连

续发展。概念应该进入合适的序列。小孩顺序学会从 1 到 10 的数字,而不是颠三倒四地从 9 到 3,从 7 到 4。

正是我们生活在结构之中,  
结构的站立需要支架支撑;

因此逻辑不关心推论的结构和心理反应,而关心推论的支架;不关心丰富还是贫乏,而关心纯粹的论说方式。让我们先停下来,看一看理性知识的局限性,即企图证明一切是不可能的,并看一看论证中逻辑和心理学的区别。

## 21 感觉和可感觉性

181

虚伪属于德行,荣誉则被归于推理,甚至那些轻视它的人也是如此。智者高尔吉亚(Gorgia)说,首先,现实不存在,其次,如果现实存在,那么它不能被知道,最后,如果它能够被知道,那么它不能被传达。人们可以利用理性工具与这样一种守旧的怀疑论辩护进行批判;实际上,许多反理性主义者都曾要求一种鲜明的理性的风格。经院主义辩证法是在人们空前相信人类理性力量的一段时期繁荣发展起来的。因而在解释这种辩证法的时候,反理性的偏见必须被看作并且首先被看作是表现出一种类似于仅仅对传统宗教表示反感的不满。我们从本性上非常希望完全和直接把握吸引我们的东西;爱从知识喷涌而出并且造成更大的压力。<sup>①</sup>理性能够提供给我们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XX: 1, ad 3. 1a: LXIV: 1. 2a - 2ae: XLVII: 1, ad 1. 1a: LXXXIX: 4. 1a - 2ae: XXVIII: 1, 2.

的东西似乎就是一系列解释,几乎是一系列理由:现实近在咫尺,更容易被检验。我们本该是敏锐的、直接的和自然的;我们的推理使我们变得刻板、迂回和不自然。柏拉图提到古代哲学和诗学之间的不和;圣·托玛斯承认思考不是沉思,<sup>①</sup>并且认为这个事实几乎是一种障碍。<sup>②</sup>

严格的理性方法曾一度明显成为专门的和包罗一切的方法。经历了这样的时期之后,开始出现其他一些方式。哲学摇摆不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笛卡尔到费希特,从理性到本能,从古典到浪漫。各种艺术在对称和别致之间来回动荡,不知如何赞同,巴赫和亨德尔之后出现贝多芬和柏辽兹,蒲柏以后是湖畔诗人,对应金斯·克劳斯有圣·潘克拉斯。

182 个人的生活反映出唯理智论的盛衰。谁是满足于严格有理智的企图的?这种企图越是明显成功,忧虑就越深,并且躲进不提供任何解释的诗歌和模糊言语的动力就越强烈。

不要动问诗人的灵感,  
它解开诗歌力量的谜链。

无论有什么原因,许多人都不会对缺乏逻辑这种谴责表示担忧。然而,无论自发的行为可能有什么收益,无论对令人惊奇的充满个人特色的即兴讲演可能有什么兴趣,无论从对事情的变化作出适宜的评判可能得到什么罕见和直接的好处,社会交流随着逐渐放弃逻辑而逐渐变得没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价值都变成个人的,所有标准都变成主观的:

① 《神学大全》.1a: XXXIV: 1,2.

② 同上.2a: 2ae: XLIX: 5, ad 2.《反对属》第三卷,37,38,39.

类型留给事物,失误很容易从克尔恺郭尔到布科曼。对个别情况的感觉很容易变成对独一无二的事物的崇拜。我们可能会恐吓,哄骗,取悦,嬉戏,发怒,但是我们怎么进行指导和被指导呢?我们怎么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而且,说得更严重一些,我们怎么能够享受一种共同法律下的自由呢?人们将发现,丰富性本身要求有严密推理的简明和经济。

如果没有共同的语法、工具和背景知识,那么首先遭难的是科学和哲学谈论。目前,整个文化开始衰败,比如在欧洲,依然存在的只是那些基于理性规律支配的残存文化。<sup>①</sup>尽管受到欲望和不负责任的力量侵袭,我们几乎仍然是不知不觉地保留了一些旧的秩序价值。有些资本仍然存在,让我们使用。许多人准备为他们不能说明原因的事业而献身。尽管合理的智慧持久存在,而且它比大众情绪、比集权主义团体之间脆弱的平衡更不能遭到破坏,但是由于人们对一种过分的理性主义所提倡的理性产生哲学失望而造成可悲和粗俗的结果,这种合理的智慧必然要受到损害:我们不是唱充满人性的老民歌,而是梦呓般地胡言乱语;我们不是估量政策的选择,而是受到宣传的限制,这种宣传与论证的关系就像惊叫与意义的关系,就像口号与判断的关系。

理性学科锻炼我们进行扎实的论证,这是一项既不带任何反感也没有丝毫自豪的工作。它甚至会使我们不考虑用词的技巧,无论它们是拙劣的还是华美的——当我书写的时候,我的心转向我们第八纵队的护卫舰,福克诺号、声望号、远见号、无惧号、寻狐号、幸运号、喷火龙号、森林者号和怒火号,这

① 《神学大全》1a 2ae: XC: 1. XCIII: 1.

些名字唤起了多么大的欢乐、牺牲和效率啊！——而且，暂时我还可以不考虑它们的涵义，而专门考虑论证的严格性。我们不必有幻想，而且我们既不追求随风飘舞，也不追求安安静静；一种理性哲学能够预见，对逻辑过程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而且这种方法并不能使心灵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程度。然而，如果根据这种说明我们拒绝从推理出发，那么我们会像一个旅行者一样，他不会走大北路，因为它不直通瑟索。

有些领域对于令人尊敬的理性来说是陌生的。世界本来是一个私生子，或者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爱的产儿，它只是后来才成为合乎法律的理性社会。在诞生时有心灵，但不是能够推理的心灵；甚至公民的理性也受到比逻辑意识更深的欲望的煽动，随着创造活动而发出不满，渴望超越得出结论的活动而达到静止。<sup>①</sup>一个在学校里经历过竞赛喜悦的经院哲学家，尽管可能仍然崇敬卡耶坦严格的分析，却仍然会承认，做到有理性和自尊是不够的。尽管他的逻辑是持久不变的，但是他的宗教历史背景足以使他想到，信条的愚蠢始终是一种挑战。心里一定有爱，但是仅仅在内心深处，如果认识就是生活，如果我们不能——

……叩响布满灰尘的门，  
却发现心中美丽的灰尘。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合乎逻辑，我们仍然坚持三段论和与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LVIII: 3.



是相关的范畴那些枯燥无味的描述。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排斥理性是愚笨的和没有意义的，除非它是被理性排斥的；在低水平的脑智。我们一定不要企图把目前人类条件的局限和困难赋予理智或心灵本身，不要企图把推论等同于纯粹的认识活动，或甚至把被吸收的理性认识细胞看作是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认识是生命最高级的活动，而不仅仅是生命的准备。<sup>①</sup>

圣·托玛斯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说，他认为人类幸福的原则和目的是一种认识活动；<sup>②</sup>现实的核心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不是非理智的。但是他也认识到推理不过是一个心灵在所有可能的理性状态中目前最低的状态下一种临时性的活动，与其说这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心灵，不如说这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心灵，质料在事物世界中占据什么位置，它在理智世界中就占据什么位置，<sup>③</sup>它所处的环境是被一点一点发现的，它还不能简单地把所有事情一览无遗，它不断从发现走向发现，并且在这个过程(或 *discursus*)中很少停歇。<sup>④</sup>

逻辑规则完全服从这个至关重要的过程；我们根据以冷静无误的逻辑格为基本音调进行论说，而这些格本身并不传达旋律。尽管逻辑错综复杂的技术可能像赋格技巧一样有趣，但是这些技术的内在目的是产生正确的结论，而且产生正确的结论是它们压倒一切的目的，只不过到头来心灵可能会接受一种简单和直接的看法。逻辑完全是一项工程，而且在

① 《神学大全》1a: XVIII: 3.

② 同上, 1a-2ae: III: 4. 1a-2ae: XVI: 4. 1a: XXVI: 2.

③ 同上, 1a: LXXIX: 2. 1a: LXXXV: 3, 5. 《反对属》第一卷, 57.

④ 《神学大全》1a: LVIII: 3. 1a: XIV: 7.

圣·托玛斯的著作中,逻辑是优异的哥特式工程,一个有柱子的框架,支撑富于想象的尖顶的扶壁和肋拱和其他一些人物装璜,即在对称美和严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活生生的辩证法。

185 尽管逻辑在现代意义上而不是在 18 世纪的意义是一种运输工具,但是它那无意识的愿望却是要发现富有诗意的东西,正像审慎的活动在不知不觉地渴望发现令人欣喜若狂的东西一样,这样的东西,如同考利写到,充满了什么,如何,或在哪儿。但是老天帮助那些自助的人,除了不涉及好运气以外,因为没有推测,好运气是无法依赖的。<sup>①</sup>推理意味着要有条理性和持久性,而不是杂乱无章和断断续续的。心灵若是逃避固定的训练,就会逐渐陷入喋喋不休,就像意志若是回避善的义务选择,就会逐渐削弱而变得无用一样:至少仅仅由于上帝的仁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sup>②</sup>逻辑有一种根本的节制,它满足于适中的事物,尊敬具有人类性质的诘难,服从我们必须从开始的地方开始这一训条。逻辑不是灵感的事情,而是需要刻苦研究的事情。我们必须反对感觉即是一切这种说教。在欧洲,特别是在歌德自己的国家,由于歌德的天才而迅猛发展起来的感觉主义运动几乎淹没了具有古典条理的清晰和限定的原则。尽管歌德以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声名显赫,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却使理性黯然失色,而且比毛拉(Maurras)更加危险地威胁了在理性法律下的自由这一概念。由于树立起英雄的偶像,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横

① 《神学大全》1a-2ae: LXVIII: 1,2.

② 同上.2a-2ae: XLV: 2.

行霸道的阴影；由于打破了逻辑的束缚，爱好不受约束。高于人变成了低于人。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在《罗西亚德》中叙述他的性格——

……在服从这种谦虚之外。  
——以真正悲剧式的挺胸昂首，  
他飞行，他匍匐——徒步不是英雄行径。

他这是相信，当契约妨碍眼前利益时，它们就没有约束力，而且，不加区别的满足是那些强大得足以得到它的人的权利，它最终登峰造极，达到一种大规模的自我陶醉。如果欧洲应该保持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庭，那么就必须打破这种自我陶醉。逻辑就是这种契机的开端。

## 22 回 推

186

地球是由一个巨人支撑的，这个巨人站在一只乌龟上，乌龟趴在一只大象上，而大象的腿一直伸下来。这个古老的神话可以作为我们第二次停顿下来的课文。回推的过程不能不确定地进行。期待着理性推理达到所有事物是没有道理的。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最终是从一些本身不能被证明的原理开始，就像运动是由一条完全不变的原理启动的一样。<sup>①</sup>《后分析篇》的第一个句子说，所有论证指示都是从预先存在的知识开始进行的。如果我们着手证明所有东西，那么我们就使推

① 《神学大全》1a: II: 3.

理走得太远,结果就会什么也没有证明, qui nimis probat nihil probat (谁监视自己的保护人呢?)。一个真理的证明诉诸另一个真理;我们不能无休止地往回走,总是问: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因为最终我们将发现一些考虑其自身的真理。定义和证明都不允许无穷倒退;<sup>①</sup>心灵实际上不是在一面空白的墙面前停下来,而是在一个真理面前停下来,这个真理自身是确切无疑的,因而它既不需要证明,人们也不能提供它的证明。

任何理性也不可能渗透到这样一个不可证明的第一原理的背后。严格地说,它不是一个公设,因为公设是一个限定的或特殊的假设,或是一种为了使思想运动起来而作出的任意判定,而一条普遍的第一真理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我们的思维活动,就像引力原理出现在所有关于建筑构造的著作中一样。这里我们可以说明,假设可以有各种各样。<sup>②</sup>一种特殊的研究必须承认某种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让我们为了论证的目的假定思想的第一原理,因为这些原理在这种假定行为之前。因此,形而上学不形成要由之得出一系列定理的公设。发现  
187 一些更低层次的公设,这是辩证法的职能。

一条第一原理可以被看作是一句平常的话或一句自明的话,也许甚至是一句平庸的话,哲学家不必害怕同义反复和教条的言词表达;他们说的不是“糟糕的浪费情感的同义反复”,无论如何,他们绝不自称是在发现新的事实。在很长的时间里,命题可能看上去是直截了当的,后来,人们则带有某种吃惊的感觉看待意义:存在是心灵的对象,喜悦是知识的目的。

① 注释,《后分析篇》lect. 31-35.

② 同上,《形而上学》第四卷,lect. 6.

然而一般来说,第一原理不是发现的动因,或者用经院哲学的表达,第一原理不是发明的原理,而是演绎的原理,是应该求助的基础;是探究的收缩,而不是探究的扩张。<sup>①</sup>

每一门分支科学都有支撑自己专门研究的专门和特殊的第一原理。没有人企图证明它们,它们被看作值得信任的公理(dignitates)。<sup>②</sup>例如,数学不证明量和数的存在。一门附属科学的原理是从另一门更高的科学接收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这另一门更高科学的结论,比如道德哲学从心理学和形而上学承接了下面这条第一原理:人是能够达到完全幸福的理性动物。一些科学立足于自身,一些科学则被另一门科学携带:所有科学都是在形而上学第一原理的拱顶下工作。如果认为一门特殊的附属科学的原理产生了问题,那么一定要诉诸一门更高的科学。假设是从更高的真理推导出来的,一门特殊的科学既不能批判自己,也不能为自己辩护;<sup>③</sup>伦理学本身不能证明幸福是可以得到的,也不能证明责任是有约束力的,它没有任何秘密的或私有的观点。<sup>④</sup>

科学应该像一支军队或一支舰队那样安排得有条不紊;科学可能像一个独立军区或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独立舰队那样进行工作。但是,人们必须始终尊重它们在自己专门的范围内专门的自主性,谁也不应该试图通过一门更高的科学来进行专横的控制,比如,人们绝不应该试图建立神学物理学或形而上学经济学。同时,所有科学应该形成一个由智慧,或者

① 注释,《形而上学》第二卷,lect. 1.

② 《论三位一体》第三卷,1.

③ 《神学大全》1a: 1: 2.

④ 同上,1a: LXXIX: 12, 13.

说由第一哲学统治的社会。<sup>①</sup>

形而上学这门最高和最普遍的科学是从其他科学得出来的。没有它可以诉诸的法庭,尽管形而上学家本人当然总是在其他科学的发展证明中得到安慰。当他们的原理受到怀疑时,则只能通过形而上学来为这些原理进行恰当的辩护,并且这时,批评家也必须准备接受某种真理标准:因为如果他不接受任何东西,而且他承认是一个普遍的怀疑论者,那么这只是暴露出他的教条主义的空虚。除非他正视现实,否则就不可能辩论。<sup>②</sup>但是谁也不能断言第一原理可以得到直接或肯定的证明。

哲学的第一原理是思想的终极条件,而不是扩大知识的手段;尽管可以把其他真理分析为第一原理,但是不能通过任何构造方法从第一原理得出其他真理。<sup>③</sup>批判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中明显地用到第一原理,它们详细考察第一原理的有效性,排斥普遍的怀疑,为哲学论证铺平道路。<sup>④</sup>第一原理是

① 《〈形而上学〉注释导论》。在 Opusc. XVI,《论三位一体》的问题 V, 可以看到科学排位的 locus classicus(局部分类)。较高的科学叫做 *scientia subalternans*, 较低的科学叫做 *scientia subalternata*。在实际问题中,这种下属划分将涉及方向:由于战争是一种政策工具,而政策本身是一种达到好生活的手段,所以军事科学下属于政治科学,而政治科学应该下属于道德科学。在理论问题中有一种重要的区别:一门科学可能形成一门更一般的科学的一部分,如同一个种是一个属的一部分一样,比如理性心理学(*scientia de animalibus*)包含在自然哲学中,尽管它必须研究一些特殊的和附加的数据;或者说,一门科学可能从另一门科学得出它的根本原理,就像透视规则是从几何学接受过来的。最后这种下属划分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的下属划分(*subalternatio propria*)。Loc. cit. V: 1, a d 5. 争论,《论潜能》第一卷,4.

② 《神学大全》1a: I: 8. 1a: II: 1,3.

③ 注释,《形而上学》第四卷,lect. 6. 《伦理学》第一卷,lect. 3. Opusc. XIV, 《论名词划分》I: lect. 2.

④ 《神学大全》1a: LXXIX: 8.

理性思想的终极规律,再往下则是纯粹存在和纯粹知识这样神秘的东西,而不是可能确实可以得到提示的神圣和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但是哲学中神秘的东西都是通过深入研究现实而揭示的。这并不是真理的混乱无序,而是超出自鸣得意的理性惬意范围之外的真理悖论;对于过分强调形式而不是强调形式不足的理性来说,这是模糊难解的。

189

逻辑既不由于惊奇而开始,也不因为畏惧而结束,甚至不像伦理道德那样根本,<sup>①</sup>它的任务不是对这些深奥的东西进行深入思考,而是在现存的心灵系统中进行调停。它是中间人,具体的办事员,而且它不再像我们的老师那样得到信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推理过程可能是由另一个前面的推理过程启动的,而这一系列证明是不能无限制地向后进行的。如果期待着推理向后无限延伸,那么与这只大象的腿很长,它们一直向下延伸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两样;而期待推理向前无限延伸则是一场恶梦的开端。也许确实可以以一种合理的精神对待所有东西,但是并非所有东西都适用于进行直接证明。

### 23 运动模式

190

前面已经提到逻辑和心理学对于心灵过程和状态的不同态度。对于判断是什么样,对于推理就是什么样;逻辑结构可能是一种排列,心理反应在这里活动而且无法减少。我们不可能成功地分析心理反应的细节;但是逻辑能够使整体分析为部分,然后又从部分重新构造整体。然而,这种分析是心灵

<sup>①</sup> 《反对属》第三卷,34,35.

的,它并不声称与这种活动的心理构成要素严格相符。甚至简单的对象也是以构成的方式阐述的,比如点被定义为没有部分的东西。<sup>①</sup>一种逻辑联系的中断并不是要妨碍文学的格律分析。

一种复杂的心灵过程可能会像打闪一样一闪而过:莫扎特和纳尔逊可能能够从一个声音或一个视像得到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一首交响乐的演奏或一支舰队的调遣。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适合于天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所有从容的推理过程。逻辑的模式和程序,即一种不同部分的分配,尽管是存在的和操作性的,却可能没有被有意识地记录下来。尽管装填炸药是分别进行的,但是爆炸是一次性的。心灵看到一个结论的真实性完全是由前提包含和要求的,而且心灵关于它只有一个概念,而不是三个。<sup>②</sup>从思考达到深入思考,从深入思考达到沉思。<sup>③</sup>表示同意比把同意变为逻辑建议更加直接和简单;我们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并不仅仅是我们对构成这个句子的字母的记录。逻辑分析把现实的知识看作是其部分的总和,而在心理事实上,这种总和是很少见的。

QUI ANTE DIEM PERIIT (他白天前死去)

SED MILES (然而士兵)

SED PRO PATRIA (然而为了祖国)

191 这不是一个纪念一位诺福克士兵的墓志铭上的一组词,

① 《神学大全》1a: LXXXV: 8.

② 同上,1a: LVIII: 2.

③ 同上,2a-2ae: CLXXX: 3, ad 1.



更不是一组字母。语法并不形成这种无声的骄傲和顺从；逻辑也不产生论证的真和力量。

我们的嘴唇可能跟不上我们飞快的思想，当一切都是清楚和急迫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可能会混乱。在超出教学法的阶段，出现混成词。一种过分有意识的和表达清楚的逻辑似乎可能会阻碍流动的信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越是确信，我们就发现越难进入逻辑解释。当一个论证的心理过程是很短的时候，逻辑过程却可能是很长的：贝弗里奇(Beveridge)勋爵的陈述“如果世界对于小国是安全的，那么它对所有国家将是安全的”是一个不要求细分的压缩论证。相反，在得出心理力量的地方，逻辑过程可能是很短的。<sup>①</sup>

因此逻辑必须从心理语境中提升出来。理性意义的核心已经与刺激人的想象分离开来，一个判断的意义已经与情感共鸣分离开来，而且正像数随着响亮的钟声被记数一样，逻辑形式从对环境的持续不断的心理和有机反应过程分离出来。逻辑的处理是间段性的。所以，当我们把论证分析为诸部分时，我们并没有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推理不过是逻辑部分的组合。逻辑部分是运动的部分；即使在一种机械过程中，即一种人工组装，它没有有机体的流动倾向和单个性

---

<sup>①</sup> 如同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关于埃文谷写的一段话一样：“在我看来，有一种方式，而且这也许不是最不显眼的方式，它揭示许多现在根据可恶的马尔萨斯(他为冷酷的寡头政治及其逢迎者提供了这样的借口：人有一种比食物增长繁殖得更快的自然倾向)原则厚颜无耻地提议把英国人驱逐出境的可怜虫的愚蠢、愚笨、愚昧、自以为是、难以容忍的空虚、蛮横和粗俗；在我看来，一种揭示集如此疯狂和褻渎之大成者的方式就是看一看，在一个上帝喜爱并把他的仁慈赋予人类的地方，现在收获季节已过，产量、人口、条件和发生的变化怎么样。”可以以更少和更简明的命题提出这个论证。

192 质，或在一个有效论证中，如果不注意部分的相互作用，不正确认识部分放在一起时的目的，就不可能理解它们。但是必须先分别认识这些部分，然后才能组装机器。因此逻辑把一个单独的论证从人类论证过程的丰富表现中分离出来。然后剖析这个论证，达到心灵在享受它的知识时很少能够达到的要素。论说不是一层一层建立起来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明显语无伦次牵强附会的语言可以复制这个过程的不间断的心理重复、联想和迸发；乔伊斯（James Joyce）和斯泰因（Gertrude Stein）做过这种尝试，但是人们无法期待从传统的解释形式看到它。然而在这种潮流下，出现了顺从可理解的心灵形态的现象；而且，就像一张地质图与英国表面非常接近一样，专门研究这些形态的逻辑至少与心理现实非常接近。

辩证法甚至听信历史出处，但是逻辑就像一个人，这个人不在乎是表演“一个要塞城堡”还是表演“咖啡屋大合唱”，因为这两个作品都展示出巴赫精湛的技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逻辑在真空中苦苦思索；这就像谨慎这种美德一样，它只有在其他美德的活动中并通过其他美德的活动才能得到发展。<sup>①</sup>逻辑在其他科学提供的证据中并且通过这些证据来进行研究；对于真而言，逻辑是中立的，好比刀刃对于拯救生命的手术或谋杀是中立的一样。允许逻辑有更大的权限就会转变现实的哲学，使它成为某种像一个作为警察国家而管理的国家那样的东西。

思维的正确性(*ratiocinatio recta*)不同于思维的完整性，但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2ae: XLVII: 6.

是它与现实相适合。<sup>①</sup> 然而,仅有逻辑还不能说明结论为什么是由前提保证的;这就是它的公理,即从关于现实的批判科学而接受的操作公设。我们一般可以说,能够成为合理的人类意志的动机使我们信任依赖于逻辑的联系。一个正确的结论分享其原则的客观的真,尽管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一个正确的结论并不必然分享其原则的假,如果它们恰好是假的。但是如果原则避免了错误,那么这只是一个幸运的机会,无法相信这种机会再次出现。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足够真的陈述从假原则出现时,推理的过程就是不正确的,比如,今生邪恶的盛行被断定为是一个来世地狱存在的论证。 193

但是思维要产生这样的机会和附带的结果,充其量就像一个乱写乱画的人旨在产生一件漂亮的艺术品一样:他画的图形可能是漂亮的,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思想过程的结果可能恰好是真的,但是它并不因此而得到合适的证明并有约束力。所有科学都探讨本质的东西,偶然的東西留给编年代史的人和记日记的人;演绎科学探讨结果,而不探讨事件;在回顾的时候就会看到它们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猜测。科学的序列趋于遵循一定的形式,避免一定的规定的不规则的东西;逻辑训练在心灵上留下一些线路,就像罗马时期英国地图上的大路一样,而不像陷入沼泽一片混乱的水路图。我们谈论一个论证的活动,但是对于科学和哲

---

① 在正确的推理,从真原则总是得出一个真结论。在正确的推理,从假原则通常将得出一个假结论,尽管结论有时候碰巧是真的。在不正确的推理,从真原则或假原则得出的陈述不配称为结论,它可能恰巧不是假的,但是没有根据和保证。有了两个真命题,从它们可以得出的唯一的第三个命题本身将是真的;一个从它们不正确得出的陈述并不因此而是真的,而是没有被证明的。

学来说,它应该有一种控制的流动。思维的正确性是逻辑的首要目的,即一种指向真的正确性;对此可能还加上一定的优美和经济的风格,在对手面前保持具有适当分寸和彬彬有理的简明的区别和充分的解释。

194 一门系统的科学或哲学的运动,或者说任何有条理的信念主体的运动都表现为许多论证的排列。然而,为了检验的缘故,必须缩小辩证法的范围,挑选出一个论证并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再次告诫大家,逻辑结构不表现一个论证的心理情景。正像一个命题是由两个词项构成的一样,一个论证也是由两个命题构成的,这两个命题叫做前提,从它们得出第三个命题,叫做结论或推论。结论尽管完全依赖于前提,却包含着论证的结果;蜚刺在尾巴上,但是尾巴通过全身。先考虑结论,然后再考虑前提,把结论提到前提的位置,这是错误的。人们如果把一个梦想理性化,如果为一种他们已经认为是没有理性原因的信念提出一个论证,那么他们就不是在允许前提发挥其作用,而是在从一个预先想好的思想出发论证一个同样是预先想好的思想,这是一种谬误,在蒙昧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中都发现这种谬误。

对于两个成为真正的前提并产生一个结论的命题来说,它们必须相互接触,或者说这还不够,它们必须相互分享某个共同的词项;最终这以一种周延性质隐含着同一性。从两个没有联系的陈述得不出任何东西:——亚马孙河是南美最长的河流——木星是晨星——那么怎样呢?宇宙广袤无垠;世界不过是一点尘埃——而你却严肃地让我相信上帝无比热爱这个世界,因而送来了他唯一的亲生儿子?许多论证都和这差不多;深渊可能由于不沉淀的同情或敌对的粒子所形成的

大雾而隐藏起来,但是它就在那里。有效的积极论证则没有断裂,而是由一个中项联系在一起。

这是由两个前提分享的共同词项。它是论证的基石,使两个前提结合起来。它是金格尔(Jingle)先生风格和乔罗克(Jorrocks)先生的床的联系——“在 M. F. H. 进餐的地方,他睡觉,而在 M. F. H. 睡觉的地方,他吃早饭。”两个词项相应于第三个共同的词项就使它们结合在一起,而论证这样进行,就像两个与第三个事物相等的事物本身是相等的一样。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类比,因为这种结合分享了意义的同一,而不仅仅是量的同一;根本的原则更相似于说,适用于甲者的东西也适用于乙者。

中项是论证的核心,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这个词项上。在《神学大全》的大多数论文中,都可以突出论证过程所依据的一个词项。例如在圣·托玛斯确立法律(一个由公共权威提出并得到有效颁布的为了达到共同的善的合理条令)的本质性质的四篇论文<sup>①</sup>中,根本概念是心灵在社会幸福中的首要地位。

论证的要点在于其结论的谓项,它叫做大项或端项;含有它的前提叫做大前提。结论的主项叫做小项,含有它的前提叫做小前提。<sup>②</sup>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形式辩论的三个特征。 195

① 《神学大全》1a-2ae: XC: 1, 2, 3, 4.

② 一个典型的论证可以如下作出:

中项是大项——大前提

但是,小项是中项——小前提

所以,小项是大项——结论

例如:——贩卖不存在的东西是错误的——但是,高利贷是贩卖不存在的东西——所以,高利贷是错误的。《神学大全》2a-2ae: LXXVIII: 1.

第一,争议的命题一般是小前提——请证明你的小前提,这是争论中最经常的要求。第二,中项的外延不受限制。第三,适用的词项宽泛得足以带有不同的涵义;经院哲学的区别作用就是为了把这些涵义分开,从而使论证达到精确。

## 196      24 证明和等式

二加三等于五的真在数字之中,但是两个苹果加三个桔子是五个水果的真却主要在数字范围以外。当我们通过数量边界的时候,难道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说法不是科学的吗?可感觉的对象能够变为一种不是数学的媒介吗?具有教学性质的逻辑分析与其主题可感觉的性质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即便如此,结构也不完全是数学的。尽管起作用的原则与两事物在与第三事物相等时本身相互相等这条公理并非不像,但是进行比较却需要一个附带条件:哲学命题和证明企图阐述的绝不仅仅是数量的相应。逻辑支配着一类与表示数量的数学解释不同的解释,辩证法则更是如此;它的运动比起数字相对严格的、直接的和单义的演算来说是更自由、更灵活和更具有类比性的。正像形而上学隐含在数学中,但不是数学中得到承认一样,逻辑也包含在数学证明的有效性之中;它也可以在云雾中飘游,在无法要求确切性(acribologia)的地方下定义。<sup>①</sup>

动物是要死的,人是动物,所以人是要死的。显然,这个论证的意思不应该理解为:动物 = 要死的,人 = 动物,人 = 要

<sup>①</sup> 注释,《形而上学》第二卷,lect. 5.

死的,因为如果仅仅因为行将灭亡的寒鸦、鳕鱼和橡树,人并不等于要死的东西。以包含于替代等于,从而把它重新表达为一个数量等式,使这个修改的翻译读作:动物包含于要死的东西的数中,人包含于动物的数中,所以人包含于要死的东西的数中。我们可以这样做吗?这与我们觉得我们意谓的东西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强调这一点具有双重作用,因为数学家将反驳说,把论证变为传统逻辑的形式无论如何都是人为的。谁自然地以固定的三段论进行论证呢?我们关于证明的经验带有或多或少根据下述方式进行的一系列反思:人现在……要死的吗?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动物。结论在这个原因得到承认之前就跃入了心灵。 197

有些论证之所以不能化归为表示数量的数字,根本原因在于周延概念的实质和应用。我们已经注意到它们与集合概念的区别。在上面那个论证中,所有词项都是按照周延理解的:因为说人是动物意味着凡是能够谓述动物的,也能够谓述人;人是动物,这里肯定了一种实质的同一。一个周延概念带有一种可以应用于许多事物,并且完全适用于各种情况和每一种情况的一般实质。<sup>①</sup>它就像寡妇的坛子,取之不尽;不是一点一点给出的,而是一下子给出的,而且从不减少;完好无损地被传达出来,分担那个知识和爱的社会,这里,与其他生成不同,有得无失,有生长无消亡;因为认识者和爱者相互变化,而不放弃其同一。<sup>②</sup>

因此,一个周延的整体与一堆筹码或一次支付的金额或

①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II.

② 《神学大全》1a: XXVII: XXXI. 1a: XII: 2. ad 3.

任何这样的东西相当不同,因为后者仍然是为某种东西花费。此外,一个周延的整体在数量上如同它的部分那样多,而一个集合整体包含许多事物,仅当它们被控制在一起而不是分别考虑;一个水手长的助手是船上定员的一个成员并且在这种程度上降低了他的个性。只有在标明周延概念对各个和所有分子的专门传达以后,才能评价逻辑在哲学中的特殊运动;逻辑运算以其敏捷、无所不在和惊人的渗透力与会计工作的加减和比较形成根本的不同。思想的循环活动并不限于从公设出发直线的系统演绎。由于周延和类似概念的伸缩性,<sup>①</sup>哲学这门学科的步伐轻快有力,如同半岛战争中光明师团的步伐一样,“一只紧跟其后鸣叫的蚂蚱”,*sapientia mobilior omnibus mobilibus* (比任何活动都高贵的智慧),<sup>②</sup>一种无法还原为数量的最佳调整和复杂状况的快捷生动的表现。<sup>③</sup>

科学的计算一定常常像布雷德肖(Bradshaw)的一段记录那样进行,因为当可以在固定的或变化的范围计算和测量对象的时候,数学对于非数学材料的应用就是最有用的。自从17世纪以来,这种方法被极大地扩展了,并且被许多实际的成功证明是有道理的,即使它带有像心理学这样的显然十分难以处理的内容,比如,这里设计出协同因素来记录不同的经验现象是如何趋于一起出现的。但是甚至一个科学家也可能发现他对测量的深入思考是以损害观察为代价的。思想本身不应该用机器制造;自然科学家的目的与其说是进行衡量,不

① 《神学大全》, Ia: IX: 1, ad 2.

② 《智慧》vii, 24.

③ *Opusc.* IX, 序论。



如说是进行分类:不能把他的形式看作是思想的单位,就好像它们像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固体原子一样;科学家不把存在的不足和缺失严格地看作负量,<sup>①</sup>外延概念也满足不了均能完全产生相同结果的第一原因和第二原因的情况;<sup>②</sup>科学家在工作时心情可能是沉闷的或轻松的,而这样的心情能够变为固定的记数,而且科学家在研究时出现的思想也是没有维度的;科学家考虑对于数量额外的东西;科学家的推理是无拘无束的和逆风而上的;科学家寻找原因,而不是寻找比率;而就形而上学家来说,他们从数、大小和形状进行完全的抽象,但是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有逻辑的陪伴。

因此,一个周延概念不是一块被许多事物部分地完全分享的东西,而是一种被各事物完全具备的意义。人类心灵实际上能不能以这样的一般观念进行有益的工作,以此能不能达到洞察事物的实质,这些问题超出逻辑的范围,而属于一般的和批判性的哲学领域。当我们考虑了科学的演绎和归纳之间的区别并且接触到穆勒对三段论的驳斥之后,我们就将能够199更好地作出大胆的判断。现在只要注意到哲学科学探讨周延的意义这种说法就够了。关于要死的东西做什么样的断定,关于人也做什么样的断定,这不是因为这两个概念代表相等的量或域(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际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它们享有同一的谓述。达到这一点是因为一种周延的意义表达了一种一般的实质,这种实质既不是由单位相加所

① 《神学大全》1a: XLVIII: 1, 2, 3, 4. 1a: XLIX: 1. 《论三位一体》第四卷,3.

② 《神学大全》1a: CV: 5. 《反对属》第三卷,89. 争论,《论潜能》第三卷,7.

得之和,也不是经验的一般集合。这样的陈述有一种超越数量调整的精神性质。它们的涵义不能变为数字方式的表达。我们有许多心理过程是不探讨数量的,即使可能涉及到了计算。一个母亲有四个孩子,三个进了屋,她问:“卡洛琳在哪里?”她数了他们,但是她没有看到的是第四个呢,还是卡洛琳呢?这里没有极端的抽象,没有费力的思考。有些非洲部落人拥有大群牲畜,据说他们不能数到两位数字,但是如果丢了一只牲畜,他们就会立即知道。

诉诸周延概念使演绎类型的推理和归纳类型的推理的区别变得更加清楚。演绎从一个一般概念到一个特殊概念:它相当像从船位推测法计算航行的位置。归纳是从特殊情况进行概括而达到的与演绎相反的过程:相当像从观察来计算航行的位置。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耕作人以前是游牧人,这样我们就可能演绎地论证说,这个岛上的原始居住者是放牧者;而以考古学的证据来证实这条原则就要诉诸归纳。<sup>①</sup>

200 演绎推理有两类,先验的和后验的。前者从里向外,从原因到结果;后者的过程相反,从外向里,从结果到原因。先验的演绎从实际上居先的东西出发,达到居后的东西,比如,智慧被说明是自由的根源,<sup>②</sup>或者一个医生通过疾病解释症状,或者人们说:一条要求援助的船升起一面红色圣安德鲁斯十字旗——而佳西亚·莫雷诺号是一条要求援助的船——所以,它将升起红色圣安德鲁斯十字旗。但是圣·托玛斯说,当结果

① 所有演绎论证都假定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谓述一种一般性质的东西,也可以谓述每一个具有这种性质的特殊对象。这条规则被简短地称为曲全公理:表述所有,则表述各个;不表述任何,则一个也不表述。

② 《神学大全》1a: LXXXIII: 3, 4. 注释,《伦理学》第三卷,lect.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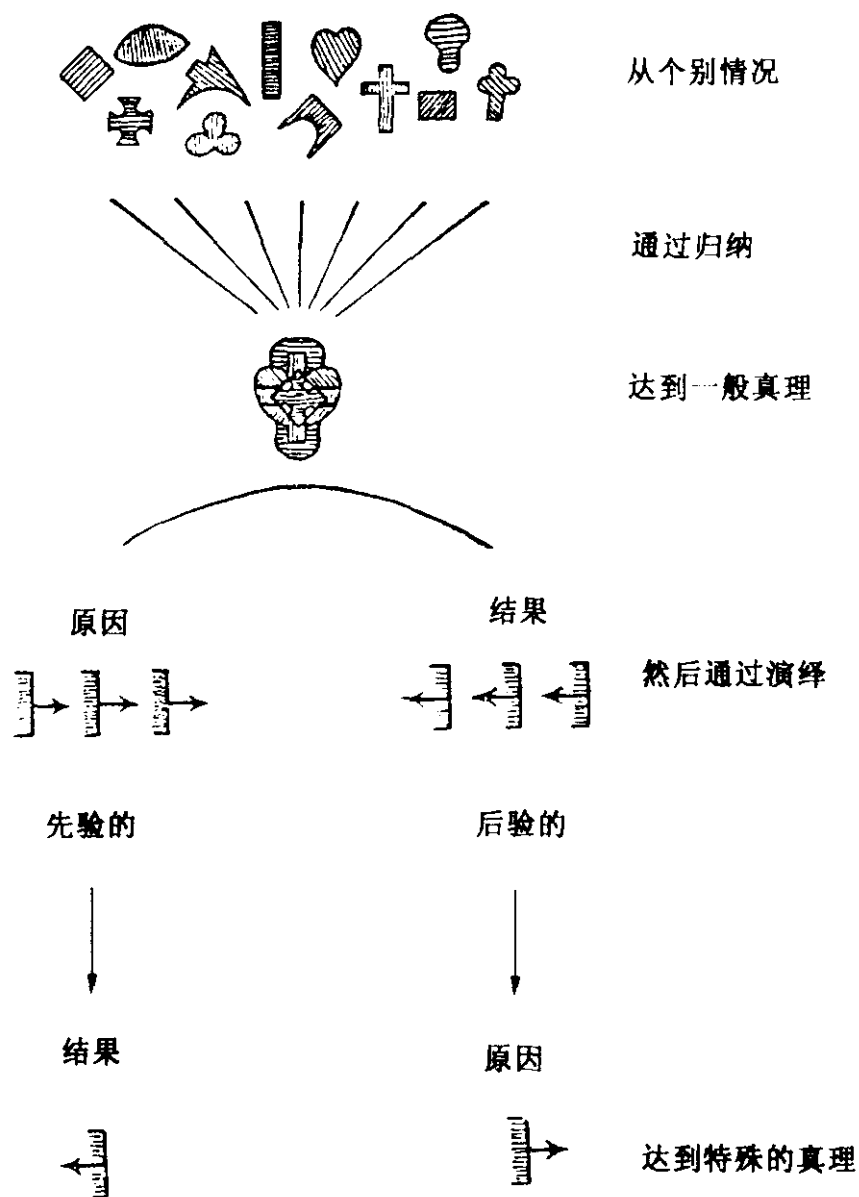


图 8

比其原因更明显时,我们则更经常以从结果到原因的方式从一般到特殊进行论证,<sup>①</sup>比如,智慧被从一种道德责任感推论出来,或者一个医生从症状诊断一种疾病,或者人们说:一条

① 《神学大全》1a: II: 2.

升起红色圣安德鲁斯十字旗的船是一条要求援助的船——而佳西亚·莫雷诺号升起了红色圣安德鲁斯十字旗——所以，它需要援助。这样的演绎叫做后验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论证都是从关于海洋和航行的一般知识到佳西亚·莫雷诺号这种特殊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即在先验推理的情况，注意到这条船的状况并期待这种合适信号的是专家，他从原因到结果进行论证，这是所有证明中最妥当的。这些先验的论证得到了一个坏名称；它们一直被称为是矫揉造作的，而不是深刻的，但是它们的类型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圣·托玛斯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以唯理论不能与信念相矛盾，自然也不能对恩惠充满敌意这种信念来看待所有基督教问题，那么他是不能受到批评的。对于初学者来说，最普通的演绎论证将以相反的方式进行，即从结果到原因：一个生手将先看到升起的红十字旗，然后才对尾舱的那缕蒸汽产生怀疑。在自然神学的开始，这样后验论证是很突出的；这里就方法而言，圣·托玛斯不是一个详细谈论造物的初步的有神论者，他首先看我们生活的环境，发现只有根据上帝存在这种推理这种环境才能成为合理的，他的哲学不是从第一原因开始，而是达到第一原因；他从线索出发，而不是拥有秘密；他作出诊断，而不是作出预测。

与演绎相反的是归纳过程，即从特殊的情况到一般的真的推论。这常常与后验类型的演绎发生混淆，因为它们都是上升的论证，似乎都探寻原则。归纳有从结果出发达到原因的味道，但是如果更准确地说，它从事件出发，达到以一般规律的形式对它们的表达。尽管这两种论证在某些方面是类似的并且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它们必须被区别清楚。检验它们之间的区

别总是这样的:所有演绎都基于一般的意义,无论这些意义是原因还是结果,而归纳基于个别情况的经验。例如下面的方式:大副通过长期的海上经验观察到要求援助的船升起红十字旗——这里有足够的情况表达一条一般规则——所以,要求援助的船总是升起红十字旗。这种归纳方法在实验科学中是很广泛的,而且确实是哲学的一种必要的预备知识。 202

人们立即可以说,演绎和归纳这两种途径都是必要的和相互补充的。哪一方也不应该排斥另一方。假定主题是基督教诗歌;于是我们可以演绎地宣布,诗歌天生带有冲突,而且在所有信仰中,基督教承认人类经验的内心冲突,所以,应该期待在诗歌中得到强烈表达的是一种宗教;或者归纳地说,我们可以通读《牛津基督教诗集》,看一看这个陈述被事实证明到什么程度。

## 25 三段论

203

除了数学论证,传统上把三段论看作是从两个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古典表达。圣·托玛斯在对《后分析篇》的注释中对三段论进行了详细探讨。我们的论述限制在基于直言命题的直言三段论。根据托玛斯主义的用法,这种三段论是最直接和最普通的。占有者在诉讼中总占上风,我是占有者,所以,等等。三段论是一个用于证明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用来发现的工具,它完全具有亨利七世以充分拥有的学说驳斥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将西半球分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时那种决定性的说服力。一个假言三段论从一种条件开始:如果你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不能保存它,而你已经吃了你的蛋糕,所以,等

等。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假言命题容易诉诸未经证明的假定,或者说,它们至少容易在企图使心灵摆脱断定存在物的窘境时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而这是难以理解的。圣·托玛斯不常借助它们。各种不同类型的复杂和变化的论证都可能包含在假言三段论这个名称之下。随着近年来符号逻辑的发展,人们分析了论证的新的形式结构。一种倾向表明,有人想使传统逻辑扮演普罗克拉斯提斯的角色,被扮演提修斯的这种新逻辑斩处。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那些局限性得到遵守,如果不使经院逻辑过分拉长或截断难以适合它那睡床的论证肢体,那么就不必指责经院逻辑方法的有效性和人道性。

204 论证可以在文字上是有缺陷的,而在精神上是活生生的,比如运动员所谓的三段论:如果有树,那么有木,而如果有木,那么有丘鹬。甚至就文字而言,一个严格的演绎论证的有效性也不要要求以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这种合适次序的明确表达;尽管即使不是普遍要求也应该带有这种合适的形式,就像护照一样,并且应该有时产生这种形式。在有些情况下,以严格的三段论的风格进行辩论是有优越性的,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发现谬误,并在谬误出现时将它们排除。

经院学者在形式争论中只接受明确的三段论。这是当时的规矩,它有助于进行严格的讨论,即使有些浮夸。但是在形式辩论和回答了以三段论形式表达的意见(*argumenta in forma*)之后,就可以面对非形式的反对意见(*argumenta extra formam*),由于去掉了反对意见最初的严格戒律,讨论变得更为广泛。但是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仍然会试图分析最混杂无序的陈述中的要点,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形式论证,以便更好地处理它。作为一个初学者,他就学会了“密切注意中项”。

初看上去,这种方法可能显得笨拙,并且十分重复,但是我们再次回想到一个事物的结构和它的精神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的论证方式,这些重复,就像说到玫瑰花园一样,应该使人们的注意力平静和固定下来。这种逻辑是为了方法的进步而设计的;由于可以照着标准课本进行可靠的操作,因而等于在一系列不同阶段建立了弹药库,由此可以形成强大攻势。然而在思辨的领域,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问题,一种具有冒险精神的辩证法也必须被采用。

已经认识到的两种不以明确的三段论形式表达的演绎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复合三段论和省略三段论。复合三段论,或重叠三段论,是由一系列包含三个以上命题组成的论证,在这个论证中,第一个命题的谓项成为下一个命题的主项,这样传递,一直达到结论,而在结论,最后一个谓项与第一个主项结合起来。牧师独身意味牺牲婚姻——牺牲婚姻意味敬佩婚姻——敬佩婚姻意味促进婚姻——促进婚姻意味使出生率上升——所以,牧师独身使出生率上升。一个好的复合三段论具有一长串快速前进的推论的巨大魅力;如果它不是像一个单一的三段论那样多枝而紧密,那么它就会向外单一而迅速地伸展,就像 1939 年波兰战争中德国装甲师的先锋一样。

实际上,这是几个三段论结合在一起。如果以完整的三段论形式把论证写出来,就会需要几个条件式命题;尽管不需要任何新词项。在这种情况下,论证就变成这样的,其中一个三段论的结论就是下一个三段论的前提。正是由于这种形式,它以多重三段论著称。下面的例子来自夸尔斯(Francis Quarles),它充分接近这种类型:

灵魂啊,什么比一根羽毛更轻呢?——风  
什么比风更轻呢?——火  
什么比火更轻呢?——心灵  
什么比心灵更轻呢?——思想  
什么比思想更轻呢?——这个虚幻的世界  
什么比这个虚幻的世界更轻呢?——零

第二种类型是一种以省略三段论著称的节略的三段论,它与一个完整的论述的关系就像一个混成词与一个完整的词组的关系一样。一个前提被隐藏起来;由于你刚刚从地中海回来,我认为你打了预防伤寒针;上帝不在范畴之中,因为它是纯存在;灵魂这种实体是精神的,因为它表现精神活动;爱不是喜悦的形式,因为它不构成喜悦的对象的出现。这样的省略三段论在《神学大全》中到处出现;我们今天的证明,即使不是全部,也有许多是以省略三段论的形式出现的;在许多方面,最能得到一致同意的论证类型是“公正的和清晰的,因为中项得到强调并且表现得清清楚楚”。

有些旨在证明的陈述比省略三段论更凝缩。**战争的语言是军舰**:面对着这个标语,如果有许多人会被杀死的话,那么一个海军指战员一定杀死了许多人。不省略的三段论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填满了所有空隙;因为有时候在前提中是不能感觉到结论的;例如,如果我论证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个学说相当于对自由意志的一种否定,那么人们就专门期待着我来说明并没有直接出现的联系。许多讨论实际上是以一系列曲折的推论飞快地进行的;如果放慢这些讨论的速度,使它们以一系列简短的推论进行,它们就会有收益。只有调



整思维活动，使它们以三段论的方式来进行，才能注意到马虎和随便的思维活动。我从一个令人钦佩的书评中摘出下面这段具有和平主义立场的简明陈述：“正是基于下面这条广泛的一般原则，即任何目的，无论多么好，也不证明采取罪恶的手段是正当的，所以，诉诸暴力，无论是为了保护我们高度重视的东西还是为了达到它，从长远的观点看，都不能带来理想的结果。”

## 26 规则、格和式

207

爱德华·扬(Edward Young)说：“规则就像拐杖一样，尽管强壮的人用它碍事，但是跛足人却需要它的帮助。”三段论的八条规则最明显地说明了什么时候论证中有了跛行或者至少有这样的嫌疑。前四条规则涉及三段论的词汇，后四条规则涉及命题；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一个论证可能包含几种错误；尽管不必详细记住这些规则，它们却证明了所有论证的一般要求。在圣·托玛斯列举的反对他本人的论题的那些意见中，大多数都遵守了这些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当代有思想的作家，这一点可能产生令人沮丧的结果。

第一条规则是一个三段论包含的词汇不能多于三个。这并不是—种束缚人的限制，不会把推理当作—种没有单独用脚的能力，因而注定要悬挂在一棵树的树枝上移动的三趾树懒，这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传统逻辑的一些反对者，那么这棵树也许不过是波菲略之树。三段论是更灵活的；它的词汇不必是，而且很少是简单词汇；词汇可能是合成的，比如，在一个大部分是进行耕作的农业区的英国中产阶级选举人。随着论

证的进行和加快,词项必然会聚集一些限制:原因成为有效因,有效因成为第二有效因,第二有效因成为第二有效工具因,而第二有效工具因反过来又可能得到进一步的修饰。<sup>①</sup>与此相似,只要自由不变成放肆,中项就可能是类比的。在原来三个词项的基础上增长是合法的。但是一个论证带有四个词项却是另一回事;这就像一匹有四条白腿的马,根据旧的国家法,关于它的建议是:“没有它也行”。实际上,出现四个词项表明其实有两个独立的论证在起作用,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无节制的人的三段论,<sup>②</sup>它们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每新加一个词项,就增加一个论证。

古典推理主要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概念对两个概念,即端项进行比较。考虑到这一点,这条规则的意义就变得清楚了。当出现四个词项的时候,没有共同的中项,而是有两个不同的词项;因此无法进行比较。令人奇怪的是,现实中有许许多多所谓的证明都是由四个词项或者甚至更多的词项组成的,而且它们不是通过逻辑结合起来,而是通过提出它们的人的偏见、爱好、偏向或想象而粘合在一起的。有一些英国荒唐故事就有与逻辑不相干的四词项论证。它们的效果就在这样的论证中,比如,当外出吃饭的人把两只手伸到洋白菜里,然后用它抹头发时,主人问:“啊,戈莱特利先生,你在干什么呀?”“老天爷啊,”他回答说,“真对不起,夫人,我确实做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我以为这是菠菜。”另一些故事根据一种空洞而苛刻的逻辑演绎了一些奇异的情景,比如一个人带着雨伞睡

① 《神学大全》Ia: XLV: 5. 3a: LXII: 1, 4. 争论,《论潜能》III: 4.

② 《伦理学》VII, 3, 1147a. 《神学大全》Ia-2ae: LXXVII: 2, ad 4.

觉,以免下雨。

在进行检验的时候,人们发现有许多严肃的论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个词项。实际上,在一些似乎有一定根据其实应被驳斥的论证中就有这种双重意义的谬误。经院哲学的方法是仔细地辨认它们;除非它们是明显错误的,否则它们绝不遭到断然否定;即使它们是明显错误的,通常也是得到善意的处理。在圣·托玛斯的著作中,只有一部可以说充满了愤怒,即《智慧的统一》这部反对巴黎的阿威罗伊主义信徒的著作,它的结束语是:“如果谁要错误地以科学的名义洋洋自得并且反驳我这里的论述,那么就请他不要在角落里、不要在不能判断这些难题的青年人面前嘀嘀咕咕,他将会发现我和其他一些更有能力的人愿意抵制他的错误或者说明他的无知。”人们可能会回想到,布拉班特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即这里攻击的主要对象,对作者一直保持着真诚的崇敬。

一般的做法是对反对的词项进行区别,然后说明它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因而构成了一个四个词项的论证。这是一种出色的讨论的标志——从不否认,很少承认,常常进行区别。人们有一种宽宏大量的心态,这就是相信我们肯定的东西比我们否定的东西更有道理,承认每一个严肃论证的正确性,赞同理论的发展,并且最先受到实际争论的吵吵闹闹的伤害。迪斯累里看到,“瓦瓦苏在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看到某种好东西,这当然很好,而且也许是正当的,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一个人具有生活职责的资格,因为这种职责要求对他的行为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在为数不少的地方,圣·托玛斯似乎认为一个论证比它在他的对手的心灵中占的分量更重:他提供一个充分的答复,然后继续引申出一种区别,它使

下面的问题得到更明确的说明：心灵陪伴关系能有更大的优待和负更大的责任吗？<sup>①</sup>从这种区别过程产生了争论的窗花格，就像当时的建筑分支那样精确，拱形的和扶壁式的，有承受力并且安全，在精神上与巴洛克建筑形式的灰浆流泻或后来阶段的博学和富有特色的表面完全不同。

三段论的第二条规则是结论中的词项不能比前提中的词项含有的意义更宽。许多论证是在充满希望的心态下进行的，人们期待着从结论可以得到比能够从原则得出更多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如同商业交易一样的交谈中应该受到指责的利益。没有放入的东西就不能挖出来。当一个论证超出涉及的词项的范围时，就被认为是范围过大而加以拒绝，比如当前前提中一个受限制的概念在结论中变成一个不受限制的概念时，就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强迫有害于自由——而强迫是法律的结果——所以，所有法律都有害于自由。法律是小前提中一个受限制的概念，因为施加公共压力来维护秩序是一些法律的结果；但是在结论中，法律膨胀起来变成一个不受限制的概念。在根据生理学原则否定心理学，根据心理学原则否定伦理学，或者根据力学原则否定哲学，根据经验原则否定神学（“不存在万能的事物，因为词不是事物”），根据经济原则否定人的个性，根据其他世界的原则否定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在伪冒的逻辑论证中，神常常给予人们它们实际上是从非神圣之物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常常出现这样一种错误。

这第二条规则是很实际的，因为推理应该像一支军队一样，小心谨慎，不要越过它的交通线。我们也不应该像一个没

<sup>①</sup> 争论，《论三位一体》第二十二卷，5，ad 3.

有武装的民族冒险进入战争那样冒险进入论证。当论证走得太远,进行得太快的时候,它们达到得不到支持的论点;比如,一个道德学家从所有规律都必须得到神圣和自然规律的支持这条可靠建立的原则出发,最后达到结论:民法应该使人加强所有道德戒律,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美德开始变得像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一个有效论证的一种特征是满足于一次证明一个东西。否则辩论就蜕变为混乱;人们飞快地假定一些隐含和预见,但是对出发点却视而不见。让我们以如今即将消失的对培利(Paley)的《神学大全》的反响为例。在自然界可以看出,方法与目的令人钦佩地相适应,由此推论,一定有一个设计者建立起这种构造并且指导它的作用:我们立即面临着从许多罪恶泛滥猖獗这一事实出发反驳一个完好和仁慈的上帝存在的意见。但是是一次证明一个东西。罪恶并不否认需要一个设计者;它提出了这个设计者(除了在一种曲解的意义上)是否可以被称为完好的问题。此外,我们不得不问,一个完好的上帝是否必然是一个把我们的利益记在心间的存在物。反对者常常停留在那些最伤害人类感觉的罪恶上,因为想到一只老鼠坏一锅汤,我们都会感到恶心,汤很鲜美,但是老鼠却传播鼠疫。这种争论慌慌张张从设计达到罪恶,又从罪恶达到人类的不安。

三段论的第三条规则是中项不应该进入结论,这条限制与其说是为了论证的有效性,不如说是为了论证的优美。如果我们想到一个论证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共同的中项被两个不同的概念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意不要求这种中介在结论中再出现。这是一个从一种观点出发良好规划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罪恶——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从

某种观点出发是良好规划的。当这样在结论中发现一个中项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怀疑这个论证是没有结论的,并且它没有超出前提陈述的范围。

三段论的第四条规则是中项应该至少作为没有限制的和一般的概念出现一次。这条规则是不可缺少的,违反它就会产生中项不周延的谬误,而这是推理中最常出现的一种谬误。食物对于生命是必需的——巧克力是食物——所以,巧克力对于生命是必需的。或者,共产主义者是大资本家讨厌的人——社会改革家也是大资本家讨厌的人——所以,社会改革家是共产主义者。这两个论证都是约束论证,因为它们的中项,即第一个论证中的**食物**和第二个论证中的**大资本家讨厌的人**,是受限制的概念,分别表示有的事物和有的被大资本家讨厌的人。它们的结论都不是有效的;甚至从第二个论证得不出有的社会改革家是共产主义者,也得不出有的共产主义者是社会改革家。但是让我们看一看,当前提之一变为一个否定命题,因而使中项变得没有限制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共产主义者赞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社会民主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以,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共产主义者。根据“一个否定命题的谓项应该在没有限制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条规则,这是一个正确的论证,因为现在中项周延了。在论述概念和命题时已经提到的否定的价值扩展到论证。它有一种终极的性质,有时候这是一种不在于比令人信服而在于消除人们的信念的结果,比如在《乔纳森荒野》里忏悔牧师的请求,他推荐他所喜欢的甜饮料,说它是“一种《圣经》中任何地方也不反对的液体”。

上述四条规则涉及三段论的项。下面四条规则涉及命

题。其中第一条规则,即三段论的第五条规则规定:从两个否定的前提得不出结论。在我们所考虑的逻辑中,双重否定得不出一个肯定;从一种纯否定态度是没有希望构造任何结论的,这就好比在社会改革的层次上是得不出以下结论的:彻底清除现存机构(无论它们被怎样滥用了)是为了准备建立某种好得多的机构。灵魂不是气体——身体不是灵魂——所以,身体不是气体。这是一个明显的谬误,骗不了任何人。但是我们却被其他完全具有相同逻辑类型的论证所蒙蔽,比如下面的论证:社会革命不在既得利益集团一边;天主教会不与社会革命共命运;所以,天主教会不在既得利益集团一边。“我们今年将去帕德斯托度假;因为锡德茅斯是我们去年没有去的地方,而布德是我们前年没有去的地方”;这些命题之间没有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否定的概念和命题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条件是否定的概念和命题与肯定的概念和命题一起出现。拒绝必然伴随着肯定;这不仅是逻辑的规则,而且是生活的规则。

除非一个论证中出现一个肯定前提,否则就会有一种没有利益的戏弄人的情景,好比在牛奶店里一个人在要奶制饮料。姑娘问:“你想要什么香味的?”回答是:“我想我要没有香味的。”“那么你想要没有什么香味的?”——“呵,那取决于你有什么香味。”——“我们有草莓的、橘子的、柠檬的、香蕉的、香草和酸橙的。”——“那么,”这个人说,“我要没有柠檬香味的。”姑娘看过香料瓶后发现柠檬没有了。她说:“对不起,先生,恐怕我们没有柠檬了。”这个人生气地回答:“如果你不能提供没有柠檬的饮料,我根本就不会喝。”说完,他一跺脚就走了。请注意,虽然这个故事是特意编造的,但是它的幽默仍然

依赖于它对肯定概念的参照。一个纯粹和彻底的否定和矛盾是不可思议的；否定命题凭其本身在论证中是完全行不通的。

三段论的第六条规则说明，两个肯定的命题不能得出一个否定的结论。肯定是不排除任何东西的；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它的传统感到骄傲并不是轻视外国人的原因。当我们一心要加入一个讨论时，就需要有约束来防止我们得出带有过于宽泛的否定的结论。我们常常发现我们采纳一个否定或者面临一个否定；我们想为一个完善的东西热烈欢呼，却被看作是排除另一个东西，就好像由于削弱了一个东西，所以任何东西都增强了。如果我们能够在一片喧闹中加入一些细致的考虑，使人们看到问题不是那样简单，那么我们就容易被看作是像干扰一个喧闹的家庭舞会的人一样。如果我们能够为一个深信自己正确的争论者建议一种补充的限制，那么我们就会被看作是一个对立者。有多少争论是两种特殊的根本毫不相干的立场之间的冲突呢？但是甚至在论证中也有一种嫉妒，而且得出下面的结论是一种自然的诱惑：这是真的东西，而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接触他。

三段论的第七条规则是从两个特称前提得不出任何东西。这是第四条规则的重新阐述。正像两个否定命题得不出结论一样，两个特称命题也得不出结论。演绎的力量在于从一般到特殊的论证，除非前提之一是一般的，否则一个三段论就是无效的。然而采用两个特称命题却不是不常见的。自从女仆在火边指责彼得的时候起，许多人都像她那样论证。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重新阐述结论，但是这时结论不过是其先前知己的一个影子。

第八条规则说明，结论应该从最弱的前提得出。如果说



一个否定命题是更粗糙的,那么它被正确地看作是一个肯定命题更弱的命题,如果说一个特称命题是更生动的,那么它是比一个全称命题更弱的命题。所谓更弱,是说表达得更少。<sup>①</sup>因此,如果前提之一是否定的,那么结论就应该是否定的;如果前提之一是特称的,那么结论就应该是特称的。这是一条应该记住的最有用的规则。一个论证一旦带有一种否定或特称的特色,就一定总是带有这种特色。这为识别逻辑谬误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检验方法。比如,你聆听一个上升的论证,寻找否定的短语或特称的短语,或者寻找这两种短语,当它们出现时,实际上你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否定的或特称的结论。如果正像常常出现的情况那样,结论是肯定的和没有限制的,那么你可以相当可靠地假定这不是逻辑有效的。

214

三段论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推理的所有形式。关于这些规则就说这些。现在我们转而考虑所谓的三段论的格和式。“曼斯菲尔德公园”中的一个角色说:“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海军舰队的事情;关于它们的旗帜,它们的军饷等级,它们的争吵和嫉妒。但是一般来说,我可以使你相信,它们都不被人注意,并且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可以作为我们接触三段论的多样性的一段课文。

前提中中项所占的位置决定一个三段论的格,模式或 schema。可以有四种结合,因此三段论分为四个格或姿态;或者严格地说,接受三个格,而在旧式的论证中对第四个格考虑得十分粗略。

在第一格的三段论中,中项是大前提的主项和小前提的

①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38, 39.

谓项。人是社会动物——忏悔祈祷的修女是人——所以,忏悔祈祷的修女是社会动物。这一格的三段论是直接的,它们的范围最广泛,不受其他格的特殊限制的制约。但是它们常常与习惯的语词序列不一致。<sup>①</sup> 在第二格的三段论中,中项在两个前提中都是谓项,因而可以保证它是全称的和不受限制的,其中一个前提将是否定的,结论也将是否定的。轻浮的人不是节俭的——埃尔郡的家庭妇女是节俭的——所以,她们不是轻浮的。在第三格的三段论中,中项在两个前提中都是主项,因此如果这些命题是肯定的,大项和小项就将是受限制的概念。相应地,它们的结论将是约束的。贝督因人是过游牧生活的——贝督因人是闪米特人——所以,有的闪米特人是过游牧生活的。<sup>②</sup>

最后,三段论可能会根据其前提的力量而变化,如果以下降的次序排列,前提可能是全称而肯定的,全称而否定的,特称而肯定的,或特称而否定的。根据这些量和质的结合决定了所谓的三段论的式。可以有六十四种组合,但是其中十九

① 我们不做如下论证:感冒需要被照顾——我感冒了——所以,我需要被照顾;但是,照顾感冒——我感冒了——照顾我。我们喜欢主动词而不喜欢被动词,这就容易使论证成为第二格或第三格。当然,大多数论证都隐藏一个命题;但是当把论证完整地表达出来时,人们就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措辞特征并不自然地追求第一格。

② 也有第四格的三段论,人们以为这是由加仑医生引入的,并根据他的名字称为加仑三段论。这个格没有得到旧式逻辑学家很好的重视,他们喜欢所谓的间接第一格三段论,即两个前提相互交换的第一格三段论。但是,第四格确实表达了我们常常思维的方式,即中项是大前提的谓项并且是小前提的主项,并以这种方式清清楚楚地作为一个中项而出现并起作用,使两个端项联系起来。有道理的是听到笑话时发笑——听到笑话时发笑是由你自己而发笑——所以,由你自己而发笑是有道理的。这种间接第一格也表达出言语的自然流动,因为大前提的中项被小前提的中项直接采用。人是动物——动物必须吃——人必须吃。

种经检验是合适的。这些式被一首以 Barbara Celarent 开始的顺口溜表示出来。<sup>①</sup>三段论的格和式就像合约桥牌的叫牌常规一样,你可能完全知道它们,但是缺乏牌感——或没有牌。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论述这些论证的格式,我们可以重复克里斯托夫·斯莱(Christopher Sly)的话,“所以 *paucas pallabris, sessa!*”对品玩这些格和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合适的传统逻辑教科书。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为了逻辑而进行逻辑训练 216 实际上变成了思维的纨绔习惯并且使人养成了好奇的恶习,对此,圣·托玛斯说,<sup>②</sup>追求平凡琐碎的细节就会妨碍认真而紧迫的学习,他引用圣·哲罗姆(St Jerome)的话:“我们看到神父把福音和预言书收藏起来,读着喜剧,唱着爱情民歌。”这种比较表示出指责,而没有说明原因。

## 27 演绎

217

牛津囚禁过克兰麦(Cranmer)并自那以后被破坏的监狱

① 旧式的歌诀是:

Barbara Celarent Darii Ferio: Baraliton  
 Celantes Dabitis Fapesmo Frisesomorum:  
 Cesare Camestrs Festino Baroco: Darapti  
 Felapto Disamis Datisi Bocardo Ferison.

冒号以下述次序把合适的式排在一起:第一格是从 Barbara 到 Ferio;间接第一格是从 Baraliton 到 Frisesomorum(这个词的最后两个音节仅仅是为了音律而加);第二格是从 Cesare 到 Baroco;第三格是从 Darapti 到 Ferison。上述各词的元音给出了三段论的式:a 表示一个全称肯定命题(Affirmo);e 表示一个全称否定命题(nego);i 表示一个特称肯定命题(afflmo);o 表示一个特称否定命题(negO)。比如,一个处于 Barbara 式的三段论是第一格,含有命题 a-a-a;Festino 是第二格,含有命题 e-i-o;Bocardo 是第三格,含有命题 o-a-o。

② 《神学大全》2a-2ae: CLXVII: 1.

叫 Bocardo(博卡多)(这恰恰是三段论第四格第五式的名称——译注)。除了对好奇的专家读者外,三段论陈旧的格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应该说明现代思维活动中有时候被掩盖起来的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之间的区别,而且应该说明在演绎论证中先验过程和后验过程之间的区别。

经院演绎假定:人类心灵能够通过周延的概念感觉到某种现实的性质并且作出一些关于它们的有效判断。纯逻辑对一致性表示满意,但是辩证法假定:在感觉意识中重复出现的连续现象之外,有一个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心灵可以自由运动。我们已经触及了必然命题和或然命题之间的区别:前者阐述了两个词项之间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既不完全是经验观察的结果,也不是这两个词项在我们经验中重复联想的后果,而是从以这些词项作载体的观念的实质产生出来的。整体大于其任何部分;对这个命题可以进行经验探讨,比如说,我看着我打字机的打字机,看到有“回车”标志的那部分小于整个打字机,然而,什么是整体这种观念却不是我看这台打字机的产物,也不是我经历了千百次其他整体的产物。一般的意义不应该化归为造成它们或证实它们的感觉活动;一个范例内在地独立于它的例子。

通过另一个例子可能会使这个问题变得更清楚: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条边的平方。没有什么人能够亲身检验这种真,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这样做;对于我来说,我不确信我曾看见一个完美的直角三角形;表示三角形的图形可能都有某种程度的走样。这种肯定是从纯粹的概念分析产生的。其他一些必然真的句子也是如此;不必诉诸事物在物质事实的世界中发生的方式。经验引起这样的判断,但

是经验既不是它们的原因,也不解释它们。此外,它们的对立面不仅是不可观察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一些这样的命题的真和必然性,思想的第一原理和我们的信念,即在事物中至少能够发现有限的合理性,就是人类评价事实的先决条件。只要我们开始对于意识数据进行安排和分类,这些预先的假设就已经在起作用,尽管实际上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当然也有其他一些不是这样基本的必然命题。它们是演绎推理的结论。人们通过分析概念可以说明,认真考虑在选择之前,尽管从心理观察和实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心理观察和实验可能能够证明,在一种叫做选择的现象之前,总有一种叫做认真思考的现象

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经验终于收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他一些命题,它们说明没有这样的内在必然性,尽管它们被认为一般是真的。中国茶比斯里兰卡的茶淡;猫感到愉快时发出“喵喵”的叫声;红灯表示危险。它们通过经验强加给我们,而它们的对立面并没有被看到;但是就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情况而言,从这些概念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真并不是必然的;在我们眼前这样一种组织形式的世界中,它们的真是或然的;而它们的对立面至少是可以想象的。<sup>①</sup>

---

<sup>①</sup> 自从康德时代起,必然命题常常被称为先验命题,因为它们具备一种内在的先于实验证实的心灵必然性。我们将避免使用这个短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它在实质逻辑领域中引起争议。它们也被称为分析命题,因为谓项是从分析主项出现的;出于相同的原因,它们也叫做解释性命题。而或然命题被称为后验命题,因为它们是从经验发展的。但是与圣·托玛斯一样,我们将把“后验的”用于论证。它们也叫做综合命题,因为谓项建立起或补充了主项的范围;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也叫做推论的命题。但是若与圣·托玛斯的术语相一致,那么,一方面有必然命题, *propositiones per se*, 另一方面又有或然命题 *propositiones per accidens*。

219 演绎推理的结构是由必然命题编织的；归纳推理的结构则是由或然命题编织的。这种划分并不像实际上那样简单，因为思路不是并且不应该是如此分离，以致它们不能被编织在一起。演绎应该总是探索或然世界，归纳应该总是探索必然性。纯理想的形式是贫乏的；只使用人工的东西是无法种田的，同样，仅以思维范畴也不能进行哲学研究；事实对于哲学就像粪肥对于种田一样。必须有活生生的经验，抽象一定不能失去存在物，而且，如果想使思想成为富有成果的，就一定要与演绎一起引入历史。以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为例可以典型地说明在圣·托玛斯的辩证法中占有核心地位的证明类型；这些证明叫做混合证明，因为它们是必然真和经验观察的混合构成。从变化的存在推出不变的存在；这个过程是直言的；其他证明也是如此。如果论证限于纯粹的心灵意义，它就会是假言的；如果有一个变化的现实，那么一定有一条不变的原理，但是有一个变化的现实，所以，等等。然而，这种哲学的主要努力不是要产生对概念的分析，而且作为一种综合，它也不是停止在把概念在理想的系统内联系起来。这种嫁接总是从物理现实开始的。然而在逻辑中，我们可以首先一方面提出原因和解释，另一方面提出事实和事件，我们允许演绎主要考虑前者，归纳主要考虑后者。

演绎专有的命题并不完全依赖于对事件变化的严格观察；这些命题保证的是形式的意义，而不是事件的实际发生；尽管假定了特殊理性的活动<sup>①</sup>或假定了可以以一般词项广泛

---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2ae: LI: 1, ad 2. 注释,《伦理学》第六卷, lect. 1. 注释,《论灵魂》第三卷, lect. 14, 16.

地称之为对事实的感觉这样的东西,但是包含的观念将是一般的意义,而不是个别的情况或一组一组的个别情况。例如,当引入人这个概念时,表示的不是亚当和夏娃以及其他每一个人类个体,而是一种脱离了具体情况的特殊的意义特征,即一种一般的类型,它的历史体现既不是成见,也不是演绎思想家曾一度有过的困惑。

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看一看穆勒对演绎的有效性、因而对三段论的合理根据提出的反对意见。他论证说,这里隐含着诉诸未经证明的前提,因为尽管概括的应用在心理上是有用的,但是在严格的逻辑中,三段论的形式在阐述前提以前就假定了结论的真。以下面这个第一格三段论 Darii 式为例:人是要死的——而约翰是人——所以,约翰是要死的。在你能够肯定大前提,即人是要死的之前,你一定知道结论,即约翰是要死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约翰,那么你怎么能谈论所有人呢?据说,这种反驳具有驳斥每一个演绎论证的力量;当只有在熟悉了含有一个一般概念的特殊事物以后才能认识一个真正的一般概念时,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就是演绎论证的一种虚假的借口。 220

正是在这里,反对意见可能成功地避免了 *ignorantia e-lenchi* 或推论不当这种谬误。因为当把一个一般概念好像是当作个别概念之和来处理时,比如把大前提“人是要死的”好像是当作一个或然命题,即对个别情况的长期经验的产物来处理,这个论证对一个关于普遍事物持实在论观点的人没有任何作用。他的大前提不是基于他关于人死的历史意识或经验,而是基于对这个概念的分析:他不需要死亡这种现象或报告来证实要死这种性质是每一个有机复合物的一种必然性

质。换言之,他断言洞察了一种不需要在每一个个别情况进行检验的性质。出现或然经验的地方,论证变成哲学和历史相结合的问题缩影的地方,是在肯定约翰是要死的小前提中。这是对事实的判断,那里的那个事物约翰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或然判断,因为约翰不过是人性的一种偶然体现,而不是一种必然释放。这里的困难是明显的,现实形式的哲学和穆勒哲学之间的竞争也是明显的;但是这种探讨和竞争是在逻辑范围之外的。

当完全在必然命题的范围内运动时,当论证的式遵循 Barbara Celarent(三段论第一格的第一式和第二式——译注)时,演绎方法是纯粹完善的;在最高级的证明中,所有词项是  
221 可以互换的;这里有一种简单识别,它接近于直接理解,即根本一致地和依赖于纯精神思索的理解。<sup>①</sup>圣·托玛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主张没有经验而产生事实。当一种纯哲学声称提供了一个历史或政治计划时,可笑的不是老鼠,而是大山。人是要死的,约翰是人,所以,约翰是要死的,这是一个真论证,但不是一个十分有创造性的论证。如果演绎方法的追求不过如此,那么它就会像是为了得到一片烤猪而烧毁城市一样。因此,演绎最纯粹最有益的功能是如同在关于神的本性和关于心灵和意志的分析的论文中那样,把可以被解释或扩展为新的真理的必然命题收集在一起。

然而这样的理想分析必须基于现实的是才是这一肯定,而且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探索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至少注意到下面这种传统学说:在理性动物对其周围环境作出反应的

<sup>①</sup> 《神学大全》2a - 2ae: CLXXX: 6.



过程中,引出了人类形而上学这样一种肯定,实际上人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有任何其他的肯定,因为一种纯精神的智力超过了这样一门科学的需要。正是这种生物规则使托玛斯主义哲学与一种关于本质的本体论区别开来,并且使思想与低级以及高级的意义上的现实事物联系在一起。甚至纯观念也必须涉及历史世界的解释,尽管结果是那种以运转的哲学而著称的混合物。圣·托玛斯说,善本身并不表示存在物,除非它指一个存在物。<sup>①</sup>但是真正令人激动的证明是那些以经验科学的精神进行的证明,<sup>②</sup>而且典型的托玛斯主义演绎方法尽管不能轻易地适应纯理想的形式,但是它们是混合的证明,或者说是必然真理和或然真理的混合,比如 *quinque viae* (五种方式),对人的心理物理统一的证明,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的永恒幸福的命运的证明。

这样的问题围绕着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演绎逻辑时隐时现。清除了演绎的纯逻辑缺陷之后,我们必须再次上升到先验和后验过程的区别。人们可能会期待,一个由于成年人的信念而加入了一种宗教的人会比一个从婴儿时期就属于这种宗教的人能够成为更好的开业人。人们可能会期待——这是一个自上而下运作的先验证明的记号。这个论证的中项是从四组原因之一得出来的。所谓的 *demonstratio propter quid* (根据原因的证明) 符合这一类; 这是一种基于对“原因”的说明的证明,它深入问题的核心,触及结论的恰当的和最接近的原因,表明为什么一个事物是, *propter quid ita est*, 而不

① 《神学大全》, 1a: III: 4.

② 同上, 2a-2ae: CLXXX: 6.

仅仅表明它是如此, *quid ita est*, 比如像现在所描述的 *demonstratio quia* (原因证明) 的这种情况。<sup>①</sup>这样, 一个先验的证明进入了其主项的实质, 就像在它里面生活和运动一样; 这种运动来自内部; 对它的说明就像一个与将军一起工作的参谋的情况报告一样, 因为战役计划制定出来了, 他不必从暗示和推论出发把它拼凑起来。当然, 这个主项可能有些空洞, 是不明确的或类似的, 而且尽管方法本身有相当冷静的完美, 但是结论却不总是应该得到迎来它的那些赞美之词, 产生的结果也不总是能与经验研究较为没有章法的丰富多样的努力相比美。

在先验的和 *propter quid* (根据原因的)证明中, 我们的思维次序跟着事物的次序; 现实中在先的东西是心灵中在先的; 我们先看到直接的东西, 然后看到从它们得出来的间接的东西。比如, 一个哲学神学家在达到了一种高级的真的认识之后, 可能会从这种高度来看其他较低的真的原因。<sup>②</sup>然而, 从低级向高级, 从结果向原因进行推论却不是这种情况。对结论给出一个真的原因, 但是这个原因并不是结论所表示的事物的实在原因。心灵可能会从一些结果达到一个原因, 但是这些结果不是这个原因的原因或理由, 只不过是认识这个原因的原因或理由。<sup>③</sup>演绎是后验的; 论证是倒退进行的, 如同在一个侦探小说中一样, 一些结果驱使我们去寻找原因。<sup>④</sup>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把一个后验证明与 *demonstratio*

①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 lect. 23. 《论三位一体》第六卷, 3.

② 《神学大全》1a: LXXIX: 8.

③ 同上, 1a-2ae: XIV: 5.

④ 同上, 1a: XLV: 7.

quid (原因证明)看作是等价的。<sup>①</sup> 后者是一个事物存在的证明,但是不表述该事物实质的本质概念。思维的序列与事物的序列相反;心灵从间接的东西出发,最后达到初始的东西,这是从在后的东西向在先的东西的运动。

当我们考虑怎样能够撰写海军军事历史的时候,就表现出与这种双重类型的证明相似的地方。直到 1890 年马汉 (Mahan) 的经典著作问世以后,海战作为一个联系的整体才得到研究。那时有许多文章叙述海战,但是没有海战哲学;它们描述海战的运作和海战如何发生,但是它们没有说明海战为什么发生,没有说明造成海战的政策制定得好还是不好。在所有人类智慧中, *demonstratio propter quid* 都表现出来。上帝存在一旦被确立,它就可能进入理性神学;<sup>②</sup> 但是先验的途径作为一种初始的努力一定不能成功,因为我们并不具有洞察上帝本性的能力,也没有直接领悟到,现实的存在隐含在我们形成的关于上帝的观念之中,因为我们不能像计算几何图形那样进行推理,比如,我们可以从几何图形推论诸如一个三角形的诸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我们必须从我们周围的事物出发,而这些事物当然不是上帝;从观察这些事物是如何多变的、合成的、或然的、多样的和最终被确定的出发,促使我们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于是通过一个后验的过程,因而

① 有一类以 *demonstratio a simultaneo* (同一证明) 著称的 *demonstratio quia* (原因证明), 这是在探讨相关的或实际同一的对象的地方发现的, 尽管不过是提出了一种逻辑区别。还有一种证明给出了主项的普通原因和间接原因, 因而是先验的, 这种证明也被划分为 *demonstratio quia*。这些从简单分类出发的活动可能作为经院哲学的奢侈品而被忽略了。

② 《神学大全》1a: III: 1-8.

必然带有这样的结论: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必然存在着一个静止的不可推动的存在物,它是简单的、必然的、纯粹的,是所有事物的终极和目的。<sup>①</sup>这些证明并不赋予上帝存在内在的原因;它们说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肯定上帝存在的原因。<sup>②</sup>如果自然神学家认识到他们如同皮奥奇(Piozzi)夫人把瑞士描述成“欧洲的德比郡”一样,那么他们就会避免这种冒失的危险。

224 在学习一门科学的过程中,因素和原则并非总是第一位的;<sup>③</sup>《神学大全》首先追溯上帝的存在,然后通过思考纯智力的夜光和晨光以及思索神的实质,就能够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并且根据永恒的理由来重新解释它。<sup>④</sup>整个论证充满了上升和下降,一如纳撒尼尔(Nathaniel)眼中的天使。<sup>⑤</sup>圣徒以类似的方式痛苦地爬到高处,从那里他们能够往下看,看到所有事物各在其位,秩序井然。智慧通过事物最高和终极的原因对事物进行判断;<sup>⑥</sup>智慧注重沉思,尽管智慧的准备工作要求很高。如此之高的考虑,即使是在神学论著中,也不必使我们看不清应该如何恰当地正确评价创造物的表现。这一点在圣·托玛斯所有著作的倾向中都表现出来。在他的著作中,从来不闯入来世而诋毁今生,现实的永远是现在。<sup>⑦</sup>论证中的成见是先验方法的模仿。必须承认,它是可以采纳的,但这不是出于洞察力,而是由于无知,而且它可能看上去像是一种没有经

① 《神学大全》,1a: II: 3.

② 同上,1a: II: 2.

③ 同上,1a: LXXXV: 8, ad 1.

④ 同上,1a: LXXVI: 6, 7.

⑤ John 2', 51.

⑥ 《神学大全》1a: I: 6. Opusc. X. 《论原因》lect. 1.

⑦ 《神学大全》1a: LXXIX: 9.

过训练的、通过密切注意事实而即兴产生的东西。外国人把丘吉尔看作是一种顽固的英国精神的原因,而他的同胞却更加赞美他,把他看作是一种结果。

## 28 归 纳

225

我们作出的判断大多数不是基于词项的内在证据,而是基于词项在经验中频繁的联想。每一条鲨鱼都有一条引水鱼;牧羊人说,早霞不出门;历史从来不重复自己。初看上去,这样的情况揭示不出主项和谓项的任何内部联系;尽管经过仔细的检验,有时候可能会看出它们一致的理由。具有数学气质的哲学家有时候滋生出从一个简单原理得出所有东西的希望。人们常常看到或者总是看到一些现象一起出现,而表达它们的命题是或然的。

相同的命题可能既是必然的,又是或然的,尽管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母亲爱她们的孩子;汽车司机受胃炎的折磨;牛奶对他们有好处;例外使法律不成立;恶有恶报。说出这些命题首先是由于熟悉事物的一般情况;它们的力量依据它们几乎总是真的还是一成不变地是真的而变化。有些可能是老太太讲的故事。但是无论它们可能会多么稳定,心灵绝不能从事例的积累宣布必然性,也不能阐述一种必不可少的必然,一种必然的存在,除非对主项的实质享有某种洞见。

这样就可能引导我们研究方法的实质,研究开汽车、法律和罪恶的实质,以求建立一种理论。如果方法被看作包含着自我牺牲情感的概念,如果汽油的气味被表明对于食欲有一定影响,如果牛奶的化学作用被看作是一种治疗,如果法律的

226 实质被看作是着眼于大多数实际情况而概括出来的对于公共行为的一种指令,<sup>①</sup>如果罪恶被看作是隐含着拒绝遵守本身能够保证幸福的规则,那么这些命题就开始得到一种比事件的方式更持久的必然性。<sup>②</sup>

必然判断和或然判断之间、因而演绎结论和归纳结论之间的区别的一种特征是通过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之间这种现代区别表达的。一种价值被看作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在这个世界中可能得到或可能没有得到完美地实现,通常没有得到实现;它并非总是一个诸如公正的真实性这样的伦理范例,而可能是一种诸如美这样的美学形式,或是一种诸如乌托邦或民族家庭这样的社会模式。一个事实判断由于缺少这种崇高伟大和超凡脱俗的性质,因而适应我们的日常经验;它具有敏锐的和常识性的清醒,它是一个可靠的作品和具有政治家风范的答案,是缺少道德义愤的容忍但不是玩世不恭——即我们与可以实行的东西的一切妥协。在一个彻底的托玛斯主义者看来,价值是在由价值支持的事实中体现出来的。他不喜欢这种区别,因为这里引入了一种使他不得不拒绝的二元论。

① 《神学大全》1a-2ae: XCVIII: 4. 2a-2ae: CXX: 1, 2. 注释,《伦理学》第六卷,lect. 9.

② 犹太人有破坏作用,这又是一个判断,它可能会作为一种不可思议和非理性的不满意识的释放而被重复,或者它可能是从被看作是得到足够数量的支持的事实出发而作出的清醒的表达。但是如果它是由对犹太人的传统和历史的分析支持的,比如,他们如何没有根,两千年来从未有一个令他们忠诚的国家,常常受到他们居住地的团体的迫害,那么这个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作为一个演绎的结论建立起来,并且表示一定的内在必然性。这是一种不同的理论,正像每一个历史理论必然如此一样;还有其他一些理论超出它们的范围,达到更令人信服的超出哲学本性的必然性,并且超出它们达到关于存在的哲学。

他怀疑一种热爱舒适的哲学主义,不能使自己适应于现实和眼前世界的丑恶,躲在另一个世界里,以求逃避脏乱和动乱,在一处尽管语言相反却是整洁和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形而上学不是失去了控制能力,而是能够强烈地进行竞争。它的沉默是从声音形成的,而不是由于堵住了耳朵;它不在世界面前退却,而是有选择地放弃这个世界。此外,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能够变得十分危险,特别是在社会行为中,因为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对理想主义者的后退是相当满意的。理想和现实的分离是不能容忍的,在实践上不能容忍,在理论上同样不能容忍。柏拉图有一个崇高的幻想,但是从他的时代起,其他人一直试图用它来逃避丑恶的现实,这种现实使我们无法修正什么是应该的和什么是能够的。然而,一条蟒蛇除非以尾巴牢牢地缠住猎物,否则就无法对付它,同样,辩证法也必须与此时此地的事物、确实是此时此地的事物结合起来。

227

尽管圣·托玛斯的抽象范围和能力很大,或者说,由于他的抽象范围和能力很大,他的哲学从来没有丧失对眼前世界的尊重;他的哲学体现出一种事实意识,对此看不出有表示歉意的倾向。<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方向,尽管不是思想内容,与其说与柏拉图一致,不如说与马克思一致。没有对事实的迁就(在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上),因为从来不产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妥协的问题,在这一层次上也不允许它们之间的对抗。冲突是在一种更低的实践的层次上发生的。存在一种区别,但不是划分。历史得不到阳春白雪般哲学思辨的庇护,

---

<sup>①</sup> 他的就职演说(Opusc. XI)是按下面的题目安排的:质料的适度,大地的坚实,地球的富有成果性。

哲学理论也不会仅仅成为一个充满巧发事件的世界中的扫雷艇。作为天地的产物,哲学本身是从一种活生生的感觉生活开始的,而且作为一种人类科学,哲学从来没有丧失对物体事物的尊重;这些物体事物实际上没有欺骗、感伤或挑剔;它们是物质实体,既不上升成为精神,也不散发魔力;同样不被当作卑劣的东西而丢弃。这里始终有一种坚实的、几乎是唯物主义的关于物理世界的现实性的意识;这是一种崇高的哲学,但是脚踏实地。圣·托玛斯属于的阶层生来反对阿尔比派的学说,即反对纯粹的精神和污秽的质料的二元论,而且他的哲学论战主要是针对那些要树立一种世界——心灵的人的阿威罗伊主义,并且针对与这些人对立、视人为囚禁的精神的那些人的柏拉图主义。他的形而上学从来没有清洗掉在存在的巨大空间里个体的独特性;他的心理学从来没有看不见意识的有机基础;他的道德科学从什么是能够的达到什么是应该的。

228 有了这样一种特征,人们本会期待得到对自然科学的归纳过程志趣相投的支持和鼓励。不幸的是,经院学家错过了这个潮流,而被远远地抛在后边。事件的过程与先验的前景背道而驰;三四百年以前,成为哲学和科学的伙伴的机会失之交臂。正如怀德海(Whitehead)所说,由于中世纪知识阶层过着一种独身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智慧与对完整事实的具体思考相离异的独身生活。但是人们越来越感到这种需要,而且人们承认,托玛斯哲学为特殊科学的工作提供了一种进行协作的合适的一般背景和有益的原则;它们不能为自己这么做,一种严格的理性哲学将比另外提出的那种含糊的人道主义更令人满意地为这种目的服务。在圣·托玛斯的哲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不加区别地把所有问题化归为一种具有论



战精神和合法形式的逻辑是有道理的(当心,亚里士多德警告我们说,看一看这种相似是不是一幅漫画那样的相似,如同一只猴子具有而一匹马却不具有的与人的相似一样;因为猴子并不是更漂亮的动物,尽管它更像人<sup>①</sup>),同样也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在新学问时期经院哲学家敌视物理科学的巨大进步和敌视发现的新技术是有道理的。这一点一定不要通过他们的哲学的固有倾向来解释,而要通过人和事件的历史环境来解释。尽管有些修道院不是没有孟德尔(Mendel)式的人,但是直到卢万学院出现以前,思想的叙述一直表现出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当我们使用归纳法时,我们在心灵的背后有一种期待,希望能把许多个体中不断出现的某种行为特征或模式归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组或一类上。虽然假定充分枚举一些单个事物等价于一次概括,但是归纳并不声称洞察了一种一般的实质(在这个词的哲学的意义上)。它从重复的观察和实验出发,准备形成一个一般主项并加上一定的谓项。它与演绎推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基于这样一条原则:无论对所有东西或近似于所有东西能够断定些什么,对一组的部分和成员能够断定什么,对这个组就能断定什么;而演绎推理依据的原则是:无论对一种一般性质断定什么,对这种性质之内所包含的任何特殊的東西就能断定什么。 229

归纳的过程是通过许多情况的取样过程来建立一条一般规律。如果枚举是完全的,就是说,如果对主项进行了完全的划分,那么这个论证将是一个完全归纳。植物、动物和人都表

① 《论辩篇》第三卷: 2: 117b.

现出自动的运动——但是植物、动物和人构成生物——所以，生物表现出自动的运动。这个论证的第二个前提表示植物、动物和人相当于生物或容纳这个整体；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学等式。应该注意这种  $a + b + c = d$  模式，以便说明归纳和演绎之间的一种区别，说明单独概念和集合概念以及单独概念和周延概念之间的一种区别。

注意到那些伴随着归纳方法的发展的社会学说可能不是没有用的。说我们失去了人类本性的概念几乎不是夸张，反过来我们也没有获得对人的权利和尊严更大的尊重；因为取代了周延观念，立即取代了社会的和个别的观念，我们就有许多单位，这些单位以前是竞争的，但是现在组合成集体。因为单位可以相加而构成一个整体，但是人绝不能相加构成一个整体。也许逻辑和一种关于普遍事物的现实主义理论毕竟离人类事物不是那么遥远。一种纯实验的和数学的方法除非受到人道的观念哲学的更正，否则就会从明显任意的事实出发，而且只从事实出发，但是它很快将试图使自己的方法成为独特的，并将以完整的一体，即非人格的整体而结束，就是说，它将以没有耐心、怜悯或考虑的人类群体而结束。

一种充分的归纳基于一个合适的划分，即基于对事实实际上完全的枚举。它将根据一个假定——一种特征若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在一类中所有成员身上观察到，则将肯定在这个类发现——产生一种相当程度的确定性。作为所有实验科学的结论的概括必然一定是从数量有限的假定为典型的特殊情况得出的。没有什么人会认真地怀疑南极所有企鹅看上去和动物园里的那些企鹅一样自高自大，或者黄蜂的蜇刺会产生疼痛肿胀。情况的枚举可能很不完全，因而只可能有一

个不充分的归纳,就是说,只能不充分地产生确定性。然而我们可能对结论的真实性有相当敏锐的看法;我们可能只做为数不多的取样,但是我们知道将发生什么。这里存在着富有灵感的推测的机会,正是这种推测推动着科学的发现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发展;这里也存在着实际的道德判断和制定人类法律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追求数学专有的清晰的必然性则是错误的。<sup>①</sup>

是否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十分受益地使用一种完全归纳——这与一个演绎系统中的完全枚举是不同的<sup>②</sup>——作为推理方法,这是令人怀疑的,同时也是无法指望的,因为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前提与结论的结合。当我们能看见占据这个领域的所有东西时,我们就能进行演绎;而归纳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有限的知识进行工作并能为它增加知识。所以,科学研究人员习惯于使用不完全归纳。他们应该既富于冒险精神,勇于探索和考虑具体情况,又小心谨慎,不要离开事实保证的东西而走得太远;很有可能,他们对于他们严格的归纳理解和预测不必小心谨慎,而对于他们可能企图作出的哲学陈述不得不谨慎小心,他们对于他们的假说不必小心谨慎,而对于他们的理论不得不谨慎小心。科学史充满了教训,告诫我们筛选数据必须如何谨慎,而且多么花费时间。时间带来限制,昆虫在第一千个场合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把出现的没有认识到的因素考虑进来。大体上说,尽管归纳在逻辑上比演绎位置低下,但是它似乎需要人们

① 注释,《伦理学》第一卷, lect. 3.

② 《神学大全》1a: III: 7.

做更多单调乏味的工作和表现出更大的诚实。

231 这里应该加以说明,以免人们习惯于以一种方法来反对另一种方法。演绎和归纳不应该有任何冲突。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思维阶段是以演绎方式为标志的,而另一些思维阶段是以归纳方式为标志的,这些阶段在个人生活和文化中不断出现;人们一般都说英国人比其他某些民族更注重经验,而不太喜欢形而上学的思辨和固执的政治学说;但是这些事实的基本情况却需要十分细致的陈述,肯定比在《西进啦!》中发现的作家学派关于思想史的陈述要细致。对于这些作家来说,弗朗西斯·培根和罗杰·培根是健全的和自由思考的英国人,他们与新学问时期其他勇敢的思想家一起扫除了经院哲学家先验的糟粕污垢,以新鲜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新的自然界。但是,尽管特别喜欢实验,处于旧传统的旧的抽象哲学传统仍然十分强大;在这个词的狭义上,笛卡尔和莱布尼兹是比圣·托玛斯更严格的进行思想系统化的人;当苏格兰开始不仅输出帝国建造者而且也输出院士的时候,演绎方法仍然普遍盛行。然而,这样的思辨越来越受到怀疑,后来新兴的声势浩大的德国唯心主义对它没有任何削弱,人们一般都同意让经院方法声名扫地。早在17世纪,斯普拉特(Sprat)主教关于皇家学会就能够写道:“旧哲学家只能给予我们一些贫乏的语词和概念,而新哲学家将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工具的用法并以大量有益的丰硕成果来丰富我们。”他的信念最终没有完全获得成功,在许多领域我们不断发现需要有与经院学者这些陈旧贫乏的概念十分相似的概念;终极、才能、利益、形式、法哲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如今人们很难怀疑这些概念的研究是空洞的和没有收益的。近年来我们目睹了演绎的数学进入物

理学而产生的显著结果。即使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事件的运动也不能简化为一幕幕场景,几百年进行抽象思辨和使用冗长夸张词句的理论家,接着又是几百年充满好奇心的研究事物行为的天才的科学家。许多有代表性的中世纪学者具有画家的眼光,能够高度集中在他们眼前的东西上,而且他们是耐心的经验研究者,也有不少现代科学家,尽管使用研究仪器,却不讨厌作出大胆的哲学断言;今天,从物理学得出大量的形而上学和伦理结论,丝毫不少于从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得出的这方面的结论。

思想史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差异不应该被扩大;如果针锋 232  
相对地而不是相互支持地使用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我们就要陷入在外科诊室中检查兰道姆时那种无意义的争论了:“我肯定,肠部的所有伤,无论大小,都会致死。”——“对不起,老兄,”那位胖绅士说,“有一位大权威——”——这里他被另一个人打断了,“先生,对不起,我蔑视一切权威。Nullius in verbis (沉默不语)。我依靠自己。”——“但是,先生,先生,”他的对立者回答说,“事物的原因表明——”——“原因算什么,”这个有充分理由的人说,“我嘲笑原因,请给我直观的证明。”在另一个极端,过去的生理学家总是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名义,当他们在解剖台上看到神经从脑中出来的时候,他们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受的教育一直使他们认为神经是从心里涌现的。

中世纪有一种实践可能证明是令人误解的。它习惯于对一些其行为和特征无法得到解释的事物引证一些可能的理由或 *argumenta ex convenientia* (相应的论证);有时候这些可能的理由是有利于已经建立的东西的补充论证,有时候它们是以

假设的精神提出来的。<sup>①</sup>在有些情况,它们的表现对于现代观念可能显得牵强附会,但是可能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符合中世纪时的一些圣经解释。但是它们并非总是十分认真的。经院学者有自己独特的可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稀奇古怪的学院幽默,他们意识到这样的 *rationes congruentia* (一致的理由) 的启示,即一事物之所以可能是这样的理由暗示,或至少意识到为什么我们可能会感谢它是这样。当人们期待着宇宙的所有细节相互联系的时候,这种思维习惯就起作用,并且同时产生一种对事实的并非总是一本正经的赞同评价。*ad hominem* (关于人的) 论证可以加到这些推理上,它们在《神学大全》中的恰当位置是一篇文章写着 *sed contra* (但是相反) 的地方,通常不过是一种立场的宣扬和预先陈述。

233 确定无疑的是,在这个充满棘手的、难处理的、杂乱无章和令人惊奇的事实的世界中,演绎方法受到一些局限性的束缚。有人可能会以为养育着最大的农村人口的国家一般表现出一种向往城市生活的兴趣,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或者有人可能会以为比较重的东西会比比较轻的东西向下落得更快,然而伽利略爬上比萨斜塔反驳了这个结论。文学会怎么考虑《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中的死亡这一幕呢?并非只有自然界阻碍了纯演绎途径;贵族在其领地上建立起废墟,建筑师建造山墙,园艺美化专家种植死树;辩证法充满了令人惊讶的东西。密莱司(Millais)对于拒绝犹豫不决,沃尔夫(Wolfe)上了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L: 3。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探讨大量的精神存在物,这种存在物无可比拟地超过物体存在物的数量。这样的论证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领域中很多,在这些领域中,如同圣·托玛斯看到的那样,我们不得不到处寻找线索。《论三位一体》第六卷,1。

亚伯拉罕高原,也许在有些情况下,医学引发了它最初要治愈的疾病。因此,如果说逻辑应该喜欢具有演绎过程的简明而必然的解释,那么这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但是,必须调整这种平衡,而且人们可以说,每一门合适的理性学科都将包括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是相互依赖的和相互补充的。<sup>①</sup>

**物理学诉诸形而上学的保护,  
而形而上学需要感觉的援助。**

最高的思辨绝不能蔑视洛克的“简单的历史方法”;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从原始经验起源和发展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存在中有一种历史性;而一门实践的 and 实验的科学开始了一种注定要产生一种形而上学的过程。演绎推理从关于一般原则的陈述开始,而这一原则预先假定了归纳活动。当原则是任意的时候,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比如一条船需要救援并升起红十字旗,因为根据归纳人们承认,自然指示物、人们一般的一致意见和详细而谨慎的观察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归纳与必然真而不是与或然真的关系并不是很容易确定的。让我们以下面的判断为例:符合构成的存在物需要有原因。人们认为这是真的,是因为人们认为原因及其结果是这样的吗?是因为由于火而看到烟,由于烟而产生咳嗽,由于咳嗽而产生痛苦,由于痛苦而造成脾气暴躁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会使我们进入批判哲学,而我们在这里只需要注意一点,即必然的

234

① Opusc. XI, 《论专制》III: 9.

演绎原则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产生的,也不完全是通过归纳从经验产生的。必然的演绎原则要求经验作为一种应该引出的必然条件,它们受到科学归纳的引发和推动,但是它们的真却在另一个层面上。意义独立于意义的应用和体现;一个人用不着确切地知道他是不是经验了任何结果就可能确信,结果(即不是自身解释的对象)是需要有原因的,当然他也用不着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

但是至少可以说,归纳推理先于因果关系陈述,而且在一门声称与物理世界相联系的哲学的所有演绎中都有归纳推理出现。尽管心灵可以在不明确指物理世界的条件下讨论原因和结果的理想涵义,但是它能够肯定,只有依靠经验和使用归纳,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原因和结果。如果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能够回到现实,而且一些困惑能够得到解除,比如当神献身于凡人的时候,那么它的必然性和涵义在其最适中的、悲剧性的、喜剧性的和友好的意义上必然带人人类生活。它一定不要打破事实的陈述,一定要不仅论证如此这般的原因,而且要论证世界中的现实原因。如同圣·托玛斯在其上帝存在的证明中一样,它必须从通过感觉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且根据以归纳划分出来的重复出现的模式而形成的世界出发。experientia constat(不断实验)这个短语在他的辩证法中到处出现。他的态度是几乎直截了当地相信常识,并且带有一种尊重事实的谦卑,这种态度由于他对最高思辨的极端热情而更加突出。形而上学不应该是原始的和陌生的,存在于受事实干预、没有时间的本质世界之中;行为应该从思考中产生,普通人也应该看到,哲学意味着给予,而不是撤回。演绎不受归纳的干扰,而是得到归纳的帮助和安慰。我们必须以人类的方式进



行思维,或者根本不思维。

因此,演绎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归纳隐含着演绎。因为任何充分的归纳都假定这一条一般真理;情况的广泛枚举能够可靠地被当作代表一个完整的类。人们相信演绎的真,这里实际上假定了一条稳定的规律,即我们的一部分经验至少能够成为有理由的,而且心灵要求并且发现某种必然性。在我们所有研究的背后产生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的真,因为尽管专门的科学不是形而上学的分支,但是它们的指导规则实际上却是存在的一般可理解性的凝缩。<sup>①</sup>没有这种理性洞见,我们就会无法考虑最简单的句子或段落的意义;我们就会满足于接受每一个到来之物,暂时这样活着,记住一系列小事情,而不追求一种连续性。我们注意到浴缸里的水总是从漏水孔逆时针旋转流出;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观察;于是我们本能地进一步探询原因,思考这是不是与地球的旋转有联系。

所有没有例外的意义都具有演绎力量,而归纳带有的意义是没有例外的。所有与简单报告相对立的解释的企图都是演绎的动机。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我可能对母亲养育后代一无所知,因而不能回答一个生理学家的问题,而他说这不过是一个体格和分泌的问题,或者我不能回答一个心理学家的问题,而他说这不过是一个自我扩张的问题。但是我看见过母鸡、母马、母牛、母狗和人,它们都有这种行为方式,因而我的陈述依然是可靠的,我意识到我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真理,而且我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一种固定的态度。我准备接受例

<sup>①</sup>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1, ad 6.

外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一种意义,而非仅仅是一种机械的反应。通过概括,这个陈述上升到经验层次之上;因为一方面一种实际的思维习惯可能是满足于停留在这个陈述,承认充分数量的例子可以代表整个类对象的特征,另一方面依然会有发现更多例子的潜在愿望:当我们通过归纳进行概括的时候,我们是在追求语词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不能解释为什么  $x$  属于  $y$ ,但是我们赋予这个陈述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不仅仅是一些重复的或然性之和,而是有更多的东西;我们倾向于从始终一贯的情况说,并且从将总是和应该是的情况说,因为如何如何——然后我们开始形成一个演绎原则。雨水使草地碧绿;我们关于干旱和降雨的经验是我们的背景知识,但是我们比作出这种联系更深入一步;如果我们有好奇心,我们就寻找一种解释并且可能发现一个解释。这种期待的倾向不仅导致了发现诸如蚊子引起疟疾、虱子引起伤寒和鼠蚤引起鼠疫这样的事实,而且导致了对这样的事实的控制。

从表面上看,在以一个归纳的概括结论进行一种解释或用它来预见和控制其他事件之前,当它仅仅阐述了一直总是如此的情况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已经充满了必然性,即使仅仅是充满了具有矛盾律的演绎必然性:一直总是如此的情况不是一直总不是如此的情况。逃脱这样的判断的制约是不可能的。当这些判断被明确表述出来的时候,它们可能完全被承认,以致表现为同义反复;但是它们当前的兴趣在于它们有一种超出偶然事件、事实、发生的情况和归纳概括的必然性。换言之,归纳是根据一些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其能力所能形成的过程而进行的。此外,归纳对演绎的依赖既是理论的,又是实

际的。因为我们可以谈论实验和归纳科学的实际价值,但是什么是实际的?为什么是实际的?想进行实验的渴望只能由一种理论科学来解释,然而经过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理论科学主要是演绎的。正像我们在下一章以后就能更好地看出的那样,所有合理的理论都是一种演绎的有效性的假定。

尽管归纳塑造了一种与演绎不同的形象,并且常常只能歪曲地装进三段论的形状,但是存在着一种根本的逻辑形式的相似性,而且它的范畴表达将遵守相同的一般规则;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以相当于哲学原则的原则来工作,这些原则超出实验证实并且只能被具有批判的形而上学的演绎科学来解释和辩护。

归纳在实验科学的方法中起主要作用,而这些科学的首要目的是从个别情况形成一般规律。根据研究领域的性质, 237  
人们得到的规律将会多些或少些。比如,结晶学应该迅速对对称排列的简单平面之内的常规几何结构进行分类,而不要一再重复的观察;但是其他科学,特别是那些探讨更复杂对象的科学就会要求更多地积累统计数据。有机化学将需要比无机化学更宽的事实选择。顺便说一下,这种观察就是一种先验演绎的例子,因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比一个死的对象有更大的复杂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需要有一个更宽泛和更详细的观察和检验系统,而不用进入比较关于两个题目的两种有代表性的教材的归纳过程,观察谁的表述更加复杂。最重要的是,探讨人类事物的科学将要求长时间耐心地关注事实<sup>①</sup>,否则它们就会像那些从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出发来解释外交

① 《神学大全》2a - 2ae: XLVII.

事物的作家一样。

## 29 科学方法

在专门的经院的意义上,科学(*scientia*)这个词的意思是从原则出发证明的关于结论的肯定确实的知识,指与理解(*intellectus*)相对照的通过演绎而达到的认识判断的心灵习惯,即认知原则的习惯。<sup>①</sup>但是这个词在经院学者的用法中适合于所有合理的知识,并且实际上适合所有知识,比如 *scientia Dei* (关于天主的知识),尽管在神圣心灵中没有推论的或推理的过程。<sup>②</sup>到了现代,这种意思被缩小了,意谓与直觉相对照的通过反复实验而得到的接受检验的知识,或者是也与自动接受现行规约相对照的神秘的知识方式。在这一点上,检验通常被看作是实践的和实验的验证,或是数学的测量:哲学和神学没有这些帮助也可以是严格科学的,这听上去可能会有些令人震惊。由于可以说任何托玛斯主义者都不会把科学限于物质世界,也不允许精神的东西超出严格的理性研究所达到的范围,还由于承认对于它的语法的一种描述,因而我们将用这个词表示一种现象的系统安排和发展,这种现象假定伽利略的陈述是真的,即自然这本书是由数学语言写成的。<sup>③</sup>

人们都说科学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更准确地说,科学是从感官知觉产生的。感官知觉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纯粹和简

① 《神学大全》1a-2ae: LVII: 2.

② 同上, 1a: XIV: 7.

③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 3, ad 6. 《神学大全》2a-2ae: IX: 2, ad 3. 注释, 《物理学》第三卷, lect. 3.

单的事实,因为它们是直接和自然的東西,就像它們在现实中那样——如果确实有任何这样的现象——而是心理的事实,即借助我们的意识而得到的事件。如果没有一门批判的科学和哲学来判定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就会无法知道事物是不是如同我们经验的那样。反映不必打扰我们。我们开始在感觉中并通过感觉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进行思考;我们 239 必须假定我们适当的感覺是相当可靠的指导,而且有时候必须允许现象为自己说话。

因此,事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表现:这台旧打字机黯淡的光泽,室外玩耍的这几个男孩子,枪弹纷飞的呼啸,波尔多鼻烟经过鼻孔时的浓烈气味,地中海的强劲东风造成的不舒服的湿冷感觉。这里应该注意两种性质:第一,从一开始这些人类感觉就是通过心灵(*ratio particularis*)渗透进来的,<sup>①</sup>而且一个事件很快就与其他事件对照起来;<sup>②</sup>第二,它们提供通往可以进行理性和社会研究的唯一途径。一种人类感知绝不仅仅是一种对或然的和可感觉的情景的反应,它还是一种飞快的和没有发展起来的解释;尽管我们关于一个具体事件的經驗并不能完全化归为一系列抽象,但是我们称之为简单事实的东西却是许多原因的共同核心:<sup>③</sup>看见投标钉在靶心,立即就明白了它的涵义。人类感知不会停止在感觉:意识从不停滞,概念变成判断,而判断变成推理。然而在这以后,精致的和复杂的東西变成我们随后的理解,而且无论在最

① 争论,《论心灵》13.

②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1: lect. 1.

③ 同上,《论心灵》第三卷 lect. 13.

先进的阶段使用的工具多么精细复杂,它们的有效性总是依赖于最初的和不太复杂的感觉知识:显微镜显示出肉眼看不见的对象,但是如果以它来批评普通的视觉,就会毁了它,这就好比锯断你坐的树枝一样。

科学是由事实构造的,一如一座房屋是由石头构造的,但是正如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警告我们的那样,“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屋,一些事实的积累同样不是一门科学。”严格的科学不是从由没有受过教育的常识所记录的事实开始的;科学家从普通人不考虑的地方出发。科学家的方法是技术实验,而不是家庭经验,而且科学家超出组织普通数据的范围。但是,科学家一定不能否认其最初的开端,也不能忘记普通直接的感觉是先决条件并且出现在其所有实验中。科学不是一种印度欺诈行为,即不产生一种与普通经验规则相反的结果。同样,一个科学事实不同于一个普通事实,因为加入了技艺,在某种意义上,科学事实是经过加工的,而不是原始的;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样本;它是一种抽象的选择,是一张科学关系相互交织的科学地图上的一点,而且它是借助学学术语而不是借助普通流行的语言表示的;比如它是鸬鹚科,而不是一只鸬鹚。<sup>①</sup>

普通人说冷、暖、热,而科学家根据可能的情况说华氏 32°或 60°或 124°;科学家的事实是一种说明的事实;比如温度现象是根据通过以前的一种相互膨胀关系和在一个温度计上的一个线性刻度而确定的位置阐述的。最初用的是水银,后来可能会使用更抽象的温度计。尽管如此,科学的事实是借助

<sup>①</sup>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lect. 1.

科学的测量工具来解释和定义的,比如指南针、钟表、量尺,等等。在这种表达中有一种任意的性质:令水银如此这般的膨胀代表热度如此这般的一种增加。对于新陈代谢的研究来说,令人的肉体被看作是一架机器,在这架机器中,提供的能量是由释放的能量来平衡的。这里作出了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可以仅仅被看作是近似于个别对象的本性。所以,一个科学事实实际上一个事实,即某种构造的而非追求的东西,datum (数据)变成了 factum (事实)。注意到如何利用科学工具定义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不从科学基础的现实分离出来,就必须允许科学的直接起点是数据,而数据在这种意义上是人工的。

数学可以与物理学分离,因为量是其他现象的基础,并可以通过心灵从现象分离出来,而物理学却不可能脱离数学而运作,因为量是感觉性质的基础;<sup>①</sup>所以,科学事实将借助数学来定义和衡量。每一种衡量工具都使用某种直的或弯的线性刻度,一个指针在这些刻度上移动。因此科学事实变成了公式,而不是事物;它们是实体物,比如原子重、热能、熔点、诸如表示巴比土酸  $C_4H_4N_2O_3$  这样的系数、凝固点、酶、染色体、边际经济效用、正当的价格、第三格三段论。此外必须记住,专门适合于阐述受多重因素影响的数量数据的统计方法在许多科学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241

以介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之间的科学认识习惯<sup>②</sup>而形成的关于现象的数量表达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衡量系统。

① 《论三位一体》第五卷, V: 3.

② 同上, ad 5, 6, 7.

此外,随着知识的增长,数学也可能会吸收以前被认为是物理学的东西。假定人们认识到这种人为的性质同时也认识到随之带来的局限性,还假定特殊的自然科学的独特的科学地位没有被削弱,那么结果可能被看作是近似于正当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支奏鸣曲的演奏能够记录在记录纸上而推论作曲家是一位数学家。我们也不能声称已经表现了实际的现实;这是一种解释——“一首十分优美的诗,主教先生,但不是荷马史诗。”科学家没有权利表现过分的自信,就好像他们是有感觉的人,而哲学家是充满幻想的人;他们也没有权利忘记诡辩依赖于幼稚;就好像说,我处理事实,没有架子,对事实也没有好奇。实际上,如果说有谁由于轻信而应该受到指责,那么就应该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对自己作出的假设没有意识并且不加批判,而且他们不考虑抽象的观念倾向于在具体的事物中固定下来。科学实验在科学方法中起着这样一种重要作用,而它本身是一种人工生产,或者至少是在有利于观察和控制并尽可能排除可能会使问题模糊不清的未知因素的条件下一个事件的人工延伸。科学家不能声称从这样的数据发展出关于宇宙的完整解释而不陷入使结论比前提更宽泛的谬误,我们在探讨三段论规律时已经提到这种谬误。

242 科学的观察基于普通的感觉生活,并且进一步包括实验和度量;<sup>①</sup>科学的归纳是从收集数据开始的,而这些数据由于被装扮成数学部分而得以科学地表现。这种过程由于成功而被证明是有道理的:通过这种过程,事实更容易被研究,技术开发过程变得更为便利。甚至这种辩解也不能由有关的专门

<sup>①</sup> 注释,《形而上学》第一卷, lect. 1.



和实验科学提出来,而必须来自一门更高的指导性的,在性质和方法上都是哲学的科学。因为一门特殊的科学既不是自我保护的,也不是自我批判的;在这两方面,它都必须依赖于外来的帮助。<sup>①</sup>

采取下一步的时候,人们就要对一组一组被称之为科学事实的概括和抽象进行比较并且勾画它们的关系,这通常是根据数学比例以某种方式进行的,从而在不规则的一般现象中表现出恒定的联系。以阿伏伽德罗定律为例:如果温度和压力保持不变,那么相同容量的气体包含相同数量的分子。请注意这条定律用词的人工性质,即非现实性,以及它的数学特征。再举一个来自不如数学处理那样经得起检验的领域的例子,即费希纳定律:当刺激力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时,感觉以算术级数增长。这条定律又是借助数学阐述的,而且正应当这样阐述,因为可以度量的、可以传达的和技术上容易控制的莫过于数学。一条科学定律是关于在给定条件下不变的联系和系列的简明经济的阐述。开始的时候不提供任何解释;定律不过是表达一种统计的持久性质的便利方式。<sup>②</sup>自然界发生的符合数学的一般形式并且往往符合机械模式的情况,主要是归纳推理的工作;牛顿把所有已知的物理运动归为三条规律,这是古典杰作,它谨慎地防止了不正当的伪哲学。

然后是第三个阶段。这时科学家离开他们的归纳法。他们具备了一系列定律,这些定律有时候是和谐的,有时候显然

① 《神学大全》1a: 1: 8.

② 同上, 1a: CV: 6, 7.

不是和谐的,它们是通过一系列科学数据的归纳而形成的;科学家的观察已经被检验,事实已经被分类,而且人们看到它们表现得符合已经形成的定律;然而,这种材料整体,尽管是有组织的,却仍然没有意义,而且科学的思考必然在发现一种理由以后才会满意。因此这个过程达到了对一个科学假说<sup>①</sup>或理论的表述,这个假说或理论把经验规律聚集在一起,把它们联系起来并进行解释,并且提出它们存在的理由。<sup>②</sup>这有时候被称为定律,比如根据在地质层发现的化石来标明地质层的时期的定律。

尽管理论和假说这些词可以相互交换地使用,但是它们之间是有某种区别的。理论有更宽的意义;它涵盖所有观察和思考的知识,包括从对原则的理解到对证明的结论的科学认识;它是对事物实际情况的一种认识,而不是一种为了节省现象和提供为什么事实应该遵循一定方式的线索而想象出来的实际排列;正像理论这个词使人联想的那样,它是对一种解释或理由的一种洞见,是一种关于规律为什么是必然的和它们如何相互适应的深刻认识。但是假说的意义则更为有限;正像这个词使人联想的那样,它是一种假定,一种强加在事实上而不是从事实得出来的操作陈述,一种使事实表现得有道理的假设。我们应该要求它是有道理的,而不是要求它是真的。它背后的心理压力类似于一种信仰行为背后的心理压

---

① 这个词的意义并不限于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意义,因而一个假说并不要求在它起作用的特殊科学的领域中的证明。

② 在圣·托玛斯根据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和早期宗教领袖的著作而对创世的七天进行的合理说明中,包含着谨慎的宇宙起源论,其中将看到许多例子。《神学大全》1a: LXVII - LXXIV.

力,而情感是平行的,<sup>①</sup>尽管它的对象是一种政策,而不是一个教条,是一种实际的真,而不是一种思辨的真;或者如果它是一种理论的真,那么它是那种硬加到对于事物的理解上的或置于事物之上的理论。所以,在那种程度上,所有假说都可以勉强得到理论的头衔。

但是并非所有理论都是这样的假说,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它们可以基于一种不可改变的理由;在最高的意义上,形成理论的行为是思索行为,即对事物的实际情况的稳定观察,<sup>②</sup>如果进行一个证明,那么它将是一个严格的证明。然而一个假说可能不过就是以协调一致的论证(*ex convenientia*)来进行运作,以便建立一种关于科学事实和规律的操作安排,而这种操作安排以后可能会变成另一种(也许是相反的)操作安排。圣·托玛斯谈到下面两种解释:<sup>③</sup>第一种与证明结合在一起并且向问题的根源深入,第二种假定了一种“顾全表面”的理由,它与发生的情况相一致,然而并不排除另一种解释。关于这样一个假说,提供一种事物运作方式的解释决不是终极的;可能还会有其他解释,但是选择的解释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简明和有用。然而,一个理论可能表示一种更为持久的真,它可能认识到是什么和为什么,而不是实际上是什么。<sup>④</sup>因此,可能一个假说提供一种理由并不足以使人联想起另一个事实,一种实际情况与从另一种实际情况得到的

① 《神学大全》2a-2ae: II: 1. 2a-2ae: IV: 2. 争论,《论真理》第十四卷,1, 2, 4.

② 争论,《论真理》第十五卷,1.

③ 《神学大全》1a: XXXII: 1. ad 2.

④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4.

一般情况相联系:例如直到最近一直有一种关于杜鹃把卵放在其他鸟的巢中的方式的争论;没有人目睹过实际发生的情况;传统的假说是雌鸟在地上产卵,然后用嘴把它叼到巢中;但是有些人认为雌鸟把卵直接产在巢里。这种争论十分激烈,但这是在“以前的事实”这种意义上的假说的冲突,而这样的假说从来没有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理由。当用于科学研究时,理论这个词应该严格限于以演绎的理由对规律的解释,而不应该意谓假设一个事实来澄清另一个事实。

一个假说可能是暂时的,当它达到了使用目的时就被放弃了,或者它最终得到解决,这就是伴随产生了另一个假说,而且这另一个假说表现得更加简单和成功。科学史就像戈壁大沙漠中一条商队走过的道路,残留许多曾经是活生生的死骨。回顾过去,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观察和发现如今似乎驳斥了曾经作出这些观察和发现的人所作出的假说。科学假说可能有时候仅仅不过相当于富有灵感的猜测,然而,只要它们由于演绎的保证而没有搞错,那么它们不会由于是猜测而有问题。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跳跃达到结论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大胆作出信心十足的行为,跳出科学设施和定律的约束,回过头来又以新知识形成新的定律。有人说过,一个假说若是将只能仅仅解释提出它所面对的事实,就是一个贫乏的假说。除此以外,科学的思辨容忍明显的矛盾,而且当把一些完美的假说看作是分离的和独立的部分时,它们可能表现出相互冲突,比如,当把能量的作用描述成有时候像一把刺刀,有时候像一发子弹,就是如此。我们对假说更好地进行分类,不把它们分成真的或假的,而是分成好的和坏的,意谓有用的或没有用的。它们是便利设施,如同阳台和跳板一样。人们

应该喜欢假说,就像爱因斯坦喜欢牛顿一样,因为假说经济别致,符合奥卡姆剃刀的检验, *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 (除非必要,不要增加已有的东西),或者适合汉弥尔顿的说法,“为了说明现象,绝不假定过多的复杂原因,而只假定必然的原因”,还因为假说开辟新的发现途径时是有用的。

科学假说过去确实一直遭到唾弃,而且,不仅实际上是如此,人们对于假说也一直是这样说的。然而,如果假说给物质世界带来一些启示,而且如果这一点起到一种作用,说明了以后不同设施的需要,那么人们一定认为假说被证明是正当的,因而它们那些次要的不合时宜的东西是可以容忍的。一个假说的检验是实用的,就是说,采用这个假说应该得到有益的新发展,尽管这样的益处绝不必要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主要意图。科学的好奇心喜欢理论。正是在好奇心扩展成为理论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变得谨慎。一个物理学家应该保持执着的节制,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持他的自己的独立性;对现象进行分类和构造系统不应该受到准哲学解释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有用的假说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理论,因为肯定了一种虚假的哲学。机械论和原子论的科学假说曾经引导我们走上了发现的道路,然而它们并不过时。这一点将得到那些把它们当做假哲学而加以拒绝的人的承认。同样,弗洛伊德方法和假说是一回事,而把它建立成为一门一般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哲学和完整的解释则是另一回事。 246

只要一个从事实验的科学家开始构造理论,而这又是他作为一个人必然要做的事情,他就快要变成一个哲学家了。如果他考虑他的科学中的认识因素,那么他就是在提出知识

的问题。这样他就需要只有哲学才能提供的支持。他可能否认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坏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坏科学家。某种哲学是实验科学的必然后果和终极阶段。科学工作者最初的方法是经验的和实际的,最终却发现自己在寻找原因,努力想得到一个知识体系,但是这个知识体系绝不仅仅是这样一张图表:它显示出星星点点的科学事实,配以代表科学规律的线条,再附加一些代表科学假说的图解。科学工作者努力追求的是理解更多的东西,绝不仅仅限于经得起数学处理的那部分现实。机能心理学揭示了一种倾向:观察和控制的实验最终将达到哲学,或者最终将达到位于哲学开端的東西。

这里,请允许我们提到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区别。很难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除非作为一种寇松线。自然哲学家曾有一段时期乐观地相信他们的领域包括所有自然科学,后来发生了由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创的革命,自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自然科学取而代之;甚至自然哲学的名字也被物理学占用。应该说一句,物理学对于中世纪来说是一个比在现代宽泛得多的概念。在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d)时代,形而上学思辨和实验研究之间是不分的。前者研究物质世界的实体的实质,这种实体的主要原理,以及它们与动物的存在完全不同的存在的现实性;而后者研究观察的现象和确定下来的它们的一般规律。斯图尔特警告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把实验科学的原则与形而上学的那些原则混在一起。这里又是需要一种物质世界中的理论和关于物质世界的理论,而且尽管这里留有插入数学的间隙,但是依然存在着符合亚里士多德模式的自然哲学的地方。一般的自然哲学和特殊的自然科

学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描述的大小,但是更深刻地存在于提供的解释的特征之中。<sup>①</sup> 哲学将试图提供一种全面的看法,并且将探讨诸如第一质料这样的非经验推论,而实验科学却限于它们的特殊研究领域,并将考虑诸如电子、质子和中子等等这样的基本粒子。当然,自然哲学不如形而上学宽泛,因为它的范围里不包括 *ens inquantum* (没有量的事物),并且限于变化的现实 (*ens mobile*),然而它可以应用形而上学的原则并且至少能够起到科学的一般语法的作用,并且不被完全吸收到数学之中。<sup>②</sup> 但是区别的根本基础在于解释的性质。一门哲学科学将追求赋予一事物以终极理由这样的智慧,自然哲学将讨论这样的变化的实质,而特殊的科学将停止在一定种类变化存在的大致条件和因素上,有时候也许不过就是把一组事实分解为另一组没有得到解释的事实。它们也不能相互协商。此外,它们始终假定一种哲学和一种认识理论。它们的观点是分门别类的,而不是纲要性的。这样说绝没有轻视的意思,因为它们就是这样考虑特殊和详细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有的鲑鱼肉色粉红而另一些鲑鱼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哲学科学既不大可能考虑,更不可能解决。我们再一次遇到了十分熟悉的一般和特殊的区别,公孙龙子的马和白马的区别。<sup>③</sup>

让我们扼要说明科学研究的途径。首先是有普通的人类经验;这种水平比单纯的感觉要高,因为经验是得到智慧的刺

① 《神学大全》1a: 1, 6, ad 3. 《形而上学》注释本序。

② 《论心灵》注释本第三卷, lect. 8.

③ 同上,《论心灵》第一卷, lect. 1.

248 激、指令和启示的,而且数据是那些具有清醒得到指令的常识的人才有的,既不是精心制作出来的,也不是科学加工出来的。例如“甜”这个概念。其次是观察和分类的阶段,这一阶段十分粗糙,无法通过精练的技术性的科学方法的标准,其结果可能是不成熟的和暂时的,比如关于土、水、火和气这四种元素的划分,或者关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区别。让我们以“糖”这个概念为例。然后是企图进行准确的测量和解释,形成一种科学的表述。数据通过科学工具得到定义并且转变成科学的事实。我们得到的不是“糖”这个概念,而是“CHO”这个概念。

这时我们离开事实,努力提出一条支配不同类科学事实之间的联系的一般规律。例如,如果我是一个研究人体的生理学家,我可能试图确定排除的氮化量和葡萄糖量之间的关系,我将谈论“DN 比率”。然后我可能试图解释这是如何产生的,而且我可能提出一个关于胰腺利用葡萄糖能量的假说;我可能甚至制作一个模型来说明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个假说也将更容易使其他相关的人体功能变得合情合理。随着技术性手段的增加,可能会从这种解释提出新的事实,可能会表达出新的规律,可能会使人联想到新的假说,可能会采用控制现象的新的方法,例如一种对付糖尿病的新方法。

最后,研究可能进入更高的准哲学领域,这里要发现一般的原因和与生物化学领域之外的其他现象的关系,也许要站在针对宽泛的自然哲学背景的立场上提出问题。也可能会涉及心理和道德问题;确实,正像曼宁(Cardinal Manning)所说,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问题都是神学的,至少隐含地是这样。确定无疑的是,如果不唤醒一种哲学,理性就不能触及任何东



西。

现在,一定不要过于机械地理解这些不同的阶段。心灵不是由每一时刻填满心灵的不同间隔构成的,不像液体倒入一辆列车车厢那样。科学是事实、规律、假说和理论的交织;科学材料是有光泽的,心灵同样闪光并且暗含在对前者的反应之中。然而,我们说明的这些阶段确实代表科学方法中一些重要的不同时刻。它们本身不能成功地定义它们的方法的语法。对于这一点,必须期待探讨科学批判的逻辑来做。<sup>①</sup>它们发展的次序是:事实—规律—假说。事实,首先是杂乱无章的,然后是经过修饰的;规律,这是对观察到的恒定的比率的数学表达;假说,这是强加进来以便解释事实的表现和规律的控制的工作原则;这些假说可能相当于真正的理论,反映出从根本上说究竟是什么。然后可能会引入更精致的技术,这种技术反过来又发现新的事实,因而又与新的规律联系起来,从而又根据新的假说得以解释。如此继续下去:科学前进了,不是稳步地直线地前进,而是以三级跳的方式,以迂回的方式前进。尽管一些特殊过程的轨迹是直接的,但是整个结果却是回旋的。这种运动不是再次回到同一点的恶性循环运动,而是螺旋增长和上升的运动。<sup>②</sup>因为假说回到一个新的事实,或以一种新的眼界回到旧的事实,并且带来处理事实的新方

① 实验科学家并非总喜欢关于他们使用的词的逻辑意义的定义,例如在下面这段选自一本科学术语字典的引文中:“假说,一种以对所观察事实的考虑而保证的关于一种现象的自然解释:一种暂时的解释,它如果得到部分证实,就变成理论,如果得到完全证实,就变成一条规律或一个事实。”这一章所采用的术语似乎更适于符合科学方法。

② 注释,《后分析篇》第一卷,lect. 8.

法。在某种意义上,实验科学总是处于变得过时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它们成功的标准。圣·托玛斯看到,<sup>①</sup>甚至自然哲学也总是得到不断的修正,并且在不是静止的这种特殊意义上是合乎理性的,自然哲学的发展也没有数学方法那样的形式完美。一个理论如果是终极的,就会停止前进:牛顿以后的英国自然科学有些像亨得尔之后的英国音乐;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巨大成功,自然哲学有好几百年蒙受挫折。

250 由于仪器和技术的改进,实验科学能够从成功走向成功,至少关于无生命世界的发展是这样。纯粹人类因素的控制趋于落后。也许随着越来越注重细节,而这种细节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专门化,普遍的智慧平衡被打破了。对于一种更高的指导认识的需要,过去从来也没有这么迫切实际。特殊科学对我们这个世界不提供深刻的解释,除非它们被纳入一种一般哲学;我们不仅表现出靠不住,而且表现得空洞,除非我们把我们的聪明与一种要求进行深入思考的智慧匹配起来;技术的掌握导致一种新的可怕的野蛮状态,除非得到一种高尚的哲学的控制,而这样一种哲学只有通过神学才能完成。你不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也不是我的邻居,除非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和主宰。

归纳方法在实验科学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然而总是有可以理解的哲学色彩。一些主张物理科学的人在相同的体系中毫不迟疑地表明一些对立的原则,但是他们并不一定违反矛盾律。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悖论是一回事,自我毁灭的立场则是另一回事。基督教宣布宗教真理是合情合理的,同时宣

<sup>①</sup> 《论三位一体》第六卷, VI: 1.

布宗教真理是超自然的,这里可以看到一种鲜明对照的综合,就像高兴到了顶点既会沉默也会大叫一样。所有实验科学都在一种哲学中进行,无论人们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历史的模式并不严格符合逻辑的过程,尽管事件的过程不能以一种必然命题的辩证法来演绎,但是最变化多端和捉摸不定的人类陈述表现出对于某种必然性的断定。所有必然性最终都是哲学研究的范畴,这就要求使用演绎方法,在一般之中评价特殊,而做到这一点,不求助逻辑理论和技术是不可能的,没有辩证法的作用就不会令人感兴趣。



尽管我们的主旨不是要(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单调无味地收集一些定理,也不是要粗略地检验一些谬误,但是我们必须对一些重复出现的错误思维的形式给予一定的考虑。概念的误解,命题的不恰当的陈述,以及论证的不正确的发展,都是专门受到逻辑指责的谬误。它们可能不会导致错误,但是从它们得出的任何结论,无论根据其他考虑有多么可靠,从推理方面说一定是靠不住的。<sup>①</sup>

穆勒说,逻辑不考虑人们恰巧要考虑的虚假意见,而是考虑人们最终考虑它们的方式。解释的谬误分为两类,即纯逻辑谬误和半逻辑谬误。我们在谈论三段论的八条规则时已经

---

<sup>①</sup> 此外,当思维方式没有任何错误时,从对现实的不完善的理解也可能会犯错误。无知孕育错误,还有心理和道德障碍,这里无法检验。比如:偏见、急躁、习惯、缺乏教育、懒惰、病态、愚蠢、恐惧,等等。我们的思想在经过有次序的整理之前是无效的。我们也不必考虑文理不通、语法不当、修辞错误、*nugationes* (胡言乱语)、平庸单调、矫揉造作和其他一些违反正确鉴赏力的错误。

提到一些纯逻辑谬误的典型例子。比如,中项不周延的谬误,论证出现四词项的谬误,从否定不恰当地推出肯定的谬误,以及从特称原则推出普遍结论的谬误。然而,广为流行的和令人感兴趣的谬误主要却是半逻辑谬误,这里有违反思维行为的现象,也有涉及关于我们周围环境的陈述的问题。但是我们这里要探讨的一些陈旧类型与逻辑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252 这些谬误常常用不着专家说明就可以被发现,比如有人说:“当我看待各种不同的宗教时,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在逻辑中,如同在园艺中一样,划清不适当的栽培、有病的植物和草之间的界限是困难的,有时是无益的。若想全面系统地了解谬误分类,读者可以参考教科书:探讨是多样的,但并非总是一致的。但是谬误确实像罪恶一样是不规则的和重叠的,而且以其自身的方式表现得非常复杂。一篇围绕谬误而撰写的逻辑论文就像一种以各种罪恶为基本点的道德神学一样是不会成功的,尽管有时候这是逻辑教科书的传统内容。一般的例子可以轻易地解决,但是根本的范例却不是那么容易处理。为了一些念硕士学位的绅士学生的利益,圣·托玛斯关于谬误写了一篇不长的论文。<sup>①</sup>在这一节,我们将遵从这篇论文的内容题目次序,首先探讨逻辑谬误,然后探讨辩证谬误,最后探讨对现实的曲解。<sup>②</sup>

① Opusc. XLIII, de Fallaciis ad quosdam nobiles artistas(从诡辩到一些出色的技巧),根据格拉布曼(Grabmann)这是真的,根据曼多纳特(Mandonnet),这是几乎不用怀疑的,他标明它的日期是1244—1245年,这将使它成为圣·托玛斯的第一部著作。其中的探讨严格地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辨谬篇》。

② 圣·托玛斯采用了传统的划分:in dictione(依赖于使用的语言的)谬误和extra dictionem(不依赖于语言的)谬误。前者在于表达式的形式(ex parte vocis),后者来自对现实的错误判断(ex parte rei),可以作为诡辩来处理。

### 30 语词的误用

253

分别之际有人说,上帝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这个短语包含着处于本章题目下的两类主要谬误,即双重意义和错误混合,这两类谬误可以包含在意义混淆这种一般谬误之中。经院学者列举的六种谬误,即语词歧义、语句歧义、修辞错误、错放重音、合谬和分谬,都可以化归为这两类主要谬误。

让我们首先考虑双重意义。语词歧义,或模棱两可,即同一个词表示不同意义的欺骗性使用,绝不限于大众化的语言,而是可能会进入科学术语。当然,任何陈述都可以被称为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根据读者各自的感觉能力分为不同系列的反映。但是对于有用的分析存在一些限制。比如 *gallus* 表示法国人,也表示公鸡,或者 *rank* 表示恶臭,也表示一种排列的级别,在这样的情况,多重性是显然的,但是还有其他足以使一个命题产生差异的细微的意义差别。宗教可能被用来表示宗教信仰,或神学,或崇拜上帝而应该履行的义务;原因可以在同一个论证中被用来表示一个统计方面恒定的前提,或一个形而上学原则;罪恶被用来表示一种触犯警察的行为或违反上帝的行为;虔诚、仁慈、不朽、创造性的、质料、理论的等等一些词在使用时都需要定义;带有伦理政治意义的词,比如自由、教条、特权、私有财产、暴力、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特别容易在不同的意义上转来转去。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一种语言的词汇在不断增加,但是它的用词却变得越来越含混。年复一年,语词在发生变化,有时候变得意义更强,比如像肚子、癌症和无赖这些词,有时候则变得意义更弱,比如像仁慈、可尊敬的、和蔼、神秘和女主人这

些词。解释需要有一种时代感：过去一百年里的那些墓志铭读起来是多么奇怪啊！比如在斯塔福德郡一座教堂中关于一个使徒牧师的墓志铭（说他戴着一顶令人尊敬的主教冠），在牛津郡一座教堂中关于一位年轻的夫人的墓志铭（说她过分敏感而殉难），关于一个道德高尚的女教士的墓志铭（说她缺乏热情）。信息跨越了大西洋，总能使一些词变得模糊不清；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从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或从一种哲学体系翻译成另一种哲学体系，同样会是这样。比如，英国代表和苏联代表可以使用相同的词，但是他们仍然可能相互误解。

大多数争论都是从含糊歧义开始的，因此形式辩论中的规则是抓住对于各方表示不同意义的关键词并确定它们的意思。扩展到整个句子的双重意义有时候叫做句子歧义，这是一种针对双方的目的，一种诡辩或含糊的陈述，它将含有两种或更多的解释，比如下面的陈述：不应该笑英国式的幽默；小心即大勇；或者圣·奥古斯丁规则中取笑人的短语：没有什么胜过需要很多；或阿尔伯马尔大街上的门牌：“访问科学家协会”。双重意义在娱乐中使用得很多；深受我们的前辈喜欢的双关语就是一种辅助形式。幽默的力量在于认识到歧义。这是粗鲁的渔民及其类似的人的世界。

一种提炼过的语词歧义形式是修辞谬误(*figura dictionis*)。在这种谬误中，并不是笨拙地使用相同的词来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是混淆了意义的不同方面和细微差别。这里产生了在论证的过程中转化范畴的谬误。只有 *men* (人，男人) 能够争论——所以，女人不能。因为人这个概念在前件中是哲学概念，而在后件中是生物学概念。或者变化可能是从



量到质或从质到量：三大于一，所以，三次祈祷胜于一次。跳舞对于苏格兰的玛丽王后来说是一种欢乐，就是蹦蹦跳跳，但是对于约翰·诺克斯来说，却不特别适合贞节的女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项显示出某种意义的同一，但是联系被改变了，甚至超出了类比的范围。大多数区别了前提之后就拒绝结论的论证都是这种修辞谬误的例子。有些作家把西方人形成的大多数革命置于相同的范畴，比如基督教改革运动、南北战争、光荣革命、北美革命、法国大革命、拉美殖民地起义、十月革命，但是其中有的是有权有势的人争取更多特权的运动，有的是穷人争取财产的运动，有的是反对自由的反动，如此等等。在这些作家的著作中看到这种谬误。

255

另一种属于这类的谬误是错误强调，或重音错误的谬误 (*fallacia accentus*)，这种谬误出现在说出的语言中，比如自动楼梯上的通知：“Dogs Must be Carried”（必须一抱着一狗）。音节的节拍也可能改变意义。这里我们触及修辞的说服力，因为除了那些声音的强调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强调：通过姿态、重复或语词感情色彩，通过收音机中新闻发言人狡猾的停顿和一位研究学者对一篇论文的过分夸张，可以形成更复杂的心理强调。大脑是一块蛋白石，而不是一个清晰的水晶体；它发出的话是回响的合声，而不是单一的“砰砰”声响。最好以平静的声调进行论证，避免大吵大叫和窃窃私语，而且要避免使用产生强烈反应但没有什么证据的词，比如像颠覆、褻渎、不要教皇制度、猪狗食这样的词。

仅仅从语词的相似和词项的联系进行论证是人们熟悉的情况。中世纪一些论证的一个弱点来自过分使用伊西多尔 (*Isidore*) 的词源学。这种习惯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构不成危

险,而且属于印刷这类错误,比如把 causal 印成 casual。当以短语代替关于重大时刻的问题的概念时,而且当把一种被搞糊涂的情感反应当作对意义的理解时,这种谬误就变得危险了。我们又恢复了对名词定义和实在定义的逻辑需要。论证依赖于对语词意义的、以及对它们的类比使用的准确理解。当为了一种僵化的意义而呆板地卖弄学问并且阻碍了观念的传达时,流畅的交谈是不可能的。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辩证法不受准数量符号安排的限制,而是能够随着形而上学的曲折复杂灵活的延伸,并且与合理的修辞活动相匹配。

现在我们考虑第二类谬误,即在合谬(fallacia compositionis)和分谬(fallacia divisionis)中发现的错误的混合。这种谬误分别是这样的,当应该分开考虑一些意义时却把它们模糊地连接在一起,比如一口气问你三个不同的问题,或者当应该一起考虑一些意义时却把它们分开,比如使一段课文完全脱离上下文。意义构成复合概念并且扩展成为判断,然后又分析成为它们的部分。我们将要考虑的谬误就出现这种构成和划分的情况。可以把这些谬误叫做对思想不正确地加标点,标点过多是分谬,标点过少是合谬。

现在,很容易把一些意义混合起来,从而使它们模糊不清。虚假的反题就是一例这样的情况,比如下面这个问题:你要选择做什么,一个好的异教徒还是一个坏的基督教徒?我们推诿说,这个么,要看情况而定。同时我们的心灵在徒劳地寻求把一种合理的伦理模式与精神上对一种得以启示的神秘的笃信结合起来。这个问题的意义被一种虚假的组合搞得模糊不清。所有可称之为一股脑儿的思维,都有这种谬误。以一种普通形式的宿命论为例。它认为,既然已经确定了我明

年这个时候将在做什么,那么我就不得不做它。但是实际上自由意志的动力是不依赖于时间因素的,而且,我一年前自由自在做的事情现在不能恢复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行为的自由,同样,明年这个时候我相当确定将做如此这般的事情,这一不可避免的未来事实也不影响行为的自由。<sup>①</sup>这个谬误在于处理一个联系的概念:我—明年—六月—一日—的行为,就好像它是一个专门的概念:我—自由—行为。或者如下表达这个谬误:上帝先知的所有东西必然存在。如果把事件和预先的知识组合起来理解并且它的意思是“如果上帝预先知道一个事件,则这个事件必然会出现”,那么这个陈述就是真的。但是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理解并且意思是“上帝先知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必然的事件”,那么这个陈述就不是真的。<sup>②</sup>

正像我们可以把一些思想荒谬地集合起来一样,我们也可以把一个观念荒谬地分离开来并且对部分进行处理,就好像它们等于整体。例如,我们可以取一个像一堆石头这样的集合概念,然后问:什么时候一堆石头是一堆石头?——八块石头是一堆,因此七块石头是一堆,六块石头也是一堆,但是五块呢?——四块呢?——三块呢?——两块呢?由此这种谬误有时被称为 *sorites*(连锁)或“谷堆谬误”。<sup>③</sup>也许你听到过一个无情傲慢的逻辑学家逼问一个对手,而这个对手只得作出回答。我认为人们必须在什么地方划出界线。然而常常是咄咄逼人的挑衅者违反了逻辑准则,进行了不合法的分析。

257

① 《神学大全》la: XIV: 13.

② 同上, la: XIV: 13, ad 3.

③ 应该与亚里士多德的 *sorites* 区别开,因为它的意思是一组三段论。

他们貌似掌握辩论技巧,实际上把不能分开的东西分开,要求进行不能进行的衡量。这里可能显然需要有一种比例感,但是胆怯可能会阻止我们强调逻辑规律——泰勒说,一只小哈巴狗和一只大哈巴狗一样好。约翰逊说:“不,先生,你的论证将会证明一只好的哈巴狗可以像一只老鼠一样小。”

一种貌似有理的逻辑可能会提出无法回答的问题,造成不应该产生的问题,产生出现不了的困难,制造无法弥合的分歧。针对所有这些,我们必须学会遵守一些不可分的和仅仅是近似的概念:什么是一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人?什么时候一种罪过变得严重?诡辩家曾一度喜欢利用重量和尺度来确定罪恶的严重性:如果五斯库多构成严重的偷窃问题,那么四斯库多呢?三个半斯库多呢?三又四分之一斯库多呢?如此等等。这种过程可能足以用来处理犯罪案件,但是罪恶是另一回事:教会法规的概念只能类比地转用到道德神学这门科学中。

避免合谬和分谬是头脑精明心理平衡的一种特征,从而知道什么时候合,什么时候分,尊重事物的实质,判断什么时候应该抵制不规范的逻辑的挑衅,能够欣赏以非形式语言表达真命题的习惯用语。比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滚石不生苔,转行不成材。

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欧洲受到战争的蹂躏,据说一个美国高级教士说所有交战方同样应该受到指责,而且整个悲剧都是罪恶的结果。这是一个包含合谬的关于分离情况的复合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这位教士的建议,他陷入了与此对立的分谬,因为他描述的拯救办法是修行赎罪和去教堂。但是我们的海岸周围全是敌人,难道修行赎罪足以使他置身事外

吗？难道宗教仪式能够替代军备吗？

当神圣的东西和世俗的东西没有协调一致的时候，当个人和团体问题、处于和平和战争之中的生活问题被看作是好像可以由华而不实的表达来解决的时候，教士们的声明有一种陷入这样的谬误的倾向。但是这些谬误绝不局限于布道，而是出现在对于一些复杂的大问题的最局部的思考中，比如把国家看作是大街上的人，或者把经济学上的人扩大千百万倍；把喜马拉雅山和锡兰之间的所有种族、宗教和人类文明判定为是一个民族。哲学思维也不是有免疫力的。这是在处理成对提出的概念和几何名词时犯的一种错误，并且在实际事物的处理中也会产生反响。我们可以柯尔律治(Coleridge)提到的情况为例。当“宗教变成一个多重名词或 *nomen collectivum*(集合名词)，从而表达所有不同团体的聚合，这些团体具有与看不见和超自然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概念和仪式”，<sup>①</sup>那么就得出，如同他预言的那样，根据宗教的多重性和多样化这种有道理的借口，而且也为了抑制固执的偏见，国家教育最终与基督教这种宗教的社会行为分道扬镳。

### 31 诡辩和辩证法

259

迄今为止选择的谬误都是预先的错误，如同一个人对于他没有读过的书可能预先做的判断一样。现在我们将要考虑的是更深刻地包含在现实科学中的谬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一种谬误并不排除另一种谬误，而且诡辩中也可以有语

① 《教会和国家》。

词的误用,因为正像一种人类行为可能由于无节制、懦弱和非争议而遭到破坏,一种推理过程也可能躲躲闪闪、离题万里和循环论证。辩证的谬误曲解了存在的条件,而且它们通常延伸到整个论证。诡辩是一种欺骗性的论证。无意识的诡辩叫做不合逻辑的推论。不仅在有纯逻辑缺陷的时候,而且在不合适地假定了前提的时候,比如当诉诸未经证明的假设,或者在结论是不相关的时候,比如在 *ignorantia elenchi*(推论不当)的情况,就发现虚假的论证(*argumentum apparens*)。有许多错误地理解一种情况的方式与逻辑非常近似,由于逻辑的作用很像是为科学排除障碍,因此值得我们在这里考虑这些谬误情况。

经院学者列举了七种类型谬误:不相干谬误(*fallacia accidentis*),盲目考虑(*fallacia secundum quid et simpliciter*),萨利舅妈论证(*fallacia secundum ignorantia elenchi*),诉诸未经证明的假设(*fallacia petitionis principii*),本末倒置(*fallacia consequentis*),错误迹象(*fallacia secundum non causam ut causam*),胡乱拼凑(*fallacia secundum plures interrogationes ut unam*)。我们将根据圣·托玛斯从亚里士多德采纳的次序依次考虑它们。正像圣·托玛斯对于各种罪恶的处理是根据美德的不同等级次序来进行的一样,他把这七种相当随意的谬误与七种关于宇宙实质的反复深入考虑联系起来。<sup>①</sup> 这一章的主要价值也许是要突出这些谬误,以此说明圣·托玛斯的辩证法的风格和精神。

## I

260

世界是由类型和事件构成的,这并不是任何一个思想学

<sup>①</sup> Opusc. XLIII,《论谬误》第9—16章。

派也不是哲学本身所特有的观点,因为一般问题和个别可感觉性的紧张关系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构成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必然的东西和偶然的東西之间的区别有一种广泛的意识;而本质和偶性之间的区别对于所有有条理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圣·托玛斯的特殊力量并不在于坚持必然观念的世界,而在于以一个宗教哲学家的持之以恒和沉着冷静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物理事实是非常现实的。在这个世界中圆满形成的现实并不是作为一种纯意义被发现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由质料体现的并成为个体的东西,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虑而得到修饰和变得有生气。纯人性是不存在的,本质的人也是不存在的,理性动物是现实的,不过是因为它的例子是现实的;确实存在的是人类个体,每一个都有细节的不同,并且都是有缺点的——这个概念总是出现在《神学大全》中,不仅是因为关于原罪的神学基础学说,而且是因为它的心理和伦理判断是由通过观察事实来调整的。所以当圣·托玛斯的辩证法表现为纯观念的发展时,他的思想运动有一半消失了;当然这里总是有来自物理学运动和历史潮流的牵引。纯理性主义不过是一个暂时阶段;意义并不脱离质料;存在的现实形式是可以变化的;<sup>①</sup>精神不受到肉体的污染;哲学不与事件分离。正是由于这些同感,我们必须保留必然的意义和或然的事件之间,重要意义和应用之间的区别,从而永远记住这种区别的首要目的不是排除和拒绝同一,而是保持和提高同一。

看不到这种区别则导致偶然性谬误(*fallacia accidentis*)

---

① 《神学大全》Ia: IX: 2, ad 3.

tis),<sup>①</sup>在许多名称下都可以认识到这种谬误,而且许多戒律都禁止这种谬误。我们谈到离题万里,不着边际,谈到抓住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被告诫不要装腔作势,不要无病呻吟;我们被指责东拉西扯。这种谬误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出现。在理论上,比如一个论证的大意是:实体是一个固体,所以如果灵魂是一个实体,那么灵魂就会是一个固体;在实践上,比如当汉尼拔(Hannibal)到了城门口的时候,罗马元老院却派兵去西班牙。然而我们不要搞错,表面上是枝节问题的东西有时候从长远的观点看是首要的问题;当敦刻尔克被侵占以后英格兰受到威胁时,有一种出色的战略观点是派兵去埃及,而且在观念领域中,圣·托玛斯常常强调一些问题,比如法律和自由的合理性,这些问题从他的时代起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我们被枝节问题所迷惑,比如如果我们捍卫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苏联就会这样做”;或者如果我们注重生动的东西而不注重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比如当人们说工党代表看足球的人而保守党代表玩橄榄球的人;或者如果我们抓住非本质的东西,比如人们指责德国人使用火箭飞弹是“因为他们不敢派驾驶员”,或者为了在希腊造成的任何破坏而主张对意大利实施严厉的报复行为——“为什么如果雅典遭到轰炸罗马就应该得到饶恕呢,难道在文明人的耳朵中罗马听上去比雅典更伟大吗?”——或者如果我们论证说宗教人士通常找到他们基于非理性原因而主张的东西的理由,因而阿奎那的哲学是特殊的辩护,那么我们就陷入偶

<sup>①</sup> 争论,《论真理》第一卷,8, ad 1.



然性谬误。

我们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或然命题进行的。当涉及三个词项,而其中两个又是偶然联系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谬误。<sup>①</sup>这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把偶然的東西混同于本质的东西,把 *de facto*(依据事实的东西)混同于 *de jure*(依据证实的东西)。例如得出这样的结论:神圣必然是古怪的,因为它是罕见的。经院主义学生必须得出的首要区别之一是一种本质要求和一种不确定的条件之间的区别,无论这种条件可能会多么经常地并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例如,认识者和认识的东西对于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之间应该有一种原因的关系或者它们应该是数目不同的,这却是偶然的。<sup>②</sup>同样,一系列间接原因的联系是不是有限的,对于要求有一种第一原因的结论来说也是不相关的。 262

在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这种谬误。对于理性的心态来说,从本质到偶然的论证也许不如从偶然到本质的论证那样频繁,但是它同样是顽固的。从理论编织事实诱惑着先验哲学家,而且在更低的水平上,诱惑着那些似乎从来没有想不到答案的人。

## II

然后是整体和部分的区别(*secundum perfectum et imperfectum*),<sup>③</sup>与此相关的谬误是把部分错误地当成整体,在绝对

① 《论谬误》第 10 章。

② 《神学大全》1a: XIV: 4.

③ Opusc. XLIII,《论谬误》第 11 章。

的和有限制的词项之间犹豫不定。这常常标志着低劣的思维,然而又是令人痛苦和使人受挫的事情:人们丝毫没有余地嘲笑这样一种谬误,它对于一个必须抽象思考或根本不抽象思考的人来说是有危险的。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完整的实体都是独特的、完美的和具体的,完全是它自己,因而内在地化归为一般范畴。或然事件不应该分析为必然的本质。<sup>①</sup>每一个人,实际上每一个个体对象,对于推理的原因来说根本就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它是可触摸的,但是不能被揭示。然而特殊化的概括不能抓住任何事物的内核。直接的掌握属于一种更高的认识途径,即理性本身所渴望的、以及诗一般的和神秘的经验所预示的一种超理性模式。任何自然的愿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而人类心灵的自然愿望最不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理性的目前条件是不能自我解释的。我们越是合乎理性,我们就越是为了一种超出解释之外的生活方式和说明原因而变得不安分。然而,对我们周围的事物进行理性的解释,即使对于理解终极的现实是不恰当的,但是只要认识到局限性,就不是不正确的。此外,如果我们能够合乎理性并且是人,那么构造出关于事物的这样一种理性模式就是不可避免的。有推理能力的理性的工作是一种更高眼界的必要的序曲。认识的果实将不会落入我们的怀抱。我们必须种植,修枝剪叶,树立起梯子。

在理性中,独特的形象转变成具有共同尺度的东西,单个的对象以可交际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使以这种理性媒介,仍然有完全性的标准;而且要求心灵稳定地看待事物并

<sup>①</sup> 争论,《论真理》第十五章,2, ad 3.

且整体地看待它们,<sup>①</sup>并且如同我们说的那样,大致(*simpliciter*)判断一种情景,避免霍布斯使用的那样的短语:“心不是**弹簧**又是什么呢? **神经**不是许多**导线**又是什么呢? **关节**不是**轮子**又是什么呢?”为了一个平衡的判断,必须考虑许多因素,而且我们一定注意到纯局部思维的危险。甚至在概念知识的一般局限之内也总是有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过分的形式化,沉迷于一种表述的写作,以政党政策的精神讨论哲学,盲目论述,模仿萨克雷(*Thackeray*)对汉诺威国王的处理。例如,希特勒对大英帝国的指控:4400万英国人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领土。或者,喝麦芽酒或烈性酒被看作是酒精消费,而酒精本身被很狭隘地看作是一种麻醉剂,一种镇静药,一种温度较低的东西——脖子上挂着小桶的圣贝尔纳狗在冰天雪地中援救冻僵的旅行者,根据这样的图画,这种结论显然不得被纠正。这种态度使人们产生把部分误当成整体的谬误(*fallacia secundum quid et simpliciter*),把我们看到的狭窄的方面等同于全部实质并且把一个事物作为完整的加以确定,即如同理性能够构造的那样确定一个事物。

1  
2  
3  
5  
F  
L  
E  
我可能非常不情愿地去看牙,而且我的行为也是有些不自愿的,即 *secundum quid*,或是片面考虑的, *in aliquo genere tantum*;但是大致说来,而且从整个情况即痛苦和毒害来考虑,我是自愿去的,尽管不是高高兴兴的。我的决定简单地说是自愿的, *voluntarium simpliciter*,如果考虑其他会阻止我的因素本身的话,它们就会成为辅助的和部分的方面。圣·托玛斯

① 《神学大全》3a: 1: 5.

264 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商人愿意丢弃货物而使自己和船只得救，这是 *simpliciter*（仅仅）愿意，即这是考虑到整个情况而言，而不是 *secundum quid*（完全）愿意，即这是考虑到他所受的损失而言。<sup>①</sup> 这种区别在道德问题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道德问题中人们是根据我们的实际行为，而不是根据我们偶然的遗憾或隐秘的动机来判断我们的。而且这也适合于所有合乎理性判断的问题，同样也适合于整个历史的撰写过程，这里应该全面地看待对象，而不应该仅仅从一个角度看待对象。

考验用语，特殊辩护，另有企图，简化演说，迫害狂热，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不能自拔，把每个问题都看作政治的或争论的，或者看作个人的、玩世不恭的或宗派主义的，所有这些以其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我们所考虑的谬误是同类的。心灵常常是色盲：在政治中，有些人看一切都是红的，另一些人则根本看不见。我们大多数人都宁愿面对事实，倾向于只接受那些适合我们爱好的特征而忽略其余特征或把它们解释过去。人们不能指责一份令人尊敬的杂志 *suppressio veri*（真实地表达了压抑），但是它可能使一种仅仅由于无法看见而无动于衷的盲目的看法得到改变。在哲学中，如同在所有科学中一样，也有一种危险，这就是选择证据来支持一种学说而无视其他学说。圣·托玛斯显然不是一个宗派主义者，因为他的罕见的成就并不是把一种特殊的理论讲得太多而使它失去意义，而是把许多真理集合在一起，把斯多噶的思想与伊壁鸠鲁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 2ae: VI: 6. 这里，而且是偶然地，一些后期经院道德学家改变了这种术语，把抛弃货物描述成 *voluntary secundum quid*，而不是描述成 *voluntary simpliciter*，因此没有领会这个学说的要点。

的思想结合起来,把关于概念的哲学与关于物质事实的科学结合起来,把精神的心理学与肉体的生理学结合起来,把人类行为的单一整体与其部分的分析结合起来,把智力活动和爱的迫切要求结合起来。这些还仅仅是他综合的一小部分内容。

学问不多是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缺乏信息是谬误的原因之一,那么过分的别出心裁则也是如此,因为无论什么情况,过分的别出心裁都将发现它所寻找的东西,并且使所有证据变为适合自己的目的。人们免除不了生硬的唯物论,同样也免除不了精致的唯心论。现实一定不能被削减得只剩下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在研究事物的一个特殊方面时,必须认识到合适的方法的局限性;必须把结果与其他特殊的发现结合起来,从而最终可以对整个问题获得某种意识。简单地说,每一次抽象都应该带有对自身的批判。

265

### III

第三种一般条件是宇宙充满了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符号和对立的符号;存在被分成对立的和不对立的存在(*secundum oppositum et non oppositum*)。<sup>①</sup> 没有到处存在的平稳和一般的现实,澄清的迷雾和“神圣的时刻安静得如同一个修女”;但是风暴和山峰,猛犸和沙子,冲突和挤压,以及存在的协调一致性。与庞大的波斯专制主义相对立的古希腊多元论的自由表现在圣·托玛斯的思想中得到加倍体现;圣·托玛斯不是一元论者,他甚至不在宗教和实际的意义上把上帝看作是具

① Opusc. XLIII,《论谬误》第 11 章。

有神圣的爱的唯一对象；他的神学包含了朱丽叶的叫喊：“噢，上帝！噢，奶妈！”并且有一种对芸芸众生、对充满许多事物的世界、对五彩斑斓的标记的同情；他的形而上学有一种敏锐的反映，而且他知道除了上帝圆满完全的存在和善以外，如何还有其他存在物和善。<sup>①</sup>

这里有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性质，一种事物的反射意义和事物的回缩，一种防止事物过多而令人生厌的趣味感觉。能够知道这些事情的心灵一定是坚定的，然而是从容的，甚至由于受到尊重而是敏感的和兴奋的。

266 有时候我们必须扯下绷带。但是，如果不是发展争论和对照的辩证法，而是表现出粗鲁和野蛮，陷入虚假反题的谬误，草率地说要么要么，考虑接受它或放弃它，那么这就找不到逻辑借口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陷入偏执思维的谬误；作出不恰当的简化，把一方面孤立起来并且使它成为唯一同意的对象。存在以内失去了紧张状态，活生生的观念僵化成一系列公式，全不像格言所说：各不相同友好相处胜过千篇一律充满敌意。这就是关于道德义愤和家庭经济条件调查以及政党路线和特殊誓言的哲学，毫无疑问，这完全不是由于特定的措施，而是由于精神的无力。刻板的和平主义者将会通过依证据和协定建立起来的法案拒绝使用武力保护措施来使自己免受邪恶和暴力欲望的伤害；詹森主义将会以一种更高的善的名义否定人类本性的善；因为美德常常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严格的作风会把快乐的东西当做罪恶的东西，或者至少需要辩解；因为宗教是以公众崇拜的行为表达的，所以所

① 《神学大全》1a: XLVII.《论三位一体》第四卷, 1.

有其他行为都被看作是与宗教无关的,除非它们参照一种明显的宗教活动而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所有这些都是打破宇宙中建立起来的平衡的例子。

从毕达哥拉斯的时代起,对立面的匹配在欧洲思想中一直延续着:<sup>①</sup>偶数的一奇数的,明一暗,暖一冷,阳性一阴性,主动一被动,显性的一隐性的,自然一规律。从晚期爱奥尼亚学派和爱利亚学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从古希腊哲学和犹太人的宗教对峙产生了圣·托玛斯的神学综合。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照,真也是如此:对立面一定不要被搞成相同的东西,高原也不要降为平川,从而被忽视。但是我们必须确信形成对照的东西是正当的。每一种对照都隐含着一种匹配。对象只有在相关时才能是对立的;甜和苦,日和夜,帕斯卡和蒙太奇。甜和角度,责任和快乐,性格和智力之间没有对照。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对立。一些特征可能是对立的或者可能是矛盾的。当它们存在于相同种类的主题中时,它们是对立的,比如爱和恨都在愿望之中;一方排除另一方,但是在它们之间有一些中介阶段,而且一方使人联想到另一方;人们常说爱变成恨,这里实际上认识到对应性和两面性。但是矛盾是完全的对立,例如爱和不爱;这里不假定共同的主体,不可能有中介的东西,这种排他性是终极的。正像查尔斯·兰姆关于一座极有价值的犹太教圣殿写到的那样:“它的面貌有那种你无法不称为不幸的东西;实际上它隐含着一种不能幸福的东西。”于是也有两种否定,纯否定和缺失。你一定不要因为我说我不

① 争论,《论潜能》第三卷,6.

267 放弃读《曼彻斯特卫报》就推论我阅读那份杂志,因为下面的说法是有否定的细微差别的:我不读《曼彻斯特卫报》,我放弃读它,我只读《每日电讯报》。

来回选择在辩证法的运动中起很大的作用。例如,你也许不能对一种已经采纳的观点作出赞同的直接论证,但是你也许能够采取一种对立的观点并说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虚构他就会是必要的,如果第一原则不是真的,那么采纳它们以便攻击它们仍然会是必要的。或者,我关于犹太人知道得不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更多我遇到的反对反犹太主义者的情况。从阴影知道光亮,从延长号和休止符知道音乐,而且可以通过概念的对立进行推理。类比是基础原则,是陌生中亲缘关系的闪现。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然而,如果我们避开一些问题突如其来的压力,我们就可能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极端:摇摆不定,没有前进。我们知道一些长句子摆来摆去,从来也不前进,它们也不想前进;我们知道新闻界和国会里的钟摆运动;“一方面没有什么人只能使自己承认这样一种建议提供了既不是并非不可考虑的也不是模糊的理由来让人们考虑,而另一方面并没有许多人会冒险否认下面的假定是不成熟的:这种情况保证人们的注意力按照习惯投向一个将不允许推迟决定的问题。”然而,当论证迫使人们作出不成熟的决定时,错误对立的谬误就更加明显;这时出现一些陈述,它们虚张声势,立场鲜明,好像用一支手枪顶着你的头,让你立即表态,根本没有作出决定的时间。当遇到这样一种“要么,要么”的谬误时,我们倾向于有时候以“既不,也不”来回答,而另一些时候以“不仅,而且”来回答。当



“质不是量”这个口号被那些赞同家庭限制的人使用的时候,有一个没有证明的假设:在没有什么孩子和把孩子抚养大之间有一种联系。

严重的精神分裂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们匆匆忙忙,而价值和事实、唯心论和实在论、理论和实践、逻辑规则和生活表现、上帝和钱财、今世和来世之间的分离又过于容易;有的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除非我们要么由于不再担心,要么由于拥有一种简单原因而离开这个问题,否则,为了心情平静,我们最好消除对立,以智慧的精神<sup>①</sup> 268 为形成对照的概念找到它们既不受到压制也不遭受冲突的最高原因,“在对立面中发现它们的超乎其对立原因之上的共同普遍原因”,<sup>②</sup>因为正是这一种原因产生出多种原因,而且这种不变的东西正是变化的根源。<sup>③</sup>这就是圣·托玛斯对待所谓自相矛盾或可及但不可由理性正面解决的哲学神秘涵义的方法;一和多之谜,<sup>④</sup>心灵决定论和自由意志,<sup>⑤</sup>完美的不变和生活的跳跃,<sup>⑥</sup>上帝的正义和怜悯。<sup>⑦</sup>如同小说家通过对立统一揭示人类性格一样,哲学家尊重存在之中对立的東西。脾气发作可能会使人想到一个主题,但是哲学需要冷静。对哲学真理和错误的检验并不像酸碱石蕊试纸那样:这里的特征

① 《神学大全》2a-2ae: XLV: 1.

② 同上,1a: XLIX: 3.

③ 同上,1a: XLI: 1, ad 2. 1a: LIII: 1, ad 2. 注释,《物理学》第三卷,lect. 4. 第八卷,lect. 9.

④ 《神学大全》1a: III: 1, 2, 3, 4, 6, 7, 8. VII: 2. 1a: XI: 2.

⑤ 同上,1a: XXIII: 6. 争论,《论真理》第十四卷,2。《论罪恶》第六卷。

⑥ 《神学大全》1a: XVIII: 2,3. 1a-2ae: XXXI: 1, 2.

⑦ 同上,1a: XXI: 4.

并不是追逐异端或政党路线的特征。

这里最大的优点是综合的力量,经过暂时的和方法上的排除阶段,差异被聚集在社会里,而不是吞并在共同体中;比如,造物为上帝所知,然而依然是造物和它们自身,<sup>①</sup>肉体被注入精神,变成更好的肉体,<sup>②</sup>事件达到永恒,不再停止运动,<sup>③</sup>快乐由于与责任融为一体而依然如是,<sup>④</sup>第二原因由于被第一原因注入能量,因而不丧失任何力量。<sup>⑤</sup>综合既不是一种混合,也不是一种折衷的集合;《神学大全》本身不是以基督教启示为粘合剂,从亚里士多德和布落丁(Plotinus)的哲学真理汇集而成的东西;它是由于协调一些处于发展最高峰的形成鲜明对照的真理而产生的结果;它的结论不是一种不同对象表现得模糊不清的合成图像,也不是凑合着应付歧义和折衷妥协的结果,而且它最终面临着不体面的让步的结果。

一种真正综合的哲学进行着可以称之为自由思想贸易的活动。一种开放的心灵将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一种封闭的心灵将产生障碍和阻碍;差异将被反复地说成敌意,而哲学将不是生气勃勃的和镇静自如的,而是受到一系列人为限制的约束并且由于愚蠢的诅咒而躁动不安。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气质是乐观型还是忧郁型的,一个大酒杯可以要么是半满的,要么是半空的。如果一种严格的对立的意义伴随着把握一种平衡信念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能够正确评价反对意见的

① 《神学大全》,1a: XIV: 6.

② 同上,1a: XLIV: 2. 1a: LXV: 1, 2. 1a: LXXVI: 1.

③ 同上,1a: X: 1.

④ 同上,1a: XCVIII: 2. 1a-2ae: IV: 1, 2.

⑤ 同上,1a: CV: 5.

真正力量和识别隐藏在这种引人注目的非此即彼的径直思维方式背后的诱惑,识别根据简单和专门检验而采取行动的危险,识别表面上形成对照的东西和虚假的二律背反的弱点,那么这种意义就是一种宝贵的性质。爱丁堡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说,所有疾病都是要么压抑要么兴奋;应该分别以酒精或鸦片来治疗。

只有在存在一种现实划分的地方才应该陈述一种对立。对一种差异的强调不应该变成一种对立,对一种对立的强调也不应该变成一种矛盾。此外,应该对鲜明对照的东西准确地加以匹配;不应该使服从与自由相对立,不应该使超自然的与物质的相对立,不应该使虔诚与丑闻相对立,不应该使教会的与世俗的相对立,不应该使永恒的与自然的相对立,不应该使责任和快乐相对立,也不应该使权利与个人利益相对立。例如,责任的道德感被提高到所有理性考虑之上,并且甚至可能与它们对立,这个陈述就把对物质力量的科学控制留给了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诡辩论证中都有虚假排他性的谬误;但是,先建立一种假对立,然后基于双方相互联系这种错误的印象来证明或否证一方,这种做法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夜晚和白天是对立的东西——但是房屋在白天不上锁——所以它在夜晚上锁。

这是虚假论点的谬误。作为反驳的一种寄生现象,<sup>①</sup> *ignorantia elenchi*(推论不当)就属于这种谬误,它着手证明不被否定的东西或否证不被肯定的东西。如果问题是从一个富人的禁猎地偷猎一只兔子是错误的还是不是错误的,而论证说

① Opusc. XI.III, 《论谬误》第12章

这个富人将不会察觉不到,那么就有 *ignorantia elenchi*。法庭上一种类似的谬误是转移争论的立场或辱骂原告的代理人。先代人受过,然后再打倒他们,或者反驳稻草人,这种计谋也属于这一类谬误。

正像我们注意到的那样,谬误不是相互排除的。把一种谬误分离出来而不包含另一种谬误,以便进行检验,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错误论点和错误对照这种谬误不仅潜伏着等待一个对立面论证的缓慢摇摆的活动,同时也潜伏地等待急迫的最后结论,其结果并非总是像杯葛(Boycott)上尉的时代那位爱尔兰教区教士的禁酒布道那样令人满意——他大叫:“喝酒是最大的祸根,是万恶之源。是什么使你们向你们的地主开枪的呢?是喝酒!又是什么使你们没有打中他呢?是喝酒!”

#### IV

存在和出现谬误的第四种条件是第三种条件的一个引理。在一个混杂的宇宙中,心灵必须正确评价同一的东西和多样的东西,判断 *secundum idem et diversum*,<sup>①</sup> 从而把原则和导出的东西分开,并审慎地观察它们在论述中的区别。例如,一个结论根据与它不同的原则得到证明,因此企图根据这个结论来证明它就陷入谬误。在探讨三段论第三条规则的时候已经说过用结论代替前提的情况,它叫做诉诸未经证明的假设(*petitio principii*)。这种谬误的典型情况恰恰假定要被证明的东西。猎狐是不残酷的,因为狐狸喜欢这项运动;在卢尔德

① Opusc. XLIII,《论谬误》,第13章。

没有奇迹,因为奇迹没有发生;暴行宣传是真的,因为敌人绝不会罢手,而这是我们从暴行宣传知道的。

诉诸未经证明的假设有一个普通的并且是更强的变种,叫做恶性循环(*circulus vitiosus*),或以相同的东西证明相同的东西(*idem per idem*),比如两个结论互为根据。我知道圣经是真的,因为基督教保证这一点,我知道基督教是真的,因为我能够从圣经证明它。我们常常循环论证,然而并非所有循环论证都是恶性的,远远不是如此,科学家必然经常走回头路;正如马克思所说,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们给出的这个例子可以在完全有效的意义上接受。哲学运动不是从点到点直线进行的,尽管笛卡尔试图使它这样,但是它实际上是四维的:①如果我们必须以一条线来表现运动,那么我们必须使它向本身回折、环绕和扩展。尽管圣·托玛斯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只有理性过程趋向于直线进行,②但是他在表现启示思考的起落循环的过程中受到《命名预言家》和12世纪伟大的维克多利亞学派神秘学说的影响;他在论述鸟的飞翔时提到苏格兰男人,圣维克多的理查德(*Richard of St Victor*)。③一个真理说明了另一个真理并且本身被说明。宇宙的部分都是相匹配的。美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智慧是溯本求源的知识。

在友谊这种爱的最高形式中,④有给予和获得,比表露无私和公正的情感更完美,同样,如果应该把动机归于知识,那

① 争论,《论真理》第一卷,2.

② 注释,《论灵魂》第一卷,lect. 8.

③ 《神学大全》2a-2ae: CLXXX: 6.

④ 同上,2a-2ae: XXIII: 1.

么知识的最高形式就不是单一方向的,而是一种循环和相互渗透;既是记忆又是回忆,是发现同时又是吸引。<sup>①</sup>这是在比神秘思索的高度低的水平上发现的。一直是结论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原理,而旧的原理又变成了一个结论。这是螺旋上升的运动,而不是简单循环的运动,如同我们在讨论关于事实、规律、假说、新的事实、新的规律、新的假说的科学方法时看到的那样;心灵不会到达它开始的地方,或者说,如果它到达它开始的地方,那么就已经有了一种加强,而且这种重复不是没有意义的。

272 由于容易犯错误,因此在进行逻辑检查的时候不应该匆忙抨击那些似乎在不断兜圈子的论证。对于似乎陷入语言矛盾的论证也是如此,因为有时候科学研究发现在一开始假设所希望最终能够证明的东西是便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把背景和语境系统地加以考虑,比如下面选自李科克(Stephen Leacock)的一段对话:“如果你刚好在目前这场战争爆发之前问一个加拿大人:‘如果英国不得不参战,那么加拿大也不得不参战吗?’他就会回答:‘当然不。’那么如果你问他:‘如果英国参战,那么加拿大将参战吗?’他就会毫不迟疑地说:‘噢,是的。’而如果你继续问:‘为什么?’他就会考虑一会儿说:‘噢,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一只工蜂对待它的幼虫生命采取这样一种行动,由于没有其他事物供给,它从幼虫身体的一端咬下一部分给另一端吃。循环论证对于推理过程只有在像工蜂的行动这样具有破坏性的时候才是恶性的。一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LXXIX: 6, ad 2. 1a: LXXXVII: 1, 2, 3. 争论,《论真理》第十卷,1-9. Opusc. X,《论原因》,lect. 3, 15.

种完全依赖于经验和实验的普遍经验论以相同的方式陷入这种谬误,因而也反驳了自己;因为它必然涉及一些关于理性知识依赖于经验的一般命题,而这些命题本身不是经验的对象。当论证变得完全是循环的并且恰恰返回同一点时,它们就是谬误的和无限重复的,并且什么也没有得到。<sup>①</sup>

然而,心灵是活生生的,因此显然的同义反复对它也是有益的;循环的思维活动可以提供信息和增加必然性,即使前进微乎其微,比如在书评中,书评一开始总是投其所好地说,这是他们喜欢的那种东西。但是必须承认,不管心灵在更高的思考范围中可能有什么活动,逻辑的理由总是喜欢直线前进,定理连续不断,终归表现为固定不变的论文,并且倾向于以克制的态度迎接循环过程,对于《西尔维和布鲁诺》中的观察就表现出这样的克制,如果鳄鱼能够转过身并开始依靠尾巴的支撑行走,那么它就会最终倒立起来。

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恶性循环:人民特别厌倦,因而不爱 273  
国了,但是因为他们不够爱国,所以他们特别厌倦。或者,因为没有市场,所以有失业,而因为有失业,所以没有市场。在这些论证中,如同在关于人际关系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无限循环的心理问题中一样,补救办法与在逻辑中是一样的;必须打破循环,必须区别或有可能是痛苦地拆散用词之一,必须使循环变成螺旋上升。

## V

对于经院学者来说,世界是按照不同的重要性排列起来

<sup>①</sup> 《后分析篇》注释, I: lect. 8.

的事物的一种等级制度 (*prius et posterius secundum dignitatem*)。有些对象是初始的,有些对象是第二性的;尽管人们常常不得不从间接的考虑出发,因为这些考虑作为出发点可能是更明显的,但是理性应该达到一个与事物的合适次序和序列相符合的事物判断,把在先的事物就看成在先的。除了我们从结论出发,然后形成符合结论的前提这样的倾向外,这里有可称之为颠倒次序的一般危险,即本末倒置这种谬误。“你不知道如何对付镜子里的蛋糕,”独角兽说,“先把它转过来,然后再把它切开。”

专门的推论谬误 (*fallacia consequentis*) 就属于这一类。这种谬误在于错误地判断一个论证中的联系,而且这种谬误与其说是影响直言论证,不如说是影响条件式论证,<sup>①</sup> 这里,这种谬误包含在偶然谬误中。偶然谬误以两种方式起作用,既从前件到后件,又从后件到前件。<sup>②</sup> 例如推论,如果一个条件式命题中的后件被证实,那么前件就是真的:如果彼得在跑步,他就在移动——但是他在移动——所以他在跑步。这样一种错误能够进入正在使用条件式假说而使一系列定律合理化的科学之中。然而由于这些定律是真的,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因为人们看到科学事实表现得符合这些定律,但是推论这个假说同样是真的却是错误的。彼得在跑步就像一个说明他在移动的假说,但是还有其他假说,他可能在匍匐前进或缓慢前进。当假定由于前件没有被证实,所以后件不是真的时,这种谬误可能以相反的方向出现:如果彼得在跑步,

① 《论谬误》第 14 章。

② 《神学大全》1a: XIV: 13, 反对意见 2.《反对属》第一卷, 20.



他就在移动——但是他没有在跑步——所以他没有在移动。对于这样一些错误,一些科学家也不是不知道的,这些科学家发现事实表现得不符合他们的假说的定律,因而选择修改事实,而不是修改假说。

如果宇宙是上帝的作品,那么它就会比它实际上更加完善,当匆忙得出结论(所以,宇宙不是上帝的作品)时,就出现 *fallacia consequentis*(推论谬误)。因为这个论证忘记了有限存在物固有的局限性,没有考虑创造者的力量中不完美的东西。<sup>①</sup>

## VI

在许多情况下,原理和推导出来的宇宙中的东西应该被看作是现实的原因和依赖于原因的东西,对存在的一种普遍划分确实是因果之分,因为每一个实体要么是原因,要么是被引起的,每一个有限实体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因此有关于事物的就一般原因(*secundum causam et causam*)的判断,并潜伏着错认原因的谬误,即错误家谱的谬误(*fallacia secundum non causam ut causam*),比如把人口的增长看作是失业的原因,或者由于一些基督徒的失败而指责基督教,或者由于人们遇到的一些民主主义者而拒绝民主。这种错误与其说是从前提跳到结论,不如说是从结论跳到错误的前提。

原因所起的作用需要十分谨慎和耐心地寻找,同时必须记住实验科学的判断和哲学判断之间的区别,即仅仅是一些先后的现象和真正依赖于原因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一个断然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XXV: 6.

在先的事实与一个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暗示了,但不是清晰阐述了一条确实的原理与由它产生和得到的另一个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个具有多重因素的系统,必须  
275 灵活地以排除个人情感的外科手术的方式把相关因素分离开;预先形成的构想和党派情感将使我们笨拙;例如,议会中保守党成员为国捐躯的比例比议会的大多数高得多,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证明保守党与工党相比是更爱国的,因为说明这一结果的还有其他原因。拉紧或砍断原因的绳索是没有用的,拉拽和弯曲自有专门的作用,我们必须根据放置它们的方式来处理它们。

一种最笨拙的错误叫做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因为如此,所以随后这般);例如,把一场地震归因于一次出名的热闹非凡的狂欢节;提出苏联士兵优秀的战斗品质作为共产主义的论证;把基督教解释成罗马帝国统治条件下的产物;提出癌症作为对上帝的善的否定,或以罐头食品的消费增长作为癌症更高的发病原因。当这种谬误进入那种以 *reductio ad absurdum* (归谬) 著称的特殊论证时,它采取一种更复杂的形式。归谬是要达到一个荒谬的结果,它主要是说明一个结论包含了一个接受的真命题的否定,以此否证了这个结论,或者说明一个结论的否定隐含着一个同样麻烦的结论,以此证明这个结论。在梭罗(Thoreau)的《林中生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农民对我说:‘你不能只靠素食生活,因为它不提供形成骨头的东西;’……在耕牛后面他边走边说,尽管坑坑洼洼,但是这些靠植物形成骨头的牛猛拉他和他的木犁向前走去。”

支持“一事物不能同时以相同的方式既是又不是”这个陈述的更深刻的原理是什么呢? 企图进行这样一个证明,就会

陷入恶性循环的谬误；这一点会被人们承认是真的，对此有人尝试进行了证明。所以必须以一种 *ducens ad impossibile* (归为不可能的) 方式间接和否定地达到原理：<sup>①</sup>如果你否定矛盾律，那么你实际上就肯定了它，而这是不合逻辑的，而当你肯定它时，你就由于假定了它而陷入另一种困境。

归谬是合法的论证类型，而且有时候只有用归谬法，但是 276  
需要对它们进行区别。当为一个结论提出的原因不是真正的原因时，归谬法就陷入谬误。比如说有人想否定多多亦善这个陈述，而一个人说，什么？你当真坚持认为一万人的聚会比十人的聚会玩得更有意思吗？这里为否定假定了一个虚假的理由或原因，即一次聚会的人数规模越大，乐趣就越大。或者比如说我针对一个悲观论者试图证明生活是值得的，我论证：好，如果生活是不值得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和安静地自杀；但是他仅仅说生活是不值得的，而没有说死亡更好。

我们在这里不必详细说明 *secundum non causam ut causam* (错误家谱) 这种谬误；只要看到对于原因的复杂性多么需要当心就足够了，因为存在着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这里仅谈有效原因)，而第二性原因可能是整体原因或部分原因，主要原因或辅助原因，本质原因或偶然原因，存在原因或生成、应用、条件和场合原因。比如，在研究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徒在犯罪人口中的比例比在非犯罪人口中的比例高得多的过程中，只需要看到必须有极其耐心的分析就足够了。由于轻率地采取一种立场，因此很容易得到错误的原因：因为一个理论

① 争论，《论潜能》第三卷，4.

似乎被事实证实,就假定它是真的,比如一种心理学理论导致一种恰巧治愈人的过程。在一个演绎系统中,一个结论的真可能会使人接受所断定的前提是真的,但是并不最终证实所断定的前提是真的。

## VII

从结论和原因我们再次回到前面关于宇宙的一种考虑,即宇宙是由许多不同的事物构成的。是一和是多,这是存在的一种一般条件。在这种考虑的背后(*secundum unum et multa*),<sup>①</sup>存在着哲学中最原始然而也是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一或多,一和多?如果一元论是真的,如果归根到底每一个事物都是一(这是一种如同巴门尼德一样古老的学说),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多样性、变化和区别就不过是幻想,或者至少是一些将要发生的繁琐小事和表面的刺激,而只把没有闪光、没有运动和死一般的存在抛在了后边。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不过是一团混乱的事件,是大量不可传达和捉摸不定的活动的点,那么就没有根基,没有源泉,没有参照系,没有结局;和平和安宁就不过是一场梦,因为每一个事物都在伸展和变化。

我们可能注意到逻辑中对这种宇宙问题的一种考虑。合谬在论证中可能会采取一种特殊形式,即把许多问题搞到一起(*fallacia secundum plures interrogationes ut unam*)。<sup>②</sup>我们已经提到恰当提问这种困难的技艺,这里我们遇到了含混的和不

① 《论谬误》第16章。

② 同上,第16章。

恰当的问题,迷惑不解,思想中混作一团,以及 *omnium gatherums*(大杂烩)。几天以前一位海军军官说,“我觉得这种哲学活动中有某种东西;你能用几句话让我掌握精髓吗?”当我们要求我们咬下超过我们能够咀嚼的东西时,就遇到这种谬误:你认为一般的事物如何呢?当以一系列不连贯的修辞问题结束一种讽刺的时候,就遇到这种谬误。当两个或更多的问题合并起来并且要求提供一个答案时,就遇到这种谬误。比如:你将不再打你老婆吗?回答我是或不是!

逻辑学科的目的之一是训练我们正确评价形式对象,使我们能够不被糊涂问题的虚张声势所吓倒,使我们在集权主义面前不丧失个人道德,从而使战争不再是水兵的或战士的。面对着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逻辑将要求停顿一下,重新阐述一下,并将坚持一次处理一个问题。这确实是可以使论证受益的一个条件;否则由于太快,谬误似乎在尝试回答之前就产生了;只要你不果断地叫停,谬误就会轻易逃脱,让你干生气。基于这种考虑,经院的辩论方法规定了停顿和重复。所有谬误都要蔓延;它们就像溅在衣服上的一点硫酸,应该立即被去掉。

在语词的使用中,最频繁的谬误是双重意义,在论证的使用中,最频繁的谬误是中项不周延,以及不相关谬误和是证据解释中的部分反映的谬误。也许大多数错误论证都相应于下面的类型:其他宗教的神话告诉我们救世主的出生是非凡的,死亡是献祭的,所以,基督教的神秘故事必然是同样神秘的。



## 第六章 争 论

279

米德希普曼(Midshipman)先生说,军容风纪是军官和军官之间的事情,而仪表风貌是绅士和绅士之间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具体说明经院学者的辩论方法可以说明,尽管期待并且确实要求进行热烈的交流,但是理性的交往活动是如何得到保证的。甚至猫在争论时也会失去它们的体面,但是这里没有理由像柯柏(Cowper)那样害怕:

让我离开我恐惧和痛恨的事物,  
以辩论的形式来进行一场决斗。  
声势咄咄的逻辑使我缄默无言,  
吵吵闹闹的人士总是真理在手。

一场争论是一种社会争论,是一种对话而不是独白,是与另一个人的交谈,是像正义一样外向性的(*ratiocinatio ad alterum*),是两个人之间(*opponens et respondens*)为了揭示真而

进行的推理 (actus syllogisticus unius ad alterum ad aliquod propositum ostendendum),<sup>①</sup> 是对话而不是相互检验。经院学者谈到各种争论: 诡辩的争论, 也叫做强辩的 (litigiosa)、争辩的和争强好胜的争论, 它追求获利和名声并且堕落得使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和宗派主义这样不道德的手段;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学争论 (doctrinalis), 它从一门科学的原理达到特定的结论, 是一次预先确定了过程的训练; 还有说明的和辩证的争论 (tentative et dialectica), 它从意义的对照追求真的确定性。<sup>②</sup> 我们考虑第二种和第三种争论。

280 比科·得拉·米兰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 也许是历史上最杰出的辩论家, 他结束了经院主义矫揉造作的时代。经院主义时代举行辩论比赛, 所用语词都有重重修饰, 如同披挂的是不适合打仗而适合比武的笨重盔甲, 而不是 13 世纪的索子甲。关于米兰多拉, 托玛斯·莫尔 (Thomas More) 写道, “随着人们都说, 这样的争论是为了逻辑学家的, 而不是适合于哲学家的。他也说, 当心平气和地探讨真, 而且没有大量听众, 只在内心进行这样的争论时, 它们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他说, 那些为了炫耀学问和赢得普通人的赞同与愚蠢的人的赞扬而公开举行的争论, 造成了极大危害。”<sup>③</sup> 心平气和地探讨真! 我们必须回到中世纪辩论的鼎盛时期, 在圣·托玛斯的一系列争论问题 (questiones Disputatae)<sup>④</sup> 中将发现这样的争论, 它们体

① XLIII, 《论谬误》第 1 章。

② 同上, 第 2 章。

③ 《米兰多拉的一生》。

④ 托玛斯·吉尔比 (Thomas Gilby)。《〈论上帝的力量〉导论》, 《论潜能》的争论的翻译。伦敦, 1993。



现了作为课程一部分、在学年中每周举行两次的一系列系统的辩论(*disputationes ordinariae*)。这些辩论常常包括两组反驳,这些反驳为极端对立的观点辩护。在大斋期和基督降临节期间要举行隆重盛大的集会,而且在圣·托玛斯的 *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自由辩论》)中将发现这种关于孤立的主题的辩论。普通的争论,或所谓的定期辩论,仍然属于多明我会学校中每一周安排的活动内容。

逻辑有时候也表现出吵吵闹闹,在进行猛烈抨击时也表现出粗糙和混乱。当然,人们可以深入到圣·托玛斯的著作中去,如同到斯凯格内斯那里去远游,回来时感到充满生机,精神振奋。然而,真正的学院传统中的逻辑完全是一种更平静的东西。它的目的是使人得到一种训练,这种训练的作用就像使英国军队产生令前进的敌人印象深刻的镇静自若一样。热情受到更大的控制,争论的目的的一致和和睦。虽然允许参加辩论的人可以有虚荣心,但是有一种内在的严肃性在起作用,既不是满足于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也不是要打倒每一个对手。毫无疑问,常常出现与一个对手竞争这种运动因素,而且学说的争论有时候被认为是磨练头脑、教导解释能力、对付反对意见和演练已知的东西的练习。在这种程度上,它们完全是炫耀。但是辩证的争论应该追求形成对照的东西的一致,不是通过每一方放弃一点的妥协,而是通过真理的主动和合作的对立,即相互对照的东西的相互对立,二者的冲突产生 *tertium quid*(第三个事物)或 *tertium gaudens*(第三种赞同)。这就是要采取最高的观点,把托玛斯哲学的整个范围判断为一种大辩论和一种协作;这种伟大和成熟将不标志一种给定的学术情况。然而一种典型的描述将说明在那人们非常相信理性力量的时代辩证法的

实践。他们受到诱惑,不是要胆小畏缩,矫揉造作或神秘莫测,而是正相反,要大胆勇敢,轻松自如,也许还要狂妄无礼。阿贝拉尔(Abelard)的幽灵从来也没有得到清除。

282

### 32 形式辩论

令我们的主题是人类自由意志,这里让我们以一系列范例提出符合它的逻辑兴趣的三段论;各种不同的论证将有目的地尽可能短,而且这种压缩与简短的技术术语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它作为一种心理学解释的价值。然而辩证法的模式将变得清楚,形成鲜明对照的对话将像一首古典协奏曲一样发展起来。人们将会看到问题如何得到提炼和再提炼,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区别过程。这种方法尽管优雅重复,却很经济。在规律的制约下也有自由。运动分为一些阶段,各个三段论标志一个停顿;论证是不允许失去控制胡乱进行的;要平静地逐步进行;努力探求不一致的根源。不同的论证实际上是相同论题的不同变化和发展;人们并不要迫使反对者走投无路。这里有与18世纪海军战术中相同的结局和技术,即双方都要抢占上风位置。换言之,双方都注视相同的对象,保持相同的要点,并且谈论相同的语言。

一开始涉及两个人,论题的辩方(defendens)和他的对手,即反方(objiciens 或 arguens)。在接受的风格和格中有一些局部变化,但是一般来说辩论是以下面的方式进行的。

辩方开始:——

今天要辩护的论题是:人类行为是自由的。

他解释这个论题的词汇,定义人类行为和自由是什么意思,然后经过对他的主要证明作出一些阐述以后<sup>①</sup>得出结论:——

目前这足以证明我的论题:然而,如果依然有任何困难存在,也许可以在回答反对意见时得到澄清。

283

反方有礼貌地回答:——

说得好,先生——或者如果他们是多明我会修道士, *optime frater*(好兄弟)——不管怎样,对立的情况是(*sed contra est*),人类行为不是自由的,所以你的论题是假的。

辩方回答:——

人类行为不是自由的吗?在这些话中我这位同事有适合于反驳我的论题的思想。请他证明他的陈述,好吗?

---

① 他根据哲学心理学研究了人类意志的实质及其对一定对象的反应模式:“心对于一只老鹰的食物来说是不充分的,而整个世界对于它来说也是不充分的”:只有在直接面对完全的和无限的善时,才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目前情况下,面对一些并没有表现出令人非相信不可的不完全的和有限的善,在意志内有一定的悬而未决和不确定性,即一种内在的踌躇和勉强;这里他可能会触及到经验心理学的证据。现在,如果这些善里面有一种善被接受,我们就必须在人类有机体内寻找一种自我决定的因素;物理决定因素将被检验,而且,在不自愿和不审慎的行为与自愿的和审慎的行为之间作出区别之后,他对后者一个典型例子进行分析,并且说明自由的起源在智慧的实质,而意志是从智慧衍生出来的一种能力。

现在焦点形成了,反方开始:——

我证明我的陈述:预先决定的行为不是自由的——但是,人类行为是预先决定的行为——所以,人类行为不是自由的。

辩方完整地重复这个三段论,以便确信他正确地把握了它,然后一个命题一个命题来理解它:——

关于大前提——预先决定的行为不是自由的——我作出区别(*distinguo*):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我承认(*concedo*);而由第一原因预先决定的,我否认(*nego*)。

关于小前提——人类行为是预先决定的行为——我进行反区别(*contradistinguo*):由第一原因预先决定的,我承认;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我否认。

关于结论——人类行为不是自由的——我否认它,所以我否认得出它, *nego consequens et consequentiam*,并且否认它将解释我的区别。

284 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情况。首先,反对意见并没有被立即拒绝;辩方认识到它值得重视的力量,他作出的区别解释将说明他没有逃避问题。然而,他破坏了这个论证,通过区分中项,即“预先决定的行为”,肢解了这个论证。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前提是真的,但是它们在这种意义上不相适合;这种区别应用了两次,一左一右,

使人相信这个论证具有歧义谬误，因为在一个词项发现了两种意义。<sup>①</sup>

其次，以一般词项表达的这种区别具有使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优点。反方可以任意要求一个更密切的结论。这些词很简要，但是对于它们的解释却无法节省。对于这种观点进行更完整的陈述，就需要有更大的限制。如果辩方匆忙想使辩论结束，那么他就会用以再划分著称的东西来回答，比如他可能会回答小前提：——

人类行为是预先决定的——我进行区别：以第一原因预先决定的，我承认；但是以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我进行再区分；部分地，我承认，整体上，我否认。

然而我们的辩方没有采取这个过程；由于相信在随后的 285

① 反区别，或矛盾的区别，意谓在大前提中接受的限制在小前提中被否定，在大前提中拒绝的限制在小前提中被接受。通过下面的表述可以把这种观点说得更清楚：令 M 代表中项，P 代表大项，S 代表小项。正如在争论的第一次反驳中一样，我们有一个第一格的三段论，读作：——

M 是 P，

S 是 M，

所以，S 是 P。

进行反区别：——

M(x) 是 P，是的；M(y) 是 P，不是；

S 是 M(y)，是的；S 是 M(x)，不是。

根据化归为下面形式就拒绝了这个论证：——

M(x) 是 P，

S 是 M(y)。

这是一个四词项的论证，在这个论证中，基于错误的根据得出结论。

讨论中会出现必要的限制,因此他在这一阶段满足于说明第一原因和第二原因对于人类意志的作用的区别,满足于清除任何有关前者是强迫的这样的印象。<sup>①</sup>形而上学神学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困难,这几乎是不需要说的;在这种不加掩饰的区别背后,有关于造物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富有成果的讨论范围(*doctrina copiosa*)。但是为了眼前的讨论,清除神圣宿命论产生的困难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辩方在解释了他的区别并使问题缩小了以后,推论:——

所以,反对意见不成立(*ergo nulla difficultas*)。

反方决不想就此罢休,因为他几乎还没有开始。他有两种选择:要么他可以驳斥这种区别,使辩论集中在更一般的问题,从而论证任何预先决定都是自由的死亡,这样,他的反驳

<sup>①</sup> 第一原因是所有自然界、所有存在和所有活动的创造者,它从特殊的和生物的范畴之上推动所有事物。所以这种预先的运动符合被推动的事物的本性并且不对它们表现出暴力。第一原因不是下面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使另一种东西根据一种根本不同的倾向作出行为:没有强制力(据我们所理解的意思),不存在把一种特殊形式的行为强加在另一种形式的行为上,原因性是普遍的,就像存在和活动是纯粹的(*actus purus*)一样(《神学大全》*la: CV: 5.*)。这样,由第一原因进行的预先决定与由第二原因进行的预先决定不同,后者建立一种必然性。这可能相当于一种强迫的行为,比如一事物侵犯了另一事物并且逼迫它作出行为(同上,*la: LXXXII: 1.*)。结果产生的行为可能是与被作用的事物的真正爱好相违背的,比如动物被赶进屠宰场;或者它可能超出事物的自然倾向,比如大理石被塑造成女神像,或者神秘的力量使伦敦北部的一个女仆说一口被认为是流利的阿拉米语。然而,这样的第一原因不能是这样一种强制力量,因为它在存在的起源就已经起作用了;当具备它的时候,它不能进行侵犯,当它进行保持和塑造的时候,它不能实施强迫(同上,*la: XIX: 8.*)。上帝没有受害者。简要地说,这种区别是在自发的或自然的東西和强迫的或暴力的东西之间作出的(同上,*la-2ae: VI: 4, 5.*《反对属》第一卷,85)。人类行为属于前一个范畴,它们由第一原因预先决定并不破坏这种特征。

就会把他的大前提所接受的处理解答过去；要么他将使问题集中在人类行为的心理方面，这样，他将得到对他的小前提的质疑。让我们假定他采取这种选择。所以他断定辩方在他的区别中所否定的东西：——

但是人类行为是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所以，困难依然存在。

对此辩方回答：——

人类行为是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吗？请以新形式证明你的小前提，*faveas probare minorem subsumptam*（就是说，你纳入的小前提，或你那需要考虑的小前提）。

而反方回答：——

我将以新形式证明我的小前提：盲目的行为是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但是，人类行为是盲目的——所以，它们是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

这里离开了神学，到了心理学，离开了宿命论，到了有机体的无意识冲动。在单纯的三段论词项背后，辩方标出了鲜明的思想线路；当都说了也都做了时，我们就像实际那样行动，并且是情不自禁；<sup>①</sup>如果你调查理性动机的现象背后的人

① 争论，《论罪恶》第四卷，1.

类行为的根源,你就会一无所知;行为最终不是产生理性;所以,如果行为不是从某种盲目和贪婪的动机产生的,那么是从什么产生的呢?和以前一样,他重复整个论证,然后一个前提一个前提来理解它:——

关于大前提——盲目行为是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我进行区别:完全盲目的行为,我承认;部分盲目的行为,我否认。

关于小前提——人类行为是盲目的——我在相同的意义上进行反区别;如果是部分盲目的,我承认;如果是完全盲目的,我否认。

关于结论——人类行为是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我否认它,所以否认得出它,也否认它将解释我的区别。

287 让我们再次停顿下来。实际用于区别的词常常不过是指示后面的解释的标签。有时候它们本身就是富于表达的,并且被认识到就是那样。例如前景和背景之间,重要的、特殊的、切中问题的东西和包含的、普通的、巧合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大多数区别都是少数几种标准形式的变形:实质地和形式地(materialiter et formaliter),<sup>①</sup>表达出质料和形式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以类比方式贯穿圣·托玛斯的体系;也许在所有区别中,这是最频繁使用的:本质地和偶然地(per se et per accidens),<sup>②</sup>盯住不放;我们可以把绝对地和相对地、整体地和

① 争论,《论灵魂》2.

② 《神学大全》Ia: XLIX: 1.



部分地、*simpliciter et secundum quid*(直接地和间接地)与它们排在一起。<sup>①</sup>区别的规则提供了思考的时间;通常的方式是结束论证的注释和作出回答;<sup>②</sup>如果它本身被当作是一种结果,就使经院体系变得看上去像一部切草机。

现在回到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把区别应用于第二种形式反驳是因为需要划定范围的界限,而且划界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区别承认必然放弃意志,但是断定在意志的活动中有一种不能由周围情况解释的因素。<sup>③</sup>如同在回答第一种反对意见时一样,辩方区别了论证的中项;这是处理解释的古典方法。如果反方想使辩论限于人类行为,那么他就应该接受新形式的小前提并试图证明人类行为是完全盲目的。但是为了详细论述自由意志的实质,我们将使辩方采取不太对称然而可以接受的区别方式,即不是区别中项,而是区别小项,

① 《神学大全》, la - 2ae: LXVI: 3.

② 在英国多明我会成员中有一个关于他们的一个成员参与一所外国学院的一场严肃争论的传说:面对一个麻烦的反驳,他得出一个天才的区别:*in sensu Pickwickiano, concedo; paraphanaliter, nego*(在专门的意义上,我同意;在转意的意义上,我否定)。他面前的对手和学术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表示异议,但是饶有兴趣地等待他解释他这个区别中使用的词。历史并不讲述这个反驳是不是最终定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方就不必遵循这个反驳了。

③ 托玛斯主义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并不认为一种自由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以致没有起源;它不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个完全自立的宣言。它的根基在于有机物的自然的和生物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是根本无意识的或盲目的;而且它是可以被接受的,同时无损于有限的自由意志学说:这些刺激是有条件的,甚至是由环境,即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神学大全》la: XIX: 10.)。但是,在这种必然的背景下,在这些必然的(先天的或获得的)驱动内部,仍然有一小块地方,这里一个心理上成熟的人能够形成自己的想法。甚至在病态的情况,比如说当一个人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喝酒欲望时,仍然需要我们研究他为什么选择啤酒而不是选择白兰地。

即区别人类行为。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一门科学不是由于几个新中项的介入而扩展,而是由于新的端项的并列而扩展。<sup>①</sup>相应地,他将如下处理第二种反对意见:——

关于大前提——盲目的行为是预先决定的——我承认它,或者我让它通过(*transeat*)。关于小前提——人类行为是盲目的——我进行区别:作为自然欲望的人类行为,我承认;作为诱发产生的欲望的人类行为,我否认。

关于结论——人类行为是预先决定的——我在相同的意义上区别它:作为自然欲望,我承认;作为诱发产生的欲望,我否认。

而且我将解释我的区别。

这里有一种技术区别:一种自然欲望(*appetitus naturalis*)存在于每一种有意识的欲望(*appetitus elicitus*)的背后,<sup>②</sup>而这种有意识的欲望是一种自愿行为(*voluntarium*)的直接原理。<sup>③</sup>

① 《后分析篇》I:12:78a.

② 《神学大全》Ia:LXXX:1.1a-2ae:VIII:1. 一种自然欲望或嗜好是一事物(包括实体和偶性)向一目标的盲目倾向;是它的自然趋势(*pondus naturae*),在这种趋势中,实际上认识不到运作的目的。这是每一种潜能向其专门的现实转化的、比智力的深入思考还要一般和深刻的倾向;这是石头降落、植物向光、动物本能地保护个体和种族的倾向。在每一种人类行为中都出现这样的动机;先于深思熟虑和选择,我们有要满足自己需要的无意识的动机。这样的嗜好不能是无意志的或不能根本更改的。但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有一些专门的和有意识的嗜好,叫诱发产生的愿望,这些愿望通过对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认识而起作用。

③ 《神学大全》Ia-2ae:VI:1,2. 每一种对一个已知对象的自然动机,即每一种从内部产生的对它的活动,都叫做自愿的行为(*voluntarium*)。因此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它适用于来自感觉欲望的运作,不仅是人的,而且是动物的,尽管在严格和特殊的意义上它保持在从意志产生的行为,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有对目的本身的认识。

至于自愿的特殊因素是从自然欲望的趋向内发展的,还是根据它从其他地方发展的,这并不重要。行为的起源可能会由于盲目的力量而成为必需的,当时选择的明确方向和特殊意识依然是需要说明的。 289

然而,反方仍然很有战斗力。他接受这种区别,以第三种形式反驳进行反驳:

诱发产生的欲望是预先决定的;所以,困难依然存在。<sup>①</sup>

而且我将以新形式证明我的结论:对感觉刺激的反应是预先决定的——但是,诱发产生的欲望是对感觉刺激的反应——所以,它们是预先决定的。

他从无意识之物的心理学转移到一种机械论和行为主义的学说,简单地说,这种学说告诉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要素,人类有机体将必然以一定的方式,即以—种反应活动作出反应,这种反应活动可以根据肌肉和神经来分析,而肌肉和神经这些东西又可以化归为物理学和化学的术语。或者反方可能不是想使他的论证带有这样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但是他满足于肯定带有感情色彩的感觉对象是人类行为的充分决定因素。

辩方在重复了这个三段论之后对它逐步进行分析:——

① 为了简要,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省略经院争论的规矩所要求的重复,还省略那些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但是在论证中含糊不明的词。以完整的形式反方实际上应该说:被看作诱发产生的欲望的人类行为是由第二原因预先决定的。但是重复所有这些话就会产生不必要的冗赘。

关于大前提——对感觉刺激的反应是预先决定的——我让它通过(transeat)。

他本可以反驳它,诉诸动物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迟疑和犹豫这种心理方面的证据来拒绝允许可以把感觉和情感化归为情景结构;但是他头脑中有另一种区别,而且一次有一种区别就足够了。

290

关于小前提——诱发产生的欲望是对感觉刺激的反应——我进行区别:诱发产生的感觉欲望,我承认;诱发产生的理性欲望,我否认。

关于结论——诱发产生的欲望是预先决定的——我应用相同的区别。

这种区别再次限制了讨论的范围。为了进行论证,承认了感觉反应活动的心理决定,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从理性感知得到的结果的实质。如果有自由,那么只能在这里,而绝不在其他任何地方。

在普通辩论中,人们认为三次形式反驳就足够了。然而,让我们继续进行,因为这个论题要求更多的限制,而反方仍然还有力量。他本可以挑出小前提,比较有力地论证说,理性欲望实际上是对感觉刺激的反应。但是让我们假定他采纳修改过的结论,经过适当的交换之后,他论证说:——

恰当的结果预先决定一种行为——但是,理性欲望有一种恰当的结果,即善——所以,它是预先决

定的。

他已经变得更加纯精神化和更加形而上学,并且离开了人类行为的有效原因,而考虑终极原因,他从冲动进到吸引。这样一种立场转变是允许的,尽管它不太严密,因为它没有坚持区别中项和根据小前提修改的形式进行论证。

在回答过程中,辩方将得出人类欲望中的愿望因素和选择因素之间的区别。用一般和根本的术语表达,意志不能自由选择预先指定的使它激动不安的结果;如果它确实起作用,那么善和幸福的欲望就是情感的必然核心。<sup>①</sup>由于与结果有这种关系,意志的每一个行为都限定一系列必然性。这一阶段是表示愿望和表示根本的意愿(*velle* 和 *volitio finis*)。但是将把什么特殊的善作为分享这种一般的善的体现而加以接受呢?而且将采取什么手段呢?这里就有选择因素(*electio mediorum*)。<sup>②</sup>自由不是制造一个宇宙或者确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指导一种个体生活的绝对力量,而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帮助我们认识必然性,而又调节我们自己的心灵和一些与普 291  
遍结果只不过有或然联系的手段。如果没有这样的手段,换言之,如果我们周围情况中的所有东西都硬要与完美理解的无限的善牵扯在一起,那么意志就会不能行使它的自由。辩方解释说,完全的自主不属于他的论题,他的论题不过是声称,在以一种不完美理解的善所建立的限定之内,一个人必然最终形成自己的决定,因为世界不会为他这样做。

① 《神学大全》la: LXXXII: 2. la - 2ae: VIII: 1, 2, 3.

② 同上, la - 2ae: XIII: 3.

但是反方以第五次形式反驳极力表达自己的主张：——

对于两种选择中较强的一种的必然接受是预先决定的——但是，选择实际上是那种对两种选择中较强的一种的必然接受——所以，它是预先决定的。

心理决定论这种强有力的学说使论证变得更难。当面临两种选择时，难道我们不是总挑选更吸引人的选择吗？显然这并不意谓更直接快乐的选择，因为有明显的证据反对放纵的享乐主义；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而且如果考虑到利他主义和明显无私的履行义务，难道我们确实不像那总是吃离自己最近、水分最多的胡萝卜的布列丹之驴（Buridan's donkey）吗？

现在辩方达到辩论的核心部分。到目前为止，尽管这场辩论作出非常有用的说明，但是大体上一直是一个排除过程。辩方同意到一定的时候选择的行为变得必要，但是他坚持认为仍然存在着以前一段不确定和平衡的时期（*indifferentia*）。然而，在根据对阶段的细致分析进入发展一种典型的人类行为之前，<sup>①</sup> 必须得出初步的区别。眼下我们承认，一旦假定意志起作用，就将选择两种可能性中较强的一种，我们仍然可能要研究，但是它必然要起作用吗？相应地，辩方区别这个论证的小项，即“选择”：——

<sup>①</sup> 《神学大全》，*la-2ae: VIII - XVII*. 在这些问题中，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很长很长的分析，把它的部分分离出来并分别进行了检验。一共采取了十二个不同的时期。

隐含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自由；而且  
隐含沿着这样一种方向起作用的自由。

前者叫做与行为的释放有关的自由(*quantum ad exercitum actus*),它也以 *libertas contradictionis*(矛盾的释放)著称,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于作出行为和不作出行为之间,而这是矛盾的。后者叫做与行为的种类有关的自由(*quantum ad specificationem actus*),它也以 *libertas contrarietatis*(对立的释放)著称,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于为这个对象或为那个对象作出行为之间,而这被认为是对立的东西,比如兜圈子和摇摇摆摆。<sup>①</sup>

当证明了意志能够制止最初选择阶段的活动并且根本不受周围环境的逼迫进行选择时,就充分证明了人类自由。这种最低限度的自由足以证明这个论题;有一点就足够了。然而,辩方很可能会试图说明允许比这更多自由的理由:他要说,这个题目是心理学的,应该由心理学的现象和数据材料来判断,而且在这里,自由意识的影响至少与对必然性的理解一样强,所以压抑这种意识是不合法的;自由的旗帜,“破碎,但在飞扬”,如同在《贵公子哈罗德》中所说,“迎风冒雨高高飘扬”。让我们假定在两种行为过程之间作出选择:辩方将问,是什么使这些对立面的一方比另一方更强呢?他将承认,在特定的时刻,更强的一方将获胜;而不承认是不是心灵和意志一道致力于使它成为更强的东西。他可能继续说明情况确实是这样,而且心理决定论真是一个关于发生了什么情况的陈述,而不是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的解释。现在讨论已经涉及到关于人类自由这个

① 《神学大全》*la-2ae:X:2. la-2ae:IX:1.*

问题的真正要点,尽管我们不能把分析搞得过长,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对第五种形式反驳的小前提的逻辑处理:——

选择是对两种选择中更强的一种的接受,我进行区别:选择,如果意谓矛盾的自由,我否定;选择,如果意谓对立面的自由,我再区别:自我决定的更强的,我承认,预先决定的更强的,我否定。

- 293 让我们假定反方现在作出最后一击。严格地说,他现在应该企图以他的第六种形式反驳来证明矛盾的自由由于意志控制之外的因素而成为必然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批驳这种区别的相关性并肯定自由的本质存在于两种对立的选择之间。也许他是装模作样地诉诸宗教哲学,采用一种很可能触及其他个人信念的 *argumentum ad hominem*(依据人的论证):——

善和恶是对立的选择——但是人类自由本质上是在对错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人类自由本质上是在对立的选择中作出选择的能力。

在回答的过程中,辩方很可能会区别作为一个特殊概念的自由和作为一个复合概念的自由。对于作为一个特殊概念的自由,没有选择恶的危险,而且可以在不参照道德的情况下考虑自由意志的实质,比如在上帝的创造性活动的情况;<sup>①</sup>当

<sup>①</sup> 《神学大全》, Ia: XIX: 2, 3, 5.



自由被看作一个复合概念时，就是说，当它被置于一个存在着道德的恶的世界中时，可能会允许隐含着做错事的能力。在说教的意义上，在一种对我们的行为方式的历史评价的意义上，自由带有这种意思。它可能是浪漫的意志哲学的一种本质特征，但是对于托玛斯主义概念，它是附带的东西。当问题存在于作出行为或不作出行为之间，而且对哪一方也没有义务时，就发现自由的条件：如果承认意志要作出行为，那么这两种选择情况可能都是好的，因而无损于（抽象地说）可能会被认为两种选择中较弱的一方。这是一个重要的学说，对禁欲主义道德理论同样是这样；对于审慎的良心来说，抽象的最好的东西实际上可以变为善的敌人。人们并没有发现上帝本身充分地利用所有可能世界；<sup>①</sup>上帝是自由的，但是他不能犯罪：对于没有恶的人类意志，存在许多道德选择。自由是服从的反题，这一度可能是有说服力的理由，那时习惯的模式不利于个性的展现，而且保护一些个体情况不得不反对法典。

### 33 插入语和非形式反驳

294

形式辩论不需要延长；说明它的一些轮廓就足够了。我们将会注意到这六种形式反驳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连续的区别是如何有助于定义争论点的。直到第五种反驳，才达到根本的问题，但是开始兜的圈子是为了把问题放在恰当的背景之中。在旨在达到一致的真正的辩证的辩论中，辩方的态度与其说是论战性的，不如说是说明性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方

<sup>①</sup> 《神学大全》1a: XXV: 6.

式并不是两个人夸夸其谈争论不休;所产生的结果至少为训练有素的思想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① 可以以模式的方式将澄清和决定人类自由这个概念连续运作陈述如下:

### 自由意志

#### 第一次区别

非强制的和自发的行为,被经院学者称为 *libertas a coactione*(强制的自由);它包括所有自然活动,特别是有生命力的活动,所有内在动力,所有内部产生的运动,即 *naturale*;

与人为的和曲解的行为相对照 (*artificiale et violentum*)。

#### 第二次区别

有意识的和自愿的行为,以对对象的认识而内在产生的运动, *voluntarium* 引发的愿望的行为 (*appetitus elicitus*), 有时候叫做 (*appetitus animalis*);

与有机物无意识的需要相对照,具有自然愿望的行为 (*appetitus naturalis*)。

#### 第三次区别

在智力层次,或意志行为,达到理性所提出的一种善的愿望, *voluntas* 和 *appetitus ratioalis*;

在感觉的层次,这样一种行为,尽管既是自发的又是彻底的认识,但是关于它周围被称为自由的物理环境却不是充分中立的; *appetitus sensitivus*。

#### 第四次区别

审慎的行为或选择 (*electio*), 心灵和意志以方法和目的相对,一些特殊的善不是与直接和完全理解的必然的善有直接联系,所以并不引起必不可少的反应, *liberum arbitrium* 和 *actus humanus*, 有时候叫做 *boulesis*;

意志先于选择的非审慎的行为,目的的意志,意志的必要对象, *velle* 和 *volitio finis*, 有时候叫 *voluntas* 和 *thelesis*。

#### 第五次区别

关于作出行为或不作出行为是中性的, *quoad exercitium* 或 *libertas contradictionis*。

关于为这个对象或那个对象作出行为, *quoad specificationem* 或 *libertas contrarietatis*。

好的或坏的

正确的或错误的

由于已经探讨了形式反驳,因此可以考虑一种更加自由和简单的对立和质疑;在指定的反方产生出三种不是以固定形式作出的反驳(*objectiones extra formam*)以后,来者不拒。不要要求严密细致的论证和精致完美的三段论,<sup>①</sup> 鼓励采取缓慢和广泛的方式,可以不考虑辩证法的谨慎,而且一个敏锐而富有想象力的辩论者有时候会成功地使一个以形式辩论为自己提出一个很好理由的辩方狼狈失态。因此,这些结束阶段是一种解放,不仅是精神的解放,而且是经过可能一直受到一种拘泥于细节的过分的逻辑约束之后的证据的释放。正如我们已经几次提到的那样,经院学者并不被他们的方法所束缚:平等,这是正义的顶点,是不合惯例的,<sup>②</sup>美德则有时候是快乐的;<sup>③</sup>对于放纵是健康的一个条件这种理由也是如此。

为了保持与我们选择进行争论的主题一致,反方将很可能极其详细地发展反对人类自由意志的论证,这三个论证不一定相互联系。首先,他可能想借用所谓的能量守恒定律: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那么难道这不会意味着我们将能够产生比这个水池中更多的能量吗?现在这是一个科学丑闻。其次,他可能会提出反驳,认为自由意志的学说隐含着宇宙不提出充分理由而设定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以此以更深刻的哲学用语重建相同的论证;因为经过深入思考以后,人们不得不说,一种充分的理由是一种必要的理由,假定一种自由的行为的原因是确定的,它就必然缺少这种理由。第三,他可能进

① 《论谬误》第1章。

② 《神学大全》Ia-2ae:CXX:2.

③ 同上,2a-2ae:CLXVIII:4.

人医学心理学,说明一个人受到许许多多限制,同样,当他思考时,他在作出文明审慎的行为。

辩方应该懂得抓住要点和澄清中项的艺术。在这种条件下,回答了可能对他提出的难题和问题以后,他就结束了辩论。他接受老师的批评,然后走下讲坛,如释重负。他的心情就像笔者写完这部著作时的感受一样。

## 索 引\*

297

- abstract, 抽象的, 45, 100, 117, 123, 135, 260  
abstraction, 抽象, 13, 40, 58, 98, 101, 137, 161, 264  
——three degrees of, 抽象的三种程度, 15  
accent, fallacy of, 重音, 重音谬误, 255  
acribologia, 确切性, 33, 161, 196  
ad hominem, 关于人的, 173, 232  
affirmatives, 肯定的东西, 133, 212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 93  
Albert the Great, St, 大阿尔伯特, 128  
Alice, 爱丽斯, 42, 105, 273  
allegory, 讽喻, 89  
alternatives, 选择, 替换, 112, 172, 177, 267  
amateur philosophy defended, 受到保护的业余哲学, x, 18  
ambiguity, 歧义, 81, 87, 208, 253  
amphibology, 语句歧义, 254  
anagrams, 字谜游戏, 92  
analogy, 类比, xi, 5, 15, 18, 19, 26, 33, 59, 77, 83, 92, 113, 140, 150, 169,

---

\* 此页码系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编者注

- 171, 192, 197  
——, types of, 的类型, 90  
analytic propositions, 分析命题, 140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73  
anselmic argument, 安瑟伦论证, 139  
antecedent, 前件, 159  
anthropomorphism, 拟人方法, 93  
anti-rationalism, 反理性主义, 181  
antithesis, 反题, 171, 177, 256, 267  
appetite, 欲望, 185, 262, 288, 294  
apprehension, simple, 理解, 简单的, 47  
a posteriori, 后验的, 199, 218, 222  
a priori, 先验的, 199, 218, 222  
aristoteleanism, 亚里士多德主义, 21, 39, 165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4, 26, 58, 67, 92, 152, 177, 228  
argument, 论证, 47, 179  
art, 艺术, 6, 193  
asceticism, 禁欲主义, 17  
Aunt Sallies, 萨利斯 259  
Austen, Jane 奥斯汀, 13, 114  
authority, appeal to 权威, 诉诸权威, xii  
axioms, 公理, 138, 187
- Bain, Alexander, 贝恩, 92  
Baldwin, first Lord, 鲍德温, 11  
bathos, 平淡, 85  
beauty, 美, 150  
begging the question, 诉诸未经证实的假定, 220, 270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 53, 289

being, 存在, 34, 43, 83, 89, 150, Su analogy

Belloc, Hilaire, 贝洛克, 81

Beveridge, Lord, 贝弗里奇勋爵, 191

biology, 生物学, 33

Boethius, 波依修斯, 5, 41

bogy-words, 怪词, 60, 122

Brontee, Charlotte, 布朗特, 66

Brown, John, 约翰·布朗, 269

Buridan's donkey, 布列丹之驴, 291

Burke, Edmund, 邦克, 120

Butler, Samuel, 巴特勒, ix, 77, 153

Byron, Lord, 拜伦, 292

Cajetan, Cardinal, 凯杰坦, 26

Canning, George, 坎宁, 91

cart before horse, 本末倒置, 193, 259, 273

casuistry, 诡辩术, 252, 257

catch-phrases, 引人注意的话, 2, 62, 87

categoricals, 直言的, 131, 203

causal definition, 原因定义, 157

causal fallacy, 原因谬误, 274

causality, 原因, 159, 200, 253, 274, 285

causes, the four, 原因, 四因, 156

Chartes, School of, 沙尔特学派, 11

Churchill, Sir Charles, 丘吉尔, 185

circular reasoning, 循环论证, 271

classification, 分类, 38, 42, 149

classification, by formal objects, 分类, 根据形式对象的分类, 15

——, by genus and species, 根据种和属的分类, 145

- clearness, 清晰性, 33, 49
- Cobbett William, 科贝尔, 191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尔律治, 258
- collectives, 集合的, 70, 125, 197, 229, 256
- command, 命令, 130
- common, 共同的, 68
- good, 共同的善, 72
- notions, 共同的概念, 107
- sense, 共同的感觉, 50, 87
- communication, 交际, 53, 60, 61, 68, 72, 73, 84, 126, 182, 197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73
- community, 共同体, 70
- complements, 补充的东西, 34, 113
- complex, 复杂的, 96, 129, 190, 207
- componendo et dividendo, 通过合或分的方法操作, 115
- composition, fallacy of, 构成, 合谬, 74, 255
- comprehension, 理解, 108
- comprehensiveness, 理解性, 64
- conclusion, 结论, 180, 193
- concrete, 具体的, 14, 100, 135, 262
- conditionals, 条件的东西, 131, 273
- confused notion, 含混的概念, 107
- consequens, 结论, 180
- consequentia, 结论, 180
- consequentis, fallacia, 结论谬误, 274
- contemplation, 诱惑, 9, 271
- contingents, 或然的东西, 135, 140, 172, 218, 226
- contradiction, 矛盾, 107, 111, 173
- contrast, 对照, 77, 81, 84, 110, 111, 132, 265, 269
- , false, 假的, 112, 256, 265, 270



- conversion of terms, 词项换位, 110, 113
- copula, logical, 连项, 逻辑连项, 115, 117, 124, 127
- correctness, 正确性, 24, 26, 173, 192, 193
- coupled notions, 复合的概念, 98, 256, 293
- Cowley, Abraham, 考利, 184
- Cowper, William, 柯柏, 279
- criticism, 批判, 105
- cross-bench mind, 持中立态度的人, 172
- cuckoos, 杜鹃, 244
- Dante, 但丁, xiii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138
- deduction, 演绎, 22, 65, 119, 144, 193, 199, 217, 233
- Deffand, Marie du, 德芳夫人, 163
- definition, 定义, 121, 133, 152, 163, 168, 255
- , qualities of, 定义的限制, 166
- , types of, 定义的类型, 164
- definitory notion, 定义概念, 103, 108
- déjà vu, 陈旧的东西, 82
- demonstration, 证明, 137, 186, 221
- demonstration propter quid, 根据原因的证明, 222
- demonstratio quia, 原因证明, 222
- depth of ideas, 思想深度, 96
- description, 描述, 103, 160, 164
- design, argument from, 设计, 设计的论证, 158
- despotism, 专制, 19, 22
- determinism, 决定论, 23, 159, 256, 282
- dialectic, 辩证法, ix, xi, 4, 6, 12, 19, 22, 29, 34, 52, 77, 81, 97, 110, 113, 117, 132, 153, 161, 168, 173, 179, 208, 232, 234, 255, 260, 280, 295. 参见 ad

- hominem, 类比, 补充的东西, 对照, 争论, 区别, 消除
- Dickens, Charles, 狄根斯, xi, 155, 167
- dictum de omni, 曲全公理, 69, 199
- difference of degree, 程度的差异, 148
- of kind, 性质的差异, 79, 147
- dilemma, 二律背反, 132, 172, 177
- discursus, 来回往返, 161
- Dionysius, the Pseudo-, 狄奥尼斯, 175
- disputation, 争论, 27, 97, 98, 195, 204, 279, 294
- distinction, 区别, 118, 208, 227, 283
- distributive, 周延的, 70, 77, 82, 125, 194, 197, 220
- division, 划分, 171, 229
- , fallacy of, 划分的谬误, 255
- , rules of, 划分的规则, 174
- , types of, 划分的类型, 171
- docta ignorantia, 聪明的无知, 17
- doodling, 7, 乱写乱画, 193
- 299 double meaning, 双重意义, 参见歧义
- double negative, 双重否定, 211
- Efficient cause, 有效因, 156, 207
- egalitarianism, 平等, 79, 138
- Eighth Flotilla, 第八纵队, 183
- elimination, method of 消除, 消除法, 104, 108, 212, 291
- emotional fringe, 情感边缘, 52, 60, 62, 191
- empirical method, 经验方法, 140, 144, 162
- enthymeme, 省略三段论, 205
- enumeration, 枚举, 176, 229
- enuntiatio, 陈述句, 130

- epistemology, 认识论, xii, 13, 34, 188
- equality, 平等, 125
- equity, 公正, 125, 196, 295
- equivocation, 语词歧义, 87, 208, 253, 278
- , a casu, 偶然的, 87
- , a consilio, 指派的, 88
- esse, 是, 117, 179
- essence, 本质, 80, 138
- eternity, 永恒, 177
- ethics, 伦理学, 227
- etymology, 词源学, 155, 255
- Euclid, 欧几里得, 32, 127
- evil, 恶, 106, 175, 210
- example, 例子, 81, 86
- existence, 存在, 27, 121, 183
- existents, 存在物, 86, 150, 234
- experience, 经验, 136, 141
- experimental science, 实验科学, 80, 144, 237, 241
- extension of ideas, 概念的外延, 64, 133
- 
- Facts, 事实, 40, 137, 142, 226, 238
- fallacies, 谬误, 31, 68, 74, 87, 96, 99, 100, 119, 175, 192, 251, 253, 277
- fiction, 虚构, 43
- Fielding, Henry, 菲尔丁, 211
- figure of speech, 修辞方法, See analogy 参见类比
- , fallacy of 修辞谬误, 254
- final cause, 终极因, 156, 158, 166, 210
- first intentions, 第一意向, 42
- first principles, 第一原则, 第一原理, 137, 186

-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107  
Fleming, Marjorie, 弗莱明, 11  
forced, issue, 强加的问题, 265  
Ford, Henry, 福特, 129  
form, 形式, 160  
formal and material, 形式的和质料的, 15, 31, 287  
formal cause, 形式因, 156, 161  
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 32  
formal object, 形式对象, 14, 277  
Frank, Hans, 弗兰克, 2  
freewill, 自由意志, 282  
friendship, 友谊, 3, 72, 271  
fun, x, 有趣, 12
- Galileo, 伽利略, 238  
gate-crashing, scientific, 擅自进入科学领域, 19  
general, 一般的, 41, 68, 93  
generalization, 概括, 36, 65, 71, 235  
genus, 属, 38, 145, 147  
Gestalt, 格式塔, 47, 120, 191  
Gill, Eric, 吉尔, 175  
God, existence of, 上帝, 的存在, 10, 81, 138, 143, 155, 175, 201, 221, 234, 274  
——, idea of, 的概念, 100, 104, 109, 139  
——, nature of, 的实质, 85, 89, 93, 108, 157  
good, 善, 86  
Gorgias the Sophist, 高尔吉亚, 181  
Graves, Charles, 格雷夫斯, 105  
Grenfell, Russell, 格仑费尔, 18

grinding an axe, 另有企图, 264

guesswork, 猜测, 230, 245

Habit, 习惯, 1

hallucination, 幻觉, 122

Hamilton, Sir William, 汉弥尔顿, 245

Hazlitt, Willian, 黑茨利特, 1, 62, 71

Heneage, Pompo, 赫尼奇, 105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14

herring, red, 不相干谬误, 259, 261

hitory, 历史, 223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127, 141, 152, 263

Horace, 霍勒斯, 82

Housman, A. E., 豪斯曼, 61

hypothesis, 假说, 假设, 230, 243, 248, 274

hypotheticals, 假设的东西, 131, 203

Idealism, 唯心论, 8

identical, 同一的, 110, 197

ignorantia elenchi, 推论不当, 220, 270

image, 想象, 54, 56, 191

incantations, 咒语, 87

incident, 偶然的情况, 12, 56

incidental, fallacy of, 偶然谬误, 260

indefinite, 不确定的, 103

individual, 个体, 41

induction, 归纳, 119, 142, 144, 146, 172, 176, 199, 218, 225, 232, 250

intensity, 强烈, 65

- intentionale, 意向的, 50  
Ionians, the, 爱奥尼亚人, 50  
Ireton, John, 艾尔顿, 132  
irrelevant, 不相关的, 47
- Jerome, St, 吉罗姆, 216  
John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11  
Johnson, Samuel, x, 约翰逊, 9, 66, 101, 144, 164, 251, 257  
judgement, 判断, 97  
——, logic of, 判断的逻辑, 121  
——, psychology of, 判断的心理学, 120  
——and truth, 判断和真, 121  
——, types of, 判断的类型, 129  
jumping to conclusions, 跳到结论, 209  
justice, 正义, 96
- Keats, John, 基茨, 56  
Keynes, Lord, 凯恩斯, 26  
kinds, 种类, 4, 38, 80, 165, 169, 182, 219, 260  
knowledge, 知识, 9  
Lamb, Charles, 兰姆, xii, 26  
Landor, Walter Savage, 兰多, 54  
language, 语言, 52, 88  
Lao Tzu, 老子, 267  
law, 规律, 161, 194, 201, 242  
Leacock, Stephen, 李科克, 272  
Lear, Edward, 利尔, 54  
limited objective, 限定的目的, 13, 165, 210

- literal sense, 字面意思, 77, 86  
 loaded terms, 多义词, 87, 98, 253  
 logic, 逻辑, xii, 2, 5, 10, 11, 12, 24, 25, 36, 48, 58, 169, 180, 182, 184, 192, 193, 216, 257  
 ——and mathematics, 逻辑和数学, 33, 124  
 ——and metaphysic, 逻辑和形而上学, 83, 91  
 ——and psychology, 逻辑和心理学, 48, 116, 117, 120, 193  
 ——and the sciences, 逻辑和科学, 169, 249  
 ——art of, 逻辑的技艺, 5  
 ——formal and material, 形式的和实质的逻辑, 15, 31  
 ——, science of, 逻辑科学, 5  
 ——, sociability of, 逻辑的社会性, 3, 4, 168, 182, 184  
 logical being, 逻辑存在, 36, 43  
 logic chopping, 强词夺理, 11, 162  
 Longinus, 朗吉努斯, 86  
 Louis XIV, 路易十三, 75  
 Lourdes, 卢尔德, 102  
 Lytton, Bulwer, 布尔沃, 104  
  
 Macaulay, Lord, 麦考利勋爵, 32, 85, 112  
 Mackail, J. W., 麦凯尔, 45  
 majors, 大前提, 194, 283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尔萨斯, 191  
 Manning, Cardinal, 曼宁, 248  
 Mare, Walter de la, 德拉·梅尔, 99  
 Marryat, Captain, 马利亚特船长, 158, 279  
 Marvell, Andrew, 马韦尔, 145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162  
 material cause, 物质因, 156

- material logic, 实质逻辑, 31  
——object, 物质对象, 20, 22  
mathematical logic, 数理逻辑, 127, 203  
mathematics, 数学, 32, 33, 83, 91, 124, 143, 187, 196, 240, 246, 249, 271  
meaning, 意义, 54, 57, 59, 159, 191, 260  
mechanism, 机制, 158, 163  
measurement, 度量, 124, 144, 240  
metaphor, 比喻, 21, 77, 88, 97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xii, 22, 41, 136, 142, 150, 155, 158, 188, 227, 233  
middle term, 中项, 194, 204, 210, 211, 284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199, 220, 251  
Milton, John, 密尔顿, 61  
minors, 小前提, 194, 283  
301 missing the point, 离题, 261  
mixed demonstration, 混淆的证明, 219, 221  
mixed metaphor, 混淆的比喻, 97  
moral judgements, 道德判断, 169  
moral person, 道德人, 70  
moral philosophy, 道德哲学, 33, 169, 187, 264  
More, St Thomas, 莫尔, 圣·托玛斯, 279  
Morton's Fork, 莫顿的二难选择, 132  
movement, 运动, 29, 48, 118, 160, 190  
Mumford, Lewis, 芒福德, x  
mystery, 神秘的, 188  
mysticism, 神秘主义, 17, 75  
myth, 神话, 21, 82, 88  
  
Napier, Sir William, 内皮尔, 198  
natural philosophy, 自然哲学, xii, 246



-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 29, 80, 127, 143, 164, 196, 228, 240, 246
- nature, 自然, 157
- necessary propositions, 必然命题, 135, 173, 217, 226
- necessity, 必然性, 135, 173, 235, 250
- negations, 否定, 31, 103, 105, 134, 211, 213
- negative theology, 否定的神学, 94
- nescience, 无知, 105
- Newman, Cardinal, 纽曼, 61, 132
- nominal definition, 名词定义, 88, 155
- nominalism, 唯名论, 39, 53
- nonsense, 无意义, 29, 54
- 
- Obsessional thinking, 摆脱不掉的思维活动, 24, 28, 264
- Ockham's razor, 奥卡姆剃刀, 245
- O'Flaherty, Liam, 奥弗莱厄蒂, 43
- omnium gatherum, 大杂烩, 259
- onomatopoeia, 象声词, 52, 156, 164
- opposition, 对立, 110, 266, 292
- organon, 工具, 4
- ornithology, 鸟学, 37
- 
- Parable, 借喻, 89
- paralogism, 谬误推论, 259
- paradox, 悖论, 268
-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119
- partial, 部分的, 98, 263
- particulars, 特殊的东西, 28, 41, 63, 68, 133, 213
- Pascal, Blaise, 帕斯卡, 140

- pathetic fallacy, 诉诸情感的谬误, 84
- personality, 个性, 75
- per se, 本质的, 136, 260, 287
- Peter the Venerable, Abbot, 彼得, 5
- phenomena, 现象, 164
- philosophism, 诡辩, 22, 40, 100, 119, 136, 168, 219, 221, 225, 262
- physiology, 生物心理学, 22, 99
- pickwickian sense, 专门的意义, 77, 287
- Piozzi, Mrs, 皮奥奇夫人, 223
- platitude, 陈词滥调, x, 187
- Plato, 柏拉图, 181
-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 39
- play, 游戏, x
- pluralism, 多元论, 175, 265, 276
- poetry, 诗, 17, 40, 54, 58, 61, 81, 118, 169, 182, 302
- polemis, 争辩, 153
- polysyllogism, 重叠三段论, 205
- pom-pom, multiple, 多重的砰砰, 156
- Pope, Alexander, 亚历山大教皇, 34, 85
- Porphyry, 波菲略, 145, 166
- positive, 主动的, 103, 107
- possibility, 可能性, 44
- postulates, 假设, 187, 243
- potential, 潜能, 44
- postulates, 187, 243
- precise notions, 严格的观念, 97
- predicables, 谓词, 149
- predicate, 谓词, 120, 129, 133
- predication, 谓述, 32
- premiss, 前提, 25, 180, 193

principle, 原则, 137  
 privation, 缺失, 105  
 proper, 恰当的, 107  
 property, 固有属性, 140, 148  
 prudence, 谨慎, 28, 169, 192  
 psychology, 心理学, 13, 17, 22, 37, 48, 99, 190, 193  
 pythagoreans,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 81, 227, 266

Quarles, Francis, 夸尔斯, 205  
 quality, 质, 127  
 quantity, 量, 64, 124, 163, 194, 198, 241  
 question, 问题, 115, 130  
 quiddities, 本质, 80, 108, 148, 153, 162  
 Ramillies, H. M. S., 拉米利号, 59  
 ratio particularis, 特殊的理由, 41, 239  
 ratiocination, 推论, 179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163, 183  
 realism, 实在论, 8, 39, 53  
 reality, 现实, 44  
 Realpolitik, 现实政治, 8  
 reasoning, 推理, 47, 179  
 reductio ad absurdum, 归谬, 138, 275  
 relations, 关系, 51, 151  
 Renown, H. M. S., 名誉号, ix, 25, 26  
 restricted notions, 限制的概念, 68, 133  
 rhetoric, 修辞学, 35, 62, 131, 255

302

Sandars, Edmund, 桑达斯, 146

- scepticism, 怀疑论, 188
- schoolmen, 经院学者, 11, 158, 168, 228, 295
- sciences, 科学, 6, 67, 80, 108, 161, 238
- scientific fact, 科学事实, 239, 247
- hypothesis, 科学假说, 243, 248
- law, 科学规律, 242, 248
- method, 科学方法, 230, 238
- second intentions, 第二意向, 42
- sectarianism, 宗派主义, 20, 264
- self-evident, 自明的, 137
- sensation, 感觉活动, 56, 137
- senses, 感觉, 56, 177, 179, 239
- sensibility, 可感觉性, 33, 56, 181, 185, 196
- sequence, 序列, 180, 193
- series, 系列, 186
- signs, 记号, 50, 51
- Simple, Peter, 辛普勒, 25, 46, 104
- singulars, 单个的东西, 29, 67, 101, 165, 228, 233
- slogans, 口号, 122
- Smollett, Tobias, 斯摩莱特, 167, 232
- society, 社会, 70
- Socrates, 苏格拉底, 75
- sophisms, 诡辩论, 259
- sorites, aristotelean, 复合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式的, 204
- sorites, fallacy, 谷堆谬误, 256
- specialization, 特殊化, 15, 16, 18
- species, 种, 37, 38, 42, 79, 149, 163, 164
- species intelligibilis, 可理解的种, 51, 59
- species, sensibilis, 可感觉的种, 56
- specific difference, 种差, 80, 147, 163

- specific notions, 种概念, 97, 98
- spoonerisms, logical, 首音误换, 4
- Sprat, Bishop, 斯普拉特, 231
- Sterne, Laurence, 斯特恩, 135
- Stewart, Dugald, 斯图尔特, 246
- subject, 主体, 120
- subjectivism, 主观主义, 51
- Summa Theologica, 神学大全, 9, 86, 91, 108, 113, 116, 145, 152, 176, 224, 260, 268
- Surtees, R. S., 瑟蒂斯, 194
- sweeping argument, 论证的范围过大, 209
- syllogism, 三段论, 69, 76, 197, 203
- , eight rules of, 三段论的八条规则, 207
- , four figures of, 三段论的四个格, 214
- nineteen moods of, 三段论的十九个式, 215
- symbolism, 符号主义, 50, 74, 88
- sympathy, 赞同, 169
- synthesis, 综合, 41, 268
- 
- Taine, Hippolyte, 泰纳, 99
- tautology, 重言式, 167, 187, 236
- terms, 词项, 47
- Tertullian, 德尔图良, 41
- theologia negativa, 神学否定, 94, 104, 134
- theology, 神学, xii, 11, 85, 89, 94, 138, 143, 201, 222
- theory, 理论, 7, 156, 243, 245
- Thetis, H. M. S., 忒提斯, 106
-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罗, 11, 275
- totalitarianism, 专制主义, 19, 72, 165, 188

- tradition, 传统, 174
- Trevelyan., G. M., 特里威廉, 152
- Trevelyan, G. O., 特里威廉, 32
- Tristram, Shandy, 特里斯特姆, x
- 
- Ultra-realism, 极端实在论, 39
- undistributed middle, 中项不周延, 211, 278
- 303 universals, 普遍的东西, 38, 68, 198, 229
- univocal, 一义的, 78, 150, 164
- 
- Value, judgement of, 价值, 价值判断, 226
- variety, 多样性, 83
- via remotionis et excellentiae, 消除法和施加法, 95, 104
- vicious circle, 恶性循环, 138, 167, 270
- violence, 暴力, 285
- volition, 意志, 290
- 
- Wasp-waisted argument, 约束论证, 211
- Wellington, first Duke of, 韦尔顿公爵, 12, 24, 75, 131
- Whitehead, A. N., 怀特海, 228
- wholes, 整体, 19, 41, 71, 171
- Wilkes, John, 威尔克斯, 162
- wisdom, 智慧, x, 224
- wit, 机智, 29, 97
- woman, 女人, 108, 214
- words, 词, 52, 54, 88
- wrong end of stick, 本末倒置, 273

## 译 后 记

逻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逻辑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人们对逻辑的认识不完全一样,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逻辑观是不同的,但是逻辑这门科学总有一些独特的发展,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理论。最为重要的是,逻辑始终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为其他学科,特别是为哲学所用,并且在哲学的发展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世纪逻辑一直被忽略,甚至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被认为是神学的婢女。但是现代的研究,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中世纪逻辑是逻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它在逻辑理论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词项逻辑、指代、推论、不可解命题、模态逻辑等方面都取得了远远超过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成就,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吸

引了许多富有聪明才智的研究人员在这块领域中辛勤耕耘,而且硕果累累。

逻辑与语法、修辞并称三艺,是中世纪文学院的首要必修课。可见它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世纪逻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和宗教神学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释、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因此它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提出的问题,或由此引发的问题,而它所用的例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神学范围。这两个特征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本书所讲的主要是托玛斯·阿奎那(1224—1274)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托玛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虽然不是中世纪取得重要成就的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但是他在逻辑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如同当时大多数经院学者一样,他对逻辑也进行了极其广泛的论述。因此从他的思想论述,也可以看到许多与逻辑相关的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了解中世纪逻辑的一般情况,特别是了解逻辑与哲学以及神学的关系,无疑也是很有帮助的。

本书描述的不是中世纪逻辑的全部,而是中世纪的辩证法,即 dialectic。“dialectic”这个词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逻辑一词,而是用的推理,即 syllogistic。他认为有证明的推理,论辩的(dialectic)推理,还有强辩的推理和错误的推理。论辩的推理的主要特征是从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见或从权威的意见出发进行推论,它体现了古希腊辩论的特征。“dialectic”这个词是一个组合词。“dia”表示“两个”,“logos”(“lectic”的原初形式)表示论说,因此“dialectic”的意思是两个人的论说,它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两个人之间一问一答



的辩论形式。本书所描述的辩证法主要是中世纪时期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的推理相似的论辩实践,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考虑到学术界通用的术语,本书采用了辩证法一词,而没有使用论辩(术)这一术语。但是我们应该明确这里存在的差异。

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好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苏福忠先生,他校阅了译稿中许多疑难译文;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傅乐安先生,他帮助翻译了书中的一部分拉丁文。还要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为我提供了这次向广大读者介绍有关中世纪逻辑情况的机会。感谢出版社的诸位先生为出版此书所作的辛勤努力!

译 者

2000年1月15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